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39冊

張岱《夜航船》研究 一兼論晚明文人知識體系與審美意識 徐世珍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張岱《夜航船》研究——兼論晚明文人知識體系與審美意識/ 徐世珍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民94]

目 2+211 面: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製刊 初額:第39 册)

ISBN: 986-7128-06-0(精装)

1. 夜航船 - 研究與考訂

857.16

94019023

ISBN: 986-7128-06-0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第三九冊

張岱《夜航船》研究

兼論晚明文人知識體系與審美意識

作 者 徐世珍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行人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利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興: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ct

初 版 2005年12月

定 價 初編 40 冊 (結業) 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張**岱《夜**航船》研究 一兼論晚明文人知識體系與審美意識

徐世珍 著

作者簡介

徐世珍,一九七六年生於台中,就讀台中商專國際貿易科五年後由商轉文。插班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續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目前任教於高中並就讀成功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班。研究興趣為西方戲劇、中國美學、文學理論、旅遊文學等。

提 要

本書乃針對張岱《夜航船》作一文類分析,並就文本內容擴延其所透顯出的文化與美學的議題。《夜航船》雖承襲自宋代以來文人雜著筆記的傳統,但其編纂形式與內容實有別於宋人。張岱在創作之時便界定了這是為文人增加常識的百科性書籍,書中雜採了雜著筆記、萬用手冊、筆記小說、文人曆書與地理掌故書等特徵,具有極其博雜的書寫架構,成為一兼具文人日用類書、文人常識手冊的文化萬用錦囊。

《夜》書將隱含讀者設定為文人,所選入的材料是他認為文人應具備的知識,如對天文、地理,萬物名理的瞭解,對筆墨紙硯的鑑賞,對書畫園林的品評等。筆者歸納此書的閱讀期待約可為五大功能屬性:一、博識:其功能訴求不在深奧而在博洽,且只須具談助功能即可。二、諧謔:「諧語」的表象雕漫不經心,其下卻隱涵者嚴肅而深沈的生命態度。三、好奇:以好奇駭俗為尚,或神話荒誕之說,或稀奇罕見之物,以助談話之興。四、教諭:強調儒家倫理社會的重要性,可見作者的道德價值標準,及其所標榜的聖賢典型。五、查考:不關文理考校的知識其主要功能不在記誦而在於查考,以作為工具書之用。

《夜》書在內容上於子目命名與小說敘述方面充分表現出張岱小品文家的寫作功力。 張岱能自一文化事典中擴取最精華且足以領起全文的意象,使所節選後命名的條目均較為清 新生動,以精簡流利、生動鮮明為此書文字敘述與子目命名的主要風格。小說敘述方面,則 摘錄、改寫自筆記小說的原文,卻更為精簡而具情韻。對於《夜》書的審美研究,除探究文 本的審美形式外,亦不可忽略其內在的審美意蘊,筆者在文中乃就審美生活與文藝理論兩方 面分別論述之。審美生活又分:屬林美學、飲食美學、玩物美學;文藝理論則有:詩文理論、 書書理論。《夜》書中,這些條目尚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僅能說是張岱零星的一些文藝主張。

對於張岱著作的研究,歷來多著眼於《陶庵夢憶》、《西湖夢專》、《瑯環文集》、《石 匱書》與《快園道古》,其他著作的研究則闕如。《夜航船》書中除涵攝文人的知識體系 與審美意識外,亦提供了解其人格與風格的另一視窗,如張岱其他作品中艱澀冷僻的用 語及詞義,可由《夜》書對於典故的記敘、詮解還原張岱之原意;從其對於筆記小說的 改寫,可得知其著作態度與表現手法;尤其對於歷史的評論,可知其個人的史評、史識; 其中對政治家的要求,可知其政治抱負與理念等。因此,本書擇《夜》書作為研究張岱 作品的新材料,以提供一點個人的研究心得。

自 序

寫論文是一件相當過癮的事,顚倒夢想殫思竭慮只爲求一合理的詮釋,而日夜牽繫孕生而出的卻僅是一鍛鍊思考的過程。碩士論文,只能算是學術殿堂的入門磚,不成熟的習作罷了。儘管不成熟,從閱讀文本、蒐集資料、整理思路、辨證是非的過程中亦是相當艱辛且令人懷念的豐碩學習。距離完成碩士論文已有三年的時間,中間歷經了教學實習與任教高中,脫離學術的環境已遠,直到潘美月老師所主編的《古典文獻研究輯刊》出版計畫欲將近數十年相關論文集結出書,才又重新校稿、省思。校稿是世界上最缺乏創造力的一件事,因完全無法任由想像力馳騁,只能盯著一個個鉛字尋找謬誤。我的校稿工作拖延了許久,直到前往英國的前一天才倉皇完稿,眞有接淅而行的感覺。拖延的原因是,校稿的過程我極度的不專心,我無法遏止過往的記憶潮湧而來,論文對於我一如普魯斯特記憶中的馬德萊糕與綠茶,一旦喚起的記憶便難以去削減抹滅,作品中的每個字句都帶有時間的召喚與情感的沈澱,當初急著將論文付梓,無法細細在序文中表達對恩師與友人們的感謝,而今終有這因緣來了卻一樁憾事。

選擇張岱的作品為研究的對象,想頭萌生於大學時諸多老師皆喜張岱的小品文,因而讀了《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宗子的作品,極為喜愛其空靈簡鍊的文筆。至研究所時,跟著恩師鄭文惠老師接觸了中國美學的領域,更加著意於晚明這個經濟繁庶、政治惶亂,而藝術文學蓬勃發展的年代,欲從張岱這個身處明末極為要求生活美感的富家子著手,藉而一窺晚明文人的生活美學。研究晚明的學者毛文芳先生曾在她博士論文的序中提及:自認爲是個嚴謹的人,一生卻追求放逸,之所以選擇研究晚明乃因散羨那樣放逸畸零的時代精神。她引晚明陳繼儒的話:「才人之行多放,當以正斂之;正人之行多板,當以趣通之。」我的性格大約也和她相仿吧。從小規矩,是個不諧不趣不清不雅之人,多少帶有遺憾,因此想藉由研究的浸染疏通一下那樣的無趣人生。

論文寫作期間,尤其感謝鄭文惠老師用不苟的態度指正我文句與邏輯上的謬誤,同時扮演著安撫情緒的角色;馮藝超老師則不時替我進補,用他拿手的廣東料理滋補寫作期間過度使用的腦細胞,且用如珠妙語亦正亦諧的激發我的靈感,老師一家所給的溫暖總能撫慰我久未歸鄉獨自寫作的孤獨。另感謝台大張淑香老師、政大董金裕老師、高桂惠老師等諸位老師的關懷與鼓勵,以及四阿姨提供圓

山的一間套房供我寫作,明華學長爲我自暨南大學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版的《夜航船》,學妹小藍常替我跑腿至社資中心影印,要感謝的人太多,套一句老話:族繁不及備載。最末,更是要謝謝我的家人,一路支持我,從五專的棄商轉文,到大學研究所的學習,至今,在精神上仍是支持我去完成博士班的學業,這對我來說是多麼重要,在此銘誌。

世珍 2005/7/21 in England Bedford Town



户 序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範疇	
第三節 文獻採討 7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2	2
第二章 《夜航船》的創作背景與閱讀期待17	
第一節 《夜航船》的成書 17	7
第二節 時代背景	
第三節 《夜航船》的閱讀期待	
一、博 識4(
二、諧 誹41	
三、好 奇44	
四、教 諭4(
九、查 考47	
第二章 《夜航船》之文本性質49	
第一節 「雜著筆記」的類型與定義	
第二節 「雜著筆記」的形式與意蘊 5%	
第三節 「雜著筆記」的價值與缺失65	3
第四章 《夜航船》之題材擇選與編排體例 7	1
第一節 題材來源7	1
一、博物體 74	
二、雜傳體 70	
三、志怪體 80	0

四、志人體~~~~~~ 82
第二節 編排體例 80
一、部類編排
二、重出現象 96
(一) 敘述相仿, 分見異部 ······ 96
(二) 敘述有異, 具互文性 ······· 98
(三)不同部類,著重不同····································
(四)同一物事,分見多條 103
(五)同一事件,描述有異 102
第五章 《夜航船》知識體系之建構107
第一節 玄妙世界的認知 107
一、天文與節令 107
二、鬼神與怪異 120
第二節 地理空間的認知127
一、現實地理 127
二、虛擬空間 131
第三節 人文社會的認知
、政治權力 134
二、社會人倫
第六章 《夜航船》之審美形式與意蘊 159
第一節 審美形式 ······· 159
一、選題命意 159
(一) 了日命名159
() 意象選擇161
二、小說技法
(-) 人物描刻
(二)情節節奏166
(三)奇幻預言168
第二節 審美意蘊
一、自我認知與生命意識
二、生活日用與審美思維176
三、文藝形式與美學內涵185
第七章 結 論 193
- 参考書日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明·張岱的《夜航船》是一部將讀者設定為文人的雜蓄筆記,因歷來不見於各種書錄,故編著者或將其與凊代破額由人的《夜航船》與莊蘧庵的《夜航船》 混為一歲,如《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收錄此書,而《續修四庫全書總日題 要》卻與以爲是破額 人所撰之八卷本《夜航船》 点 1 。此種情形實因張代《夜航船》得之不易,編著者多無法親睹其書,故易與同名之書相雜,造成張冠李戴的現象。此書在1985年山浙江占籍出版社根據寧波天一閣凊觀術抄稿本刊印,沈寂已久的《夜航船》終於得以航行書海。

《夜航船》全書共分 1 卷:天义、地理、人物、考占、倫類、選舉、政事、

^{11 《}續修四庫全書總日題要》·「《夜航船》八卷,嘉慶八年識硯堂亥本,題破額山人新編。卷有有嘉慶五年破額山人自題於許廣之小山隱序又。山人姓名不詳,僅知為工蘇吳縣人而已。此書凡入粉,所記皆乾嘉時瑣聞異事。考後航之名,由宋已久,古樂府 夜航曲 是矣。元人由一作 夜航船 《中吳紀聞》载 夜航船惟析西有之 』故支日休有 "明朝有物充君信,播酒二版寄夜航"。之句。」按"破额山人自厚"可 今吳越聞,路隔七、十里及百里許者、埠頭山有夜航停泊,以便趁船。黄昏解纜,餐明泊稗。船中拉雜不能安睡,势业促膝互談,剌剌不休,以肖長板,其見棄於有德者,寧止道聽途說已哉!今年春,不惜吗索枯腸,默溫聞見,自專不一月而得百二十二則,因名之口《夜航船》云。』,由《題要》近言,可舉出幾點證明其所收與所記絕非同書,1、卷數不同 所收為二十卷本,而所記爲八卷本2.時間不同 所收內容不及清代,而所記內容皆為乾嘉時事。3.署名不同 所收書 即以書戶題為「古劍陶庵老人張岱書」、絕非所記中「姓名不詳,僅知為江蘇吳縣人」。4.内容不同、所收書中條目約四千多條,而所記尽中占百二十二條,故可得知《題要》乃誤張岱之《夜航船》為 青 破額山人之《夜航船》

文學、禮樂、兵局、日用、寶玩、容貌、九流、外國、植物、四靈、荒唐、物理、 方術部 此書在內容上似讀書筆記,編排上又似小型的類書,此一編撰方式實可 溯源於宋明以來流行的又人雜著筆記。歷來圖書目錄及史書藝文志並無「雜著筆 記。之目,劉兆祐先生曾爲此類書籍下一定義:

所謂「雜著筆記」類之著作、係指一書之內容,所載不止一事、一物、一人或一書之考證;其體制,則大抵依所見所聞,隨意錄載,未必從事嚴謹之分類排此者,此類圖書,核之歷來史志及目錄,多隸屬於子部「雜家」類 註2 、

由此可知,維著電記之內容乃維收對事、物、人或書之考證,不專主一家之言; 其撰寫體例並不嚴謹,多爲隨筆、箚記性質,任書籍分類的體制中,被歸於子部 雜家類。

《夜航船》之名源於書中內容可供夜間行船。註,時消磨長夜之用,張停藉此指為天人集會閒談的場合,故功能主在談助,亦即書中主要存集錄文人集會時的閒談主題與文化常識。張符:「余所記載、皆眼前極膚淺之事,吾輩聊且記取,但勿使僧人伸腳則可已矣。註4。」「吾輩。乃指文人階級,張信在編寫此書時已預設了讀者群,而所謂「勿使僧人伸腳」,實源自張信在(序)中所敘的一則故事。云,以象徵他人對無知文人的輕蔑。書中所載乃張信認爲文人必知之事,若不知,則無法得到常人對文人十了應有的尊重。且張岱認爲,讀書需重文理考較,否則與目不識」者無異;又讀書並非死記材料,而是要活用日常生活知識,故此書非爲之人查典故、作辭章之用,而是擷取了文典、事典、當代新聞及生活常識成爲一部文人的知識小自科,有別於傳統類書的功能。這些知識既是張岱認爲文人應有的基本常識,那麼,從書中選錄論述的主題與內容,當可探知張岱心中所建構之文人階級的知識結構;再者,由張岱的選錄的原則、編排的方式、編排的比重、

註 2 劉扎祐 雜著筆記不文獻資料及其運用 收入《應用語文學報》,第二號,2000年 6月,頁1。

^{、123} 夜航船乃舊時,工南地區城鎮裝載客貨並代爲傳遞信物而於夜間航行的船。(未 僕明之《中吳紀聞》卷四 夜舸.船 載·「夜駅船惟断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 之曲。」台北·藝又,1971 年初版 ,頁 8。 明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一 夜航船 ·「凡篇師於城埠布鎮人煙奏集去處,抬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飢船。」(台孔 木鐸,1982 年初版 ,頁 137。

註 4 、夜航船序 ^

註 5 夜航船序 中舉出一又人與一僧人同乘夜航船事,僧人本對「又人」這身份階級帶有崇畏之情緒,及至問及「澹台城明」與「堯舜」,又人強不知以爲知,使得僧人頓時有「不遇爾爾」的輕視感。

關懷的面向、敘述的手法及對文人的閱讀期待等,亦可見出其價值觀與審美觀。 此外,書中選錄的材料包含了許多歷史事件及張岱對事件的觀感與評論,當是研 究張岱史學觀的另一窗口。故《夜航船》一書,毋寧是透顯出張岱對晚明文人社 群知識體系之建構向度,也顯示計其歷史意識、道德取向及審美觀感。

從此書的內容與編排上,可見出張岱不僅關注於晚明文人更精緻化的審美生活,同時也關注常民化的日用生活,這餘牽涉到晚明階級逐漸去界線化的現象外,也與晚明人對於四民階級價值評判標準移位有關。隨著社會經濟的逐漸商業化,又人可能棄儒棄佛而轉商,或如張岱所言:餘姚風俗是人人自小讀書,看到二十歲沒有成就則去學手藝。當時的社會風尚是推崇有一技之長的人,不再是以讀書化宣爲最高生命理想,在讀書無所成後便轉向其他技能學習,這樣階級轉換的情形造成「百工暖業,其《性理》、《網鑑》、皆全部爛熟」。且6的現象。此外,文人階級對各行各業多有一定的認知與掌握,各階級上下流動的情形也趨於頻繁。由於文人所關注的面向更加廣泛、階級流動網絡的更加開放,以及文人的更加市民化,因此,《夜航船》作爲一本爲文人所構設的知識百科,不免參雜了許多民間日用的成分,而略具居家萬用手冊的性質,故透過對《夜航船》一書的研究,當可享握晚明菁英文化與市民文化雜陳、雅俗合流等文化現象與意蘊。

筆者有鑑於《夜航船》所載內容對於研究中國文士文化或研究張岱作品來說 均十分可貴,卻回來乏人整理與研究,故欲結合又類、文化與美學等觀點,探索 其背後的知識架構、審美原則及文化意蘊。本論文研究的重心如下:

- 、結合晚明政治、思想、經濟、社會風尚及文人階級屬性的移位等特殊現象, 並參酌張岱個人的身世遭遇及文學素養,以文本實際內容為基輔,研究其創作心理,及對文人的閱讀期待。
- 二、釐析《夜航船》的文本屬性,爲「文人雜著筆記」作 定義,並探討其類型、形式、功能、審美特質及價值意義。
- 、 針對其超材類型與編排體例分析其題材擇選方式與編排原則, 再由細部 各則內容歸納其語言風格、典故擇選、詮釋觀點及敘事子法。

四、通過每 則目所指向的主題內涵、關懷向度、思致文理及價值標準,探 究張岱所建構出的文人知識體系,及其蘊含的歷史意識、道德向度及審美思維。

狂 6 夜航船序。

第二節 研究範疇

歷來研究晚明及張信的學者甚少注意到《夜航船》,其原因正非此書缺乏研究價值,而是版本流傳及出版的困難。十7 ,使得能親見或擁有此書的人不多,就如同現代散文家余秋雨所說:「這是一部許多學人查訪終生而不得的書。18 。」目前根據寧波天一閣鈔本重新排版間世的版本有 : 是劉耀林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年的版本,此版本厚卷之末附上點校者的考證; 是唐潮點校,成都巴蜀書社 1998年的版本,此版本則照原書內容已刻,並附上張岱另一著作《瑯嬛之集》於後,另外, 海古籍出版社於 1995年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亦枚錄此書,歸於子部雜家類。本論文擬兼用 個版本,互相參照,以防影戶刊刻之陋。論文中所標注《夜航船》之引言真數皆以唐潮點校,巴蜀書社出版的版本爲主,若有其他版本則另行標出。

《夜航船》 書在編寫體例上屬文人雜著筆記,其涉及的面向與包含的主題,又可視為小型的類書,以載錄的內容來說,有一部分的條目甚至可視為筆記小說,因此,欲界定此書的文體類別,頗爲困難,這關係到「筆記」、「類書」、「志人」、「步怪」等的分類標準歷來就有義界混淆的問題,往往同一部書因不同的分類標準而有政出的分類結果,如:明·朱國植《涌幢小品》在《明史·藝文志》中歸於了部小說家類,在《千頃堂書目》中歸爲史部別史類,在《欽定續通考》、《四庫全書總日》中被歸於子部雜家類,而在人陸學者所編的《中國古典小說人辭典》中則被視為筆記小說,這樣的情形屢見不鮮。又如:閔文振《異物棄苑》在《千頃堂書目》中歸子部小說家類,《國史經籍志》、《明史·藝文志》中爲了部雜家類,《四庫全書總目》則歸入子部類書類,而《中國古典小說人辭典》視其爲書怪傳奇小說集《夜航船》在《續修四庫全書》中置於子部雜家類,但如前所言,它同時也具有筆記、類書、如說的性質,雖這幾種類別亦沒有截然劃分的標準,但以其雜採筆記、類書、小說等性質,故筆者視之爲「文人雜著筆記」。文人雜著筆記,文人雜著筆記、類書、小說等性質,故筆者視之爲「文人雜著筆記」。文人雜著筆記作者爲又人,所設定的讀者也爲文人,書寫方式兼用類書的體例與筆記的書寫策略,雜陳原始材料、歷史典故、文學典故、新聞事行、閱單項談、筆記小說等

註 7 明末清初的著作多遭禁毁,老祭青人的重點禁毁書,除各種因又予獄而破擊毀的書籍外,王要破禁毀的是一些明遺民的更近、又集、奏疏、辞集、筆記等著作 ^ 有關 青代禁書與又字繳,可參考王彬《禁書·文字獄》 北京 中國工人,1992年9月 初版、安平秋、章培恆編《中國禁書大觀》 上海、上海文化,1990年3月初版及 建慶遠《禍由筆墨生 明青又字獄》 台北 萬寿樓,2000年8月初版。

註 81 摘自余秋雨《文化苦旅·夜航船》、台北 雨雅·1995年五月初版十八刷、頁 301。

內容,可視爲中國古代文人的百科全書,這裡的百科全書所指涉的並非晚近西方的百科全書,而是指包羅各類資料的筆記式類書,因其作者與讀者皆爲文人,故可稱爲文人的知識百科。

本論文第 章〈緒論〉中述明研究動機、範疇與方法,並嘗試整理! 前輩學者對晚明文化、文人階級、筆記文類及張俗作品的研究梗概與成果,並交代《夜航船》的版本流傳與研究狀況。第二章的重し在分析《夜航船》的作者、成書背景及閱讀期付: 則著眼於晚明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潮等外緣研究,尤關注文人階級與其他社會階級互相參透影響的情形,並說明這樣的現象如何表現在此事中。再則,創作主體部分,除以《夜航船》爲論述無點外,另參考張岱其他著作。註9 ,以期更深入且精確的分析作者的創作心理:讀者部分,因此書是編給文人看的自科全書,主在增加文人常識與談助之用,故本文擬就其中蒐雜的資料及表現材料的手法,分別從博識、諧謔、好奇、教諭、查考等向度分析作者透過作品所召喚讀者的閱讀期待爲何。第一章探究「雜蓄筆記」的文類形式與意滿,分別從其形式、內涵與功能上採記其又類規範,並比較兩組作品群:「文人雜蓄筆記」與「民間日用類書」,以凸顯《夜》書在形式上的轉變意義,並歸納《夜航船》的文本特色與又類價值。

第五、六兩章論述內容歸於知識體系與審美意識兩個範疇。張岱認為文人知識體系之建構,當包括對天、地、人的認知與關注,並且旁及萬物名理:「天」的部分包括對自然現象的詮釋、對災異現象的歸咎、神話與民俗,以及文人因循順應自然節氣所衍生的人文活動;「地」的方面包括流傳著文學事跡的文學地理、人人詠懷古蹟的歷史地理、具政治意味的權力空間,及具神聖色彩的過渡空間;「人」的部分包括對政治權力與社會倫理的認知與關懷,是構成整個文人社群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審美意識部分,則是就《夜航船》中的文學、日用、實玩、容貌等部分析張岱之自我認知與生命意識、文人之審美生活,及在文學與藝術方面的美學表現,以探求文人的審美思維,此毋寧是晚明文人最爲突出的部分。

至 9 本論又在創作主體的分析上另參考張岱其他作品 《陶庵夢憶》、《西胡夢尋》、《珈 螺又集》、《石匱書後集》、《明越人三不朽圖贊》、《石匱書》、《快園道古》、《四書遇》、 《瑯螺詩集》。

本論文使用的材料 主要如下:

- 1、在第二章的文類研究中,擇取兩作品群與《夜》書作類目及內容上的觀察、比對「文人雜蓄筆記」類又兼及宋、明兩代,以見出此文類的形式演變跡象: 未代筆記取代表作品洪邁《容齋隨筆》與沈括《夢溪筆談》,兩書皆具有典型文人雜著筆記的考辨態度;明代筆記則選取與《夜》書時代較近的《升庵外集》與《槎菴小乘》,《升庵外集》爲焦竑搜羅楊慎作品所編,共分 白卷,亦爲考證議論之作。《槎菴小乘》爲來斯行的讀書。得筆記,主在考證典籍中之隱微處,屬雜考類,共分四十一卷 「民間日用類書」則選取明代市場佔有率最高的兩本著作:《「台萬用上宗》與《五中拔錦》,兩書皆收錄於坂出祥仲、小川陽一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中,此類書籍具有高度的實用功能。
- 2、以《夜航船》爲主要文本,張岱的其他著作:《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瑯 媛文集》、《石匱書後集》、《明越人二小朽圖贊》、《石匱書》、《快園道古》、《四 書遇》、《瑯媛詩集》爲輔助材料,藉以更深入精準的分析張岱的思維方式、價 值標準與審美心理。
- 3、第四章探討《夜》書中筆記上說的取材來源與類型,先評述歷代筆記小說的分類概況,如唐·劉知幾《史通》、明·胡應麟《少室,房筆叢》、《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並參起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之論述架構,根據《夜》書天本的實際狀況建立博物、雜傳、志怪、志人四體,分析《夜》書所具筆記小說的類型風格
- 4、對於典故的溯源比較,主要以劉耀林所考校的出處為依據,再以原典作 對照分析。文本的頁數採唐潮點校,1998年已蜀書社的版本,因其爲最新版本,對於之前版本標點有誤者已有所訂正,而兼採劉耀林點校的版本,乃因其典故考證詳細,對於張任未標明出處或標註不明、標註有誤者,亦告予以補止,但就如同其所言:「由於《夜航船》引文,上至先秦,下迄明代,不僅範圍極其廣泛,而且有些材料來源不一,引文版本有異,或者書且為自已經散佚,有時為查對一個人名或考訂一個出處,頗費時日、即便如此,有的仍無結果,只好暫付關如,留待今後補正、註 01。」雖其考證難免有漏失處,但已是目前所見最精審方便的本子。《續修四庫全書》所收乃以抄揭本原書付刊,無標點,可作爲原始版本的參照。

[[]註10 張岱著、劉耀林點校《夜航船》之 前言 ,杭州、浙江古籍,1985年初版。

第三節 文獻探討

晚近學者對於明清之際各面向的討論顯然已蔚爲風尚, 並且開發出許多有別 於傳統的議題,除了傳統對文學思想的研究外,特別關心於文化現象、女性議題、 階級轉化、審美生活等特殊層面,也使得對於這時期的研究呈現多元而豐碩的研 完成果。

《夜航船》可謂一部晚明文人自科,書中涉及的議題相當廣泛,舉人時代風古、文化思潮,以及人人的審美情感等,張信以 個遺民的身份,帶著之學家與史家的眼光與筆法,表現出文人的知識體系、道德關懷與審美意識。因此本論文除了蔣晚明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潮、文學、藝術等作爲外緣研究,尚鎖定幾個十分相關的論題:)晚明文化 之人階級、一筆記文類 四 張倍研究,並聚焦於《夜航船》所映射出的文化網絡,建構晚明之人的知識體系與審美生活。全文論述建基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十,期能補具不是,並且開拓上新的視野。

目前對於《夜航船》的專文探討,筆者所見僅張則祠〈張岱《夜航船》與筆記小說〉一文,此為 篇引介性質的文章,雖篇唱短小,論述簡要,但不可忽視其間由之功。全文餘介紹《夜航船》的創作動機與編纂體例外,尚點出了此書鮮明的人文傾向與縱貫的格局。張先生認為其鮮明的人文色彩,一方面源於對儒家文化與史官文化傳統所整合的對社會政治倫理的關社,另 方面是晚明上人對世俗社會的投入所造成;縱橫的格局乃因張岱具有史家的眼光與識力,可透露出其對宇宙、社會、人生的理解與體悟。張先生認為《夜航船》在體例上應屬類書性質,但在內容上則屬筆記小說。筆者則認為,張岱對於文學與故或歷史事件的擇選雖佔此書相當大的比例,但將其歸類為筆記小說是不妥的,因材料的來源種類繁多,且表現形式紛雜,或可說此書為筆記式的類書,或定名為雜著筆記,而不可歸於筆記小說。張岱的運筆不脫他小品天家的筆觸,但呈現的方式資為末明所興盛的文人筆記的寫作手法。張先生所提示的幾個面向的確可作為筆者對此書研究的啓示,但因其敘述過簡,相對可開展的空間亦相當大。

在晚明文學方面,學者多著眼於明清小品文作品的編選 註 ii ,對於小品文研究的專書亦不少 a 12 ,歷來注意到張舊的學者也多因其小品文方面的成就。

註 1 編選方面如 · 周作人《明人小品集》 台北 眾文 · 1983 年 、朱愈心《晚明小品選注》 台北:台灣商務 · 1995 年 2 月台一版 广一刷 等。

至 12 陳萬益《性靈之聲 明清小品》 台北, 時報, 1981 年 、陳萬益《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 台北, 文津, 1987 年 、曹叔娟《晚明性霊小品研究》 台北 文聿, 1988 年 7 月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 止蘇, 古籍, 1999 年 9 月 1、陳書良、鄭

在晚明小品史研究上台灣學者如陳萬益、周志又、曹淑娟等;人陸學者如:鄢國 下、馬美信、吳承學、劉明今、江涌豪、吳兆路等諸位先生都有相當的成果與貢 獻。另外,晚明藝術方面特別被注意到的是戲劇的展演,而這也是研究張停必不 已少的環節 a. 3 。藝術方面,有詩與畫的跨領域研究,如:鄭文惠老師《a.f情 畫意——明代與畫詩的詩畫對應內涵》、黃儀冠《晚明至盛清女性顯畫詩研究。 閱讀社群及其自我呈現爲主》等,不但開發出新的研究領域,並且能有深入細膩 **町探記。美學方面,則是呈現晚明文人生活的審美思維與番美樣態等,近兩三年** 來,毛文芳對於此方面的研究頗爲可觀,以明代文人的生活﹐美學觀爲顯,關注於 名物、休閒、遊賞、品鑑、養生、環境等審美課題・其著作有:《晩明閒賞美學》、 《物・性別・觀看 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並將此中問題獨立爲〈晚朝文人 纖細感知的名物世界〉、〈養護與裝飾——晚明文人對俗世生命的美感經營〉、、花、 美女、癖人與遊舫 晚明文人之美感境界與美感經營〉、《閱讀與夢憶——晚明旅 遊小品試論)、〈時與物 晚明「雜品」書中的旅遊書寫》等單篇論文,毛文芳 的論ス對於筆者探討晚明文人的審美生活有相當大的啟發。此外,如:吳美鳳〈明 倩文人閒情觀——事在耳目之內,思出風雲之表)、覃瑞南、從「長物心」管窺明 代文人的居室美學〉等,雖爲淺介性質的文章,但可看上學者多關;+到晚明文人 的生活美學,且觀察上晚明文人有別於前代文人的特殊生命樣態,逐漸開發出 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關於中國知識份子及晚明文人的研究,從早期注意文人的道德使命感到後來 文人對生活的審美要求等力面都不乏學者的研究 a. 4 。其中, 羅中鋒對於文人

悬春《中國小品文史》 長沙 湖南·1991年 筝。

^{32 13} 關於明代戲劇的研究有,曾水義《明惟劇概論》台北 明又,1979 年 4 月,、王 瑷玲《明清傳奇名作人物亥畫乙藝術性》台北,台灣書店,1998 年 3 月 、李相 結《明代戲曲創作論研究》國工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又,1996 年 、陳進泉《晚明張岱「陶庵夢憶」戲劇資料研究》中國又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 又,1984 年 等。

註14,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又人生活》 台北 大安,1997年10月二版二風, 、余英時、魏晉與明清又人生活與思想之比數 刊載於《中國時報》,1985年6月24、25 日 等,將晚明又人有別於前代又人的特點突現出來,在中國占代又人的生活美學方面則有 黃長美《中國庭園與又人思想》 台北 明又,1988年三版、范恒如、朱書萱《風雅淵府 又人生活美學》(台北,台灣書店,1998年3月初版、羅中峰《中國傳統又人審美生活方式之研究》 台北 世業,2001年初版、、論審美社會形式之構過結構及其社會安置:以中國傳統文人之審美生活方式為例 《思興言》,2000年9月、曹叔娟 晚明又人的体別理念及其實踐,《戶外遊憩研究》,1991年9月、邵曼珣 明代蘇州又人尚趣之研究,《与典文學》,第十二集,1992

的審美生活由生命境界與審美行動兩方面切入,生命境界所涵養的是內在的身心 狀態,而審美行動是實際體現在日常生活的行為,如音樂、爽棋、書法、繪畫、 寫作、旅遊、容上、飲食等,而這些審美行動亦可在《夜航船》中具體觀察,並 歸納出這些行動的審美規範。

在學位論又方面,除陳進泉《晚明張岱「陶庵夢憶」戲劇資料研究》以戲劇

年4月 筝。

缸 <1 針對張岱的文學成就 黃桂麗、張岱文學評介 《東南學報》,1976年 12 月 、俞 大綱 張岱及其所作「陶庵夢臆」《大成》,第四八、四七期,1977年9、10月 、 梁容若 明未散文家張岱評傳 《《書和人》、1977年10月 、周志文 張岱與「西 胡萝尋。 《炎江學報》, 第二十七期, 1989年2月 、針對張岱的生平資料 吳智 和 黄桂蘭「张仏生平及其文學」《明史研究專刊》,1978年7月 、蔣金德 張 岱的祖籍及其字號考略 《文獻》,第四期,1986 年 、何冠彪 張讼別名、字號 與籍貫新考 《中國書刊季刊》、1989年6月、孫尚志 略述明末紹興名士張岱 《浙江月刊》,1992年12月 军、針對張岱的遺民身份 浪斗衡 亡明怪叟張岱 《人生》,1965年1月、邵红 遺民的心事。 - 输阄庵夢慷一書的性質 《臺靜 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聯經,1981年 、中嵐 「崗庵夢憶」中的陶庵與 夢懷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散又與評論八部》, 柯慶明、林明德主編, 台北 戶 元,1986 年 10 月 一版 三届、、曹叔娟 堀人說夢,寧恆在夢──論張岱的尋夢 情结 《魏湖》,1993年9月 等。針對張岱的史學成就'李里 張岱與明史 刊 载於《白王晚報》、1963年6月27日、吳临員「石匱書後集」後記——略考明 遺民張公及其所著「石匱書」《東方雜誌》、1977年6月、黃裳 張岱的「史蜩」 《榆下雜說》,上海·古籍,1992年 等。針對張岱的藝術成就,吳智和 茶藝 精湛風雅達趣的張岱 《文藝復興月刊》,一三一期,1982年4月、王安祈、張 岱的戲劇生活》、《歷史月刊》,第十三期,1989年6月 等。

爲主題,與本論文較無涉外,尚有六本,在此將其論文人要及研究成果約略整理, 並區隔日本論文所欲處理的主題:

- 1、《展岱生平及其小品文研究》,陳清輝著,高師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81年,王 與元先生持導 論文分三人部分:(1)介紹展岱生于與著作。(2)析論展岱散 文的特色。(3)介紹張岱的生活藝術。全文對張岱作品的掌握十分熟稔,但偏 向介紹性質,較少深入分析。在著作考證中言《夜航船》:「當為富有諷刺意味 之幽默小說,此作品與岱之該諸個性頗相和,岱因想其越鄉後生小子之浮薄, 而作書以勸之。」且將《夜航船》歸於集部,此顯然是作者見《瑯嬛文集·俊 航船序》而作品的揣測辭,並未親見《夜》書原文,而所引胡。源所輯幽默策 記申「脫去釘鞋」一旦卻不見於今本《夜航船》中,此可能爲今本所見己有殘 缺,或胡氏所引之《夜航船》是同名之作,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題要》犯了 司樣的錯誤
- 2、《張岱散文理論及作品研究》,郭榮修著,台灣大學中文所碩上論文,1993年,葉慶炳先生指導。主要探討張岱散文理論的形成背景與大學理論,並將張之作品分類討論,歸納作者的生命關懷與寫作技巧,其突破前人之處在於點出張岱散文的繼承風格。向來論者皆言張岱乃集公安、竟陵之大成,但並無更進一步的說明,郭榮修則列出幾項影響張岱散文的原因: 1) 王學對張岱文學思想的啓發。(2) 張岱的「真」與「曠」個自陶淵明與蘇東坡的影響 (3) 張岱受徐渭、公安派及竟陵派的影響。(4) 張岱受通俗文學的影響。全文雖對張岱文學理論的形成背景作細部的溯源,但對於《夜航船》一書,作者只簡略介紹,並無引用或參考其實際內容,至於介紹之語則是謄錄劉耀林點校本之〈前言〉,於實際內容並無討論。
- 3、《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蔡麗玲著,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上論文,1993年,陳萬春先生指導。論文層次爲一:首先論述《世說新語》對晚明人的影響及晚明「世說體」流行的現象;次言張岱晚年在「快園」的生活與《快園道古》的創作動機;最後論及《快園道古》的實際分類與內容,並歸納出張岱的文學觀與人物品鑑標準。此論文有助於筆者對張岱在快園時的生活有具體的瞭解,及掌握張岱品評人物的觀點。
- 4、《張信散文美學研究》,陳麗明著,台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1996年,邱燮友先生指導。生平著作與交遊考大體同於黃桂蘭與陳清輝之意見,參引資料較前人豐富,多了《快園道古》的引證。對於《夜航船》的認知,大體同於陳清輝,但修改爲「多記詼諧之事,富諷刺之意味。」此時《夜航船》已出版排印本,但作者應是根據序文而推知大致內容,正未親睹其書。其中第一章分從自然美、

社會美、藝術美論述張岱的生活。第四章散文美學方面分題材、主題、語言、 結構、風格來討論張岱的散文成就,方法上並無多大新意,但層次井然,論述 人致切當,亦提供、筆者部分啓發。

- 6、《從劉勰「六觀」論張信小品文》,陳忠和著,高師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年,何報貞先生指導。論文自先確立「六觀」的文學批評架構,再用以之分析張信的散文,在「事義」方面表現出「閒中著色」的特色;在「置辭」方面表現「曠觀割愛」、「練熟還生」的方式;在「宮商」方面表現爲音節節奏的美感;在「通變」方面表現爲「轉給多師」、「自出手眼」;在「奇正」方面表現爲「詭譎瑰奇」的風格。所用材料不出前人研究,但用傳統又論論述之,可謂別出一格。

張岱的著作目前可知者蓋有 八部 計 16 ,但多因原作已佚或經清人刪改 而造成研究上的困難,現所知著述的存目多由他目作的序跋文章中推求 計 17 ,但張岱現今存留的著作中,學者研究多集中於《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瑯嬛文集》、《石匱書後集》、《快園道古》、《四書遇》等,甚至後四本著作的研究也僅見一、 篇論文,實仍有相當大的開發空間。至於,如《史闕》、《明紀史闕》、《有明越入三不朽屬贊》、《古今義列傳》、《夜航船》、《琯朗乞巧錄》、《瑯嬛詩集》等書之研究則付之闕如,适此著作對於研究張信作品或研究晚明文化均分的重要,因此筆者選定了具百科性質的《夜航船》,藉以更深入的研究張作,及書中所映射出的思維結構、道德使命、審美生活,及其所欲建構之晚明文人的

知識體系。關於《夜航船》的研究,一般學者除了在研究張岱生午著作時會略提

^{13 6} 此紙計數字根據陳忠和《從劉紹「八觀」論後倫小品又》附錄一《後岱著作表 師大中又所碩士論文,1999 年 ,表中列出提公著作存者有、《四書遇》、《石匱書》、 《石匱書後集》、《史闕》、《明紀史闕》、《有明越人三不朽圖贊》、《与今義系傳》、《夜 航船》、《快園道古》、《昭期乞巧錄》、《邶鐶詩集》、《邶嬛文集》、《陶庵夢慮》、《西 朝夢尋》、亡佚者有、《明易》、《大易用》、《奇子問》、《詩韻確》、《張氏家譜》、《鵑 舌啼血錄》、《補陀志》、《皇華考》、《陶庵射後万》、《曆書根》、《茶史》、《老饕集》、 《橋中言》、《張子說鈴》、《邶農山能筆記》、《桃居曆》、《陶庵對偶故事》、《柱銘抄》、 《吕谷集解》、《一卷水雪又》、《傒囊十集》、《評東坡和陶詩》、《喬生衝》、《水山記》、

^{4.7} 如由《踯嬛又集》中 大易月序、 奇字問序、 詩韻確序、 張子配鈴序 等書序指知其著作、但此此書籍今已工佚。

此書外,目前僅看到一篇單篇論文的討論——張則桐〈張信「夜航船」與筆記小說〉,篇幅雖短,但功不可沒。另外,在黃桂蘭《張信生中及其文學》、陳清輝《張信生 平及其小品文研究》、陳麗明《張信散文美學研究》一篇學句論文中略提及此書,但並未以此爲焦點。前人研究多是集中對張信生平、著作、籍貫的考證,或是注意其小品文的文學與美學價值,及史學、戲劇方面的材料研究,少有對張信作品整體結構性的分析,且缺乏新觀點的開發,這兩年喜見。些學句論文能用新的視角切入而獲得較多的論述空間,如:蔣靜文《論張信小品文學:從生命模塑到形式意義的完成》能由文類美學特質的觀點切入文本;陳忠和《由劉勰「六觀」論張信小品文》能結合《文心雕龍》的文藝理論作一系統性的分析;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信的「快園道古」》則能用前人所忽略的材料,並且選擇。個傳統的體裁切入,頗具創造性。本論文亦希望能在前人所忽略的材料,應機,並嘗試用新的視角去挖掘張信在文學、美學及文化史上的貢獻。

本論文結合文類、文化、美學等幾個面向討論張係的《夜航船》,著重此書的 百科性質,且同於作者與讀者都是文人的身份,再加上其文類雜陳筆記、史傳、 小說、瑣談等形式表現,內容與意蘊又且在傳達張係對於晚明文人階級所當認知、 建構的知識體系、道德標準與審美意識,在這樣的研究視角與論述前提下,似乎 是沒有前人研究可供依循的,本論文期能縮合豐富的資料、眾多的範疇,以新的 研究視野,開發出新的研究課題。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工要從又類、文本、文化與美學「方面論析《夜航船》。

(一)以文類觀點切入

全文除爲文人雜著筆記作 文類義界,並分析《夜航船》之文類形式、意蘊、 番美特質與文類價值。《夜航船》 書資料豐富多元,其中雜陳:小說、筆記、歷 史、瑣談、新聞、制度、律令、諺語、民間傳說等,張岱根據材料的種類以不同 的表達形式呈現,且往往改變了原始資料的面貌,以凸顯出土題思想。本論文乃 就文本實際情況探水《夜航船》的表現形式、文類屬性,並擇選宋代文人雜著筆 記的代表作品:《容齋隨筆》、《夢溪筆談》與明代文人雜著筆記:《斤庵外集》、《槎 菴小乘》與《夜》書作 比較,以觀察:雜著筆記文類的普遍規範、《夜》書的特 殊性,及文人雜著筆記由宋到明形式與意蘊上的轉變。在文人雜著筆記的群組中, 管者主要擇取文人筆記的典型著作《容齋隨筆》,與《夜》書作一實際內容與編排 方式上的比較。兩書主題相同的條目,各就其敘述手法、主客觀立場、考辨精神、 關注面向、編排體例、論證方式、創作動機、文本功能等,作細部的分析比較, 以觀察《夜》書有別於典型文人雜著筆記之處。此外,因《夜》書兼有民間日用 的成分,故又以之與民間日用類書《「台萬用正宗》、《五車拔錦》一併觀察,主 在比較同一主題,文人雜著筆記與民間日用類書的表達手法有何不同?

(二)以文本結構切入

《夜》 書既是以客觀編纂為主的百科性書籍,如何從中得出張俗的主觀認知 與價值判定則是兩須思考的問題,筆者擬以嘗試:

- 1、釐析明代事與條目中所透顯的觀點:在《夜》書四千多條子目中,明代史實約 佔七十七條,其數量在全書比重雖不算多,卻是十分重要。 來因歷朝典故多 輾轉沾襲而來,僅能由編排擇取的體例、敘述語法,及少數作者評論的部分看 以之本的特殊性,而明代史實部分,則多由張信就其所聞所見記錄,作者個人 色彩較重,可研究的價值亦高。 是因爲明代史實部分,最能反映即時代精神, 並滲入作者的史評與史識,具有社會史的研究價值。論文的第一章中即將此七 十七條明代史實的子目獨是出來,以觀察張岱對當朝政治、社會、制度、律今、 民風、藝術所持觀點。
- 2、分析選材標準、改編原則、命名方式:《夜航船》是張岱以編選者的身分擇錄歷代典故、小說、瑣語、傳聞等而成,故欲探究其番美形式,必得由選錄與改編的現象觀察。選錄與改編當可視爲另一種方式的創作。編選時,心理必有其標尺才能決定錄與不錄,雖然張岱自己並不明言選材的標準、改編的原則與命名的方式,但筆者試圖以所看到的實際條目分析其現象,並推測作者何以選錄?選錄後,又如何根據自己所希求的方式改編,並且爲之命名?此無非可從其客觀性的書寫細縫印蠡測作者隱藏的主觀評斷。
- 3、觀察編排的比重與論述的焦點:《夜航船》之一上部類中,由天地宇宙言至生活物用之理,張岱用簡短的語言,客觀的描述,使讀者在短小的篇幅中得到便利可用的常識,其視界乃,「大而小,由遠而近,盡量顧及物事的全面性,故張岱雖不言此書爲百科性書籍,其創作野心毋寧是以百科全書爲標的。百科的編排,爲全面囊括文化知識與生活日用常識,但由此重上仍是可發現:張岱特重儒家社會的政治理想與倫理關係,政治方面則驢列了權力場域的各個面向,由權力中心到權力邊緣,張岱屬層探究、反思:人君如何看待大下?對於國家來

說,人君佔據了仁麼樣的位置?君與臣的對待關係如何?臣子應如何適時的輔政?權力的中心與邊緣是如何形成的?而文人士子又如何遊離在此中?經由選舉,文人工了可由權力邊緣入主中心,而選舉的公義與官場的內幕又如何?文人從仁後,在不同的官職中又有怎樣的職務要求?對於這些問題,本文工要著重於張岱如何以選錄典故的方式一一詮釋、建構儒家社會的政治理想與倫理關係,及界定、詮析權力的屬性與作用。

4、歸納重出的條目與意象:由重出的條目可見張信在編排此書時有 整體結構的 考量,或爲讀者查閱的便利性而分置不同部類;或以有文補足的方式,在不可 部類強調其部類的特點;或在同 部類中,以物的各種特徵、事典共同形塑出 主體物來,如此的編排考量使得《夜》書成爲 各部類互相關聯的有機體,而 非隨意拼凑材料的著作。張信在編選內容時,有些部類會出現意象重複出現的 情形,意象的選擇本就含括著作者主觀情意的表達;再則,對於同一意象擇選 出不同的文化典故,所呈現之多種詮釋面向,亦可見出作者對此物象的詮釋網絡。故本支著眼於重出的標目與意象群組的分析,以探究其編排結構,及其中 隱涵的主觀情意、文化詮釋。

(三)以文化、美學觀點切入

《夜航船》中日用、寶玩、容貌、文學等卷均透露出文人對日用上活的細瑣要求,並且悉意的營造生活美感。關於中國文人的生活態度與審美情感已有學者賦予相當的關注,如毛文芳先生對於晚明文人的閒賞美學加以析論,黃明理、黃纖持等學者對晚明文人類型、文人生活樣態作分析、歸納,亦有陳萬益、曹淑娟、周志文、王安祈、王瑷玲等學者針對文人的各項藝術表現作討論,或是園林建築,或是書畫鑑賞,或是戲劇展演等。張岱尤其是這些精緻文化的愛好者與佼佼者,不論品茶、飲食、園林、琴曲、詩畫、戲劇等,樣樣皆通,故本之將以《夜飢船》中關於生活美學與文藝理論的部類加以分析,主要分爲園林美學、飲饌美學、玩物美學、許文理論、書書理論,但因《夜》書爲一具百科性質的書籍,其訴求在廣而不在深,其創作基調在於引介而不在建立一家之言,故此六類實際可依循的條目尚不足以架構一完整的理論,從中筆者僅試圖觀察並分析這些零星條目所透顯出的文藝主張與番美取向,並以張岱其他的作品作爲輔助資料,以進一步瞭解晚明江南的都市生活與文人的審美價值觀。

再者,晚明對於文人階級的認知有別於傳統儒家所建立的一套「修齊冶平」 或「學而優則住」的生命理想,更多的是一種個體生命的具足表現,只要是有所 堅持有所執著,有所痴有所好,則可成爲另 種形式的聖人。從張信的《夜航船》中,亦可察見 張信對這個時代文人知識、道德與審美的基本訴求:有對政治社會的關注,有對天文地理萬物的博識,更多的是對日由事物的關注,以及對幽默、奇癖人格的賞識等,這些對之人品格與學識上的要求明顯不可於前代,因此,本文欲從這本文人百科中探討晚明之人階級的文化現象,主要在論述晚明之人價值觀的移轉及張岱的主觀意識、價值評斷。

第二章 《夜航船》的創作背景 與閱讀期待

第一節 《夜航船》的成書

《夜航船序》文末作者署名爲「古劍陶庵老人張岱書」,張岱祖籍原爲四川綿竹,故每自稱「蜀人」或「古劍老人」,古劍之稱乃因綿竹古屬劍州,岱追念其先祖故自謂「古劍人」。張岱是個極念舊好古之人,且其《西湖夢尋》以「追記舊遊」爲基調可知。又《夜航船》中多有眷戀故上、遙思祖澤之典,如:〈地理部〉「枌榆社」。此一、「洋川」。2 、「桑梓地」。 4 等。由署名之含意深遠,亦可知張岱對於選詞命名皆有其深意在,又文末署名「陶庵老人」,可見出《夜》之成書之於張岱晚年。全書中並未提及成書年月,而於張岱其他著作與研究張岱之學術論著中亦無法推知其成書時間,欲以《續修四庫全書總日題要》來確認又萬萬不可行,因《題要》所著錄爲破額,人之《夜航船》,與張之著作並無關連。職是,要推定其成書時間只能靠間接證據,且無法確切指出何年何月起

註 [卷二 地理部·古蹟 「粉榆社」:「漢高帝禱於粉榆社、帝之故鄉也。高帝以豐市 為其易本之邑、令世世無有所予·]、頁44。

至 2 卷二 地理部·占蹟 「洋ル」、「洋川者、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罷之。夫人思慕本郷、追求洋ル ^ 高帝爲驛致長安、蠲復其郷、更名曰翳 ^ 又故目其地爲洋 1、用表夫人誕載之休祥也 」、頁 44。

註 3 卷二 地理部·占蹟 「奏梓地」·「祖父植桑梓以遗其子孫,子孫思其祖睪,不忍 剪伐。故《詩》曰·"维桑维梓, 必恭敬止。」」, 頁 44 °

註 4 卷二 地理部·号蹟 「玉門闌」、「漢班起久在絕域,年老門歸·上書曰:臣不顧 到九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闕。」,,頁46。

筆與完成,僅可爲 人概時段的推論。

張岱既自稱「古劍陶庵老人」・則成書必在晚年・或爲六 九歲之後・因其六十九歲所男〈自爲墓志銘〉言截至當時的著作並無此書:

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匱書》、《張氏家語》、《義·《·傳》、《鄧媛文 集》、《州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遇》、《夢憶》、《說鈴》、《昌谷解》、 《快園道古》、《侯囊十集》、《西·胡夢尋》、《一卷水雪工》行也。 至5

張昏目五十歲到辭世的。四十年一計6.,為其生活最艱苦的時期,卻也是他著書立古的黃金時期。粽觀《夜航船》全書,其記事起日上古神話,迄於崇碩一七年明亡,一字不及待事。田此可知,其成書必在明亡之後。且筆者推測,此書若非張岱刻意避諱清朝事,定是經過刪削,原因在於:全書不提清事,若避諱政治敏感話題,應在《兵刑部》、〈禮樂部〉等言制度的部類亦可選錄典故,這當然也可能因爲張郃性格忠烈,根本不承認異族政權,但也可能是清朝以後事已被刪除,唯一明略見清事的是〈大文部〉「星飛星隕」條,言流星「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敵竊發之證也。」宗領上七年,星人月中,占曰:「國破君亡。」此必事後追錄之筆。可能被刪削的另一原因,爲民國一十四年胡口顏所輯之幽默筆記中〈科第類〉「脫去釘鞋」乃採錄日《夜航船》,但今本《夜航船》不見此條。再以此書的內容而論,以其記事之博、雜,當是在張岱晚年才有如此的功力,且這些記載對他來說何且是「眼前極膚淺之事」。 註 2 ,可見作者之博學廣識

歷來研究者對此書的計介僅在介紹張岱著作時以寥寥數語帶過,在夏咸淳先 生之前,甚至未有研究者親睹此書,如黃桂蘭《脹停生平及其文學》僅節錄〈夜 航船序/之內容,此序除置於本書之前外,在《瑯嬛文集》中亦收入,黃顯然是 引用《瑯》書之文;陳倩輝《張岱生平及其小品文研究》與黃所節錄之支幾乎全

正 5 《邱媛文集》卷五 自爲墓艺銘,頁 541。

正 6 提係率年級去不一, 清 邵廷采《思復堂义集·明遺民所知傳》「为戊後、屏居 歐龍山之仙室、短簷色壁、沈主於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賣藏書、其著書也、徵實 詳嚴、不以作者自居、年七十餘平、衣冠揖讓。綽有舊人風軌。」 台北·華世, 1977年6月台一版 ,頁 444。徐鼐《小腆記傳補遺》卷二:「俭於君臣、朋友之間, 天性篤至,其著書也、徽實詳嚴,不以作者自居。衣冠揖讓,猶見前輩風範。年 、 十八平。」 台北:明又、1985年初版 ,頁 787。又《乾隆郡志·文苑傳》云 「年 九十二。」 收入《陶庵夢臆》、台北·金楓、1986年12月初版 頁 129。七十餘 歲的說法並不可信,因張岱作 白衣觀音質 時已八十一歲。而毛奇虧修《明史》 借《石匱書》時張岱已八十四歲 《西河又集書內、寄張岱乞藏史書》,台北:台灣 商務、1968年台一版 ,頁 180~181、故卒年當在八十五歲之後。

注 7] 夜航船序。

回;郭榮修《張岱散文理論及作品研究》撰寫時,浙江古籍已出版《夜航船》,郭以古籍版校古者劉耀林之前言爲介紹,並未涉及書之內容;陳麗明《張岱散文美學研究》亦是由〈夜航船序〉中推其內容,但較之陳清輝,己將「諷刺意味的幽默小說」改爲「多記該諧之事,富諷刺意味。」在文類界定上已有進一步發展,學者們之所以對於《夜航船》的瞭解有限,原因在於《夜》書得之不易,且其論題皆不以此書爲主,換句話說,歷來並無以此書爲專門研究者。到了夏咸淳先生《明末奇才一 張岱論》才真に親見此書內容,並融入張岱生不與文學成就中討論。夏先生在書中言及《夜》書處有四:一爲張岱著述考中之介紹,此處亦爲般性質的說明 註8 。 是言及張岱兼通各門學問,故《夜》書能類似今日之百科全書,匯集各種知識 其9 。又言張岱是 位具有辯證思想的學者,認爲「一切事物無不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變化」。10 。夏先生引〈物理部〉「物類相感」條以說明張岱注重民間實際知識,並且具有科學辯證思想。11 ,並以此論張仑的思維是具有運動性質的,自然的變化如此,人事的變化亦然,故《石匱書》中言:

天下事除一弊則與一利,與一利則又生一弊,事若循環,非謀國者 所能逆料也。…一得一失,轉若軸驢,一利一弊,信如合券。12。 一是言及張岱學問之淵博,兼通文學與史學,可由《夜航船》與《石匱書》中窺 見,夏尤生将張岱譽爲可與明代幾位大學問家如:楊愼、焦茲、正世貞、胡應麟、 上夫之、黃宗義、顧炎武等比肩齊坐,又提及《夜》書性質與部類,但仍屬概略 式的介紹。第四次提及《夜》書則是就其編排體例而有較深入的分析,夏先生言 張岱的治學態度是「通透」的,知識是一定整的有機系統,而非支離破碎的堆砌 強記,他舉出《夜》書的著作態度爲:

他的《夜航船》所列總日與子目,在編排與組織上,是終費苦心的。 其間有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繫,體現了作者的宇宙觀。這部書不僅眉日清

註 8 夏咸澤《明末奇子 一張岱論》「《夜晚船》,二十卷,金稿本,今藏寧波天一閣 已出掛印本。前有自序。」 上海,上每社會科學,1989年 ,頁27。

at 10 《明末奇才 报岱論》,頁65~

证、《明末奇才 一張協論》:「《夜矶船》「物類相感」一欄,蒐集大量物類相感相化的事青,大部摘自筆記野史和民間傳聞、五花八門,奇奇怪怪、有些事例雖無科學依據,卻指出了這樣一個普遍的"物理》.一切事物無不在一定條件下發生變化。」,頁 65。

EI2 明 張岱《石匱書》卷十八·上海 古籍·1995年。

楚,一目了然,而且介绍的知識是成體系的,價值遠在那些隨意雜奏著作之上 註,

夏先生對於張岱的生平與著作瞭若指達,旁徵博引,且能融合運用得相當巧妙,不但深入挖掘張岱的個性與心理狀態,還提出就現有資料可得知的可能性。這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張岱的研究是否有再更深入突破的可能性?這也是《夜航船》間世的價值所在。若是能細讀《夜》書,則可進一步得知張岱對於事物與詞語典故的認知,也更能瞭解其人與其作品的深層意涵,因司一事件與典故會因不同人的認知而有不同的詮解,故確認作者的意符指向後,就更能掌握創作原意。舉例來說,張岱於順治六年九月卜居臥龍出腳卜的快園,此園爲御史大夫五雲韓公的別業,其婿諸公日爲其改爲精舍,故以「快婿」之義命園。張岱居此園時,景物已非昔時,此時爲其生命景况最艱苦的時期,故向友人自說爲:

昔人有言,孔子何闕,乃居闕里。兄極臭,而住香橋;弟極苦,而 住快園。世間事,名不副實,大率類此 at 14

由此可知張岱對「快園」之名的觀感。快園中有一簡陋的書屋,振岱為其題名為「楊曰廬」,自古文人為其書齋命名定是有深意的,故夏先生斷定其寄寓了很深的意思:

周旦人作鸛鳴,乃是鳥名。此鳥寒夜鳴叫,曷求黎明,故名「渴 旦」,又稱「競寒鳥」、「求旦鳥」,張岱拿它作書齋的名稱,寄託很深 的意思 註 151。

這裡夏先生並未推敵其寄託之義爲何?而在言張岱的志趣時,則爲「揭旦馬」下 於釋:

他 張岱 五十以後,在清朝統治下生活了四十餘年,遭到國破家 亡的沈重打擊,受遇窮因生活的長期煎熬。但他沒有垮下去,他把自己 比作一隻啼於寒夜,曷求光明的渴旦鳥,終於完成了自身人格的昇華, 登上了當時又學與史學的顯峰 at 16 。

這是夏先生對「渴പ鳥」的詮釋,而張岱本人對此詮釋又爲何?我們可由《夜航船》卷上七〈四靈部〉「號寒蟲」條確切得知:

五台山有鳥、名號寒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也

註13 夏咸淳《明末奇才 报岱論》, 頁91。

at 14 《瑯環文集》卷二 快園記,頁483。

班 5 《明末奇才 張岱論》,頁 23。

註.6 《明末奇才 报公論》,頁82。

當盛著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盡脫落,自鳴曰:「得過且過。 #17

同樣是對於號寒蟲的記載,不同作者的認知與詮解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如陶宗 儀《南村輟耕錄》中對此鳥的評語是十分負面的:

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甚曾郷里,必振核自豪,求尺寸名,託九族儕類,見使志滿意得,出肆人揚,以爲天下無復我加矣。及 乎稍遇貶抑,遽若喪家之狗,垂首帖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 號寒蟲何異哉!是可衷已 ;; 。

陶宗儀將此鳥比爲「無所守之人」,得意時傲其族類,囂張跋扈,不可一世;失意時則搖尾乞憐,毫無氣格。張岱對此鳥,反而深切同情其「天時」的悲哀,故以此鳥爲其書齋命名,背後實隱藏深層的象徵意涵。要知張岱在明亡後每欲自縊以殉國,終因《石匱書》未完而效史遷之。, 望辱完成,故以「號寒蟲」自喻,表現其忍辱負重的堅定意志。

振信對於詞語是上分徵銳的,其對於已作的字句要求十分嚴格,其友祁多住在〈瑯嬛又集序〉中言:「陶庵所作詩文,選題、選意、選句、選字,少不愜意,不肯輕易下筆。」對於詩文作品的態度如此,對於書齋名、別號、書名定當更加蓄意。如上文所舉「楊旦盧」之例即是如此。又如「瑯嬛」、意為天帝職書之所、〈瑯嬛福地記〉。19 中言張茂先誤入天帝洞府之故事,張以「瑯嬛福地」為其生塚名、因其常夢一石厂、彷彿茂先所入之洞府、故尋一勝地仿夢中所見爲之。12 人以瑯嬛爲其文集名,言已見如茂先所閱之書、相較於天帝藏書有如「春秋問蛄蟪、石彭與鳧毛,所見同兒稚」。2. ,以爲自謙也。張岱,其字號陶庵,又號蝶庵、「蝶庵」之義爲何?夏先生揣測爲:「他(張岱)又愛好老莊、尤為欣賞莊子的文章、自號『蝶庵』,顯與莊子夢蝶故事有關。 計22 。此言可於「蝶庵」條獲得證實:

李愚好睡,彼作蝶庵,以莊周爲聞山第一祖,陳摶配食,字予、陶曆輩祀不兩無。233 ·

註,7 春十七 四靈部 「號寒蟲」, 頁375。

AIN 明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台北 木鐸、1982年五月初版、頁 187。

we 9 《琊媛文集》卷二 琊媛福地記, 負 465 c

^{120 《}陶庵夢憶》卷八 聊媚福地,頁79。

E 21 《聯環又集》卷二 鄉還獨地記,貝465。

ar 22 夏咸享《明末奇才 一張岱論》·頁 46。

^{≈ 23} 卷十七 四靈部·蟲多 「蝶庵」,頁 400 °

人《珀朗乞巧錄》之書名推究其源可見於「始影珀朗」條:「女星旁一小星、名始影、婦女於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琯朗、男子於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 24 。」珀朗乃乞求智慧之義、故其書曰序中言創作動機爲:

曾聞人言,牛女星方有一星名昭朗,男子於冬至夜祀之,得好智慧。故作《乞巧》一編,朝夕弦誦 倘得邀惠慧星,啓我愚蒙,稍窥萬一, 以濟時艱 225 。

又張岱詩文中所用僻典或其常用語亦可見於《夜航船》中之詮解,如〈廉書小序/ 中意:

先生之廉,以小能統大之謂也。陽羨口中,吐奇不盡,邯鄲杭裡, 變化無窮。冷協律以一甌水,能藏七尺之軀,至碎拾屑,片片皆應:朱 景濂能於一粒术中寫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點畫分明。皆廉之類也, 則廉豈易爲也哉? 126

其中陽羨與故田於吳均《續齊諧記·陽羨書生》;邯鄲典故田於沈既濟、枕中記〉 與湯顯祖〈邯鄲記〉,而冷協律之典較少爲人所知,其出與則見《夜航船》卷上四 〈九流部〉「瓶中輒應,條 註 27 。 人如其五律〈富陽〉 註 28 詩:

富陽耕牧地,我記亦依稀、故國人民在,新豐錐犬非、

探閱吃問姓,遇故久牽衣。二十年前事,茫如丁令歸。

北處化用丁令威化鶴歸來事與漢高祖建新豐城以慰太上皇思鄉之情的典故,此兩事分見《夜航船》卷二〈地理部〉「草表柱」 #129 條與「新豐」 #1301條《又張

at 24 卷一 天文部·星 「始影珀凯」, 頁 7

at 25. 引自夏威泽《明末奇才 張岱論》,頁 25 c

a 26 《聊媛文集》卷一 廉書小序,頁 460。

註27 卷十四 九汽部·道教 「瓶中輒應」「冷謙, 洪武初爲協律即, 郊廟樂章, 皆其所撰。有友酷貧, 謙於壁開畫一門, 令其友取銀二錠。友人容取而出, 遺其引 他目, 內庫失銀, 惟二錠不八冊。吏持引稽捕, 因兵執謙。謙曷未飲, 拘者以級水及與之 謙躍入瓶中, 拘者惶急。謙曰 無害, 第持瓶至御前。』上呼謙, 瓶中輒應。上曰. "汝何不出?"對曰, "臣有罪, 不敢出來。"擊碎之, 片片皆應。」, 頁 328。

^{¥28} 报债蓍、夏咸浮遊編、《那嬛詩文集·高陽》,上海·青籍·1991年。

註 79 卷二 地理部·与蹟 「華表枉」「產陽城內鼓樓東、昔」令威家此、學道得知、 化鶴交歸、上奄表枉、以味盡表、乙·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城郭 離是人民非、何不學仏家累累。』、頁 50。

註 30 卷二 地理部·古蹟 「新豐」「太上皇居深宫,以生平听好,皆販徒少年、沽酒 實餅、鬥雞蹴踘之輩,今皆無此,故决決不樂。高租乃作新豐,移舊鄉里。命匠人

岱常用「頰上・毛」、「睛中」畫」刻畫人物之傳神寫照,此兩語的典故分見「頰上二毛」 註 31 條與「畫龍點睛」「ఓ 32 條。張岱又常譏讀書廣博卻不能融會質 通、靈活運用的人如「兩腳書櫥」,如他在《石蹟書》。中批評明代幾位博學之人:

楊升庵、梅禹金、曹能始藏書甚富,爲藝林淵藪。其自所為文,填 匿堆砌、塊而不靈,與經笥書櫥亦復無異、書故多,亦何貴乎多也?陳 明卿、張天如所闖諸書,亦卓擊有致、而《無夢園》、《七錄齋》諸集、 食而不化、未見其長 註以 。

《夜航船》中〈又學部〉「書橱」條本指稱「學識豐富之人」(計 14 ,而在此轉化爲貶意,〈夜航船序〉亦可見張對「書櫥」的尖銳批評:「學問之富、真是兩腳書櫥,而其無益於文理考校,與彼目不識丁之人無以異也。」這裡他所責斥的是死記知識的人。

《夜》書除了可爲張岱之用語及詞義作一註腳外,尚對瞭解張岱博識、諧謔、忠義等人格特質與內涵,及簡約、生動等文學實踐,有極大的幫助,詳細內容將 於論文五、汽章中其知識體系、思想取向及審美意識作一補充討論。

第二節 時代背景

欲探討一作品的深層意涵必無法與其創作的時代背景割裂來看,因即使作品的呈現方式十分客觀,仍無法避免地透顯出作者的主觀意識,及作者所生長的那個地域、文化及時代精神。因此,《夜航船》雖是 部羅列歷朝典故與瑣聞的文人知識百科,在選編與詮釋的角度上,仍是可看出作者對於事件所持的立場與觀點。在此節中,筆者欲以時代背景的外緣研究來挖掘《夜航船》的創作底蘊與時代精神 首先,須問《夜》書所產生的時代 明末清初的社會風尚爲何?作者對己

胡寬悉仿其獨巷門間,士女老劝相攜路台,各認其門而人。放牛羊雞犬於通途,亦各識其家^上皇大悅^」,頁44,

註 32 卷入 [2學部·書畫 「畫龍點請」:「張僧醫啞侯景來奔湘東,嘗於天皇寺畫龍, 不時點購: 適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舊雨晦冥,忽失龍町在。」,負 230 ~

証 33 《石匱書》卷二 () 二·上海·古籍·1995年。

至34 卷八 又學部·博洽 「書櫥」「陰登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謂過之。及與語, 登談及所遺編數百條,皆儉所未睹,乃嘆服曰, 陸公,書櫥也。」」,頁212。

身所處的時代抱持怎樣的態度?外在環境的變動對於作者個人產生怎樣的影響? 這樣的問題無法從單一的作品中得知,往往須藉工作者諸多的作品才能得出 較具體的模型,且須由政治、經濟、思想、社會風尚及人文藝術風氣等各方面著手,才能形塑出一立體的模型。又,作者在這樣一個持殊的時期中,是否有其個人特殊的心理轉化過程?這樣的過程又如何反映在作品中?更重要的是,除了記錄歷朝的典故外,書中記載當代更實部分有哪些?而這些條目又反映出怎樣的時代意義?藉由以作品爲果核,時代背景爲提供養料的果瓤,層層逼近中心點的探討才能更具體得知作品的時代意義與歷史價值。

《夜航船》所記載的內容多爲明朝已國前事,其書蓋完成於作者八十九歲後,也就是說,距離明亡國已至少有一十幾年的時間,在創作心境上,絕對與未亡國前或亡國初期迥然不同,其中更多的是情感沈澱後的河德與反思,而不是慷慨激昂的情緒話語。張岱在明朝亡國前的生活是極繁華奢靡的,如他〈自爲墓芸銘〉中所言:

少爲納榜子串、極愛擊華、好精舍,好美婢,好變量,好解不,好 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島, 乗以茶淫橋虛、書龗詩魔 註 35 。

他的這些嗜好必須在一定的時代風尚及經濟環境下才能培養的出來,這不但關係著張氏家族的遺風,也關係著晚明整個時代的社會風氣。他的這些癖好不僅是他個人的,也是晚明許多文人共有的,欲論晚明風尚,必然不能忽略文人的人格特質與藝術修養。明亡後,張岱的生活與昔時判若天與地:「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動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計 36 。」其中的落差讓他的作品常帶有回憶、夢囈的性質,過往的事物對他來說總是美好卻又不真實的,因「勞碌半生,皆成夢幻」,故「回首二十年,真如隔世」。而在現實的層面,他對於亡國之痛是憤懣且語帶滄桑的,在諸多作品,尤以史學著作中,往往能反思明代亡國的原因,已然跳脫出了樂與苦痛的當事人身份,而以史家的眼光去檢討這一切。在此,筆者主要著眼於張岱亡國前後價值觀的移轉,先言晚明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社會風尚、人文藝術,這是張岱人格特質與藝術修養的時代養料;再從亡國後,明代文上的出處方式省視張岱個人的選擇,並由《夜》書中看上他對明亡國的檢討與反思;末再由《夜航船》對

[「]註 35 《哪嬛又集》卷五 自爲墓志銘 ·頁 540 · 註 36 同上注。

·、明末的時代風氣

根據周振鵬的統計,明代在全國三十五個「商業城市中,南方即佔了二十四個。 記 37 張信便是生於這樣的新興「商業城市,當時」南成爲全國貿易的重心,無論在物質享受或人文精神上,均呈現一片繁華景象。隨著經濟的起飛,商人的地位亦大幅提昇,以往以上爲高,商人最賤的觀念已逐漸發展爲「四民平等」,因從商能致富,且對於社會發展具有強人的推動力,故時人不再以階級觀贬低商賈,甚至有崇商的心態出現,七人與商賈的身份亦常互爲轉換,時人常有棄儒學商或賈服儒行的舉動。無論是以儒上爲本質,兼涉商賈之事,或是以商人起家、後亦濡染之藝,都顯現出此時的上與商已呈現階級互滲的現象,身份、職業、階級、個人氣質都已無法截然二分,如汪民道所言:

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避更。要之,良 賈何負閎儒! == 38

所謂「相代若踐更」、代表土商關係」呈現交融的情况。上陽明曾爲商人方麟寫〈節 菴方公墓表〉、他人問方公何以「棄儒從商」、方公言:「子爲知士之不為商、而商

st 77 周振鹏 從此到南與自東徂西——中國文化地域差異的考察 ·《復旦學報》,1998年第六期,頁90。

註 38 汪邁昆《太函集》卷五十五 諮贈奉直太夫戶部員外邱程公暨贈宜人閔氏合葬墓志銘,四庫全書存日叢書集部 117 册,四庫全書存日叢書編纂委員彙編,台南、莊嚴文化,1997年初版、頁 652。

之不為士乎? a. 39 ,方麟是明顯兼海兩種身份的例子,且認爲上商身份已無法從本質上割離,E陽明亦言:「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爲,一也 at 40.。」工商分際的模糊,及互涉彼此的領域,也使得晚明工人逐漸趨於市民化與世俗化,不再成日鑽研占籍,更多的是關注民間日用生活的實際知識;而商人也多參與文藝活動,或贊助,或經營,甚至自己也能從事創作,如此一來,江南不但呈現經濟繁榮的景象,其文化事業亦奏蒸日上, 日千里。

《夜航船序》中言:「余因想香八越、惟餘姚風俗、後生小子無不讀書,及至二十無成,然後習為手藝。故凡百工賤業、其《性理》、《綱鑑》、皆全部爛熟、」讀書成了心備過程、科舉亦是 展鴻劃的敬門磚,但華竞非人人可由此道不步青雲,因此、苦讀無成、便習一技之長。在晚明、有特殊技藝之人是十分受尊重的、張岱筆下即刻畫了許多卓越的藝人,如柳敬亭之說書、樸仲謙之雕刻、朱楚生之曲藝等 註 4. ,這便是時代的精神,不僅是張岱泯除了階級的有色視鏡,晚明普遍己不用單 的價值觀評斷人,其原因除了崇商重藝外,也是陽明心學所造成的影響。鄭文惠師便認爲陽明心學對晚明文化的影響主要有一:1.自由主體之追尋2.當下聖人之平等3.物欲合理之肯定 計42 。主體的追求在於人要隨才成就,因每個人的個性千差萬別,不可依一個模式去規範,陽明曾說:

聖人教人,不是個束縛他通作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她。狷 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an 4x ?

人之才性不可,所成就的便不是 個傳統既定的聖賢典範,而是各自就主體的特性成就。陽明又主張「良知即爲天理」,且良知爲個人內在的德性準則,帶有主體的權衡、選擇、意願及價值取向。陽明說:「爾那一個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 11 44 。」價值評斷意義上的是非,目此便蘊含了情感的好惡,在善忠的評價上,不僅有理性的分辨,亦存在情感的認同。到了陽

^{5.}E 40 [] L.E.

註41 《陶庵夢隱》卷五 柳敬亭說書 ,頁45·卷一 濮仲谦雕刻 ,頁9·卷五 朱楚 生 ,頁50 °

訂 43 《 毛陽明全集》卷三 語錄三 · 上海 上海 占籍 · 1992 年 12 月一嗣 · 頁 104 ^

至44 同上注,頁92 €

明末學,情感的認同漸併可物慾的認同,物欲既受到肯定,而過度標榜物欲的結果使成了奢侈,晚明汪南的繁華如同唐寅所描写的閶門:「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闆門更擅雄。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五更市賈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 a. 45 。」翠袖三千,黃金百萬的景象不僅在閶門可見,在東南 帶的新興工商業城市皆如此。過度的繁華形成了競奢的風尚,奢靡之風田貴族吹至民間,人人皆在衣食任行耳目口腹三恣意享樂,明初時的崇尚節儉已不復存在,孟一脈曾上疏諫言:

東南財賦之區,靡於淫巧,民力渴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仇則有歲進龍服 < ··············於是民間習爲鼈侈,窮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紀極。此46。

孟大膽的指出民間奢侈風尚乃源於「戶行下效」,已位者的取用無節造成民間亦「窮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這樣的社會風氣雖能促使消費,以致經濟不斷地成長,但發展過度必造成人心虛浮,華而不實,且有僭越已身能力、身份的行為如服飾工,明初對於服飾的顏色圖樣均有嚴格的規定,《夜》書載明當時頒行大下的冠制計47;到了萬曆朝,「人皆志於尊崇富侈,不復知有明禁」。48,尋常百姓亦菩龍鳳花紋的服飾,這在明初是被嚴厲禁止的。居住方面,文人商賈以設宴築園互爲競香,在《陶庵夢憶》中的許多篇章中皆可看出,如〈包涵所〉的樓船「窮奢極欲」、「著一毫寒儉不得,索性繁華到底」。計40;〈瑞草鉛亭〉中燕客有二木癖,所築園畝「滄桑忽變」、「見其一室成,必多坐看之,至隔宿或即無有矣」,戶足「翻山倒水無虛日」,人稱之爲「窮極秦始皇」。計50。這股新的社會風潮就如巨吳琦所言:

人們由內在深層的心理適從與轉型,遷移到外在的對物質的追求,

至4.5 明·唐寅《唐伯虎全集》卷二 閩門即事/、北京 中國書店、1985 年第一版、 頁 18。

at 46 清 豫廷玉筝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竹編八種《明史》卷二三五 列傳第一二 孟 - 胍 , 台北、鼎文, 1980年, 頁 6126 °

每47 卷十一 月用部·衣冠 「湖中」,頁285、「方巾」,頁285

至48 吳鎮撰,楊家駱王編《兀人畫學論者·本傳邑志》,台北 世界,1975年三版,頁 17:

註 50 《陶庵夢憶》卷八 瑞草谿亭 , 頁 78

在心理認識和心理反饋的基礎上,不斷楊棄故舊的思想和觀念,從而形成新的心理傾向或態勢 \$ £ 51 。

張岱即是生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紹興府心·張岱傳》言:「岱累世遙顯,服食豪奢,蓄景園數部,日聚諸名士度曲徵歌,談謔雜進及間,以古事挑之,則至四部七略、以致唐宋說書家薈萃瑣層之書,靡不該悉計52。」他因有「累世通顯」的家世環境,故能恣意揮霍且培養了高度的藝術鑑賞能力,以戲曲藝術來說,張家在當時即會養了六個戲班:可餐班、武陵班、梯個班、吳郡班、蘇小小班、平子茂苑班計53,且張岱本身能創作劇本,能演唱,近親自指導戲班,當時曲中戲以其爲導師,自言:「余不至,雖夜分不開台也以余而長聲價,以余長聲價之人而後長余聲價者多有之点54。」當時的名士亦喜群聚結社,且多以小愁謔語相高,故可資談助的題材上至四部七略,下至俗語、瑣談、小說、傳奇,無所不知,這也是《夜航船》的創作動機,知識不术高深,但求博、趣、奇、諧,且重視日用生活的瑣事,這是晚明文人不同於以往文人之處。

張岱雖生於富家,生活豪奢,但並非胸無大き,他曾言自己「好舉業」,並想借科舉之路一展抱負,他十六歲時所寫的〈南鎮祈夢〉 計 55 即透露田心中的 5 向,夏咸淳先生言:

由、南鎮祈夢 通调祈神問夢的方式,表現了一個生長繁華而有大志的納榜子弟的內心闲擾,對自由、理想的熱烈追求。他不願燕燕居息於安樂窩中,就像穴處在大樹底下的螞蟻,像夢中翩翩飛舞的蝴蝶。他要跳出「偃豬」,稅出「雙籠」,如鴻鵠之展翅高舉,飛則中天,鳴則驚人 助望遇上大好的時機,像歷史上風雲祭會的英雄人物,建工不朽的功息, 256。

但顯然他無法藉旧科舉達成自己的理想, 並且因實際參與而看出科舉制度的弊病, 他指出:「有人於此, 一習八股, 則心不得不細, 氣不得不卑, 眼界不得不小,

^{1151,} 吳琦 晚明至清的社會風台與民俗 2理機制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1990 年第六期, 頁 78

a 53 《陶庵夢德》卷四 张氏帮伎, 頁 37。

註54 《陶庵夢憶》卷七 過劍門,,頁69。

至55 《陶庵夢憶》卷二 南鎮祈夢 , 頁 20 0

註56 夏咸泽《明末奇才 张岱論》,頁10。

意味不得不酸,形狀不得不寒,肚腸不得不腐 (at 57 。) 因此,他放棄這條易使人格萎縮的路,而寧可改用著書立言的方式名垂不朽。這個時代,個人可藉由自己的選擇發展才能,且皆能得到社會的肯定,因此人人追求自我的實現,講究真實性情的流露,這一波新思潮歸源於陽明心學的影響,如同鄭文惠師對晚明人的性格特質所下的評語:

由於陽明不學強號良知主體的獨工性、主宰性與能動性、爲個人發展和自我表現開拓無限的可能性,故陽明門人的人格也呈現出任俠使氣的特質。至於李贄追求的「絕假存真」的「童心」亦是承認人的不同性格特質、而袁宏道主張的「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更是各任其性、率性而行的個性自由論者、於是在「消釋拘累,共此於形態禮數之外,可謂極樂。」的又化氛圍中,出現王艮之怪、何心隱之俠、盧楠之豪、李贄之狂、袁宏道之放、鐘惺之癖等各具個性特色的人物,可見明人對自由王體的執情追求 at 58 。

這樣豐富多彩的晚明社會任馬華以後煙消雲散,對於枕浸在此氛圍中的文人士子甚至平民百姓來說,簡直像 場夢騰,而張岱回憶過在的繁華,除了戀戀不捨外,也看出豪奢無度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 ,故在《夜航船》中往往針對晚明的流弊強調 些制度面的問題與意義,因晚明的崇奢、僭越之風使社會國家制度失了譜,因而體會儒家倫理社會制度的不可或缺性。由《夜》書的編排比重及條目選擇皆可看出張岱藉由創作所進行的反思,此點將在下文繼續論述

1、張岱的遺民心態

明亡後,張岱避居剡溪山,故交朋友多已死亡,岱亦在殉國與否之間徘徊, 〈陶庵夢憶序〉中言: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驗贓為野人;故舊見之,如 寿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白輓詩」,每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 尚視息人世,然痲栗屢罄,不能舉火。始知自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 周粟,還是後人妝點語也 至59.

^{¥ 57 《}石匮書·科目志》。

至 58 鄭 又惠師《詩情畫意 —明代題畫詩的詩畫對應內涵》,台北·東大,1995 年 4 月 初版、頁 102。並參考陳寶良《悄悄散去的幕紗 明代又化歷程新說》,西安· 陝西人民教育,1998 年初版,頁 25~29。

註59 陶庵夢憶序。

改朝易代後,晚明天人的處境可想而知,在當時,文人可選擇的道路人約有四:

是降清屈節 張岱在明朝雖無官職,清廷仍屢邀出任,他乃秉持氣節不爲所動屈節改事異朝的多是明朝的高官名將,經不起清廷的威脅利誘,這類人是張岱最不齒的。二是直節致死。這些義土最爲張岱頌揚,儘管身份地位再如何卑賤,甚至不知其姓名,張岱仍爲其立傳,在《石匱書後集》〈義入列傳〉中甚至可見「賣菜傭」、「畫工某」、「金陵乞丐」、「賣柴者」、「玄觀廟兒賣麵夫婦」等不知名的市井小民,張岱因其志節而列入史傳中。張岱的親友亦多作殉國的選擇,如堂伯張展芳爲清人所執,不降被害;董弟等初舉兵抗清,被俘而死;姻親邓彪佳沈水而死;年祖上思任絕食而死;友人陳涵輝投繯而死;黃道周兵敗被俘,於南京見戮等。二是棄家逃禪,削髮爲僧,如友人陳洪緩、祁多佳、四是寄情書史,張岱選擇的便是這條路,他在《石匱書,義人列傳》中曰:

戏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爲無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爲 無益而不死,則是不能死,而竊欲自附於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故出 於不能死之上。

張岱曾言自己生平所遇多爲知己,如舉業知己爲黃貞父、陸景鄴兩先生;時藝知己爲馬異青、趙馴虎;古作知己有王瘧庵年祖、倪鴻寶、陳木叔;」水知己有劉同人、私世培;詩學知己有王予庵、上自岳、張毅儒;字畫知己有陳章侯、姚簡叔;曲學知己有袁豫庵、祁正祥;史學知己有黃石齋、李研齋;參禪知己有衣豫庵、祁正祥;史學知己有黃石齋、李研齋;參禪知己有孤獨之人,這時能死反而比苟活來得輕鬆。張的性格中本具任俠好義的特質,曾往五不生忠義,父親耀芳亦是急公好義,有「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在6一」的慈悲心與責任感,張岱之所以不死乃因《石匱書》未完,而纂寫明史亦是爲完成先人遺志。張家幾代都有治史經驗,如張天復有《湖廣通志》、《廣輿圖考》,張元仆有《皇明大政紀》、《天門志略》、《館閣漫錄》、《讀史膚評》,而《紹興府志》、《會稽縣志》、《山陰縣志》亦是父子相繼修纂,張岱意欲繼承先人之志,修纂明史,這樣的决定影響他後半生的生命樣態與出處選擇。既然他已決定完成先人修明史的遺志,在山河破碎後,他便不能順遂己意地棄身殉國,這樣的忠義無益於國家與後世,因此他選擇有實際貢獻的忠義,將有明一代的史實已錄下來,如同孔子言管仲之行乃非:「匹夫匹婦之為該也。自經於溝濱、而莫之知也!」直62 ,殉國雖爲忠烈

註60、《聊嬛又集》卷六 祭周戬伯又,頁565。

HO! 《椰嬛又集》卷四 家傳 ,頁 512 -521。

江62 《十三經主流》 八 《論語注疏·憲問》,台北 藝工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

的表現,而對於張信來說,他的生命除了一死之外還能有更大的貢獻。當然,他 是十分欽佩與讚揚這些能夠殉國的養土,故每爲他們立傳,以免除世人「莫之知」 的悲哀。

張信的《石匱書》也的確在史學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爲明朝歷史保留了許多 第一手的資料,《紹興府志》曰:「石匱書紀明代三百年事,尤多異聞 註 63 。」 明末待初這一群眼見山河變色的知識份子,以其家國情懷與深刻體驗對歷史文化 作出觀察與託論,就如黃俊傑先生所言:

他們對時代意海桑田的主觀感受特別敏銳:但是,在政權更迭的表象之下,社會經濟的基礎和文化思想的巨凡,並不工即隨之轉變,當代史家對於明清之際歷史持續性的客觀觀察,自然也有其深刻的史識「至 64 。 歷來研究振岱散文與史學的學者亦菩學於其作品中透顯的遺民意識,在《夜》書中,因寫作體例與態度的客觀性,使得遺民心境的主觀情緒較少表露,但了解《夜》

書的創作背景後,由客觀敘述背後卻也可挖掘更深刻、隱微的意涵。

明末知識份子像舊樑棲蟲、隨著明朝覆亡、而隨人換姓便成歸宿、

三、張岱的創作反思

遺民的內在深層話語往往是隱晦難明的,因在異族的統治下,任何的風吹草動都帶有危及生命的可能,也唯有借符碼問巧妙的象徵與隱喻才能表達出對故國的依戀與對異朝的抗爭,如同鄭文惠師在研究明代顯書討時所言:

在異族統治的政治生態中, 工人失根的悲痛心情, 多透過具文化内 函意義的詩畫符碼, 在題畫詩的詩畫 1.體化對談空間中, 正視現實, 面 對傳統, 向社會宣示其不妥協的反同化之隱逸貞心 至65 °

藉由傳統文化的積澱,遺民多透過文字或圖像符碼象徵心心,以生命印證生命,以歷史暗喻現實。《夜航船》中即便是記載明代史實的條目,不直言政治得失,但仍可由部分文字敘述推測作者的創作動機。張任在創作時偶有反省現實的文字敘述,其對明代史實的反思與對清代政權的評判,即具體呈現於《四書遇》中,張

二刷,頁127。

亞 63 清·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所志》卷五十四、 人物志一四、張岱傳,,台 北:成文,1975年台一版、頁 1319

註64 黃俊傑 張岱對古典儒學的解釋 -以「四書遇」爲中心 ·《明清之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文史哲 ,1991 年 , 頁 326 c

^{12 651} 鄭文惠師《詩情畫意——明代題畫詩的詩畫對應內涵》·頁 54 ^

岱曾評論《論語》:「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內涵:

余遭亂世,見夷狄之有君,較之中華更甚。如女直之芟夷宗黨,誅戮功臣,十停去九,而寂不敢動。如吾明建之之稍虐宗蕃,而清難兵起,有魏於夷狄多矣! 3260.

又如《陶庵夢憶・西湖香市》:

是歲及辛巳、壬午存饑,民族半餓死。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域中餓殍舁出,扛挽相屬。時杭州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老,多寓西湖,月以民詞饋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請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州。」可作西湖實錄 註67。

此篇真實記載西湖在明朝末年之景象,實際上也點出了杭州太守的荒淫貪穢,及 當時民間的嚴重飢荒。張岱的著作往往能見出他的史觀與史識,如他最早完成的 《占今義列傳》,夏咸享先生言其所表現出的史觀爲:1.修史旨在揚喜懲惡,占爲 今用,使後人知鑑。2.重視給寒上和卑賤者 5傳,又不欲以成敗論英雄。3 注意蒐 集野史碑乘,拾遺補闕,因于史常爲尊者諱,或見之不得其眞 。68 。

在《夜航船》書中明代史實約有七十七條,其實際條目與大致內容如下表:

部類、頁碼	條 目	時間	事 件	備考	備品
天文部 3	五星門切	萬曆四↑ 七年	杜松、劉綎全軍 戰役於 軍刑及馬 家寨等處。		
大 文部 / 6	月食几年	- 禁禎士 4	楊嗣昌疏言		-
大文部/6	介詠新月	— 明太祖	詠月1年以北		
〈大文部』10	星長竜大	成11七年 正德元年 萬曆四十二年 大啓元年	慧早		
-	十 文曲犯帝陸	建文中	景 /清行·刺	《明史》卷 .42	
〈天文部. 10	屋飛星閥	現化 1 年 正德儿年 禁頓十七年	流星預測政事		

至 66 (明 張岱著、朱宏達點校《四書遇》,杭州·浙江古籍,1985年,頁 268 °

az 67 《陶庵夢隐》卷七 \两胡香市、頁 61 與《西湖夢尋》卷一 昭慶 手/、頁 6 皆錄。

EE 68 夏咸享《明末奇才——張岱論》,頁 13。

〈大文部2	軍	天啓	魏閣肆青	
		- 崇禎 + し† 	風霾+装	
、天文部》12	颶風復丁	止徳モキ	流城遇人風	
天文部 14	特郎 南	工統九年	F英儔雨	《明史》卷 152
大文部 / 15	— 兵道雨	崇禎 計 69	<u> </u>	
大文部〉15	大雹、警	天醫二4	電傷禾稼	
天文部 20	<u></u>	r德士	鄉民 以 水 八避流 概亂	
人物部 96	明代奸臣	洪武至崇禮朝	各朝奸臣列名	
、倫類部 109	儒與丈小及	供此	用上與产	《明丈》卷 140
<u></u> 倫類部, 110	授諭賜食	可德	「來余貪官	《明史》卷172
、倫類部 110	育酪 比壽	# 武	宋訥	《明史》卷 37
倫類部> 118	父子諡文	F統	虎謙父子	《明史》卷183
	父長號	武"	何遵諫言	《明史》卷 189
選舉部 147	個節	建义 註 70	楊」高上武不通 關節	
〈選舉部〉.70	劾嚴嵩得慘禍	嘉靖	勃嚴 鬥事	《明史》卷 209
選舉部 / 177	民角」德	许可	陶安有善政	《初史》卷 136
、選舉部 179	民之父母		土 + 弘,有善政	《明史》卷 .40
選舉部。 179	辟荒	冲电社	人 「 大 撃 打 善 政	
選舉部 179	進秋還台	建文		《明史》卷 281
· 選舉部,181	第·家	進武	胸安	
〈政事部〉185	中官毀券	萬曆	梅國祈	《明史》卷 228
政事部 .86	積弊頻革	7 MA	劉大夏除積弊	《明史》卷 182

至69 蔡懋德為萬曆四十七年追士,天啓中歷紀祭員外郎,尚書率諸可謁魏忠賢祠,懋德託疾不起。崇禎初出為工西提學副使,好以守仁技本塞房論教諸生、遷打江右參政,計擒豪益,累擢右檢都御史,巡撫山西,充賦陷平陽,自縊死,年五十九,諡忠襄、參考國三中央圖書館編《明八傳配資料索了》,台北又史哲,1978年,頁814。又本並未標出禱而時日,推其參政職應為崇禎朝。

^{32 701} 楊士奇、早孤力學、授徒自給。建又初用王叔英薦人翰林、與編纂事、尋試吏部第一。 · · · 雅善知人、好推穀集 1、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居官廉能、為天下最。 參 岩國工中央圖書館編《明入傳記資料零引》、台北 文史哲、1978 年 、頁 696。又 本未言王試年月、从其官職推爲建又朝。

政事部〉186	築牆屋外	. 億	許透擋賊	《明史》卷 289	
政事 部/186	承合草制	成化	梁儲	《明史》卷 190	
政事部) 186	平走 <u></u>		· 張家胤	《明史》卷 222	
政事部 188	.布得盃	炸武	周敦	《明史》卷160	
〈政事部〉190	斷鬼石	1.樂	石璞	《明史》卷 160	
政事部, 192	之破性獄	嘉靖	栓 九 r且	「《明史》卷 224	
政事部, 192	即斬叛仗		引興	《明史》卷 118	
政事部 195	<u></u> 埃面奏	大	虚天敘	── 《明史》卷 203	
(政事部,197	書堂自廟	, 與 曆	[── 《明史》卷 281	
政事部 / 198	坪羹	7# Li	土璡	《明史・「雄傳》	
、政事部 , 198	僅 . 竹籠	大顺	車輗	《明史》 岱 158	
、政事部, 198	符青菜	嘉站			
地理部 38	ナン選	供武平上統	設儿邊以限華夷	+	-
大文部) 27	柳圈		清明戴柳圈		
天 【部》27	觀燈陽鈔	水樂十年九宵	賜又武群臣宴		
、禮樂部 245	父				明清律例
禮樂部/245	1.4.5	_			· 明.青律例
 〈九流部 / 328	。 臨葬復生	供武	————————————————————————————————————	──《明史》 登 299	
儿流部 328	 加道眞人	建 、	· 周思得	《明人」傳》卷5	
九流部 328	瓶中輒應	供武	↑△鎌	《阜明從信錄》	1
)。流音』)328	入人イ熱	供此	周顚仙	《小史》卷 299	
〈九流部/331	- 周顯仙			── 《町史》卷 299	
、	張 ‡	供武	張 1.	《明史》卷 299	
〈九流部〉340	孰爲入慶去E	武宗	19-14	《明史》卷 184	
元衞部2 343	整練	r德	高黎	《明史》卷 189	
、ノ.流部 345	柳莊相	建《	袁 珙	《切史》 卷 144 299	
. J. 統部 349	爲 皇筮	八八八	↑~寅	《明史》卷 299	
植物部) 366	柯柏		利潛	《明史》卷 152	
	題虎顧录彪圖		謝縉	《土掌叢語》	
〈四顯部/ 388	ASST/10 推展 41×20/201回	1 .50 1.1		0 11 MA 1.17	

地理部 46	編澤園	明初至天順	立義 冢	
倫類部 126	計赚解後	- 結婚	北 錬	
〈倫類部/127	名分定矣	嘉靖	娶女	
倫類部 132	厂投小艇	矿汽	E馮	
容貌部 321	天子 E.婚	建文	海红彩 节	《明史》卷 147 《明史·解縉傳》
□用音./ 281	清秘閣	止統	倪瓚	
、「用部。 285	þ«,П.	洪武	頒行网巾令	
□用部 288	襴衫	供武	加儒者成	
〈寶玩部〉304	/《李	成化		
會玩部 304	官業	一德		
〈寶玩部〉304	計 寶	嘉靖		
寶玩部/304	敞盒	水樂至古德		
〈寶玩部〉305	宁銅	官德		
寶玩部 305	倭漆	官德		
寶玩部 305	1鐵	官德		
寶玩部〉305	昭日村	供此		
寶玩部/305	嘉興錫壺			
〈寶玩部/305	螺釦器。			
(寶玩部/305	竹器			
寶 玩部 305	夾約物件			

這些條目多言明代制度、寶玩、事件、政官、天文等,大抵仍是保有其客觀立場,但相較於書中其他條目而言,多了作者的觀感或評論,如「風霾」條將天啓年間的風霾、旱災、地震、火災等自然災害歸因於「魏閹肆毒」,由於政治失當,因而引發自然災害,致使民不聊生。中國自古即有將天文災異歸因於人事不臧的傳統,進而對現實政治有所檢討。可條又言崇積一七年人風霾,並以五行之位觀風向,言「風從乾起主暴」,清兵破城,一月丙申又遇大風霾,天地變色,山河盡晦,文字間雖似記載天文異象,而卻又是記錄政治與國家的劇變。又如「命詠新月」條,明太祖命太子、太孫詠新月,所得皆非古兆。兩詩以事後回憶方式呈現,卻暗存「以清代明」的跡象,如「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影落江

湖裡,蛟龍未敢吞。」張岱之事後記載則帶有詩讖之意味。「星飛星隕」條言任伯雨以天道推入事得「宮禁陰謀下于上之證也」與「夷狄竊發之證也」,乃指出國破君亡的原因有二:宦官擅權與異族入侵 「冰柱」條言河水僵立成冰穴,鄉民人穴避流賊亂,「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可見當時流賊傷民之甚,動輒死傷百萬。「父長號」條言何遵幼有范滂志,後諫武宗以廷杖死,可見且明代廷杖對上了官員的废壓極甚。「劾嚴嵩得慘禍」條,言當時彈劾者的各種死狀,並指出這些忠義能言之上「俱江斯人」,以正斯人之氣節爲傲。「网巾」條載明太祖見网巾裹頭有「萬髮俱齊」義,故頑行天下,無論貴賤皆令裹之,乃取其「萬法俱齊」之象徵義。「襴衫」條高皇后令太祖著傳巾襴衫,太祖頒行大下以爲眞儒者服也,意爲以儒法治大下。明初,太祖對服制要求嚴明,上下秩序嚴謹;萬曆以後,人民競奢而形成服妖的風氣,人人不顧制度僭越身份扮妝,這也意味著社會秩序懸動,人心浮盪,時有叛亂的可能。「明代如臣」條中,最可疑的是列袁崇煥爲宗禎朝之如臣,而後世對弄煥之評價則爲抗清英雄:

袁崇煥,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擢兵部主事累進按察使。 清兵攻寧遠,崇煥激士死守,卒以解圍。擢右檢都御史,巡撫遼東,魏 忠賢扼乙,乞歸。崇禎初起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劍遼,乗督 登萊天津軍務,鎮寧遠,會清師越薊州而西,崇煥多引兵入護宗師,朝 士因崇煥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三年下詔獄,磔於市,天下冤乙。 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卒以亡 或71 。

此乃認爲袁蒙天下之冤而死,而明代之所以滅亡也因袁死後邊境無大將,顯然是 將他視爲抗请英雄。又如劉耀林在此條校注之按語:

索頓朝袁崇煥,明末軍事家。索頓二年後清軍繞道自占北口入長城,進圍北京,袁崇煥星夜馳援 因崇禎中反間計,从爲袁與後金有密約、殺之。袁似不宜列此 se 72 °

在《石匱書後集》中,袁崇煥是個賣國求榮的姐城,〈袁崇煥傳〉便是記載具有計畫的取得皇帝信任,掌握軍權,進而通奸議和,出賣明朝的過程。傳中先言崇煥守海關有功,繼而驅敵保寧遠,得到熹宗皇帝的賞識,這裡所描繪旨的是一有識見、擔當、謀略的守邊將領,張岱以刻畫英雄的筆法爲袁塑形。崇禎朝,思宗

証7 此爲《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中對袁崇煥之評述,頁 426。其資料採自《明史》、從任公《飲冰室文集·袁崇煥傳》、李光壽 袁崇煥與明社,收入《大陸雜誌》七卷 - 期。

缸72 劉耀林於「明代奸臣」修按語,杭州、浙江占籍,1987年,頁145·

召宗煥問保國對策、崇煥許下「五年而東惠可平,金遼可復」的語言,並 步步 爭取群臣的支持,由呈 到閣臣、戶上吏兵四部的全力配合, 並排除小人讒潛的 可能性,讓崇煥能無後顧之憂全心抗清,甚至賜予尚方劍以示信任, 此全國上下 心將平反的重望置於守煥之上,皇上溫語告之曰:「願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海養生之困」。隔年,情勢急轉直下,袁以尚方劍斬毛文龍以爲議和的信物,以城下之盟, 了五年滅寇之局,專負了君民的信任,證據鑿鑿打向崇煥之叛國,故引起群憤。崇煥凌遲處死時,「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儈子手爭取,生噉之。儈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填刻立盡。開膛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嚙,血流齒類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此剩一首傳視九邊。」張岱實際記載明人對崇煥之恨,可見崇煥至死無法證明一己之清白,張所記雖有時代的侷限,卻是記載了時人的心態與時人所認知的歷史宣寶。張岱在《石匱書後集,袁崇煥傳》對其評判極其嚴苛且不原解的:

石匱書曰:袁崇煥輕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極躁暴。攘臂該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夢夢,墮幕士雲霧中而不知其著魅著魔也,五年戚寇,寇不能滅而自戚之矣。嗚呼!秦檜力主和魂,緩宋亡且二百鈴載,崇煥以齷齪庸才,焉可上比秦檜!亦猶之毛丈能以么魔小平,焉可上此鄂王!論者乃取以比擬,不特問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檜矣。4774。

這裡甚至認為拿秦檜與袁崇煥相比還污衊了秦檜。在明人的理解中,崇煥為賣國 賊, 言五年滅清, 卻竊與清廷議和, 賣國以求榮, 因此時人對他恨之入骨。張岱 的評論與定位在今日看來雖有錯愕之感, 卻是在歷史眞相尚未揭曉前, 時人最直 接的觀感紀錄。

第三節 《夜航船》的閱讀期待

〈夜航船序〉:「余所記載、皆眼前極膚淺之事、吾輩聊且記取、但勿使僧人 伸腳則可以矣。」序中舉出一天人與一僧人同乘夜航船事、僧人本對「文人」這 身份階級帶有崇畏之心,及至問及「澹台城明」與「堯舜」 事,文人卻強不知以 爲知,使得僧人頓時有「不過爾爾」的輕視感。因此,張島的創作動機乃是提醒 文人的身份自覺,文人之所以爲文人,必有一定的知識學養,否則無法得到社會

註731 《石匱書後集》卷十一 表崇煥列傳 ,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0年, 頁127

的認可感與尊重。序中這段話語透露口幾點關於創作與閱讀的信息,是,分值得 注意的: 是張岱在創作時已設定了讀者的族群,言「吾輩」,意指創作時即有意 識的將讀者設定爲文人,這便是德國又學理論家 Wolfgang Iser 所提出的「隱含讀 者」的觀念:

作家在寫作的過程中,腦中始終有一個「隱含讀者」,寫作的過程便是向隱含讀者敘述故事並與乙對話「隱含讀者」非指一具體、現實的讀者,而是作家在文本結構中預先設計和規定的閱讀的能動性,因此,「又本的每一個具體化都表現了對『隱含讀者』的一種有選擇的實現」 # 74 。

這樣的心理設定影響了創作時的材料擇選、敘述用語及主題方向。也就是說、作家與讀者的聯繫,不是在閱讀行爲發生的當下才產生,而是在作家進行創作,甚至醞釀靈感時便已存在,並且在整個創作過程中,讀者的閱讀期待會不斷影響著作者。因此,托爾斯泰亦曾說:「讀者的性格和對讀者的態度,就決定著藝術創作的形式和比重。讀者就是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 計 。」易言之,《夜航船》既是爲文人所作,作者所選入的材料就必定是他認爲之人應具備的知識,如對天文、地理,萬物名理的瞭解,又如晚明又人好謔,景尚幽默性格,因此書中挾帶了諧謔的成分,這是作者的,亦是讀者的時代元素。這樣一個「隱含讀者」的族群特性又關係其審美品味,如對筆墨紙硯的鑑賞,乃是針對文人的書寫工具;對書畫園林的品評,乃是表現文人的藝術修養,並可由這些品評標準中端倪出文人的審美意識。

張岱又言其所記載爲「眼前極膚淺之事」,此言關係到兩點: 是敘述內容的生活化與常識性、 是敘述語言的精簡化。由實際條目可觀察由,張岱用極簡練的語言陳述典故,其百科性質致使內容重「傳」而不重「深」,精簡的字句往往又呈現出意義跳躍的情形,帶著詩味的文字省略,讀者在簡省的文字中獲得更大的想像空間,因這些典故是文人熟知的,越是熟典,敘述越簡單。有時作者會運用固定詞語的空框結構召喚讀者的想像,例如「干將莫邪」的典故,作者在〈兵刑部〉中已有記載,言模人干將爲闔閭鑄劍,以妻莫邪之血鑄成具靈氣的一寶劍,故以夫婦之名命之一於此,「干將莫邪」已有其固定意涵,而在〈文學部〉中用此固定語詞爲了目,內容不言鑄劍而了文氣,乃取其鋒利而帶有靈氣之義。讀者對於固定詞語已有特定意義的認知,無須作者鉅細靡遺地再次描述,故而省略許多

至74 Wolfgang Iscr《審美過程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8年, 頁50。 至75 托爾斯泰《論文學》, 北京·人民文學, 1980年初版, 頁24。

累贅的文字。越是精簡的文字所留給讀者想像的空間也越入、龍協濤言:

對於接受主體來訊,任何文學又本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或自足性的存在,而是一個多層面的未完成的圖式結構,其中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空白戈未定點。……作品又本所包含的空白或未定點愈多,讀者便愈能深入、愈自由地參與再創造 as 76,

讀者的想像因其自身的性格、素養與興趣而產生不同的結果,對於接受主體來說, 支本只在於與其能力、興趣相應的程度上存在的,故不同人觀看同一文本而有深 淺不同的詮解。在愈凝練的文字中,感受力愈強,且具閱讀素養的讀者往往能構 連出文字背後巨大的意義群,尤其是對於典故的詮釋。此處張係所扮演的不僅是 作者的角色,亦是典故的冉創造者,也就是對文學典故進行閱讀的行爲後再予以 生產改造,典故經張岱寫定爲文本時,已加入其詮釋的元素,所謂:「任何一部文 學作品都是過去存在的以及現在和將來可能存在的一切讀者經驗的總和 即一。這又涉及「文化積澱」的問題,典故在時間的流轉過程中經過寫定者的個 人詮釋,其實已加入了經驗的詮解與時代的元素,其意義層由單一的對應不斷衍 異、增殖爲複雜的網絡,故處理典故文本時必須注意其與原始樣貌異動的部分。

在《夜航船》中常用以燩起讀者文學想像的筆法有 : 是蒙太奇手法。藉由意象的跳接,将看似不相上的兩件事作品疏離的聯繫,如司兩幅畫面的組接、兩個電影鏡頭的對列,留出較大的空間讓讀者自己想像,這種間接說出的方式增加了主體接受的難度 如《四靈部》「雁書、條,前年部言蘇武出使匈奴,羈留於海上牧羊,大子门上林寄雁書於武,武得以歸。敘述結束後,立即跳接言《禮記》:「鴻雁來賓。」 註 18 以「鴻雁來賓」詮釋蘇武客居海外,前後兩事僅以「惟」之意象做連結,並未解釋其何以然。又如《四靈部》「雪衣娘」條,前年部言唐明皇蓄一」鸚鵡喚雪衣娘,聰慧能言且具靈性;後中則言東都僧養鸚鵡,能誦經,死後有舍利,以兩事重列言鸚鵡之靈性,然兩事間並無直接關連。第 種筆法是象徵或隱喻,前已有言,遺民在異族統治下,往往用隱喻的書寫方式才能全身遠禍,在具有同樣遭遇或經驗的讀者,仍是能從象徵的文字中得到相當大的同情共感,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這種文學的文本特徵是留給讀者較大的想像空間,客

ai 76、能協壽《王學讀解與美的再創造》,台1、 時報,1993年初版,頁33、34

五77 龍協壽《文學廣解與美的再創造》,頁35

至 78 《十三經汪疏》 五 《禮記汪疏》卷十七〈月令 ·「馮羅來賓,爵人夫水爲蛤。」 孫希旦《集解》·「是月馮羅來賓,始至中國也〈曰 來賓。者,羅以北爲鄉,其在 中國也,若來爲賓客然。」台北 藝支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二刷,,頁 337

觀上要求讀者必須積極介人,充分發揮創造性,『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 at 79. 如〈四靈部〉「號寒蟲」條,以此鳥的特殊習性隱喻夫時的文人,在「待過 且過」的哀鳴聲中激盪出共同的時代悲感。又如以天文災異隱喻政治得失,以物 性象徵品格等。粗看之下,是客觀地敘述事件與描寫物態,唯有細讀之,才能深 人掌握作者的用心。

至於就又本的功能性而言,作者在創作時,面對著心中的「隱含讀者」已然 預設了作品的閱讀功能,冀盼讀者藉山閱讀的行為,從作品中得到預期的收穫 以下就《夜》書的實際文本分五大功能屬性:

小博 瀧

《夜航船》既爲百科性質的常識書籍,其功能訴求則不在深奧而在博洽,且 只須貝談助功能即呼。以知識面向來說,張岱尤其注重事物的源流廣變,對歷史 發展 分關切,如〈天文部〉列造曆與改曆的發展情形。〈地理部〉列歷代攝域與 行政區 〈人物部,列歷代名臣與妊佞大臣。〈考古部〉列歷代亦混淆之人事物。(選 舉部〉列考試制度與官制的沿革。〈日用部〉列飲食發展簡史。〈九流部〉列歷代 名醫圖贊等。另外,張岱艾注重器物的實用功能,晚明文人對日常生活多了細膩 的關注,感染了較多俗世與市民的氣質,此點亦可在《夜》書中觀察出,如〈物 理部〉記載物類特性與相剋之理、身體保健與自療之法、衣物收藏與洗滌之法、 飲食保存與烹調之秘訣、文房使用保存之在意事項等,都是日常生活實際面臨到 的問題,且是根據自身經驗記錄下來,可見占晚明文人之生命樣態趨向於生活化、 常民化。再如文學典故的熟知與運用是文人必具的文學修養,至一處而能詠懷古 蹟,睹一物而能連類抒情。 意象本身皆具有文化情感的積澱,事物不單純是事物 本身,而是帶有過去歷史經驗與情感的總和,如〈地理部〉中「躲婆弄」是王右 軍顧扇處;「蘭渚」是文人雅集流觴曲水處;「曹娥碑」」、顯字乃曹操與楊修鬥智 題目;「桃炉」是陶淵明的鳥托邦;「滕王閣」是王勃一舉成名處等等。這些地理 已不單純是現實的地理,文人 遊覽,立即牽引出思古幽情,載荷著情感意義的 典故本已存在於文人的知識庫中,一觸動記憶之鈕,情感便絡繹奔來。無論是物 事的發展史、器物的實際功用、還是地理的歷史典故,均列入張岱認爲文人所應 具備的基本認知中,故書中上有六七是這類廣博見聞的文人常識。

紅79 龍協壽《文學讀解與美的再創造》,頁35°

1、諧 謔

香想月夕花朝,良朋好友,茶酒相對,一味莊言,有何趣 # 801 ? 「莊言」所相對應的是「諧語」,在晚明,「群聚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 莊 是 種文人集會結社的常態。群聚的目的鮮少在於「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 82 那樣的高遠莊嚴,而往往是從語言的對話機鋒中找到文字遊戲的趣味性與豪曠胸懷的自嘲感。擺脫了高典正冊的道德束縛,在言語中透露出漫不在乎的人生態度,即使是嚴肅的事件亦從容以對,表現出豁達的態度,以掩飾心中對時代的惶惶不安感 《陶庵夢憶・曠社》:「仲叔善該醬、在京師與漏仲容、沈虎臣、韓求仲輩結噱社、唼喋數言、必絕緩噴飯 註 83 。」這裡文人集會的目的在於從語言對話中戲展出彼此的「小慧」,或令人 笑莞爾、或透顯出人生哲理,藉田群聚的行爲尋求友件排解孤獨。在趣味的話語中或帶有譏諷的辣味幽默,或帶有哲理的雋水語錄,更多的是表現出 種人生態度,這樣「以謔用事」的處世原則,解構了生命嚴肅與深層的意義面,卻是用以社餘時代環境的苦悶與無奈,如「雞肋」條:

晉劉伶嘗腳,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伶曰:「雞肋不足以安 孽拳!」其人笑而止 32 84 ^

劉伶以日嘲自謔的方式化解對方的憤怒,在這裡,認真而嚴肅的是「俗人」,而漫不經心、嬉笑怒罵的劉伶反而是張岱所推崇的「雅人」。又如《瑯嬛文集,上謔庵先生傳》中,張岱為王思任作傳,全文最持意凸顯的是其「諧謔」性格:

謔庵先生 王思任 聰明絕世,出言靈巧,與人諧謔,矢口放言,略無忌憚。…… 篇官行政,摘服發奸以及論文賦詩,無不以謔用事。昔在當涂,以一言而解兩郡之厄者,不可謂不得謔之力也 #85 。

諧謔性格必備的條件是聰明與機靈,才能臨場作出人意料的反應,且要打破拘泥、嚴肅的心態,才能隨心所欲,無所忌憚。張並舉出王思任以「謔」的態度化解了許多危機與衝突,嚴然將此種性格推至極高且極巧妙的地位,既能化解暴戾,又能達至圓融。這樣的「小慧」,有時表現的方式是不厚道的,少了儒家文上的溫柔

[「]註80 明 張岱撰、高學安、佘德余標點《快園適古》卷十四,杭州、浙江古籍,1986 年。

[、]至81 《十二經汪疏》 、《論語汪毓、魏靈公》、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二届, 頁 139。

^{3182 《}淪語・劇劇》・頁 111

狂83、《陶庵夢隐》卷六 噱社,頁58。

註 84 卷十三 容貌部· 无體 「雜肋 1, 頁 311 ·

註×5 《郯媛飞集》卷四 玉謔庵先生傳),頁 536 °

敦厚,偏離了中庸之道。如《夜航船》〈容貌部〉「塌鼻,條舉東坡以人體的容貌 缺陷,嘲戲也人:

劉貢文晚年得意疾,鬚眉墜落,鼻柔斷壞。一日,與東坡會飲,引 大風歌〉戲之,曰:「大風起兮眉飛楊,妄得猛七兮守鼻梁 22.86 ! 東坡是晚明人推崇備至的人格典型 註 87 ,其蒙曠與任眞的性格上符合晚明人忌 板實、忌 E經的隨性適意的特質。「完人」不再是這時期仿效的聖賢典範,具疵癖 的性格反而得到更多的包容與體諒,甚至認爲這樣才算是「有童心」、「有深情」、「有 眞氣」而活生生的人。《陶庵夢憶·祁上群癖》:「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 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這樣的品人標準使得張岱爲許多偏執的人格塑 形立傳,如《陶庵夢憶》中的令乳生、祁上祥、姚簡叔、燕客、范與蘭等,《瑯嬛文 集》中的秦一生、五異人等,由此可看出時代價值觀與道德標準的質變。

「諧謔」的必備條件是聰明实巧, E思任如此, 仲叔、漏仲容、沈虎臣、韓仲永、張岱亦是如此。《琯朗乞巧錄》中曾錄張岱幼時所表現出的小聰明:

季祖面麻奇醜,眼眶癰腫,痘瘢層沓,短小戟張,見者大笑。陶庵七八歲時,廷尉喜置之膝上,捋其髭。廷尉曰,「兒善屬對,爲我作豬對。」陶庵曰「大人,美自深藏,桃核縫中嵌芥子,勁髭直出,羊肚石上種菩 蒲。」廷尉大笑稱賞。

註86 卷十二 谷貌部·形體 「塌鼻」·頁314。

註 87 陳萬益 蘇東坡與晚明小品 收入《晚明小品與明季又人生舌》,台北 大安,1997年 10月二版三嗣。

[「]註 88 《阿庵夢慮》卷六 噱社, 貞 58。

ax 89、卷十二 客貌部·形體 「牙缺」, 頁 313 °

^{¥40} 卷一 天文部·日月 「論月」,頁6°

語中雖未必有深遠的哲理,卻可觀出具人的聰明靈巧。

又 類是近似格言語錄的雋永小品,如〈噱社,漏仲容語:

吾輩老年讀書作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 逼汪皆是白地。少年作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填刻 下來,刷入紙上,一刷便允。老年如惡心嘔吐,以手挖人藍穢出之,出 亦無多,總是查穢 註 91

此段話語中帶有濃重的自嘲成分,可看出對於天才早慧型文人的賞識,亦可見世 創作的艱辛不易。用謔語與自嘲的心態道出現實的無奈,此類言語在張塔的作品 中亦常出現。如張岱晚年於「快園」之生活極苦,卻常以詩自嘲:

偶呼轟子來,兒女復相遜。扛扶力不加,進咫還退寸。

老人猶喜飯, 馬敢不自奮? 余聞野老言, 先農有遺訓。

日久冀自香、為農復何恨? 註92

不治生產的張岱,此時卻得效淵明躬耕園畝,兒女亦從不曾勞動,無法分擔其生活重擔,只得認清現實日我解嘲,言「日久冀自香,為農復何根?」他的作品中亦不乏諷刺意味的幽默,如〈夜航船序〉中所虛構文人與僧人相遇船中事,是對文人階級的自大無知加以諷刺並提出檢討的。又〈陶庵夢憶序〉中舉出西陵腳夫與寒」中舉例,對己身面對亡國遽變的恍惚不真實感作出自嘲,其中帶有趣味,帶有無奈,亦帶有自我省思的意味:

昔有西陵腳夫,為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以償,無坐行想曰. 「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郷士中式,万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真,白嗑 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唯恐其非夢,又恐其是夢,其爲癡人則 一也 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囈。

西陵腳大碎甕而癡想是夢;寒土中舉又不信其為眞實,夢境與現實的錯雜止映射 出張岱憶及前半生繁華的生活,猶如 場夢境,卻也希望突如其來的國變實爲一場夢境,面對現實的厄運臨身,張岱也如同西陵腳夫般擬坐佇想了。

「諧語」的表象雖漫小經元,其下卻隱含著嚴肅而深枕的生命態度,在創作 上張倚亦認爲,莊嚴的道理須得用趣味的語言才使人易於接受,如其〈快園道古 小序〉中言:

陶石梁先生所記《喃喃錄》者,無非盛德之事與盛德之言,絕不及

SE 91 《陶庵夢隐》卷六 噱社, 頁 58。

EL 47 明 张俭著、夏咸幸遗注《邶嬛詩文集·舂米》、天津 百花文藝,1997年 ~

嬉笑怒罵,殊覺厭人。後生小子見者如端冕而聽去樂,則唯恐臥去。, … 余與石梁先生出口雖異,其存心則未始不同也。

可見得其創作心態與動機極其嚴肅,而以滑稽詼諧的文字表達,意在使讀者的接受度提高而言。

小好 奇

「夜航船」本爲夜間行船之義,乃吳越間於黃昏解纜,黎明泊棹之夜行交通 丁具。破額山人〈夜航船自序〉言:「船中拉雜不能安睡,勢必促膝互談,剌剌不体,以消長夜。其見棄於有德者、寧止道聽途說已哉!」是書談助功能已相當明確。既爲談助,便多言瑣聞趣事,以好奇駭俗爲尚:或神話荒誕之說,或稀奇罕見之物。此類雖以博識爲基礎,外多加以资飾虛構,以聳人聽聞,故爲有德者所不屑;甚或言「怪力亂神」之說,以增加言談的多變性與奇幻性。神話荒誕之說多列神話中之動植物,如〈植物部〉「懷夢草」:

鐘火山有香草、似蕭、色紅、畫鲻入地、夜半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漢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嶽之。辛懷之,即夢見夫人,因名 日懷夢草 12 93 、

身懷此草便可夢見所思之人,且能自知夢之好些,帶有神話的奇情色彩。又如〈植物部〉「爨脯」:「堯時廚中自生肉脯、薄如鑿形、搖鼓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 註 94 其產生過程、形狀、功能皆具砷奇性。 人〈植物部〉「屈帙」:「堯時有草生於庭,倭人入朝,此草則屈而指之、名曰屈軼 ఓ 95.。」 此種植物有辨好功能,實是凸顯堯時騙離小人而知人善任之德政。 人如龍鳳之類的靈獸,書中有大篇幅的介紹,如鳳即有「鳳」、「鸞」、「像鳳」、「鸞影」四條日;龍則有「龍有九子」、「攀龍髯」、「龍്於」、「痴龍」、「槐龍」、「樓龍」、「行雨不職」、「金台」、「蛟龍得雲內」、「墨龍」、「門死龍」、「視龍猶蝘蜓」、「筝弦化龍」共十四條目,多出於民間傳說與筆記小說中,從龍的種類、別名到人化爲龍、龍化爲人的故事皆錄,可見出龍在中國文土思維意識中的重要性,從中也可歸納、「龍」的符碼背後的象徵意義。其他罕見奇珍異獸,如與人年壽、功業相關的「『經雞」:「形狀、毛色俱如大雞。天晴淑景,領下吐綬,方一尺、金碧晃曜,花紋如蜀錦,中有一字,

証93,卷十六 植物部·草木 「懷夢草」,頁 362。

至94 卷十八 (植物部,草木 「霎脯」,頁360。

E 951卷十次 植物部,草木 「屈軼 1,頁 360。

乃篆文『壽』字,陰晦則不吐。一名『壽字雜』,一名『錦帶功曹』 註96。」以此禽具長壽、偉美的祝頌意味,與文人自身的生命渴求與理想相關。有隱喻不受異族統治之堅定心心的「秦吉子」:「嶺南靈鳥。一名『了哥』。形似鸛鵒、黑色,雨扇獨黃,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耳聰心慧、舌巧能言。有夷人以數萬錢買去,吉了曰:『我漢禽不入胡地!』遂驚死 計97 。」以鳥喻人,遺民的心聲藉由靈鳥長蘇無遺,不但具有趣味作,內帶有悲涼感。勸人爲善不得殺十者如「宋廚雞蛋」:「宋文帝尚食廚備御膳、烹雞子,忽聞鼎內有聲極微,乃群卵呼觀世音,淒愴之甚。監宰以閩。帝往驗之、果然,數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雞子,并除宰割 計98 。」以異象來勸苦向佛,宏揚佛法無邊。又有計自《神典經》、《搜神記》等志怪小說者如「窮奇」:「西北有獸,名曰窮奇,一名神狗。其狀如虎,有翼能飛,食人,知人言語。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逢好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饗之 1.99 。」「窮奇」一則顛倒人也對善忠的判定,忠信之人不得十果,實暗喻當世是非價值的混淆。

在〈寶玩部〉與〈荒唐部〉中亦可見入量好奇之聞見,如「青田核」盛水可化為酒,且源源不絕。「青蚨」爲狀似蟬的水蟲,以其而塗錢,用後可恢復原式,故錢用之不盡。「聚寶盆」以金銀珠寶納其中,過夜皆滿。「冰蠶絲」入水不濡,入火不燒,夏日置其於座上,滿室清凉,此類皆反映人於現實中的答望渴求。最為荒誕者要屬〈九流部〉中神道示現之說與〈荒唐部〉神鬼擾人之事。道術高強者如周顯個、張二十等可死而復生,人火不熱。又有善於使用法衛者如「畫水成路」、「噀酒救火」、「吐飯成蜂」、「剪雜成蝶」、「叱石成羊」等,多言能將物體的性質變化為他物、神鬼之說則多證明善書報應、生死輪迴之不誣,有勸人爲善之意,如「牛死報知」:「罪為皆不虚,准當勤修道德,以升璿神明爾「走100 。」「再爲顏家兒」條於死前誓言:「若有輪迴,當再為顏家兒」,後果投上。」」。。此類好奇之說,多強調其眞實性,詳細記載發生時間、地點與人物;未則再次強調其眞實不誣。然好奇之說,實則多爲虛構,但因可增加言談現場的趣味性與生動性,使聽者藉由好奇心的引導專注在故事中,營造一共通互融的談話氛圍,爲談助之最佳材料。

ヨ96 卷十七 四電部・飛禽 「吐綬雜」, 頁 3/5-

at 97, 卷十七 四靈部·飛禽 「秦吉了」, 頁 375 c

註18 卷寸七 四靈部·飛禽 「宋扇鴒蛋」, 頁 376。

雪19 卷十七 四靈部·走獸 「窮奇」·頁 382。

註100 卷十 、 荒唐邪·鬼神 「生死報知」, 頁402 °

ほ101 卷十、 荒唐部・鬼神 「再爲顯家兒」, 頁 404 ^

四、教 諭

《夜》書具教諭以能的部分主任強調儒家倫理社會的重要性,在〈倫類部〉中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舉出歷代可資伤效的對象,具人物典範的意義。歷來教忠教孝的書籍亦多言古代聖賢之事例以爲後人效法,如劉向《烈女傳》爲中國婦女人物傳記的著作,輯古代著名女性的事蹟,具有故事性,又以禮教爲標尺進行評論、褒貶,成爲後世婦女教育的教材。11.02。在《夜》書中已見列出歷代人物典範對後世人影響的成效,如「父長號」條,何遵即以范滂爲已身的模仿對象,希望母親亦能如滂母,如此忠孝始能兩全,而范滂事又見於「得與李杜齊驅」條。又如「提甕出汲」條:「桓氏字少君,鮑宣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裴送甚盛。宣不悅。少君悉屏去侍從服飾,更布素,與宣共挽鹿車歸里。拜帖、即提甕出及、修婦道。計103。」少君是「順從大性,藥部安貧的良婦典範,因此在「效少君」條中,馬融之女嫁袁隗,袁不喜其華貴,融 女對曰:「慈親愛重,不敢違命,君若慕鮑宣之高,妻亦效少君之事。」104。」 此處少君之典故已形成仿效的典範,證明這樣的事蹟典故對後人的德行規範在質際 是具影響力的、

《倫類部》中張岱強調君臣之義是互相對應的,且多錄君對臣盡心之事,臣 了若能得君王之信任與重視,也不相其爲國勞心勞力,甚至犧牲生命。父子關係 多言「夢生故事」,即賢人出世前,其父母多有夢兆,並以後來的事蹟驗證夢兆之 實驗,又強調明理的父母應是教子效忠國家,爲官不貪,不爲私利,以盡忠報國 爲大孝,如「得與李杜齊騙」、「父長號」條皆是。夫婦之義多強調婦人應有之品 格,如敬、賢、貞、烈。但亦認爲夫妻之情是重要的,如「小吏名港」載焦仲卿 與其妻情感眞篤,雙雙殉情之事。「相思樹」言韓憑妻爲康王掠奪,韓日殺,其妻 亦投臺而死,康王使其二塚相望而不得相親,旬日後,塚生連理樹,鴛鴦棲其上, 交頸悲鳴。此類凄愴故事皆強調夫妻之情乃重於一切禮儀條天的規範。明代山於 理學家強調婦女守節,故當時爲貞潔而喪生的事例相當多,《夜》書對於婦女貞節 與烈性的故事多有記載,如《詩經·柏舟》詩中共姜爲最早之烈女,張岱錄之以 爲典範,又「女宗」言鮑蘇之妻爲孝媳,事姑甚謹。「封髮」條董氏爲表其不改嫁 之心,引繩束髮,封以帛,非丈夫之手不可解。「居燕子樓」條關盼盼守寡於燕子

註102 高世瑜《中國占代婦女生活》,台北 台灣商務,1998年,頁69。

SI 103 卷五 倫類部·夫婦附妾 「提甕出及」,頁 123°

註104 卷五 倫類部·夫婦附妾 「效少君」, 頁 123 ·

樓上餘年,且爲保夫之名而不願自縊,終快快不食而死。「抱骨赴水」條趙推妥不肯降元將,抱趙之屍骨赴水而死。《夜》書中臚列此此故事,乃在凸顯婦女之聖潔,並認爲守貞殉死是十分難得且值得讚頌的行爲,故其於《石匱書,烈女列傳總論》中道上守貞之不易:

數年之前, 全見官兵 過處, 所护婦女, 繩吊索遷, 待如狗彘, 行稍 不速, 鞭撻隨之。一下船艙, 跌之极底, 其中或悶死, 餓凍死, 症死者, 不可勝計。問之其以節烈死者, 百不得一焉, 則欲如傳中所載, 宁節義 以身殉之者, 亦洵 戶其難之矣。

張岱以一遺民的身份,強調爲國盡忠,以身殉國的人物典範是可以理解的,即使 張岱本身未能以死殉國,他仍是將此些人物視爲聖賢典範,一載錄。其中對婦 女節烈的強調,當亦反映出晚明的時代價值標準。對於夫婦之道,張岱雖重視天 妻之間的真實情愛,但也不免受時代影響而強調真節之重要性。

《夜》書中關於教諭功能的部分主要可看出張岱的道德價值標準,且得知他 認爲倫理關係的對待中什麼才是最重要的,這些最重要的原型便隱藏在他所標榜 出的聖賢典型中。

五、查 考

《夜航船序》中言餘姚的後生晚輩對於古代人名、官爵、年號、地方均記誦 熟爛,原因在於科舉考試之得知道這些知識,而張岱認爲死背知識只是「兩腳書 櫥」,與目不識丁之人無異,他認爲知識有需記與不需記之分,判別的關鍵在於是 否關於文理。他說:「姓名有不關於文理、不記不妨、如八元、八愷、廚、後、顧、 及之類是也

除了人名之外, 在各部類中亦有僅列材料而不加解釋者, 此類多爲香考之用, 如〈天文部〉列「九天」、「二十八宿」、「納音五行」、「北斗七星」、「八風」等; 、地理部〉列「壓代方興」、「陶唐九月」、「虞一一州」、「歷代建都」、景致等; 〈人物部〉列「國祚」、「皇后六服」、「麒麟閣十一人」、「八傻」、「八顧」、「八及」、「八廚」等; 〈選舉部〉列「九錫」、「文勛階」、「武勛階」、品級等; 〈禮樂部〉列歷代婚禮、喪禮、祭禮之儀制規定與歷代樂名、律呂等; 〈兵刑部〉列黃帝以降之知名戰爭、兵刃的發明製作史、歷朝的刑法制度等; 〈日用部〉列宮室建造史、飲食簡史、衣冠制度等; 〈九流部〉列中國佛教傳衣、分流史等。此類爲具辭典功能的條目,可作爲專有名詞或制度簡史的檢索,不帶故事性的敘述,僅陳列材料,以應付生活中各類淺顯層面的知識需求。

第三章 《夜航船》之文本性質

欲爲《夜航船》的文本性質作一定位並不容易·因就其形式體例的特色來說, 最貼切是一「雜」字;而就實際內容的含括來說,僅能用一「博」字來形容。所 幸此種書籍业井史無前例,筆者認爲《夜航船》 書與傳統類書及宋明以來流行 的又人雜著筆記有血緣上的關係,因其體裁內容似筆記,而在編排上又似小型類 書 石以之與傳統頌書比較,其部卷的安排與關注的面回是相近的,但在表現手 法上,傳統類書多人段引錄詩、詞、賦、文之原典,排ヱ類聚,以供文人作辭章、 查典故之用,如《藝文類聚》等却是,而較相仿的 類如《事物記原》、《事文類 聚》等乃是以「事」爲主,與《述異記》、《墳康網素雜記》等又入筆記無異。《夜 航船》的編排體例是採用類書的分類云・而其條目記敘則以事物爲主・乃同於文 人雜者筆記與以事爲主的類書,而這兩類在寫作特性上又難以截然劃分。既然《夜》 書是 一本ス人冩給文人看的小百科・在傳統的歸類 Γ ・筆者在此將之歸爲貝有類 書編排特色的文人雜著筆記,近於今日所謂的百科至書,因書中各條目內容較早 期雜著筆記簡要,目的乃是爲了方便讀者做百科式的閱讀與查索。「雜著筆記」既 屬又人讀書筆記之流,往往因作者個人獨特的風格而有不同的表現力式,因此, 欲爲這類作品、 文類定義往往有削是適履之嫌,難以含括所有著作。歷來圖書 日錄及史書藝文志並無「雜著筆記」之目,劉兆祐先生曾謂「雜著筆記」內容多 焉:「考證舊文,記錄掌故及見聞為主,所涉及者,天文、地理、人事、草木、鳥 獸等,均無不涵蓋 計工。」這樣的定義,實涵攝了「雜著筆記」博、維的特點, 但「雜著筆記」的編排體例雖雜,是否仍有一規則可循?又「考舊又」、「記念故」、

註 1 劉扎祐 雜著筆記之又獻資料及其連用,收入《應用語文學報》,第二號,2000年 6月,頁9。

「錄見聞」的比重或因不同書籍而或輕或重?自宋到明清的文人雜著筆記是否又有形式上與內容上的變異?事實上,這些問題都不是單一文本可以解決的,必須藉由作品群的研究才能觀出端倪。若要爲一作品凸顯其特殊性,作一文類的定義或研究,當常參酌其他相關作品,職是,筆者挑選宋代文人洪邁的《容齋隨筆》與沈括的《麥溪筆談》,明代文人楊愼的《升庵外集》與來斯行的《槎菴小乘》,以及明末民間日用類書《一台萬用上宗》與《五車拔錦》作一作品群的比較。主要就其類目的安排與相同主題的不可表達方式作比較,企圖尋繹出:1、雜著筆記的類型有哪些?又如何爲《夜航船》歸類?2、文人雜著筆記普遍性的文類特質爲何?《夜航船》在文人雜著筆記中的特殊性又爲何?《夜航船》雜採文人雜著筆記與民間日用類書的文類屬性,具有怎樣的形式轉變意義?其文類價值與缺失爲何?

第一節 「雜著筆記」的類型與定義

「雜著筆記」的類型有哪些?根據《四庫至書總日題要》〈雜家類小敘〉 註2 可分爲六類:

雅之義廣,與所不包,旺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於例 爲善,今從其說。以上說者謂之 雜學!,辨證者謂之 雜考 | :議論而 兼敘連者謂之 『雜說 | · 旁究物理,艫陳纖瑣者謂之 "雜品 | : 類輯舊文, 全兼眾軌者,謂之 "雜纂] : 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老,謂之 『雜編] ,凡 六類。

《四庫全書》乃採用黃虞稷《千項堂書目》的歸類法,將寥寥不能成類者,併入雜家,並將之歸於六類,此略將六類定義與類目所屬書籍整理如下:

雜學:名家、墨家、縱橫家等所傳》寥無幾,不足自名 家者。如《鬻子》、《 《尹文子》、《公孫龍子》等。

雜考:大抵考證四部圖書之內容,出自議官。如《白虎通義》、《困學紀聞》、《容齋隨筆》、《野客叢書》、《資暇集》等。

雜說:「或抒己意,或訂俗僞,或述近聞,或綜古義,後人沿波,筆記作号。 大抵隨意錄載,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後,興之所至,即可成編。」 a.

日 2. 清 水塚、紀昀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予部,雜家類》 三 哲家類小敘,台北 台灣商務,1983年10月,頁538。

証 3.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予部·雜家類》「雜配之屬」 未之按語。

3 如《論衡》、《風俗通義》、《夢溪筆談》:

雜品: 著錄占器、書畫、奇玩等,雜陳眾品。如《雲煙過眼錄》、《青秘藏》等。

雜篡:摭採坛說以成編。如《意林》、《組珠集》、《類說》、《說郛》。

雜編: 個人叢書。如《少室山房筆叢》。

如以此種歸類法,《斤庵外集》與《樣菴小乘》內容多以考證舊文爲主,屬於 雜考之屬。《夢溪筆談》多記當代掌故及目見耳聞之事,屬雜說類。而事實上,有 些作品往往兼具好幾類的性質,如《容齋隨筆》雖屬雜考類,多考辨經史子集四 部之事,但亦有記親身見聞及當代掌故者,所以這樣的分類只是依其比重多寡而 言,並非絕對。至於《夜航船》,則兼有「雜考」、「雜說」、「雜品」「類特質」、「雜 說」是《夜》書的主要類型,因大部分條目在於記載歷史或文學典故。「雜考」則 如卷四〈考古部〉,主在考訂舊文或俗說。茲舉實際條目如「禹陵」:

大禹東巡,崩於會稽。現存陵寢,豈有差訛?且史載啓封其少子無餘於會稽,號曰「於越」,以奉禹祀,則又確確可據。今楊升庵爭禹穴在四川,則荒誕極矣。升庵言石泉縣之石紐村,石穴深杳,人跡不到的石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取以爲證、蓋大禹生於四川,所言禹穴者,生禹之穴,非葬禹之穴也。此言可辨千古之疑[[#4]。

升庵在其筆記中言禹穴在四川,因在石紐村見石碑上刻字,刻字石洞爲隱密難尋處,當非人爲造假,且字跡爲李白所有,故證明禹穴石四川。張岱則以兩條歷史證據證明禹穴在會稽,用以駁斥升庵之說: 爲人禹死於會稽,不可能移棺至四川, 爲大禹之子被封於會稽,在會稽祭祀先人是合理的。此條爲《夜航船》書中較具體呈現考辨過程的,張岱本爲著史之人,對歷史的掌握較詳,故多能舉出歷史事實爲證,以說服人心。考言舊文方面,如〈考古部〉「甘羅十二爲丞相」:

古今大淚。《史記》云:「甘羅事呂不韋,秦欲使張唐使燕,唐不育行。羅説而行之,乃使羅於趙。趙王郊迎,割五城以事秦。羅還報秦, 封爲上卿。」不曾爲丞相,相秦者是甘羅之祖甘茂。封羅後,遂以茂之 田宅賜之、註5,。

此條張岱再度舉出歷史證據・引用《戰國策・秦策》與《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言甘羅因說趙有功・故封爲上卿・而非丞相・時人以甘羅承祖父甘茂之田宅而誤 以其任丞相職。論述仍以史實證之・但因張岱在論證時往往不言吕處・或如同此

[、]ほ 41 卷四、考古部・辨疑 「禹陵」, 頁 98。

註 5 卷四 , 考古部 , 辨疑 「甘羅十二爲丞相 , 頁 98 。

條言昌處但不註言實際篇目,使讀者難以查考。另外考證俗說者,如〈考古部〉「蒙正住破實」:

呂蒙正父龜圖與母不合,並蒙正逐之。貧甚, 枝跡龍門寺僧, 鑿山 岩爲龕以居。今傳奇謂问妻住破窯,殊爲門笑 as 6

此條正傳奇之誤,傳奇本爲虛構歷史之作品,張昏仍以史家精神苛責之,因張岱 認爲好的戲劇作品是必須反映時代精神,最好是能根據史實而作,使觀眾產生同 情共感,如其所作〈冰山記〉乃是根據魏忠賢事作,與事實幾乎全同,惟增加戲 劇張力而己。傳奇以爲「呂蒙正與妻同在破窯」,張岱則正其爲「與母鑿日岩爲龕 以居」,以符合歷史眞實。至於考訂歷史事件方面,如〈考古部〉「五人夫松」云:

秦始皇登泰山、山市暴至、避於松樹之下、封其樹爲「五大夫」。

五大夫,秦官第九爵。今人有誤爲五株松者,誤 至7。

秦始皇泰山封樹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與應劭《漢官儀》,時人以爲五大夫之 九爲實數,指五棵樹,實際上是秦代官爵制度的第九爵,張岱因知其事典並知其 制度,故能證其非

(考古部)中有言「同時可姓名者」、「異世同名者」、「異代而相類者」、「父子同名者」、「數世同之字者」、「古今事絕相類者」、以避免混同之謬。此類均是張協發揮考辨精神之處,其考辨的範圍十分廣,較少考證經史子集四部之說,而多對神話、民間傳說、文學典故有所考證,但論辯過程往往過於簡略,有的甚至直接斷言結論,而不知其論據爲何?這樣的情形乃因《夜航船》的創作目的在談助,且〈夜航船序〉中言其內容乃爲夜間行船時消磨時間閒聊之用,故好奇與博識的成分較重,若過於嚴肅則失之趣味。具雜品的性質則分佈在〈日用部〉、〈寶玩部〉、、文學部〉等卷,舉例如下:

唐徐浩書 張九齡告身〉,多渴筆,爲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世 狀其法如怒猊決石,曷驥奔泉 至18。

沈存中雲南中士,時有北苑董原善畫, 九工秋嵐近景, 爲寫江南山水, 可爲奇峭。其後建康僧巨然, 祖述綿法, 皆臻妙理 註 9 。

舒城李公麟號龍眠,工白描,人物遠師陸、吳,牛馬斟酌韓、戴, 山水出入王、李。作畫多不設色,純用澄心堂紙爲之。惟臨摹古畫,用

至 6 卷四 考古部·辉疑 「蒙正住破窯」·頁 98

SE 7, 卷四 考吉部·辨疑 「五大夫松」· 頁 99

註 8 恭八 又學部·書畫 「怒驥曷稅」, 頁 228。

[、]註 9 巻ハ 又學部·書畫 「董北苑」,頁 231。

绢素 · 著色筆法 · 如行雲 布水 · 雷爲宋畫中第一 · 10 ·

古延勵,水樂年間所造,重枝疊葉,堅若珊瑚,稍帶沈色。新廠宣 德年間所造,雕鏤極細,色若朱砂,鮮豔無比,有蒸餅式、甘蔗節兩種, 愈小愈妙,享價極重 註11 。

嵌镶螺鈿梳匣、印箱,以周柱為上,花色嬌豔,與時花無異。其螺鈿杯箸等皿,無不巧妙 註12 。

一則言書畫的藝術表現,後兩則爲玩物之品計標準,與「雜品」類書籍的內容相似,但這類條目在《夜》書中僅佔一小部份,主要仍是以「雜說」性質爲主。但以涵蓋面來說,《夜》書可謂包含了「雜考」、「雜說」、「雜品」等體例類型,且其內容無所不包,舉凡天文、地理、人事、器物、經史子集等皆含括;其形式則是隨筆記載,體例並不嚴謹,如同劉兆祐先生所言:

所謂「雜箸筆記」類之著作,係指一書之內容,所載不止一事、一物、一人或一書之考證,其體制,則大抵依所見所聞,隨意錄載,未必從事嚴謹之分類掛此者。此類圖書,核之歷來史志及日錄,多隸屬於子部「雜家」類 # 13 。

職是,《夜航船》就形式或內容而言都可歸於雜著筆記。然而,右再進一步地問, 「文人雜著筆記」之文類普遍性規範爲何?又《夜航船》 書的特殊性爲何?此 點將於卜 節中繼續討論

第二節 「雜著筆記」的形式與意蘊

如上節所言,文類的研究必須藉由作品群的觀察才能歸納上文類的普遍特質,因此本節欲擇取相關作品與《夜航船》作一比較《夜航船》是兼有雜考、雜說、雜品特質,其中雜品的成分較少。典型的雜品著作如《清閒供》、《遵生八禮》等,是專爲品論生活物用的書籍,因屬性相差較遠,在此並不擇選。以下選擇宋代《夢溪筆談》,明代《升庵外集》與《榜菴小乘》作類目上的比較,並由類目的安排略見作者的用意。

Ⅱ10 卷入 文學部·書畫「李龍服」·頁231

註11,卷十二 寶玩部·玩器 「磁盒」,頁304。

註12,卷寸二 實玩部·玩器 「螺鈿器皿」、頁305。

[「]註13 劉兆祐 雜著筆記之又獻資料及其運用 收入《應用語又學報》,第二號,2000年 6月,頁1°

《夜航船》	(宋,沈括《夢溪筆談》 計 14	明)楊慎 計 .5 《升菴外集》	(明)來斯行 註 16 《槎菴小乘》
卷1天人			卷1~3天文
2 地理			4-5 地理
3 人物	卷.故事	巻 10~14 八物	
4 考 古	2 辨證 14 謬誤	-	10~15 考訂
5 倫類			
6 選舉	5人事	57~59 人事	
	6 宜政	10~14 人物	
7政事	7 權智		6~9國計
8 文學 計 17	8藝人	24~37 終說	16~2. 經史
	9 書畫	38-45 丈成	27 許畫
	15 機蔣	46~48 子說	29 藝術
		49~51 雜說	
		52~53 文藝	
		54~56,60~61 文事	
		62 墳語	
		63 俗山	
		64 古文韻語	
		65 点	
		66 騒眩	
		67~78 計品	
		79 古今風煞	
		80 古今診	
		81~86 詞品	Q.
		87~93 字說	
		94 基品	

at 14 宋 沈括《夢奏筆談》,共二十八卷,分十七類,記當代章故及目見耳聞之事, 屬於雜說。

註 5 明 楊慎 正德 、年進士 乙著作眾多,多為短記,易於散佚,萬曆年間,低茲 廣爲搜羅,依性質分爲《正集》、《雜集》、《外集》二類刊行,其中《外集》收書三 十八種,皆爲考證藏論之作。共一百卷,屬於雜考釋。

¹¹⁶ 明 來斯行, 萬曆「未二十五年進七,。《桂菴小乘》為其平日讀書公得, 共四十一卷, 分二十二難, 旨在考證典籍中不為人所重之隱微, 其 自序 云 「桂菴者, 地也, 小者避大也。乘者志載也。」屬雜考類。

^{〒17,}此處乃以《夜航船》卷入《文學部》所含括的範圍為 E · 故其他三書關於經、史、 子、集、書、畫、騷賦等,皆歸於此類作平行比較。

9 禮樂	3 樂律		23 祭葬 26 音樂
10 兵刑		10~14 人物	22 八刑
11 6州		8~9 呂室	24 元 % 31 飲食
.2 寶坑			28 閩亞
	21	10~14 / 物	
14 九流	4 象數 10 ☆藝 17 藥議	10~14 人物	25 姓夕 30 驗力 33~34 11 釋
15 外國			41 央队
- 16 植物		98~ 00 桁物	40 草木
17 四霰		95 - 97 動物	37~38 烏獸 39 蟲魚
18 荒唐	 12 神奇 3 英 尹		35~36 祥異
19 物理	1. 器用	15~22 器用	32 格物
	T		

表格左欄爲《夜航船》之分類,可明顯看出張岱的編排架構兼及「天 地人」之向度,再推至社會人倫與萬物名理,其中傳統儒家所講求的倫類、政事、禮樂、選舉、兵刑等占相當人的心重。物用方面,晚明文人所關注纖細的名物世界,亦可由日用、寶玩、植物、四靈等部顯現,而九流、荒唐部則是好奇的成分較重,頗助談話之興。物理及力術則較近於民間日用類書的內容:物理部上言生活日用的方法,如:「磁石引針」 計18 、「身上生肉丁,麻花擦之。」 記。、「夏月衣霉,以冬瓜汁浸洗,其跡自去。」 計20 、「炙肉,以芝麻花爲末,置肉二,则油不流、」 計21 、「研器出床,用耳膜頭垢則散。」 計22 、「收芥菜子,

at 18 卷十九 物理部·物類相感,頁415

註19 卷十九 物理部·身體 ·頁418

註20 卷十九 物理部·衣服 · 頁419 °

[「]at 21 卷十九 物理部·飲食,負420。

^{■ 22} 卷十九 物理部·艾房、負 422。

宜隔年者則執 」 at 23 等。方術部則如:治腳麻法 註 241、婦人懷娠欲成男者 。註 25 等,此等將於下又與民間日用類書相近條目一併比較。

再以實際條目內容分析,筆者選擇宋·洪邁的《容齋隨筆》作比較,因其書可謂「雜著筆記」類的代表作品。《容齋隨筆》除分五卷(五筆)之外,幾乎是無分類體例可言,可謂名符其實的「隨筆」,具有「隨意載錄」的性質,其體例雖無嚴謹規則,內容的考辨思維卻又十分不苟,相較於《夜航船》相可主題的條目而言是十分科學的,以下將兩書可題材之條目列出,並作比較與分析:

	《容標	育随 筆》		《夜航机	船 》
、筆〉	寧馨阿堵	頁 35	寶玩部,	阿堵物	頁 302
	蟲鳥之智	負 129	〈四靈部〉	禽智	頁 379
〈二筆〉	諡法	貝 23	〈禮樂部/	諡	貝 249
	古人占夢	 149	分見多條		
、三筆〉	上元張燈	頁 7	天文部)	元 夕放燈	只 24
	介推	₹ 14	〈天文部〉	寒食	tt 27
	河仁娶婦	頁 88	〈政事部〉	河伯娶婦	頁 190
〈四筆/	八佰	<u> </u>	大文部/	コ・八宿	頁 1
	 水旱祈禱	頁 28	分見多條		
	上初文章	된 45	〈地理部〉	滕上開	兵 51
			、日用部〉	滕王閣	
			(文學部)	風送滕王	幇 貝 222

註 23 卷 广九 (物理部·菜蔬 ·頁 425 ·

註24 巷二十 方術部・符咒・頁429。

at 25 卷二十 方術部·万法 · 頁 431 °

黃庭換鵝	頁 48	() () () ()	換鵝書	拉 230
莆田荔枝	ሷ 75	〈植物部〉	荔枝	Á 365
		〈植物部〉	嗜鮮荔枝	
露布	頁 91	、兵兀部)	露布	貞 267
五行納音	貞 96	天文部 >	納音互信	貝 1
〈五筆〉 大慶諸節	并 1	(人文部)	大慶節	貝 24
狐假虎威	頁 2	(四鰻部)	狐假虎威	員 386
1.1 尤風	真 21	(人文部)	石九風	貞 11
門生門下	見門 _ 貞 63	〈選舉部〉	門上門下先	山 牛 頁 153

分析條目如下:

- 一、寧馨阿堵:洪邁言晉宋人因王衍曾言錢爲「阿堵物」,14兒爲「寧馨兒」,後人沿用,而不知寧馨、阿堵原意,故舉證歷歷,援引宋廢帝母后語、顧長康語、劉貞長语、王導語,指出阿堵意爲「此處」,寧馨意爲「若何」,而張岱所述即誤用王衍之說。
- 二、**蟲鳥之智**:洪邁寶 古蟲鳥之性,就其性而設計捕之,又批評人之不仁, 末了評語曰:「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上觀意味重;張岱則言 禽鳥之智慧,以其能避險惡而讚頌之,自場較客觀。
- 三、諡法:洪邁言諡法的象徵意義,並言諡法始於周公,其後演變爲字數漸多,至宋神宗時已有二十字;張岱东言諡法始於周公,並言及各階級身份諡法之始創者,較重視探源溯本。

四、古人占夢: 洪邁言夢兆之重要性自古有之, 與田史傳上聖賢之夢兆, 並 慨歎古夢之法今己不傳。張岱亚無特殊條例言夢兆,但在〈天文部〉及〈文學部〉 中多舉實例言夢, 九其是夢生聖賢之例,並強調其靈驗性。

五、上元張燈:洪邁言張燈之田來,並言當朝法令制度之改變,著重宋代制度;張岱言上元、中元、下元張燈之民俗,並言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罷中元、下元張燈,說法同洪邁。

六、介推寒食: 洪邁先言《左傳》中介之推事本末, 市續言《史記》、《新序》 等踵事增華, 己非原貌, 先考正史實後, 再言民俗, 推測寒食本爲多月中, 非今節令 一月間, 舉證詳實; 張岱則直言冬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 寒食乃源於晉文公禁火以紀念介之推, 不詳說事件始末, 而類似民間曆書。

七、河伯娶婦:洪邁先言《史記》中河伯娶婦事始末,再考證此說未必眞有

其事,但秦魏時即有此風俗:張岱則以筆記小說形式言西門豹燭奸始末,對話生動,主在凸顯人物性格。

八、二十八宿:洪邁王在考「宿」之音義;張岱則實言二;八宿爲何。

九、水旱祈禱:洪邁言水旱祈禱未必可行,因造物者若有求必應,必無法定 奪晴內。此則先言民間祈晴禱兩之俗,冉言自身經驗,以《笑林》中故事譏刺不知變通的愚禱之人;張岱則並不特別言禱兩之俗,但於《天文部》中多言水旱之 災與政治相關,將氣候與人事作直接的對應。

十、王勃文章:洪邁言初唐四傑之文體,及王勃因〈滕王閣序〉而列於三公之事;張代書中則 言滕王閣事,因部類不同,著眼點亦不同:〈地理部〉重古蹟, 〈日用部〉言宮室、〈文學部〉始重王勃之文才,由此可見《夜航船》之編排體例。

十一、黃庭換鵝: 工義之換鵝事,李白有詩云:「山陰道土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前賢引《晉書》作《道德經》以譏李曰詩之非,洪邁則引述《法書要錄》、《法書記》、《古蹟記》等書,考證三逸少換鵝書應爲《黃庭經》、故李白之說應爲事實,以《晉史》之說爲非;張岱則言逸少所換爲《道德經》,用的乃是《晉書》的說法。

十二、莆田荔枝:洪邁以言土產的方式介紹莆田荔枝,且強調其不可以人力 移植,並用事實證明;張岱於司部中言荔枝者有兩則,「荔枝」則,以蔡君謨之 語言閩中荔枝,並詳細介紹其色香味。「嗜鮮荔枝」一則言楊貴妃事。前者爲物產 的介紹,以物爲主,後者言歷史典故,以入爲主。

十三、**露**布:洪邁言露布之義,但不知其源頭,僅舉兩則兵捷曳露布事;張 告言露布始於後魏,征伐戰勝書於帛上以揚戰功。

十四、五行納音:洪邁解釋六十甲子納音之說,且以五音配甲子得之;張岱 則以曰訣方式列目

十五、天慶諸節: 洪邁言大中祥符之世, 諛佞之臣阿正之舉, 諸多人事浪費, 借無人諫言; 張岱則僅言「未真宗以正月」曰爲天慶節。」

十六、**狐假虎威**:洪邁以稚子求問諺語之義而爲其解答始,摘錄《戰國策》 原文,以明俗諺之義;張岱亦言《戰國策》事,但已經改寫非原典之文。

十七、石**尤**風:唐詩及南朝篇章多用石尤風與故,而洪邁不知其意,臆其爲 打頭逆風也,故錄諸人之詩以證;張岱則言石尤風傳說。

十八、門生門下見門生:洪邁言唐人官場文化,舉子尊尚主司,以後唐裴尚書事為美談;張岱亦言裴尚書事,因事典中以「門生門下見門牛」為關鍵計句,故兩人司取為條目。

整體來說,《容齋隨筆》考證精細,且考證步驟 列明,《夜航船》多言し 處與結果,除〈考占部〉外,少有列出考據過程。張岱有時沿用俗說,而不似洪 邁蕙羅典籍・力正俗説之非・若有不知則闕疑。洪邁常在論證或敘述中加入主觀 評斷,甚至加入寫作時情境,以第一人稱敘事者現身;張岱則多以敘事爲主,並 不評論,且以第一人稱敘事,多客觀描述。兩人均相信夢兆之說,但洪萬不信濤 羽祈晴之云,相較起來,張岱書中較多迷信成分。洪邁較重視當代制度,張岱則 多言歷朝典故,少言富代史實。對於歷史文獻的態度,共邁對史書記載存疑,常 以史書之語再加以考證,張岱則十分信賴史書,每以史書之語爲證據。就編排體 例而言,《容》書幾乎無體例可言,是名符其實的「隨筆」,所考範圍遍及經史子 集四部,而張岱較重編排, 基常見於不同部類,而所敘內容可互相補足。宋人 重疑占,清人重考據,顧炎式的《日知錄》即與《容》書 + 分相近,表現方式爲 讀書箚記,隨讀隨想隨考隨記,層層論證,言之有據,不似《夜航船》多八是言 結果,不言原因及考辨過程,比較類似白科性質的常識書籍 宋人與清人較重科 學精神,奇情典故少,而《夜航船》主爲文人集會時閒談之用,好奇與博識的成 分較重 由宋代筆記《容齊隨筆》到明代《夜航船》、《升庵外集》、《槎菴小乘》 等,可見出雜著筆記至明代已轉向生活化,便於日用查考,且分門別類,漸偏向 民間日用類書・但從類目與記述方式來看・主要讀者群還是文人・可以說是兼具 「 攵入日用頌書」、「 文人常識 手ഥ 」之性質。

宋代「文人雜著筆記」重考辨、抒發讀書心得,且隨意摘錄的特質到了《夜》書已逐漸變異,張當撰寫此書時有意識地考慮其編排結構,少言個人主觀意見,讓典故自身作出完整的意義呈現,且考辨的過程亦入量減少,偏句易懂、易讀、易談的常識。何以張岱編寫文人雜著筆記,卻不完全依循傳統典型?可能原因 則乃因:張岱喜歡嘗試各種體裁的寫作,卻又喜歡破格;再具,四民便用的民間日用類書亦大概產生於明萬曆朝,由於晚明文人已日漸市民化、世俗化,故張岱編寫時,不免取法於民間日用類書。由《夜航船》的整體架構與呈現方式看來,依為兼具「文人常識手冊」、「文人日用類書」之性質,若就吳蕙芳的說法,這樣文人性質的日用類書產生於民間日用類書之前,到了張岱寫成此作時,民間日用類書早已發展到一定階段,或反過來互爲影響亦有可能。《夜航船》除條目敘述不似文人筆記般嚴謹外,其重編排體例的態度亦不似早期文人筆記的「隨筆」似記錄,在部類選擇方面,有一部份又偏向民間日用類書,但文人類書與民間日用類書的讀者群是不同的,也因此其同一主題的呈現方式會因讀者需求而有所不同,尤其民間日用類書是商業性的書籍,必須考慮賣點,因此受讀者的影響十分大,此處選擇《一台萬用上宗》、《五

車拔錦》與《夜航船》作編排體例、表現手法的比較。

《夜航船》共二十卷	《三台萬用正宗》共四十三卷	《五車拔錦》共二十三卷
1人文	1天文門 3 時令門	1人文門
2 地理	2 地與四	2.地輿門
3 人物	4人紅門	3 人紀門
4 考占		
5.倫類	6.師儒門 18. 子弟門	
6 選舉	7 官品門	5 官職門
7 政事		_
8 文學	11.書法門 12.畫譜門 15.文翰門	1 文翰門 8 啓箚門 13 書 去門 14 畫譜門 23 詩對門 24 體式門
9 禮樂	8.律例門 9 A 樂門 16 四禮門	5.律例門 9.婚娶門 10 喪祭門
10.兵刑	14 武備門 17.段用門	26 武備門
11 日用	10 五譜門 13 蹴踘門 19 伯觴門 20 専戲門 21 商旅門 22 算法門	11 琴學門 12.棋譜門 15 八譜門 25 算法門 29 伯觴門 30.風月門
 12		22 (11)
13 容貌		
14 九流	23 修眞門 24 金元門 25 養仁門 26 醫學門 27 護幼門 28.胎產門 29 星命門 30.相法門 31 卜筮門 32 數課門 33 夢珍門 34 營 七門 35.地理門 36 剋擇門 39.僧道門 40 玄教門	16 營宅門 17 剋擇門 18 醫學 1 19 保裝門 20 下筮門 21 星命門 22.相法門 27 養生門 31 玄教門 33 修眞門
15 外國	5 諸夷門	4 諸
	38 農桑門	28 農桑門
17 四靈	37.牧養門	
18.荒唐	42 関中記 43. 笑辭門	
19 物理		
20.方術	41.法病門	32 法病門

吳蕙芳言:「供四民所用的民間日用類書應是產生於萬曆年間,如《五車拔錦》、《博覽不求人》、《三台萬用正宗》、《文林聚寶萬卷星羅》、《萬象全編不求人》等 是 26 。」民間日用類書產生於萬曆年間,且越到後來形式與內容越趨向規格化,以便利民眾使用。民間日用類書既是店家寶典,必兼重:1.自科性 2.實用性 3 簡易性 4.經濟性。

百科性乃就民間日用類書之類目與內容的廣度來說,幾乎是面面俱到:針對 上農工商日常所遇的種種問題提供解答:而文人口科《夜航船》的範圍較狹,多 不及農工商之事。

在實用性及簡易性方面,又入百科《夜航船》多寫歷史掌故,具高度認知性, 如寫兵刑,多呈現古代戰爭所發生的事,而民間日用類書的武備門則直接教授防 身術,且用圖畫的方式拆解動作。又如文人 5科《夜航船》植物部是特殊植物或 物性的介紹,而民間日用類書農桑門直接言農稼之事。又人百科《夜航船》四靈 部言罕見或神話中的飛禽走獸,而民間日用類書之牧養門則實際教授畜養之法。 民間日用類書所載定是切實可用的方法,且表達方式簡單易懂,如天文門,不但 有文字的解釋、還舉出歷代史實以印證其說,最不同於文人百科的是附上圖示, **使知識水平較低的民眾能 目了然,又如地與門,記載各地當朝的地輿總圖、行** 政區統轄範圍、戶口、甚至上產、民俗風情及名山大澤、還有全國交通網的刊載, 以便人民經商、應考、住宦、1.旅可掌握路况,其實用性質與又人百科的認知性 質是十分不同的,又如禮樂部,文人百科所載爲古代禮樂制度,民間百科乃直接 列出婚喪禮所用帖制格式,以便民眾直接套用。在相法方面,文人百科《夜航船》 舉己古代聖賢奇人所具有的身形面相,再對照其後事蹟,以驗證相法不誣;民間 日用類書則是繪出眉、目、耳、鼻、口器官的各種型態,並對應各種面相所具命 運,以讓民眾按圖索驥 就方術類而言,文人百科《夜航船》中多有治病法的咒 語,民間日用類書則直接書出符咒及附上咒語。

經濟性方面,民間日用類書的編輯方式為上下雙層排戶,而非以往傳統類書和 日用類書的單層排版,此編排一方面可節省空間,縮小篇幅,方便攜帶使用,司時, 可可降低成本,减輕人們的經濟負擔。排印多採俗體字,並增加圖示,顯現其通俗 性,且書籍品質粗精不一,適於不同生活背景的四点人眾各自選用。而對於《夜》 書的排版,筆者雖無去親見到《夜航船》的原始版本,但就劉耀林所言,寧波天

³a 26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國江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 7月初版,頁624

閣原稿本爲:「有格、白口、無魚尾、四周單邊、版框關十二釐米、長十八點一釐米、用楷書精抄、每頁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計五百四十二頁、約二十五六萬字 註 27 。」此與民間日用類書的編印法是 分不同的。筆者認爲民間日用類書的特質有五:1、查券較便、質用性高、2、分類清楚、有例可循。3、圖示說明、簡單易懂。4、歌訣形式、琅琅上口、5、實際方法、切實可用;而《夜航船》終歸來說還是文人寫給文人看的類書、改共編排內容與功能指向還是趨向文人化的。不過、藉由《夜航船》雜揉民間日用類書與文人知識自科之性質、當可觀察 | 晚明文人世俗化的趨向。也或許是張岱見民間日用類書的方便可用,認爲文人也應有如此的常識手冊,以免落於孤陋寡聞、爲村夫俗子取笑、如司〈夜航船序〉中所舉僧人與七子司乘一船例、七子因不明「澹台滅明」與「堯舜」爲何人而受僧人輕視,故張作言:「余所記載、皆眼前極膚淺之事,吾輩聊且記取,但勿使僧人伸腳可已矣。」28 。」此處的「吾輩」即指文人階級,而所記內容便是文人常識了。

本節比較《夜航船》與「文人雜著筆記」、「民間日用類書」兩作品群的形式 與內涵,觀察其普遍性的特質與產異,以凸顯压《夜》書的特殊性,其特殊性整 理如下:

- 1、篇幅較 般文人雜著筆記小,論辨過程較簡,通常直,結果,符合其所言 「眼前極膚淺之事」,目的在使文人具備文人應有的基本常識
- 2、少言自身經驗,不似讀書筆記,多以第二人稱陳述,較近百科性質的類書。
- 3、在體例上較完備、顧及天文、地理、人文及萬物名理。
- 4、特重儒家社會制度。
- 5、對生活藝術上分講究。
- 6、對日用生活上分關注。
- 7、好奇成分重,以助言談之興。

山張作的諸多著作看來,張岱意圖嘗試各種體裁的寫作,卻又意圖打破文體 天類的規範,這與晚明性靈文學「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計 29 」的精神有本質上 的關連。如他另檄义,卻欲突破檄文的侷限,張岱所寫內篇檄文:〈徵修明史檄/、

註27 張岱著、劉耀林點發《夜航船》之 盯言 ·杭州 斯工古籍,1985年彻版。

^{1 28} 夜航船序

廷29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在論及公安派小品又時言「"性靈說」是他們的理論基礎,他們推案"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的創作傾向。··· 一切又學上的拘縛和戒律都為他們所不願,公安派的理論和創作在當時形成一種橫 禄文壇的文學劇流。」 江蘇 古籍,1999年一版二刷,,頁108~109~

〈查丑蘭亭修禊檄〉、〈鬥雞檄〉、〈討蠹魚檄〉,前兩篇尚中規中矩的遵照文體特質與規範;後兩篇則是遊戲文章,以鬥雞與蠹魚爲討伐的敵方,諧謔性質相當重。 又如贊頌之文通常在頌揚有大功德之人,而張信則爲水滸好漢寫〈水滸牌四十八 人贊〉,爲特殊疵煙的人物立〈五異人傳〉等,此皆可見出他的創新與逸出體裁的 舉動 4.30 。張岱之所以被宗爲小品文學的「聖手」,不但因爲他能集公安、竟陵 之特色,也是因爲他能將小品文的精神運用到各種文學體類,突破各種體裁原有 的形式規範,如陳萬益先生所言:

樣俗的小品又是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的產物。從季贊、徐渭、屬顯祖、公安派的袁宏道兄弟到竟裝派的鐘惺、譚元春等人,他們展開了一條新的文學創作途徑,思想較爲解放,題材較爲擴大,語言則受通俗文學的影響,雅倫兼融,活潑自由:形式上則不拘格套,長經皆宜,態度上則莊諧並容,諧謔聞出。張岱即在繁盛的小品園地中薈萃眾長,能人又能出,達到絕高的成就 ≅31 °

凡大家必得對於陳規有所突破與創新,張倚便是有其運用語言的獨到處,並對文體自覺性的仿擬,故「能」又能人」於各體類之間,作出形式「混融、互緣,並且內容上逸趣橫生的作品,故能被譽爲「晚明小品聖子」、「絕代的散支家」。

第三節 「雜著筆記」的價值與缺失

劉兆祐先生在〈雜蓄筆記之文獻資料及其運用〉 註2 一人中學出此類書籍主要價值有四:1、可資輯佚;2、多存佚聞;3、可資校勘;4、方便檢索文獻, 重舉例說明之,如:1、安石《字說》因「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 註3 。」故今已不傳,而宋朝黃朝英之雜蓄筆記《靖康鄉素雜記》 註34 具存其「鴝

^{13 10} 参蔣靜文《論張岱小品文學、從生命模塑到形式意義的完成》,中正大學中文所碩 七論文,1997年,頁106。

註 3.1 陳萬益 有調《陶庵夢隱》四選 收入《陶庵夢意》,台北 金楓,1986 年 12 月初版。

註 32 劉兆祐 雜著筆記之又嚴資析及其連用 , 收入《應用語又學報》, 第二號, 2000 年6月, 頁 9~17。

是 33. 宋 昆公武《郡曆讀書志》 L,著錄此書,並言 「右皇朝王女石介南撰。葵下調个南晚年閒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爲此書,與《易》相表裡以。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撲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 台北,台彎商務,1968年台一版,頁90。

zz 34 宋 黄朝英《靖康細孝雜記》 十卷 ·《四庫全書總月題要》謂其「大抵多引據

鴿,條。朱翌之《猗覺寮雜記》 註 55. 則引《字說》「天」、「星」、「鴝鴿」、「年」四條之文一袁文《甕牖閒評》 註 56. 則存《了說》「種」字。陸游《老學庵筆記》 計 57. 則存「響」、「直」二字可說解等。劉先生舉證歷歷,主要因未入雜蓄筆記多重考辨,故旁引書籍以證已說,其考辨過程言之鑿鑿,而引證亦多覆按原書,較爲可信,故其所存亡佚之書內容可作爲輯佚之重要資料。明人筆記的可信度顯非如此,主因明代日版印刷業盛,刻書與蓄書的的流動率十分快,蓄書者多,刻書者因重商機,多不計重書籍品質,且明人引支多隨引隨摘,較不重考證工夫,多有不註明出處,或引言疏與者。就《夜航船》 書來說,張岱鮮少大段引用原興,且記事多於記文,敘述多已改寫原文,非節錄原典,故難有輯佚之功。

再就存供聞方面來說,劉先生引宋朱弁《曲洧舊聞》 註 38 卷 載宋仁宗納諫, 稱兩久而裁減嬪御事,可補史傳之不足。類似事件在《夜航船》中亦載之,卷一〈天文部〉「霖兩放喜人」條:

宋明寶五年,大雨,河决。太祖謂宰相曰:「霖而不止, 得非時政所關。联恐掖廷幽閉者眾。」因告諭後宮「有願歸其家者, 具以情言。」 得百名, 悉厚賜遣之 豆34。

详明,皆有質考證,故非漫無根柢,徒爲臆斷之談

註 35 1宋 朱望《猗覺寮雜記》 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題要》謂其「引據精鑿者不可 殫數,在宋人說部中,不失爲《容麝贖筆》之亞。」

註 47] 宋 陸府《老學庵筆記》、十卷 ·《四庫全書總日題要》謂其「軟又舊典,足備者意。.

紅38 宋 朱丹《曲布舊聞》,收入嚴一革選輯《白郡叢書集成·知不足齋叢書》1.56 台北·藝叉,1966 年初版,負5。

註39 卷一 天飞部·雨 「霖雨放宫人」·頁14

at 40]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丹剛編三種一《宋史》一、台北·鼎文、出版年月不祥、 頁 38。

āt 4 宋,釋又瑩《玉壺清話》卷二、收入嚴一革選輯、《百部叢書集成、知不足齋叢書》、12 台北、藝文、1966 年初版,頁 5 《

盧允文屋之日,户外有其光,藏者知其爲大器。十歲賦詩,多驚人語 33 42 ^

五代王承肇母崔氏,夢山神牽五色獸遍其衣,遂生承肇。有異僧兒而撫之,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氣咸千,乃孕靈此子耶?」後節制洛州,以功名著 ## 43 。

舉凡「夢兆」、「相法」、「佛道」之流,都為歷史上不少先賢古聖增添神聖色彩, 其事僅可供談助,不能視為史實。

在校勘方面,雜著筆記多徵引他書,其徵引方式或是摘錄,或是全文引用。而全文襲錄者可借以作校勘材料,如: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 a 44 卷五十八載〈種世衡〉俟事十一則之第六則與司馬光《凍水記聞》 at 45 卷九所載事相司,但文字頗有出入,故可作異文之校勘。在《夜航船》書中,極少大段徵引全文,多經又字酬改或擷取,惟小篇幅的事類亦可一不同書的記載作異文校勘,如「懶婦魚」條:

江南有懶婦魚,即今之江豚是也。魚多脂,栽其油可點燈。然以之 照紡績則暗, 照宴樂則明,謂之「饞燈」 āē 4h 。

同物載見於《述異記》,而文字略有出入:

淮南有解婦魚。俗云:昔楊氏冢婦,爲姑所鶥而死,化爲魚焉。 其脂膏可燃燈燭,以之暇鳴琴博弈,則爛然有光;及暇紡績,則不復 明爲 3147 。

關於懶婦魚的記載,《海錄碎事》與《酉陽雜俎》。書亦見載錄,而各處文字略異,雖不明原出處,但可作爲有之補充。又如「號墨蟲」條:

五台山有鳥,名號寒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黨即五靈脂也。 富盛暑時,又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盡脫落,自 鳴曰「得遇且過。」 至481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亦載此異鳥:

^{#42} 卷五 倫類部·辽子 「產有異九」, 頁 113

註43 卷五 倫類部·父子「孕電此子」·負113。

at 44 宋 工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十八、台北·源汽、1982年初版。

三45 来 对馬光《涑水記聞》卷九、北京、中華、1989年第一版

註46 卷十七 内靈部·鱗介 「賴婦魚」,頁394 ^

至47 宋 任昉《近異記》卷上、收入嚴 - 革選輯、《百部叢書集成·龍威秘書》v1 台 北·藝又、1966 年初版、頁 60 °

至48 卷十七 四靈部·飛禽 「號寒蟲 · 頁 375~

五台山有鳥,名號寒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電脂。富盛暑時,文彩絢麗,乃自鳴日「鳳凰不如我。」比至深冬嚴寒之際,毛 刊脫落,逐自鳴曰:「得過且遇」,嗟夫!世之人中無所守者,率不甘甚 涪鄉里,必振拔自豪,來尺寸名,說九族僻類,則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以爲天下無復我加矣。及乎稱遇貶柳,遽若喪家之狗,垂首帖耳,搖尾乞憐,惟恐人不我恤,視號寒蟲何異哉!是可哀已 a 49 。

陶宗儀對此島的敘述與張岱大司小異、惟未了加入作者之感慨與人事之對照:張 岱則僅記事物,然其中之諷刺意味與象徵意涵卻不言而喻,頗具春秋筆法。

在文獻檢索方面,雜著筆記往往博收各書資料,類聚相關文獻,分門別類,以方便讀者檢索,如:黃朝英《靖康網素雜記》中〈鳥鬼〉條 註 50 ,將《夢溪筆談》、《東齋記事》、《夷貊傳》中關於鸕灣事類聚成一條目,以助讀者瞭解礼甫詩中「鳥鬼」之義。又顧炎武《日知錄》中載關於「邸報」資料 註 51 ,纂輯《宋史》、劉奉世傳〉、〈呂溱傳〉、、曹輔傳〉及《孫樵集》,使讀者能掌握關於「邸報」較完整的說法。此類檢索條例在宋人筆記如《容齋隨筆》所做考證工作較爲精繁,多列聚出處及各說之原文,並由作者卜 定論。在明人筆記中則較簡,如《夜航船》中多列舉出幾種說法,並不言明這些說法的出處,只能作常識性的理解與掌握,故檢索較爲不便,如「游月宮」條:

開元二年八月十五夜、明皇與天師申元之府月宮,及至、見大府、 榜曰「屬寒清虚之府」,翠色令尤相射、極寒、不可少留。前見素娥十餘 人、肯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屬寒大桂樹之下,皆樂清麗。明皇制 竟 裳羽衣曲 以記之。一說樂靜能,一說羅公遠,事凡三見 zz 52 。) | 申明阜游月宫,對於隨從之人、張岱別出 種说法,一十日中元之,一日藥靜能,

一日羅公遠,因無確切證據,故「說並列,但此處並無法得知一種說法的來源,因此無法比較「說的差異。

劉先生歸納出幾點雜著筆記之價值,且舉證翔實,確能道出此類圖書在文獻 運用上的功能,但《夜航船》往往不能符合其所說之價值功能,乃因《夜》書恰 好有他列出雜著筆記的缺點:1、多有不註明出處者;2、考證偶有疏誤;3、引文

註49 明、陶宗仪《萄村輟耕錄》,台北:木鐸、1982年五月初版、頁187。

至50. 宋 黃朝英《詩康細素雜記》,收入嚴一筆選輯,《百部叢書集成,字山閣叢書》 v.24 台北:藝文,1966年初版,頁3。

至51 清 顧灸武《日知錄》卷二十八,台北 台灣商務、1979年台一版,頁71

as2 卷一 天又部·秋 「碎月宮」,頁31°

每有增省刪改。如此說來,是否《夜》書的價值性就完全展處?非是。就筆者細讀各條目之文後爲其整理分列,仍可發現其在民俗學上、史學上及文獻學上的價值意義,茲列舉如下:

1、補歷史之闕

崇禎十一年四月己酉夜、菱感去月僅七八丁、至曉逆行,尾八度掩於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漸入八宿。楊嗣昌上疏, 古、「古今異變,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時單千款五原塞,明帝水平二年,月食火星、皇后馬氏德冠後宮、明年圖畫功臣於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明年興師、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炎而不害者。」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皆謬「至53、。

宋徽宋元年正月朔,汽星自西南入尾抵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 赤氣起東北,亙西万,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里氣在旁。任伯而言: 時方盂舂,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天道人事雜之,此宫禁陰謀下千上 之證也。散而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明成化二十三年, 有城星次,尤芒燭地。正德元年,隕星如雨。崇禎十七年,星入月中。 占曰「國破君亡」 註54 。

明天啓問、魏閹肆毒、風霾旱魃、赤地千里、京師地震、人足焚燒、 震壓死傷甚慘。崇禎十七年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 兵破城。三月丙申、大風霾、盡盼 註55 。

「月食五星」條乃記崇禎十二年月食事,並引楊嗣昌之疏章語,考嗣昌所引年月皆謬,張侍一則記其事,一則考嗣昌之非,惟不言其正確說法爲何?「星飛星陽」條由星隕之史實言天道人事,並舉出成化二十二年、正德元年、崇禎十七年星隕事,張岱表面雖言大文現象,而實言人事,因前已引流星「主兵」,乃「宮禁陰謀下王」之證也」,爲「夷狄竊發之證」,此亦春秋筆法,而考之《明史‧天之志》 註 56 成化 1 年、二十年、二十年皆有星隕,惟不見 十三年之記載,正德元中

旺53 卷一 天文部·日月 「月食五星」, 頁6

a. 54 卷一 天文部·星 「星飛星順」·頁10。

at 55 卷一 天文部·風雲 「風霾」,頁12。

有載星隕事 計 57 ,而崇禎 1 七年亦載星隕事 計 58 ,惟上史僅作紀錄,不作詮 解,其又可補正史之闕。

2、正俗說之訛

變电數王名俶,入朝,恐其羈留,作塔以保之。稱名,尊天子也 今淚作「保权」,不知者逐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 至 50 。 東坡放魚詩:「不怕校人欺子美」」注者疑是杜少陵,則談也 每 60 。 吳敏越,句踐與夫人入吳,至此產女而名。今誤傳范蠡進西施於吳, 與之遺而生女,殊爲可笑 每 61 。

3、存典故之原

軍中有霉布,乃後魏每征伐戰勝, 故天下闖知,書名建於漆竿上, 名爲露布,以揚戰功 註64 。

石氏女為尤即婦 九為商遠出,妻阻乙,不從。即出不歸,石病且 死,曰:「吾恨不能阻即行。後有商賈遠行者,吾當作大風以阻之。」 行後行旅遇逆風,曰,「此石九風也。」 \$4.65

証57 可止。正德元年、「十二月庚午,有星如碗,隕寧夏中衛,空中有紅光大二畝。」、 百419。

^{¥ 58.} 川上。崇禎十五年复·「星流如纖。後二年3月己母朔·有星順於御河。」, 頁 421。

ы 59 卷四 考古部·古蹟 「保俶塔」、頁 45。

江60、卷四 考古部·辨疑 「子産字子类」,頁 98

[「]H 61 卷四 考占郡·辨疑 「女兒椰」,頁99。

af 62、《西胡夢亭》卷一 保俶塔 ·台北·莫京 · 1984年 3 月初版 · 頁 9 。

註 63 《十二經注疏》 八 《孟子、迁疏》卷九上、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初版 十三届、頁 162 °

駐64 卷十 兵刑部·軍旅 「露布」頁,267

[、]at 65 卷一 天文部·風雲 「石尤風」·頁1]。

《莊子》、「大鵬起於北澤、而徙南溪也、持扶搖毛角而上者九萬里。」 宋熙寧問、武城有碇風如羊角、抜木、官舍捲入雲中、人民墜地死 ac 66 。 《容齋隨筆》中供邁出「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 at 67 。」又出「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 at 68 。」《夜航船》中則存此兩則典故之源。又「羊角風」出自《莊子》,以其形以而稱之、貫今日之龍捲風、後世稱之羊角風、而多不知典出《莊子》、故張代存錄之。

4、其檢索之便

東方七宿:角、木販:亢、金龍:氐、上貉:房、日免;心、月狐:尾、大虎;箕、水豹、北方七宿 十、木獬、牛、金牛;女、上蝠;虚、 日鼠:危,月燕:室、人绪、壁、水貐 大。两方七宿 奎、木狼:婁、 金狗:胃、土雉;昴、日雞;畢、月鳥、觜、火猴;參、水猿、萄万七 宿:井、木犴;鬼、全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 軫、水蚜 4569 。

甲不開會,乙不栽植,內不修此,丁不剃頭,戊不受田,己不破券, 庚不經絡,辛不合醬,壬不决水,癸不詞訟。子不問卜,丑不冠帶,寅 不祭祀,卯不穿井,辰不哭江,已不遠行,午不苫蓋,未不服樂,申不 安床,酉不會客,戊不吃狗,亥不嫁娶 at 70 。

一清、二冷、二香、四粟、五甘、六净、七不噎、八除病。北京西山、南京靈谷、皆取此義 註1. 。

此類單純陳列資料以供查考的條例,在《夜》書中亦占 定比重,為張岱所占「無關文理考校者」,〈夜航船序〉中言:「姓名有不關於文理,不記不妨,如八元、八愷、廚、俊、顧、及之類是也。有關於文理者,不可不記,如四岳、三老、臧穀、徐夫人之類是也。」這類資料只需查考不需記誦,否則就如兩腳書櫥,被張岱譏為「與且不識丁之人無以異也」,《夜》書中錄此類資料以方便上人查考之用

5、考民俗之義

[、]注6n 卷一 天艾部·風雲 「半角風」,頁11。

^{¥67} 宋 共邁《谷蜜隨筆》 四筆 ·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79 年 6 月台 一版 · 頁 91 。

aE 68 宋 共邁《答齋隨筆》 五筆 ·台灣·商務印書館 · 1979 年 6 月台 一版 · 頁 22 。

至69 卷一 天又部、泉緯 「二十八宿」,頁1。

註10 卷一 天文部·時令 「百点日」·頁22 ·

註71 卷一 地理部·泉石 「八功德水」,頁60°

紫姑,入家侍妾,爲太娲所殺,置之順中,後人作其形於順,元夕迎之,能占農事及桑葉貴賤 \$1.73 °

唐制,上已被禊,赐侍臣细柳圈,云、「帶之免蠆毒瘟疫。」今小兒清明帶柳圈,本此 # 74 °

民間曆書多言時令與相應之民俗儀式,但往行儀式背後的象徵意義與典故的源項 常為人遺立,徒存形式而不知精神,如「懸主磔雞」中「雞」與「主」的意義在「啄五穀」、「嚙日草」,故懸主磔雞之儀式乃在象徵春大草木萌動,生氣盎然。「下紫姑」條中習俗亦見於《異苑》與《荊楚歲時記》等書,民俗以紫姑為廟神,並占農事與織作,此處乃載紫姑見供之因。「柳圈」條乃記明代小兒清明時繫柳圈之俗源口唐代工已祓禊,以除不祥。

《夜航船》所載有別於傳統「文人雜著筆記」,其考證部分較不精審,且不引錄原書全文,對於文獻的記載往往也憑記憶而錄,故與原典多有出入。因此,此書並不適用於文獻學上輯佚、校勘的功能 但以文人常識百科的性質來論,仍有其獨特的功能、價值可供讀者使用:一為補歷史之闕。張岱以史家的身份特別留心正史之罅隊,將正史不存,但有保存意義的史料存於書中。 為正俗說之訛。張岱對於經典或傳說的詮釋,往往自有一套詮解,就如同他讀《四書》卻不看朱社,將疑難處反覆咀嚼,強調讀書自有心得,故其對於俗說往往能突破成兒,有一番新解。一為存典故之原。張岱對於文化典故的掌握精到,以他所知甚至能解《容齋隨筆》之闕疑。這源於他對傳統文化的關心,以及重視實地考察的精神,如其《西湖參尋》爐列西湖各景點之歷代章故,土雨謙說他:「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識者,而陶庵識之獨詳。」 計 75 對於張岱來說,熟知典故是文人必備的能力,故《夜》書中十有八九爲文化與故的記載,四爲具檢索之便 也就是具備了工具書的功能,對於不需記憶的知識,可供查詢之用。五爲考民俗之義。此乃針對〈大文部/中文人依四季所舉行的民俗儀式而言,書中不但記載儀式活動的內容,亦概略的介紹其背後的象徵意義,以存民俗儀式之文化意義。

^{¥72·}卷一 天王部·春 「懸羊磔雜」,頁24。

日73 卷一 天文部·春 「二紫姑」,頁25°

⁽ it 74 巻- 天文部·春 「柳圏」・頁 27 °

註75、《西湖夢翠·王利謙序》。

第四章 《夜航船》之題材擇選 與編排體例

第一節 題材來源

《夜航船》中除上章所列七十七條明代史實與傳聞外,餘則多爲歷代史實、古籍常識與筆記小說。歷代史實的部分作者多標出資料來源,如:「寓電遷散」條出於《南唐書》;「多月必雷」條出於《隋史》;「當情分陰」條出於《晉書》;「賜內」條出於《漢書》;「前星」條出於《晉書・天文志》等。或有不標明史籍出處者,亦註明事件發生朝代與年號。在古籍常識方面則多直接列出材料,而不標明出處,筆記小說部分乃承襲歷代小說故事略加改編而成,通常較原典爲簡省,且或有經改寫後所強調重心與原典不同者,而由其中的不同正可見出作者編撰之用意。

由《夜》書所擇選筆記小說的則曰,依其性質約可作 題材來源的分類。對於筆記小說的分類法歷來並無定論,且事實上有些筆記小說兼涉好幾種性質,各類兼融互步,實無法截然劃分,但文體的辨別仍是有其必要性,爲了避免強作區分而忽略文本特殊性的作法,應同時觀察文體規範與破除文體規範之處,才能掌握文體的普遍性與文本的特殊性「辨體」的功用就如陳文新先生所言:

從辨體的角度看,必要的文體規範是作品存在的基本條件,文體規範的限制對任何作家,在任何時代都是不可避免的,不然,各種文體的區別就無從談起,但同時,文體特徵的穩定性和規範性之並非固定的框架,文體之間的區別只是相對而言,它們之間的互相吸取補充,正是促

進各種體裁文學發展的途徑之一, 註 。

支體規範與區分是必要的,但又不可以此框架也限所有的文本,因此,筆者在爲《夜 航船》書中筆記小說的來想作。區分歸類時,往往因歷來諸家學者分類均異,且並無完全適合《夜》書文本的分類法,與其削足適履,不如另立規範。之所以會有諸家說法不同的情形,乃因中國古代對於「小說」的文類定義,本已含混不清,對於「筆記小說」的定義更是莫衷。是。如劉知幾《史通》將史分爲工類,而其中的逸事、瑣言、雜記,實應歸屬於筆記小說,劉對於此。類的定義與舉例爲:

國史之任,記事記占,視聽不該,必有遺逸 於是好奇之士,輔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共《两原雜記》、顧協《璪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占,猶賢於己。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該數》,此之謂項言者也 ……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 乃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 註2 。

就其定義,逸史乃記上史所遺,如《及家紀年》、《西京雜記》、《瑣語》、《拾遺》等;瑣言則多載時人對辯與風雅、嘲謔之語,以語言機鋒爲主,如《世說》、《語錄》、《談數》等;雜記則論神仙之道,服食煉氣,延生益壽之說,或語神鬼之道,勸善懲喪,因果輪迴等,如《志怪》、《搜神》、《幽明》、《異苑》等,劉知幾在此以史家的眼光將小說放入史餘的系統中,而其所舉之例正是後人所定義的筆記小說,如李劍國將《西京雜記》視爲歷史小說的代表作,《世說新語》則爲傑出的志人小說,《搜神記》是典型的志怪小說等。註:。第一個對古代筆記小說進行較系統性分類的是明,胡應麟《少室」房筆叢》: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日志怪,《搜神》、《述異》、《宣室》、《西陽》 乙類是也:一日傳奇,《飛燕》、《太真》、《崔嵩》、《霍玉》之類是也:一日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日叢談,《容審》、《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日辨訂,《鼠璞》、《维肋》、《貧暇》、《辯疑》之類是也.一日歲規,《家司》、《世範》、《勸善》、《省心》 乙類是也。 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至於志怪、傳奇,九易出入。或一

[、]註 | 陳又新《中國筆記小說史》,台北: 志一,1995年3月初版,頁69。

註 2 唐 劉知幾《史通·雜述》卷五,台北:台灣商務,1966年~67年,頁72。

註 3 李劍閥《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 南州大學出版社,1984年五月一刷,頁4。

書之中二事並載,一字之内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已 註4 。

胡應麟所分六類含括範圍上分大,將不貝敘事性的箴規、叢談、辨訂亦攝入小說中,屬廣泛的殘叢瑣語、小道之說的定義,但他也指出了小說的分類往往兼融、互涉,應云截然劃分的現象。胡應麟之後,較爲嚴謹的分類當排《四庫全書總目》,其將不具小說性質的譜錄、藝術、詩文計等筆記均排除在外,將小說分爲:敘述雜事、紀錄異聞、綴輯瑣語 類 点。。雜事類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等,人抵同於胡應麟的雜錄;異聞類如《山海經》、《搜神記》等,人抵同於胡應麟的志怪;瑣語類如《博物志》、《述異記》等,是雜事、異聞之外的寓言諧語、博物雜說。今人陳文新先生《中國筆記小說史》,則將筆記小說分爲「志怪小說」與「軼事小說」兩大類,其中「志怪小說」又分「博物體」、「拾遺體」、「搜神體」;「軟事小說」分「瑣言體」、「排調體」、「逸事體」共六類。其博物、瑣言、志怪的分類同於前人,而拾遺、逸事、排調的指涉則不甚清楚,亦使人產生類目」的混淆。

張貞桐先生在《張岱《夜航船》與筆記小說》一文中言:

《夜船船》中的筆記小說主要有三個來源 -是從古代的筆記小說 如《世說新語》、《太平廣記》中略加改動而成,二是對正史等與籍的人物情節進行刪削縮略而成,如 政事部 的大多數條目,三是直接取材 於明代的史實和傳聞 #6 。

就振先生所言第一類便是《夜》書承繼歷代筆記小說的主要部分,其所舉二書,《世 說新語》乃以言談爲主體的「瑣言體」小說,《太平廣記》則應歸於筆記小說的類 書。筆記小說的主要功能在談助,故以「廣異聞」爲其審美追求,且其呈現方式

科 41 ·明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充諸論下》卷十三,台北 台灣商務·1983年, 頁 305。

註5 《四庫全書總月》卷一四 子部·、說家夥序 >

註 6 張則桐 張岱《夜航船》與筆紀小說 、《明清小説研究》、第三期、1989年,頁 172。

多短篇簡牘,不同於正史的長篇巨鉅,其篇幅既小,便無法兼顧全面的描述,往 往只取事件的一個片斷表達其精神與神韻。張岱作《夜》書的目的主在談助,希 望土人藉由閱讀此書而增廣見聞,其創作動機與筆記小說作家相近,如同宋,晁 載於《續談助,何冥記》中言:

昔葛洪遠《漢武内傳》、《西京雜記》,虞義造《王子年拾遺錄》,王 儉造《漢武故事》,並操觚鑿空,恣情迂誕,而學者耽閱以廣見開,亦各 其志,庸何傷乎 紅孔!

筆記小說向來被視爲道聽塗說、見棄於有德者的「不人流」 計《 文類,但若以創作動機與閱讀期待來說,本就不期望藉由小說達到任 麼高遠的道德期望,而只是以此廣見聞,滿足好奇,馳騁想像罷了一以下將《夜航船》中筆記小說的成分分爲四體:博物體、雜傳體、志怪體、志人體,並就其實際條目與原典比較其撰寫重心與敘事手法。

·、博物體

博物體的代表著作爲張華《博物志》,以記異人、異俗、異產、異獸、異鳥、異蟲、異魚、異草木、異聞等遠方珍異爲主。此體源於先秦的地理學與博物學, 其特色如崔世節〈專物志跋〉所言:

此體溯其本原,應視《上海經》爲發端, 「稱爲「古今語怪之祖 註 10 。」《山海經》的寫作機制與文本架構奠定了此類小說的典型: 以它間方位爲主軸, 向四面延伸擴展,記錄其所見聞之異事、異物與異國民俗風情,內容偏重想像與虛構,以滿足作者與讀者對未知世界的好奇,這樣的想像多置於海外神秘的國度,因終其一生難以親臨,故編構。浪漫奇情的境域:

從創作日的來看,「博物」體 起 怪在 滿足讀者對無垠空間世界的神往之情。……從體例看,「博物」體以方位的移換為依託,與地理書的編纂方式接近。……從寫法看,「博物」體是從地理書發展而來,重在說明

E 7 宋 晁載《續談助·周冥記》,台北 新文豐,1984年6月初版,頁16。

註 8 此處並無貶義,乃用班固《莫書·藝文志》「九九十家,小說家不入而」的說法。

至 91 崔世節 博物志跋 ,收入《博物志》,台北、金楓,1987 年初版,頁 224。

遠方珍異的形狀、性質、特徵、成因、關係、功用等,意在使讀者清楚明白地把握對象,所以,生動的描寫較之曲折的敘事是更重要的 與 一个 不創作體例 ,張倍對《工海經》亦曾有意識的進行模仿,其《西湖夢尋》即是以空間方仿的位移作爲寫作的軸線。較之《 海經》來說,後者分南、西、北、東、中經,擴及海外經,再延及人荒經,未了以海內經作結;前者先言西湖總記,再分西湖北、西、中、南路、末卷爲西湖外景。兩者皆是記錄所見所聞,但後者以事物爲主,前者以景物爲主;後者情調荒誕,前者則多紀實。《山海經》具有地理書的某些特徵,主在說明遠方珍異的形狀、性質、特徵、成因、關係、功用等,爲使讀者清楚掌握描述對象,生動的描寫較之曲折的叙事更爲重要;《西湖夢尋》則爲張岱追記亡國前親臨西湖所見所聞所知所感,抒情色彩較濃厚,餘可視爲「地理書」、「西湖掌故書」外,亦可視爲「旅遊文學」之文本。

《夜》書取材於博物體志怪小說的條目,如「各星怎生」類自《博物志· 八月榜》:

客早犯牛斗 有人居每上,每年八月,見序槎到岸,乃齎糧,乘之。至一處,見婦人織機,其夫牵牛飲水次。問,「此是何處?」答曰:「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是日客星犯牛+,即爾至處。」 #12

八月榜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廣者,年年八月有序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五飛闊於槎上,多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宫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處,並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註13。

兩則相較之下,「客星犯牛工」文字較簡,且採第一人稱全知敘事觀點,強調重點 爲星座交會與嚴君不之觀星術。文字雖短,仍保有懸念,空間採跳躍式移轉,且 組構的鏡頭較爲簡潔,只詩意。「八月槎」較多細節的描述,如對空間移轉以時間 來計量:「十餘日猶觀日月星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畫夜。」寫其離凡世已漸遠, 遠至不可描述。對另一世界的構設爲俗世的翻版,有城郭、屋舍、宫室,具體的

all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頁55。

註12 卷一 天文部·星 ·「答星犯牛牛」,頁9。

註.3 晉 張華《博物志·雜說下》卷十,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年, 頁 381。

描述侷限仕讀者的想像空間,其人物與物事均較爲具體,由牽生人問到此處之口,減少個界人物的神秘感,篇尾雖保留懸念,將解答權歸於嚴君介,但要注意的是,「八」條中,有一叙事者在引導故事的進行,故開頭言「舊說云;天河與海通。」結語以「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而在「客」條中,敘事者隱身,解答權亦歸屬人物本身,故由君至言:「是日客星犯牛斗,即爾至處。」

「中」千日酒」取山《博物心・千日酒》:

中山千日酒 劉玄石於中山沽酒,西家與千日酒飲之,大醉,其家以為死,葬之。後酒家計其日,任徒之,令啓宿,玄石醉始醒 # 4 。

下口酒 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古酒,西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 歸至 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 來酤酒,醉向醒輸。往視之,云玄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 醒。谷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註:

「中山千日酒」的敘述顯然較「千日酒」簡潔許多且意思不失,可見出張估散文 敘事之功力。如「忘言其節度」可省,因後文情節即可看計,且省略可造成懸疑 感。「千日酒」謂「歸至家當醉,不醒數日,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 張岱則以「其家以為死,葬之」概括。「計千日滿」,「千日」爲贅詞,「往視之, 云玄石亡來三年,已葬」爲對劉之家人的敘述,「千日酒」中的人物較多,張岱因 其前不影響情節的發展而視爲累贅,故刪之。

《夜》書中〈植物部〉、〈四靈部〉、〈寶玩部〉多錄奇珍異獸、稀世珍寶,常人罕有見聞,甚至非現實世界所有,乃爲想像虛構且具象徵之物,此類多承自博物傳統,對於物體的描寫往往鉅細靡遺,因其出於非常,故更須生動逼真的描述、《夜》書中如「懶婦魚」、「吐綬鳥」、「少葉木」、「桃花源」、「鮫人」、「爛柯」」。等,亦見於任昉《述異記》,可見得「博物體」中此類異聞奇物是《夜》書的重要題材來源之一。

1、雜傳體

這裡所謂「雜傳體」即包含了陳文新先生所分的「拾遺體」與「逸事體」。拾遺體志怪小說以王嘉《拾遺記》爲代表,乃是雜傳經藻飾後再加入「博物」成分

涯14 卷寸一 日用部、飲食 ·「中山千日酒」, 頁 294。

紅15 晉 張華《博物志·雜說下》卷十,頁381,

的產品,通常開頭交代人物的姓氏籍買,中間記敘履歷,最後交代結局。履歷的部分相當簡單,篇中常以一中心意象買穿,具有可化的特徵,以一個細節或個場面爲中心,並排此珍奇異物,主角多爲神仙帝立或具道術之人。此體雖名爲拾遺,而本質仍是雜傳,以華麗罕見的場景爲描述重心,在此仍是將之列爲雜傳「逸事體」則具有野史的持質,言「野史」代表其與正史的男作方法有所不同,不要來結構首尾完整,不講究人物背景詳細的介紹,而取事件的片斷,從一語事中得其人之精神面貌。此類大多以歷史名人或文學家爲主角,以懷古的浪漫色彩爲基調,可爲正史之拾遺。拾遺與逸事的書寫皆採雜傳方式,前者敘述以神仙爲主,如《神仙傳》;後者則以人爲主要角色,如《西京雜記》、《夜》書中取材自「雜傳體」的則可如:「叱石成羊」,出自《神仙傳・黃初平》,張岱將《黃初下》 文約四百字簡省至八十餘了,仁敘述過程與主題重心上均有所轉移:

叱石成羊 《神仙傳》 黄初平年幼牧羊,有一道士引入金華山石室中,数年,教以導引。其兄初起遍索之,後問一道士,曰:「金華山有牧兒。」 兄隨往,與初平相見,問羊何在?曰.「在山東」兄问往,見白石遍山下,平叱之,皆起成羊。161。

黃初下 黃初下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山尋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下中有一道士,初起召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四十餘年,莫知死生所在,究道君爲占之。」 通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字初平,是聊弗非疑。」初起聞之,即隨道士去求弟,遂得相見。悲喜語畢,問初下:「羊何在?」曰:「近在山東耳。」初起往視之,不見、但见白石而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但自不見之。」初平與初起俱任看之、初平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仙道如此,吾可學乎?」初平曰:「惟好道便可得之耳。」初起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工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郷里,親疾死終略盡,乃復還去。初平改字曰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日

「叱」條不言人物籍貫、年齡等背景介紹、且省略時間過程與訪道原因,如「黃」

[、]註.6°卷十四 九泽部·道教 「叱石成羊」·頁 325。

[、]狂17 卷二、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 616。

文中道士因「見初平良謹」, 故授其道術, 且初平求道時間爲「四十餘年」,「此」條中則只言「數年」, 無法感覺其離家時間之漫長, 其兄初起遍尋弟不著, 投問無門, 故向道土間下, 其內下過程「叱」條中亦全省略。兄弟相會後,「黃」文中有「悲喜語畢」語, 而「叱」條則完全省略情緒性描寫, 直截問章在何處, 以凸顯凸主題, 對於失散重逢的親人來說, 有些不近情理, 但亦使主題更爲集中。尋羊的過程張停省略其繁複性。「黃」又中,第一次爲兄獨往山東, 見石不見主,第次兄弟同往,初平始江道術叱石成主, 初起見識道術之神奇後, 亦棄家學道。「叱」條在得羊後劃上句點, 其敘述重心在於道術的效能性, 而「黃」文未段尚加補兄弟共同求道的具體內容,包括服食松脂、茯苓, 面容日變, 長生不死, 甚至歸鄉探親, 親族皆盡等情節, 用以勸人求道, 以得永生, 宣教色彩較濃

「擗麟脯麻姑」出自《神仏傳・麻姑》:

擗麟脯麻姑 王方平曾經禁經家,遣使與麻姑相聞,俄頃即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手似鳥爪,不有之章而非錦繡。坐定,各進行廚,香氣達尸外,擗麟脯行酒。麻姑云 「接待以來,東海三爲桑田矣,蓬萊水又淺矣。」宴畢,乘雲而去。姑爲後趙脈胡秋之女,父猛悍,人畏之。築城嚴酷,畫夜不止,惟雜鳴稱息。姑恤民,假作雜鳴,群雜皆應,父覺做撻之,姑懼而逃人山周,後竟飛升 五18。

註18 卷十四 九流部·道教 「擗麟脯麻姑」, 頁 327,

衣有文章, 而非蘚綺, 光綵耀目, 不可名狀。又拜方平, 万平為之起工, 坐定,召進行廚,皆金盤王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季氣達於內外。撰脯 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征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 方干笑曰,「聖人皆言 『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藝經母及婦姪,時弟 婦新產數十月,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 得大,便撤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万平笑曰:「姑欲年少,吾老 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万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雨,此 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官飲,飲乙,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 之, 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十, 攬之, 賜經求, 飲一升許, 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 其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十詐。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 不中學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 以抓背當住(, 方干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厭姑神 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訂耶!」但見鞭著經首,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 P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 檄召鬼魔,校入冶疾,蔡經亦得解脱乙道,如蟬蜕耳 經常從王君遊山海, | 或暫歸家, 干君亦有書與陳尉, 多是篆文, 或真書, 字廓落而大, 陳尉世 世寶之。妥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 註19 。

《神仙傳·麻姑》原文極爲繁縟,而「辦」又大量省略神仙排場、飲饌場面與道術示現,「麻姑」中強調神人形容、排場與俗世極爲不同,其飲食爲「鱗脯」,其美酒可爛俗人之腸,其中又大行道補,以米粒變珍珠,和水以成酒,以空鞭責人,並可神遊於形鰛之外,構設神仙世界中食衣住行的種種。這些繁複的場面均爲張岱刪略,而由其保留的部分可見出欲強調的重點爲:1、麻姑容貌佳,手似鳥爪,衣有文彩。2、以鱗脯行酒,非常人所食。3、神仙世界的時間感與俗世極爲不同,故言「接待以來,東海三為桑田矣,蓬萊水又淺矣」。特別要注意的是,張在又未又著意交代麻姑成仙前在凡世的身份,及其飛升的過程與原因,此段未見於《神仏傳》,顯是雜入其他材料。

採自歷史人物的傳說而爲雜傳者,如「青藜照讀」條擷目《拾遺記·後漢· 燃藜》:

⁵¹¹⁹ 晉 萬 民《神仙傳·蘇姑》卷三,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 627 °

青藜照讀 元夕人皆遊賞,獨劉·向在天祿閣校書。太乙真人以青藜杖燃 大暇之 ≠ 20

燃藜 劉向於成帝之末,較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枝,聲閣而進,見向暗中獨至誦書。老义乃吹枝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工 恐離就繁廣忘之,乃秦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工地圖之書「余略授予焉。」至向子歆,從向受其衡,向亦不悟此人為 註2 。

「燃」條中主角爲太乙眞人、劉向爲遇個之凡人、太乙爲其燃藜杖,並授《五行洪範》,此文強調劉向、歆父子之博學,且言其學乃天授。而「青」條置〈天文部〉 春日活動中,以元夕俗人皆遊賞,對照出劉向之好學,太乙眞人的角色較爲模糊, 僅爲襯托劉句之夜讀。

以文學家爲主角的則目如《西京雜記》中載卓文召與司馬相如事,上要是以模大賦家司馬相如之羅曼史爲敘寫對象,此事在《夜》書中分見兩處,一爲〈倫類部〉「琴亡」 at 22 ,相如以琴音挑又君,全文以琴音爲上要意象, 爲〈禮樂部〉「相如琴台」 at 23 ,以物爲主,不言兩人情事,但琴台即爲相如與又君私訂終身的關鍵物,乃是具有典故的物件。《西京雜記》中匡衡好學的故事見《夜》書「傭作讀書」 at 24 條。此條不言人物背景,僅言其因家貧而爲富人傭作,以求博覽群書爲薪,其事凸顯匡衡性格的 個片面。又〈倫類部〉「秋胡挑妻」 at 25 條亦出自《西京雜記》,此條以一事刻畫夫妻兩人之性情,夫之性浮薄,於歸家之途調戲路邊採桑女,而採桑女恰爲多年不見之妻;妻之性負烈,守貞拒誘,因所嫁之人無德而自枕於河,故事簡練卻餘韻悠然。此類逸事後多衍爲文學典故。《夜》書中大量載此類典故,多叙述簡單,剛大繁蕪,客觀敘寫事件,以爲又人詩詞作文之典故寶庫。

搜砷體心怪以鬼、怪爲故事上角,並相信鬼神是真實存在的,此與儒家「未

註20 卷一 天正部·春 「青藜蝦讀」·頁25

註 2. 王嘉《拾遺記》卷六 後漢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 862°

at 22 卷五 倫類部·夫婦附妾 「琴心」, 頁 123 °

註23 卷九 禮樂部·樂律 「相如琴台」,頁259。

廷24、卷八 文學部·勤學 「傭作讀書」,頁213 ^

at 25) 卷五 倫類部・夫婦附妾 「秋胡挑妻」,頁124。

能事人,爲能事鬼?」「未知生,爲知死!」」126 的務實態度相并甚遠。張岱雖強調儒家人倫社會的重要性,其書中仍有大量怪力亂神事,除了爲滿足談助的好奇心理外,也是受了「搜神體」志怪的影響。此體裁與南北朝佛道的興盛有關,佛道以張皇鬼神、稱道靈異爲特徵,道教自稱能羽化升天,長生不死,畫符誦咒,消災滅禍,較之中國原有的文學傳統皆有更豐富的想像。此體的代表作爲千質的《搜神記》,下實於自序中云創作動機爲:

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之者, 片紙殘行,事事各異 # 27 。

《夜》書中選自古怪體小說的則目相當多,分佈於〈荒唐部〉、〈倫類部〉、〈地理部〉、〈天文部〉與〈日用部〉。〈荒唐部〉 甘言鬼神怪異之現象,如「廟鬼可憎」條出目《幽冥錄·阮德如》、「無鬼論」條出自《搜神記·阮瞻》、「墓中談易」條出自《異苑·陸機陸雲》;〈倫類部〉言情之堅貞可超越生死,如「相思樹」條出自《搜神記·韓憑大婦》、「范張雞黍,條出自《搜神記·范巨卿與張元伯》;〈地理部〉言虛構之地理卻成又人懷古之場域,如「桃源,條出自《搜神後記·桃花線》、「華表柱」出自《搜神後記·丁令威》、「生者磯」出自《異苑·生者燃犀》;〈天文部〉言民間祭神間下之習俗,如「下紫姑」出自《異苑・紫姑神》;〈日用部〉言伯界之飲食,如「胡麻飯」出自《幽冥錄・劉晨阮肇》等。

《夜》書根據其各部需求而擷取搜神故事之片斷,故原典之長篇敘事,張信往往僅擇取其重點文字,凸顯出主題而己,如「胡麻飯」條:

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谜路, 流水中得一胡麻飯屑, 二人相謂曰:「此去人家不遠。」因窮原而進, 見二女, 曰:「郎君來何暮也!」邀至家, 待以胡麻飯、山龍脯, 結為夫婦、逾月, 二人辭歸, 訪於家, 子孫已七世矣。# 29 。

註 26 《十三經 注疏》 八 《論語注疏·先進》,台北 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二屆,頁97。

A 271 干實 追搜神記表 收於《搜神記》·台北 里仁·1980年4月初版·頁3。

註28 下寶 搜神記序,版本可上,王,頁2。

SE 29 卷十一 3 月部·飲食 「胡麻飯」, 頁 295 c

對於劉晨、阮肇的故事原身僅作簡略介紹・完全省略修飾語,全篇無「贅字。至 於強調故事中之胡麻飯,乃因其爲全篇之象徵物,爲佳界與凡界的唯一聯繫。劉、 阮二人迷路,因見胡麻飯屑而尋至佃境,故此物乃神女之誘餌;至山境後,神女 亦以此物招待二人,並配以口龍脯,以此兩物爲仕界飲食,全文以統一意象貫穿, 結構緊緻,主題凊楚。

「無鬼論」條出自《搜神記・阮瞻》、以鬼之現身說法來反駁無鬼之說、張岱 [y.「忽有客」、「言鬼神之事」、「變爲異形」、「須臾消藏 | 連續而緊湊的動作言明 鬼對自身存在的焦慮性,政欲證明己身的眞實,並以實際變形表現鬼異於人之處, 且看「無鬼論」與「阮瞻」原文之差異:

無鬼論 昔阮瞻素執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从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謁瞻, 贖與言鬼神之事,辯論良久。客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 得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註30 。

际瞻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玉幽 明 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艮久, 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逐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 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瞻默然,意色 太禹。歲餘、病卒 三月

「無鬼論」省略了人物了號、見面寒溫過程、閒聊其他話題及見鬼之後續發展。 全文較「阮瞻」文節奏加快,且結束在鬼消滅之為那,強調出情緒的反差,使得 末尾收束更爲有力。

就上文所舉則目觀察,可見出張岱爲條目命名的用心,其多以事件上顯命名, 且上題意象可貫穿全文・刪節所有主題外之旁枝・使篇幅短小、文字簡潔、喜用 文字叙述的心理節奏・使之讀來頗具餘韻。

四、志人體

志入體乃與魏晉以來品評風氣之興盛有關・以「言語對話」爲描述重心・藉 由話語内容與人物神態品評人物之容貌與性格・其事件的背景多淡化處理・不同 於史傳筆法的是多寫生活的片斷,對瑣碎事物作細節的描寫,卻於文字中百態橫

至30 卷十二 荒唐部·鬼神 「無鬼論」,頁403。

註刊 (晉 千寶撰、汪紹楹校汪《援神記》卷十六 阮瞻 、台北 里仁,1970年,頁 189 .

午,餘韻滿紙,帶有濃厚的情韻。此體常用簡約之文字描述事件、對話,而不作評論,不直接褒貶,但並非無作者的主觀好惡,而是用皮裡陽秋的手法,在日常語言中寓含深意,形成一種簡淡而沖默的敘事風格。所呈現的方式常為片斷的隨筆,記錄人物的玄言妙語,不刻意虛構情節,不引經據典,亦沒有嚴謹的結構,題材皆山日常生活中擷取,事件平凡,卻因重其神韻而頗富情趣。怎人體的審美「以玄韻為宗」,其談話主體爲魏晉間的名上。註32。玄學清談有助於志人小說的興起,其內容。偏同哲理化、重視雋詞妙語、講求語言文辭的清韻,故可爲詩文用與的題材。對於語言與事件的描寫,張岱要求「以小見人」、「以少總多」,用極少的文字表現出人物事件的神韻,故言:

得一語焉,則全傳爲之生動;得一事焉,則全史爲之生動、註羽。 志人體的代表作爲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甚至形成了的「世說體」的仿作, 由此可見其受土人的喜愛。「世說體」的著作在晚明土分流行 訂4 ,張岱自己亦 曾以「世說體」撰寫《快園道占》,可見其對此種文學體裁的熟悉與愛好。在《夜》 書中・取自此體的條目が不少・如〈大文部〉「霹靂破倚柱」出旨《語林・夏侯太 初》:「剡溪雪」出自《語林・雪夜訪戴》;〈容貌部〉「貌似劉琨」出自《語林・桓 溫》;〈容貌部〉「連璧 、「看殺衛玠」、「倚玉樹」出自《郭子》〈潘安仁〉、〈衛玠〉、 〈夏侯太初〉;〈文學部〉「煩上三毛」出白《世說新語・巧藝》;〈倫類部〉「周姥 撰詩」出自《妒記・劉夫人》;「何况老奴」出占《世說新語・賢媛》〈李勢妹〉等。 此類重心多在品評人物・品許外在容貌者如「貌似劉琨」、「連璧」、「看殺衛玠」、 「倚玉樹」、「何况老奴」等,但人物的容貌往往與其精神內蘊不可分割,作者在 描述容貌中己暗寓對其品格的褒貶,如「貌似劉琨」條,以相溫之貌與劉琨相比, 劉琨是西晉的愛國志士,而桓溫是東晉的跋扈權臣,桓之容貌、格局、氣度自然 比劉要低一等,故言「眼其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鬚甚似、恨赤;形甚似、 根短;聲其似,根雌 [計35]。」以容貌之短缺諷刺品格之小如。「何況老奴」條言 李勢妹之美連持刀襲擊的妒婦都不禁愛憐,篇中言其形貌爲「髮垂霎地,姿貌絕

^{4.42,}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所謂名士·或特指德高望重而隱居不住的人,或特指 有才名而尚未出性的人,或特指所有得名早於得官、得名並非由於得官的人,或特 指那此具有名士風度的人 所謂名士風度,正式形成是在魏督時期,其含義也大致 相當於魏晉風流。」、自257。

新 33 《 鄭媛 文集》卷一 史嗣序 · 頁 443 。

a 14 見蔡麗玲《従晚明「世説體」著作的充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第二章〈晚明「世 說體」著作的充行 ,國工青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註35 巻十三 客貌部・形體 「貌似劉琨」、頁313。

「霹靂破倚住」條強調夏侯玄處變不驚的性格,此則僅言其「神色不變,讀書如故」。計 37. ,而「夏侯太初」中併言景。欲誅夏侯玄事,以景王與夏侯玄作人物高下的評定,兩事並言,以凸顯夏侯玄的人格。「頰上三毛」在《夜》書中著重繪畫的形神之辯,形象之肖真不如神韻之掌握,故「頰上三毛,神采愈俊」。 38. 。「周姥撰詩」 計 39. 事於《世說新語・賢媛》與《妒記》(劉夫人》中皆錄。前者以劉夫人爲賢媛,讚其及對謝安沈湎於女色而「傷盛德」;後者以之爲妒婦・強調其好妒的性格,《夜》書中則有較客觀的敘述,臧去「賢」與「妒」之性格評論,反而是負對〈關睢〉、〈螽斯〉「詩的創作原意提出質疑:若詩人換作女性,創作的動機與結果是否將有所不同?張岱取瑣言體故事爲題材,減省掉主觀評論的部分,僅客觀描述事件,將評論的權柄交出讀者,留有較大的空白。

田以上分析可知,張岱選取典故與改寫故事均以簡練爲原則,刪掉所有的修飾語,保留事件原身的純粹性,並裁汰主角以外的人物,使情節單純,上題集中,尤其在訂定條目名稱時,刻意檢選得以概括整則故事的中心意象,使得敘述凝練、結構謹嚴,並儘量採用第一人稱全知敘事觀點,保持敘事的客觀性,留有較多的空白讓讀者想像。對於題材的檢選,張岱認爲須得「眼明手辣,心細膽粗。眼明則巧於掇拾,手辣則易於剪裁,心細則精於分別,膽粗則決於去留 註 40 」 地進行擇選、割愛,若無法大刀關斧、進行刪裁, 心雜收過多無系統的材料,形成無遏而龐雜的文本,這樣的文本對張岱來說只是繁瑣且不實用的「書櫥」,故選文擇典必須嚴格要求:

其所摘入者,麗水淘金,必求赤箭;玄周積玉,無非夜光。其所旁及者,邯鄲磁枕,忽然另闢乾坤。其所附存者,海外扶餘,隱然復有世界。其所芟潤者,刀主所及,便能起死凹生, 丹汞所加,遂欲以金點鐵。其所廣搜博覽者,上入九天,下入重淵, 摘星辰於弱水,探驪龍於延津。

ы 36, 卷五 倫類部·夫婦附妥 「何况老奴」, 頁 125。

[[]at 37] 卷一 天文部·雷電虹霓 「霹靂破倚枉」, 頁 15。

註 38 卷 、 又學部·書畫 「頰上三毛」,頁 231。

ex 3y 卷五 (倫類部·夫婦附妾 「周姥撰詩」· 頁 124。

[、]註40 《椰嬛文集》卷一 廉書小序 ,頁460。

想見其一股銳氣,一片苦心,一番猛力 証417 。

張倍將選擇又辭的功夫視爲煉丹求道的過程,必得上天人地、點鐵成金,才能成就出好文章。由其散又凝練的文字,亦可看到其如何落實自己的主張。在語言呈現上,張信無法忍受累贅的了句,故不斷及覆提煉,得文字之精髓後始下筆、其祖父張汝霖曾編《韻山》一書,多至千卷,令人望之生畏,張佔嫌其篇幅過人,使用不健,另編一本《詩韻確》,篇幅人量縮減而主旨不失。可見張倚極懂得文章之精要,並另創敘事節奏,使得經他改寫的故事別具意韻,如張則桐先生對他作品的記語:

在語言上,張岱刀求凝鍊、生動,盡量不用修飾語,多用短句,重點是通過人物的語言來表現人物的個性。這樣,凝練的描述語言和傳神的人物語古構成《夜航船》中筆記小說語言的基本形式,使得全篇顯出一種短雋、生澀的藝術韻味,和張岱的散文问一血脈。因而,通過張岱改寫的筆記小說跟原作相比,別具一番面目和神韻。£42。

對於知識材料的掌握下,張代認爲讀書必須「通透」,通透是對於儲藏在腦中的知識庫徹底瞭解,並加以剪裁、加丁、陶鑄,只取精華,捨棄無用的雜質,他在《四書遇》中曾說:「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不可,需窮盡到十分處。」。 對於個別事物有通透的瞭解後,還必須融會買通將之串連起來,使知識成爲一個完整而有機的系統。故《夜》書中,其編排體例自有其深意在,絕不是隨意置放、隨意定名的。在簡潔的文字中,張昏強調閱讀的超怡,不多加註釋、案語,希望讀者在閱讀的同時,發揮主體的想像,這也是張岱個人讀書之法,其研讀《四書》:「不下註聊,不立訓話,只以白文內數虚字、開字、無著落字,翻出处理。註44。」 文字的簡潔敘述留有較大的詮釋空白,並召喚讀者更多的想像,寫定的文字便失去了再創造的空間,故張岱不喜仁過多細節的描述,以免流於板實。讀者的超怡想像項以博學多聞爲基礎,有豐厚的閱讀基礎才能連類引情,故張岱強調多聞多見、博洽勤學,由此看來,《夜航船》中強調「博」卻不強調「繁」是可以理解的。

註41 《踯嬛飞集》卷二 與王白岳 ·頁508。

紅42 張則构 張岱《夜航船》與筆記小說 ,《明青小說研究》,第三期,1989 年,頁 174

註4、 明 展岱著、朱宏建點校《叫書遇》,杭州、浙江占籍,1985年。

母44 明 張岱著《石匱書》卷二 セ・上海・占籍・1995年。

第二節 編排體例

一、部類編排

《夜》書的編寫結構首先以「天——地——人」的「才綱紀奠定全書基礎・「「 才」條:「天、地、人謂之三才。渾沌之氣、輕清為天、重濁為地。天為陽、地為 陰。人稟陰陽之氣,生生不息、與天地參,故曰三才 計 45 。」世間萬物無不稟 陰陽之氣,而人爲萬物之盲,能參天地造化,大地所構成的是人居處的空間,在 傳統文人的觀念中,大文所呈現的往往不是單純的自然現象,而是 有意志,與 人文脈動息息相關的主字體,天文的現象對應著人事的藏否,故文人須得觀星象、 紀分野,以論國事、濟生民。

《夜》書在〈天文部〉中以「象緯」開宗明義言天文與政治的關係,所謂「九天、「二八宿」、「分野」、「納音五行」均是以星象對應萬物、方位、五行、地理而得,由此構成 政治施爲的明鏡,觀天文者須由此一複雜的網絡推算、預測出人事可能的動向與因應的對策,如「客星犯御壓」條:「光武引嚴光入內,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盖46 」此則則星斗的距離可觀出帝王的安危。又如「熒惑守心」條:「菱惑,火星也。守心,謂行經心度,往而不過也。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問子韋,對曰:『禍當君,可移之相。』公曰:『相,吾輔也、不可!』曰:『移之民。』曰:『民死,吾維與為君?』曰:『移之歲。』曰:『裁饑則民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熒惑必三徒。』果徙三舍「註47」。」此則中星象可顯現出人世的災難,而災難又可以人爲力量移轉,關鍵點在於人君是否有德。德政可以化解一切的自然災異,故星象推測之積極作用乃在導正政治上的偏頗。

又〈人文部〉中列出春夏秋冬四季所對應的節令活動,《夜》書的讀者群既設定爲文人,所記的節令活動便有別於傳統曆書中以農桑爲主的活動,而是列出象徵意未濃厚的民俗儀式,如「水湄度厄」、「踏青」、「禁火」、「盂蘭會」、「得金梭」等。此外,又以文人活動的典故爲主,如「飛英會」言范蜀公於荼麋花開時宴客,以花落酒杯中飲之爲樂。「花朝」以「月十二日爲白花生日,以此時祭花神。「移

註45 卷一 天支部·象緯 「二才」·頁2。

it 46 恭一 天文部·星 「客星犯御座」、頁 9。

[、]at 47 卷一、天文部·星 「熒惑守心」·頁 8 o

《地理部》中言歷代方輿、《夜》書在每個部類均先言歷史冶革的材料,如《地理部》言自陶唐到明代的行政轄區、建都、山水異名等;次則以已身較相關與熟悉的是越地理為主:其中有相當多的條目記載紹興或荊楚地景,如「飛來峰」行於杭州虎林。「躲婆弄」位於紹興敢山、「筆飛樓」於敢山之麓、「樵風徑」於會稽平水、「雷門」與「蘭渚」於紹興府城、「筆醪河」於紹興府治南、「浴龍河」在紹興西門外、「沈釀河」在一陰何山之前等,這些都是張岱親臨眼見之地,如他寫《西湖夢尋》是在西湖遊走四十餘年,對其地理人又與歷史掌故瞭若指掌後始卜筆、對於地理的認知他重視實際的探臨,認為旅遊能增廣見聞,且是著書的博識基礎,司馬遷寫《史記》的態度是他認爲一個史家應有的求證考古精神:「太史公曰:『遷二十四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流、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乃紬石室之書作《史記》。』 記 48 」地理在張岱眼中不單純是日水風景,其書中所載多爲地景的又化掌故,因此,每個地景都成爲帶有深刻意味的符碼一書中甚至亦收錄許多神話傳說中的虛構地理,這些虛構事件雖不曾在現實空間中發生,但由於它們曾在文學空間中存在,對於一個文人來說,便是具有緬懷意義的。

《人物部》所列乃爲位於政治權力中心之人。其位階順序爲「帝士」后妃 大子 公主 名臣 好臣」,此爲史家帝王本紀與諸侯世家的寫作基 輔,此處所稱的人物是政治權利的中心輔,亦是傳統支撐社稷的主要樑柱。至於 名臣與奸臣的立列記敘,亦具有口誅筆伐之效,所謂「留名青史」,無論是流芳千 古或遺臭萬年,均留待後人玩味、定奪。張岱在書首 部額中先進行大支地理的 介紹,並記述人文社會的倫理,以二才爲全書綱紀,爾後人文社會的活動與萬物 名理的實玩才能充容其中。

〈考古部〉置於卷四,其內容主在辨疑與析類,訂正俗說之訛,並列出古今事易混淆者,以提醒讀者勿犯常識上的錯誤。其中,「辨疑」類列 | 事典的考辨過程,如:「禹陵」、「甘羅 | 二為丞相」、「蒙正住破窯」等,可見出張岱之考辨精神;「析類」則直接列出事件,如「兩會參;一會參殺人,而致會子之母投杼。兩毛遂:一毛遂墜井,而致平原君之痛哭。註49 、」「列國一魯秋胡,因婦采桑,調其

註48,卷八 又學部·經史 「探奇禹六」,頁207。

註49 卷四 考古部·析频 「有同時同姓名者」,頁99。

妻,投水死。漢一魯秋胡、永聘翟氏女、翟公誤傳調妻事,而不許婚。俱可笑也。」 at so 〈考占部〉中的知識皆在訂正常人所易犯的錯誤,同時也在提醒又人己身 應具有的專業素養,不應與俗人一般以訛傳訛。

〈倫類部〉、、選舉部〉、〈政事部〉、〈文學部〉、、、禮樂部〉均爲儒家人倫社會 的主體架構。〈倫類部/中除「君臣一一父子一一天婦一一兄弟――朋友」的五倫 關係外,尚加入爰、婿、叔嫂、姊妹、師徒先輩、奴婢等,特重有才情、有烈性 的女子,如「居燕子樓」中的關盼盼,言其潔身自愛,苦守己身及其夫之清名, 自贊曰:「兒童不識冲天物、漫托青泥方雪毫」 註 5 「爲叔解圍」中,謝道韞 以機智與才情駁倒眾客,以解小叔之窘態 5.52 「「聶政姐」中,音其小顧生命之 危認弟之屍,並司死於旁 盂 33 。「駱統娟」描述其慷慨救貧,言「士天夫糟糠不 足,我何心獨飽! 註 54 「季凉妹」因丈夫殺其几長,面臨情義不能兩全的窘境, 竟慨然選擇自經 at 55 。 比類女子或有德慧,或有才情,其多具備的是一股中國 不讓鬚眉的英氣,能勇於突破女子柔弱順從的性別規範,爲情義奮不顧身,此亦 張岱認爲有深情、有眞氣之人・故特意誌之。

〈選舉部〉中ご歷代考試制度與官場文化,張岱自身亦曾熱中於科舉考試, - 舉下第後・看透科舉制度的弊病・以及自場文化的腐敗,〈選舉部〉則是主言試 場與官場的文化・如:「鹿鳴宴」、「瓊林宴」、「曲君宴」、「活陵餅餤」等均言朝廷 親賢宴賓的歡宴場面。張伫認為入榜與否的决定因素,除己身能力外,絕人部分 見入意・如:「大門放榜」、「未衣點頭」、「湘靈鼓瑟」、「柳枝染衣」皆言冥冥中之 神助。而其中,考試的公平性亦是影響結果的重要因素,或有頑賂之弊案,如「關 節」言:子行賄,請託試官;或有因惜才而造成基準點上的不公生,如「同試走 避、「奏改試期」;或有因避諱他人流言而反屈降自己門生者,如「屈居第二」, 此等現象均影響考試的結果,又最令人心寒的是黨同伐異,這也是明代朝政中極 嚴重的現象,官場中論輩份,永黨羽,造成激烈的權力鬥爭,〈政事部〉中如「頭 腦冬烘、「陸氏荒莊」、「沆瀣一氣」等,所列雖爲歷史上之官場弊病,卻止足以 **고映明代朝政結黨爲禍的現象。**

a 50 , 卷四 考古部·析頻 「異世則兩魯秋胡」, 頁 99。

註5.1卷石 倫稱郡·夫婦附妾 「居燕子樓」, 頁 125。

[、]EE 52 卷五《倫擬部·叔嫂 「爲叔解属」,頁 134

se 53 卷五 倫類部·姊妹〉「聶政姊」,頁 134°

缸 84 卷五 倫類郡·姊妹 「駱紙姊」, 頁 135。

註 55 卷五 倫類部·姊妹 「季宗妹」·頁 135 °

「學而優則化」是傳統儒士的生命理想,故孔子雖以教育爲其志,然而周遊 列國的最終目的,仍是希望獲得國君的青睞,在其位才能渠其政,以達「淑世」 的大同理想。因此,仕宦自古便爲儒者施展抱負的人門磚,所謂「得乏」或「失時,指的都是能不能在政治舞台上一展長才,也因此,對於政治的瞭解是文人理 所當然的關懷面向。〈政事部〉中張倚列舉出古今良官與其為政,從其中也透顯出 個人的政治理想,如「經濟」類中可見出其認爲國家應給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爲「足食」,民富之後國家才能安定,故政府要有「平水價」、「擊鼓剌賊」、「競渡救荒」等措施。明末流民問題相當嚴重,人民生活的不安定,乃因無法得到衣食的飽起,且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人民不斷遷徙的原因以爲活口。張岱親眼目睹當時民不聊生的慘狀,其在《陶庵夢憶,西湖香雨》中言:「景積庚長,昭慶等火。是處及辛已、壬午歲游饑,民強半餓死。……辛已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饑殍 拿出、在撓相屬 「at 56 。」其自身到晚年亦是「布衣蔬食、常至斷炊。」 自 57 因經歷這些政治失富而造成的社會亂象,故以歷史爲鑑,提出改善政經的方法。

〈文學部〉中、張岱透露田已身對於作足態度的要求,其視完成《石遺書》 爲後年午的使命,故以絲毫不苟的精神 面對這項上作。他舉出歷史上良史的範例, 以勉勵、鞭策自己,如司馬遷作《史記》,親臨各地考證事實;陳子桱作《通鑑續 編》維護史家的公正性,雖威脅以過,亦不安協;又孫可之言:「為史官者,明不 顧刑辟,幽不見鬼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 且 58 。」此類均爲張岱作史 的良鑑。其以史家的態度對於止史的修撰方式亦有所批評:「《晉書》、《南北史》、 《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屬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 爛朝報也。與其為新書之簡,不若為《南北史》之繁;與其為《宋史》之繁,不 若為《遼史》之簡 社59 。」由此皆可看出其對於歷代正史優劣之論斷。〈文學部〉 中除對經史子集四部之載錄外,尚列入文藝理論、書寫工具,故可知張岱在此處 所謂的文學,乃指廣義的文學。

〈禮樂部〉中言儒家社會的制度面,禮以節人,樂以教和,此兩者爲上位者整飭社會秩序的兩人利器。《夜》書中「禮」的部分爲婚禮、喪禮、祭禮出類。「樂」的部分爲律呂與樂律工類。對於禮制,張岱著重禮的精神,因實際規範條目是會應時而變的,故字握精神要領才是重點,若只是執著於條目,便是他所謂的「鄙

註56 《陶庵夢憶》卷七 西湖香市·頁61

註 57 《椰媛又集》卷五 自爲墓誌銘,頁 540。

^{₩ 5×} 卷 、 文學部·經史 「明不顧刑辟」,頁209。

^{4.59} 卷八 文學部·經史 「史評」,真209。

儒」,如「與兩生」中言:「漢叔孫通制禮,微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天下初定,何暇為此?』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者也、』」又引莊子之言曰:「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 at 60.。」川此可知 張岱對禮制所持的態度。

「婚禮」類中錄有古代婚禮的儀俗,如「婚禮」條「納采、問名、納与、納 徵、請期等儀式的施行與其背後的象徵義,又言婚姻契約之精神意義,如「結褵 三命」、「四德一從」等,在敘述婚禮儀式與其象徵之後,便提及與婚姻有關的典 故,如月老檢書、金屋藏嬌、續弦、冰人、結褵、撒帳果、伉儷等詞語的由來, 以豐富有關婚禮的常識。

要禮部分,除了服告、杖期、守喪的規定外,尚言及明清律例中對於喪禮的規定,如「三父」、「八母」等特殊法規。「喪禮」類中,亦雜有筆記小說之故事,如「素車白馬」載范巨卿與張元伯生死之交的故事,其事乃出於《搜神記》,具神異性質 又雜有民間勘興之說,如「生眠」、「葬龍耳」等。

祭禮部分,首言歷代祭丛、祭器、祭典與牲制,並強調祭祀須適可而下,過度的祭祀市个會招來福祐,如「洋祀」:「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1.61 。」孔子曾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1.62 」其義司此。又祭祀重其禮而非藉由祭品賄神,故「貴禮賤財」:「……於席未、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所以貴禮而賤財也 1.163 、」

樂的部分,張俘用極大的篇幅言歷代樂制、琴操、古琴名,以及各種典禮上或軍隊中所用的樂器,如「羯鼓」、「篳虡」、「禁鼓」、「填箎」、「柷故」等, 之錄關於樂聲的典故,如「響遏行雲」、「餘音繞樑」、「聲入雲霄」、「水調歌頭」等,以言音聲感人之效。

〈兵刑部〉之「軍旅」類主言歷代戰事、兵器與將領。張岱言戰爭的勝利要件 在於仁軍義師,將領行士兵以德方能得人心,臨敵之際十兵才顧不顧已身之危衝鋒 將陣,如「盜馬」條:「秦穆公失右服馬。見野人方食之,公笑曰:『食馬內不飲酒, 恐傷。』遂遍飲而去。及一年,有韓原之戰,晉人壞穆公之車。野人率三百餘人

^{□ 60} 卷九 禮樂部·禮朱婚姻 「應時而變」, 頁 240 ·

至61 卷九 禮樂部·禮制祭祀 「尾祀」, 頁 252。

至 62 《十三經注疏》 \《論語注疏·爲政》,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二見,頁 20。

証63 卷九 禮樂部·禮制祭祀 「貴禮賤討」,頁253。

急門車下,遂大克晉 」 計64 韓原之戰征勝之因在於穆公之寬厚仁心,野人爲其人格感召而以身搏之。又如「吮疽」:「吳起為魏將攻中山 卒有患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答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敵 今又吮其子,妾不知死所矣。』後起之楚,卒果見殺 計65 。」此處以 母親的心情刻畫出將領得軍心的原因,預示著其了 如其父願爲吳起將軍效命。又張佔點出了將領的職責要務在於領導能力,而非以一股意氣殺敵,如「專主旗鼓」:「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臨難決疑,揮兵指刀,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任也。』 計65 吳起小但善於捉住軍儿,運用領導者的魅力,且清楚知道勝利非由將軍一人逞英雄之氣可得,而須指揮得宜,運兵如神方能得之。張佔在此部中又錄歷代驍勇之將領,如「飛將」、「鐵編獸」、「能虎將」、「飛將軍」、「來嚼鐵」、「十斷槍」、「黃鸝少年」、「白袍先鋒、、「大樹將軍」、「下露鹽閃電」等均是依據將軍之個人特色、風采爲其命名

「刑法」類則多以爐列的方式記歷代刑法規定,如「一赦」、「五毒」、「髡鉗」、「棄市」、「梟首」等,又錄決獄之例,如「太了斷獄」:「漢景帝時、防年因繼母殺其父,遂級繼母。廷尉以大逆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為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 註 66 」以此可知法可以情理通變,不須拘執。又人若有改過之亡,亦可予以自新機會,如「乱腸滌胃」:「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以過繁作坊、常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滌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計 67 。」 自這些決獄的例子可知,弘岱雖認爲法令是必要存在的,但執法之人有其通變原則,須顧及情理法一方面始能服人心。由其對戰爭與刑法的主張看來,較偏向於儒家之仁,而不似法家之首,上位者與人民的關係並非嚴酷對方的,改刑罰之目的在懲警與払醒,更非用以對付人民。

〈日用部〉、〈寶玩部〉、〈容貌部〉則屬於上人夫情意審美領域。〈日用部〉乃 針對衣食住一方面載錄,「宮室」類主言文人園林建築與歷史上知名的皇室建築, 前者如「輞川別業」、「清秘閣」等;後者如「述樓」、「阿房宮」、「西苑」等,主 要由山水、竹石、曲廊、占物作爲園林的審美對象,少言建築物本身的營造結構,

at 64 卷十 兵刑部·車旅「盗馬」,頁 267。

a 65 卷 + 兵刑部·軍戒 「吮疽」, 貝 266 -

和 65 · 卷十 兵刑部·軍旅 「專主旗鼓」, 頁 266。

at 06 卷十 兵刑部·刑法 「太子斷獄」, 頁 276。

^{12.67} 卷十 兵刑部·刑法 「副腸滌胃」·頁 276、

可謂裝飾性的景觀設計美學。「衣酒,類則言歷代冠制與冠冕種類,少數則日會交代其象徵意義,如「方印」:「元楊維複被召入見、太祖問:『卿所冠何中?』對曰:『四方平定中。』太祖悅其名、召中書省、依此中制頒天下盡冠之。註 68 。」以方印之形狀引中爲政治意義,並以往瑞之名曲承上意。又如「网巾」條:「明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結网中,問結此何用,對曰:『网中用以襄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旨命,道官取网中一十三項,頒行天下,無貴賤,皆令裹之。註 69 。」以萬髮俱齊象徵「萬法俱齊」,故頒行大、,亦可見明初對服制之要求。「衣裳」類多錄具典故意義的特殊裝扮,如「鸕鷀裘」爲司馬相如與早文君貧利時所著之衣;「狐白炎」爲孟嘗君用以賄賂昭且至姬之物;「飛雲履」是白居易在廬上草堂煉丹時所著。「飲食」類記茶酒的種類與典故,可見出文人與茶酒的密切關連,又清文學作品中的飲食典故,如「青精飯」、「蓴羹」、「防風粥」、「錦帶羹」、「韭茶麵」等。關於園林、服飾、飲食的審美要求於第六章中繼續採討。

〈實玩部〉分〈金王〉、〈珍寶〉、〈玩器〉一類。〈金下〉主在貴重,如「歷代傳寶」、「四寶」、「六瑞」、「琬琰」、「碧玉」、「瓜子金」等;〈珍寶〉則主在稀奇,如「火浣布」、「遊仙枕」、「記事珠」、「水蠶絲」、「九曲珠」、「奇南香」、「貓兒眼」、「祖母綠」等;〈玩器〉貝多重其技藝之巧,如「夾紗物件」、「竹器」、「螺鈿器皿」等,重舉」「著名的襲敞,人部分爲宋代與明代的窯廠,宋代廠如「柴窯」、「定窯」、「次窯」、「哥窯」、「百窯」、「鉤片窯」、「內窯」;明代廠如:「萬曆初窯」、「靖窯」、「宣窯」、「成窯」,反映出此兩代藝品工業之盛,亦可依其記載特色比較兩代對藝品玩器之審美觀感。

《容貌部》分「形體」與「婦女」兩類。「形體」類之內容約可分爲 1: 是相人之賢德,一是觀人之美醜,前者如「聖賢異相」、「四十九表」、「昭烈異相」、「碧眼」、「猿臂」、「四馬」、「頭有二角」等,此等依據面相可觀出其人之不可凡響;後者如「芳蘭竟體」、「面如傳粉」、「看殺衛玠」、「覺我形穢」、「精神頓生」、「壁人」、「若朝霞舉」、「倚「樹」、「擲果」等,乃以視覺印象品評人物之容貌形體。「婦女」類具記載歷代奇女子,此類中對女性的品評標準不止有容貌,而是兼涉婦容、婦才、婦德各面句,婦容方面如「妲」賜周公」、「新撥鵝頭肉」、「國色」、「尤物」、「鉤弋宮」、「傾國傾城」等,此類雖強調女子之美色,但亦提出男子若只是耽溺於女色而不務上業,具尤物將成禍水,其言「夫有尤物,足以移入。若

紅68,卷十一、日用部·衣冠 「方巾」,頁 285。

註69 卷十一 日用部、衣冠「网巾」,頁285。

非禮義,則必禍及、 20 。」女才的方面如「無鹽」、「書個」、「章台柳」、「錢樹了」、「桐葉題詩」、「白團扇」等,張岱並不上張「女了無才便是德」,因其認爲廣博的知識可作爲賢德的典範基礎,且見多識廣自然能突破閨閣之間而有更宏觀的視野,故「女博士」條号甄后之品云:「古者賢女無有不覽經籍,不然,成敗安知之? 347 人德方面,有頌其貞久者如:「斷臂」、「截耳斷鼻」、「割鼻毀容」等,此類皆自毀容貌以全婦德,另有具才識賢德者如「宿烟女」、「請備父役」、「以身當熊」等,此類均爲以女子之身而胸懷宏闊,具有忠勇知恥的風範。」〈容貌部〉中特立「婦女」類亦可見止張岱對婦女之重視與尊重。

〈九流部〉分「道教」、「佛教」、「醫術」、「相下」、「雜技」#類。前已有言, 《夜》書中特重儒家人倫社會制度的層面,但這並不表示張岱對於其他思想流派 採「排他」的姿態,相反地,由張信的作品中,往往能見田其兼涉儒道佛諸家思 想的的痕跡,其自身晚年在遭遇國變後亦嘗試學道學佛,〈自爲墓誌銘〉中言:' 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萬學團俱不成, 任世人呼之為敗子,為廢物,為頑民,為鈍秀才,為瞌睡漢,為死老魅也已矣 ... 72 。」 此段話自謙自貶的成分相當重,但若就道家觀點來看,敗了、廢物、鈍秀 才、瞌睡漢、死老魅等亦非貶抑,對於莊子來說,無用之用是爲大用,物之得以 安享人年、乃因其不符合世人之實用觀點、而「瞌睡漢」之稱若要推其始祖、莊 周乙爲第一人、北a ・由張岱自命其號爲「蝶庵」・亦可見出其對莊子的推崇與喜 好、在《西湖夢尋》、《快園道古》中,亦時見張岱言語中雜有佛家思想,如《西 御夢尋・武林道隱序》中張停向道隱問試:「弟闡《華嚴經》,佛言華麗世界,南 贍部洲特華嚴海中一彈丸之地,則西湖不直一蠡殼水,其景界其小。湯若七傳南 柯蟻穴中有國都郡邑、社稷山川,則西湖不只一蟻穴,其景界又甚大。兩說不一, 乞和尚為我平章之 註 74 。 由此段敘述可見幾點: 爲張岱對於佛學經典並不 陌生。「是張岱在思維方法中亦不排斥借用佛學觀點。」是張岱交遊中不乏佛門。 弟子,並常與之論道世理。而張岱對於佛道的態度又可進一步由《夜》書中窺見, 「道教」類中多言修道法門,如「道家「寶」、「一全」、「一閉」、「五氣朝元」、「一

註70 卷十二 答貌部·婦女 「九物」,頁317 c

註71 春十三 容貌部·婦女 「女博士」,頁316·

註 72 《瑯嬛天集》卷五 自爲墓誌銘 , 頁 540 ~

註73 卷十七 四靈部·蟲豸 「蝶庵」:「李愚好睡,欲作蝶庵,以莊周爲閑山第一祖, 陳摶配食,罕予、陶曆輩祀之兩廣。」,頁400。

日 74 《西胡夢尋·武林道隱多》,頁5·

華聚頂」、「服石子」等,又言求道故事如「羨門」、「壺公」、「隔兩塵」、「陳摶」、「眞武」等,道獨示現的神奇如「畫水成路」、「噀酒救犬」、「吐飯成蜂」、「叱石成羊」、「剪羅成蝶」、「獨立水上」、「入火不熱」等,可見出其對於道教乃持肯定態度。又「佛教」類中百言分流,如「禪宗五門」,又對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有概略的介紹,如「佛入中國」。常人閱讀佛教經典往往礙於專有名詞的不解而產生理解上的障礙,改名相解釋亦是佛學入門的必備常識,如「五蘊皆空」、「一乘」、「八道」、「五戒」、「傳燈」等,又如佛教中的公案故事,如「小一法門」、「即し即佛」、「風幡論」、「傳衣缽」、「安心境」、「求解脫」、「入門來」等。

「醫術」類多記神醫之行,張岱曾親眼見吳竹庭以草澤醫療治癒其祖父,故十分相信民間療法,認爲「良醫用藥,多以意造。」 註 75 ,張岱自己亦積聚土十餘年所聞見之藥方而成《陶庵肘後方》一書,所記皆五意獨出,不拘古方之良醫藥方。「相術」類有部分與〈地理部〉、〈容貌部〉重疊,與〈地理部〉重疊者爲勘與之術,強調墓地風水;與〈容貌部〉重疊者爲面相之法,強調有奇相之人,而〈九流部,相術〉則專言卜算雜藝,故另立一類。「雜技」類言拆字法及特外技藝,拆字法乃舉出實例,不上百方法,重要的是拆字所驗證的事蹟,如唐玄字拆「朝」字、宋高宗拆「春」了、賈似道拆「奇」字,皆極爲靈驗。特殊技藝如:製藥術、斫輪術、屠龍技、觀星術等,晚明特重有才能技藝之人,認爲一技一藝皆爲至理,且技藝無所謂貴賤尊卑的分別,由張岱特立「雜技」類,且雜陳不同性質的技能,亦可見出其尊重的態度與平等的心理。

〈外國部〉分「夷語」與「外譯」兩類。夷語記典籍中外國名詞的解釋,因中上本無的東西,只得另造 詞稱之,且多以音譯爲主,但中國文字乃爲表意的文字系統,單從譯音無法得知其意,故張岱收羅此類詞語並爲之註解。「外譯」類言中國藩屬國的進貢及往來歷史,且多強調明代的進貢情形。川其記載中發現,明初藩屬國的進貢十分頻繁,甚至有此自古無往來的國家亦從明代開始進貢,可見出明初國力之盛,如「滿剌加國」:「前代不通中國,自明永樂初朝貢 註 76 。」「蘇門達則國」:「前代無考、明洪武中、奉金葉表,貢方物,永樂初,給印結封之 註 771 。」「彭宁國」:「其前無考,明洪武十一年,遣使表、貢方物,永樂十二年,復入貢 註 78 。」此部亦可視爲中國的外交簡史。

註75 《瑯嬛主集》卷一 陶庵肘後方序,頁447个

註 76 卷于五、外國部·外澤 「萬剌加國」·頁 356。

証77. 卷十五 外國部·外譯 「蘇門答剌國」, 頁 356 ·

註 78 卷十五 外國部・外譯 「彭亨國」・頁 356 ^

《植物部》與《四靈部》屬萬物名與的認知賞玩。《植物部》中好奇與博物的色彩濃厚,多記神話植物與外國植物,如「不灰木」、「懷夢草」、「屈軼」、「知風草」、「青田核」等,亦有以植物之性比擬士人之品者,如「義竹」、「君子竹」、「張緒柳」、「薰籦異氣」、「冰肌王骨」、「菊比隱逸」等,對於特殊用途或有毒植物則詳細介紹其特性,如「萍實」、「鉤吻草」、「君遷」、「益智」、「麵樹」、「萋葉藤」等。對於植物與四靈的瞭解,本是土人自文學詩詞中可得的知識、孔子亦言讀《詩經》不但可以「興、觀、群、怨」,可以事父事君,尚且可以「多識鳥歡草木之名。」計 7,相對地,久入若多識鳥獸草木,亦可將之運用於詩詞文章中,以增加對物性的認知與瞭解。《四靈部》中,多記神話異獸,如鳳凰、龍、風生獸、吐綬雞、畢方鳥、窮奇、饕餮等。神話大抵是人類對現實世界欲求不滿的夢想,故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大致此照著現實世界虛擬這些靈禽異獸,故由其描述特性當可見出創作者的心理想望。

〈荒唐部〉分「鬼神」與「怪異」兩類。所謂「荒唐」,指的是與人類世界有別的異物世界,諸如神、鬼、精、怪、靈魂等皆列入此部,或有勸入爲善,借鬼神以懲惡之說,如「見奴爲祟」、「伯有爲厲」、「披髮搏膺」等,或有驗證佛教輪迴之說者,如「生死報知」、「乞神語」、「再爲顧家兒」、「悟前身」等,而大體工,張岱是相信鬼神的存在,故以「無鬼論」反面立說,以院擔不信鬼而見鬼,證明鬼神之實有。又鬼怪在張岱筆下亦非邪惡之代稱,並不刻意危害人類,且亦有人之羞赧、緊張、害迫等情緒。鬼只是與人声等的另一種存在方式,人若要勝鬼亦非難事,只要稟持一股正氣,氣定神閒,鬼怪自然遁去,「魑魅爭光」、「劇鬼可厭」、「大書鬼手」、「見怪不怪」等條均言人鬼對峙的場面。此部雖多錄自六朝志怪小說的故事,但由張代的選錄內容亦可見出其對於鬼神的看法。

(物理部)分「物類相感」、「身體」、「衣服」、「飲食」、「器用」、「艾房」、「金珠」、「果品」、「菜蔬」、「花木」、「鳥獸」、「蟲魚」等類。主要是根據日常生活物用的各面向提出巧方妙法,與居家萬用守則之類的書籍相仿。其中,方包含許多科學原理,如「磁石引針」、「琥珀攝茶」、「酸漿入盂、水垢浮」、「琴瑟弦九而不鳴者,以桑葉捋之,則響亮如初」、「槐花污衣,以酸梅洗之」等則,乃是關發如何利用物體本身的物理反應或物物之間的化學反應產生實際效能,夏咸淳先生占張岱接觸過利瑪竇傳來的西方文化。」80,故具有自然辯證的科學思維。姑且不

at 7) 《十三經.在疏》 【《論語注疏·陽貨》·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三刷,頁156

az 80 夏咸淳《明末奇才——張岱論》,頁 65。

論夏先生此言的證據爲何,由張岱的記載中亦可見出他留意到物體之間性質的相生相見,並利用此一原理便利日常生活,故《物理部》中可體現張岱的生活智慧與科學思想

〈方術部〉多採用民間信仰或民俗療法,如「符咒」類品治腳麻法爲「口稱木瓜曰:『還我木瓜錢,急急如律令。』一氣唸七遍,即止 註×1 。」 又如患針眼 若:「以布針一條,對井以目睛睨視之、已而、折為兩斷、投井中,眼即癒、勿令人知 註82 。」對於此類近似迷信的說法、張岱選錄的態度是寧可信具有,其《陶庵肘後方序》亦言:「蓋草澤醫人,其以丹方草頭藥活人為多 人「若吳竹庭之療吾先大夫,匠意獨出,不拘古方,與草澤醫人用草頭藥者,亦復何異!蓋竹扇止汗、破蓋斷瘧,此中實有至理,殆未易一二為俗人道也 註 82. 、」張岱曾视眼見吳竹庭以偏方醫治祖父之重病,故認爲此類方法之效能不可不信。

《夜航船》之一上部類中,由大地之宇宙言至生活物用之理,張倩用簡短的語言,客觀的描述,以讓讀者在短小的篇幅中得到便利可用的常識,其視界乃由大而小,由遠而近,盡量顧及物事的全面性,故張岱雖不言此書爲百科性書籍,其創作野心功寧是以自科全書爲標的。

1、重出現象

就編排體例而言,《夜》書子目偶有重出現象,以張岱爲又選詞、選字、選題、 選意之用心來說,其重出當有特殊用意,下文即檢出書中重複事件與條目,就其 現象相近者予以歸類,以各類的個別情形分析其重出現象背後的編排用心,其重 品情形約可分爲五類:

(一) 敘述相仿, 分見異部

此類文字敘述幾乎全同,或偶有幾字差異,其意義亦無出入。何以相似而近 手相同的條目要重複出現?張岱的用意在於便利讀者檢索, 事若同時有幾個關 鍵的特徵,則司將這些特徵列入分類的考量,如「網」別業。條分見兩部:

網川別業 在藍田,宋之問所建,後爲王維所得。賴川通流竹川花塢, 日與裴秀才迪浮舟賦詩,齋中准苓鐺、西臼、經案、竹床而已 #84 。

EL 81 卷二十 万衡部·符咒 「冶腳麻法」, 頁 429。

証82 卷二十 万衡部・万法〉「患偷針眼」,頁431。

註 83 《瑯嬛文集》卷一 陶庵肘後方序,頁448。

註84 卷←一 月用部·宮室 「輻川別業」·頁280。

帽川別業 藍田宋之問建,後為王維莊。蜩水通竹洲花坞,日與裴秀才迪,

多舟賦詩,屬中惟茶鑑、酒白、經案、繩床而已。為關中八景之一 # 85 。 其文字差異僅在後則強調其「為關中八景之一」。「關中八景」為:輕川煙雨、潤城朝雲、驪城晚照、灞橋風雪、杜曲吞遊、咸陽晚渡、藍水飛瓊、終南豐毅。輞川別業為關中八景之 ,故載錄之,以符契〈地理部・景致〉之敘寫方向與重點。〈日用部〉則強調文人之園林建築,因輞川別業是文人社群中上重要的隱逸文化圖像,故分見之。

《天文部·日月》「日洛九鳥」條又見於〈考古部·辨疑〉,二則重出的原因 乃在於〈天文部,所強調的是太陽神話,故在〈日月〉類列出,但此條內容實不 在言神話·反而在訂上伸話傳說之訛:「鳥最難射。一日而落九鳥、言羿之善射也。 後以為羿射落九鳥,非是。」故於〈考古部·辨疑〉又錄。「九人夫松」條見於〈考 古部·辨疑〉與〈植物部·草木〉,其內容主在辯證古今之誤,故〈名古部〉錄之: 「秦始皇登泰山,風雨暴至,避於松樹之下,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 第九爵。今人有誤為五株松者、非也』。86 。」而〈植物部〉之敘述僅次序略異, 並加入始皇登泰山,乃爲「封禪」事。

「龜息」條見〈倫類部・父子〉與〈九流部・相〉。兩則內容全同:「李·喬母 以嶠問袁天綱,答曰:『神氣清秀,恐不永耳。』請何·僑臥而候其鼻息、乃賀曰: 『此龜息也,必貴而壽。』」分置兩部的原因乃爲:其中牽沙李嶠與其丹的關係, 母爲子問下,求其未來發展,故置於〈倫類部〉。而又有相上袁大綱觀李嶠面相、 氣息,推斷其富貴與年壽,故〈九流部〉亦列。「舌耕」條出現於〈倫類部・師徒 先輩〉與〈文學部・博洽〉:

漢質達通經,來學者不遠千里,廣有贈獻,積粟盈倉。或云: 逵 非力耕,乃舌耕也 # 87

漢賈逵通經術,門徒來學,不遠千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註 88

兩則又字略異但不妨害本義、賈逵廣通經術、故列於〈文學部・博洽〉、又因其博學、故門生不遠千里而來、言其門徒之多可恃以爲生、故列入〈倫類部・師徒先輩〉。

以下幾則均爲〈地理部〉與〈荒唐部〉重複之條目・乃以傳說中軼事之發生

註85 卷二 地理部·导致 「辋川克業」,頁65°

註 x6 卷四 考占部·辨疑 「五大夫松」, 貝 99。

註87 卷五 偷類部·師徒先輩 「舌耕」·頁136。

地爲古蹟景點,事件或多或少帶有神異性質,故兩部皆列。如〈地理部・梅花村〉 同於〈荒唐部‧林間美人〉條‧記敘趙師雄黃昏時在羅浮飛雲峰林間遇 淡妝美 人,與之共飲,相談甚歡,酒醒後,隻身在一大梅樹下,文中暗示女子爲梅樹精, 但不直接言明,八二「東方已白,視大梅樹下,翠羽啾啾,參橫月落,但惆悵而 已。」〈地理部〉乃以梅花精的傳說爲此地命名爲梅花村;〈荒唐部〉則強調巧遇 梅花精的靈異事件。又〈地理部‧占蹟〉之「沈釀堰」同於〈荒唐部‧怪異〉之 「飲水各醛」,此則內容言山陰柯山之沈釀堰以水投錢而化爲酒,事屬怪異,又爲 占蹟,故分列兩部

〈地理部〉「碩項湖」二上湖在桑時爲 城, 時有謠曰:「城門有益, 當陷沒。」 字門者戲 · 老嫗・以血塗門, 而城果焰, 事屬怪異,故〈荒唐部・怪異〉亦列, 子目爲「有血陷沒」。〈地理部・龍穴山〉記二龍打鬥爭穴事・張路斯之穴爲鄭祥 遠據、張至民間仕宣城令、與人通婚而生九了、借了之力戰勝鄭祥遠。龍化爲人, 與人合婚生子・人任地方官・事屬怪異、故〈荒唐部・怪異〉亦録・了目爲「張 龍公」。「巢湖」事近「碩項湖」・古此湖本爲一城・後因江木暴羆城爲之陷沒・ 姥囚 小食巨魚得善報不死。〈荒唐部・怪異〉亦列,子目爲「地硌爲湖」。此類敘 述文字幾乎全同,在《夜》書中約有 組。

(二)敘述有異,具互文性

此類文字不全同,而相異處可形成互文效果,使讀者對事件掌握更多訊息,如:

鐘山 在分宜。晉時,雨後有大鐘從山峽汽出,驗其銘,乃秦時所造, 故名鐘山,後有漁人,山下得一鐸,搖之,聲如霞震,山岳動搖。漁人 懼,沈之水。或曰 此秦始皇驅山鐸也。 \$1.89

驅山鐸 分宜晉時,雨後有大鐘從山流出,驗其銘,乃秦時所造。之漁 人得一鐘,類鐸,舉之,聲如霹靂,草木震動。魚人懼,亦沈於水。或 日此秦驅山鐸也 註90 。

兩則實記敘司一事,文字略異,可互相補足,如「驅口鐸」中只知物爲秦時所造; 「鍾山」則言爲秦始皇造,「鐘山」言其爲鐸;「驅山鐸」則,其爲鐘,伝鐸,可 互爲訂正補充。「五星奎聚」條分見:

五星聚至 宋太祖乾德五年,五星聚於奎·初,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

註89 卷二 地理部,山上「鐘山」,頁55。

註90 卷十八 荒唐部·坚異 「驅山鐸」,頁412。

周顯德中司為諫官 · 儼善推步星曆 · 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兒之,儼不與也、亞明 · 」

九星奎聚 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於奎。初,寶儼與盧多遜、楊徽之、 周顯德中同爲諫宫,儼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白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呂氏中曰:「奎星周太平之象,而實 重啓斯文之北也。又治精華,已露於斯矣 註92

後見較之前則多了細節與解釋,得知五星奎聚時間爲一月,且「呂氏中之言可知 奎聚所代表爲象徵太下之象。〈天文部,春〉列「懸羊磔雞」與「磔雞」;

懸羊礫難 元旦縣官懸羊頭於門,又磔雜覆之。草木萌動,羊囓百草, 雞啄五穀,殺之以助生氣也 註以 »

傑雞 魏 足帝制。春分磔雞,祀屬殃 註 94 。

前則言民俗活動的實際內容,及其背後象徵意義;後則,主此俗爲魏之帝時的制度, 以及儀式舉行的時間與目的。「覆水難收」事見〈考古部,辨疑〉與〈倫類部,夫婦〉:

. L. 前覆水 太公望妻馬氏,棄夫而去,後見太公富貴求歸。命收覆水。 今指爲朱買臣,非 註 95 。

禮水難收 姜太公初娶馬氏,讀書不事產業,馬求去。太公封於齊馬永 再合。太公取一盆傾於地,令婦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 覆水豈難收?」 註96

後則重故事之細節,交代馬氏棄夫之因、太公富貴之山、命收覆水之結果,並借太公之語帶昌命其收覆水之用意;前則重事件主角之考證,時人皆以此事爲朱貢臣,故以此計止。「二天」條分見〈天文部〉「象緯」 註 97 類與〈選舉部〉「郡守」 註 98 類,又字敘述有異,後則強調蘇章之廉政所得效果爲「郡界肅清」,有殺雞

E 41 卷一 天文部·象緯 「五星聚奎」自 3 。

^{■ 192} 卷一 天文部·星 「五星奎聚 · 頁 9 。

王93 卷一 天文部·春 「懸羊磔雞」, 頁 24

^{■94} 卷一 天文部·春 「磔雜」, 頁 26。

註95 卷四 考己部·辨疑 「馬前覆水 ,頁99。

註96,卷五 倫類部·夫婦 「覆水難收」,頁127。

註 97 卷一、天义部·象緯 「二天」「後漢蘇章爲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清河守、臧奸、章至、設酒後數。守口 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按事、公法也。』遂正其罪。」頁 2。

註 98 券 、 選舉部·郡守 「二天」:「後漢蘇章爲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清河守,以

儆猴之效·與前則具互文性。

「冰人水件」條記令狐策夢立於水上與水下人語、古爲媒事、故爲太守国豹之子與張徵之女作媒、此事分見〈天之部、露霧冰〉 註 99 與〈禮樂部・禮制婚姻〉 註 100 。前則在文末加「《詩經》曰:『適其冰泮。』、何,乃引《討經・匏有苦葉》爲水平之期作 註解。又〈人文部〉「桃符」與「初茶鬱壘」均載門神事,而敘述重點上分不同。「桃符」條乃言元旦的民俗活動,立桃板,畫神茶鬱壘爲春日活動之 ;「神茶鬱壘」條則言門神之由來。「喚魚潭」於〈地理部〉中言此處爲「諾距羅尊者道場」,而〈阿靈部〉則強調此潭客至撫事,魚群輒出。〈九流部〉「入火不熱」與「周顯估」條皆爲周顯估小傳。「入火不執」條記明太祖試其入火不熱之術,施法過程較爲詳細;「周顯信」條則言太祖驗其術後,親自爲之方傳。

(天文部)「九日開杜鵑、條言周寶遊鶴林寺、命殷七七於重九開杜鵑、杜鵑本爲春日開花,此處則以神力爲之。、九流部、佛教〉中亦載此事,因殷七七爲僧,乃言佛法之神奇,兩則文字敘述有異,前則並不點出殷七七之身分,但強調「寶遊賞後,花忽不見」 計 101 之神奇。〈寶玩部・珍寶〉詳細介紹人院布之產地、特色與功能。而〈植物部〉「不灰木」條並言不灰木與人院布皆爲耐熱之寶物,對實際外型、特色並無介紹,僅言:「西域有火院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計 102 。海棠花在〈植物部〉出現兩次, 是「斷腸花」條,言婦人因思念而落淚,滋潤草木所開之花如婦之面容,其葉上綠反紅,即海棠花。二則言宋眞宗時海棠與牡丹齊名,眞宗以海棠爲首作雜計上首,兩則皆并介紹海棠之物性,而是偏重典故之記載、且內容全不相攝。此類皆對同一生題敘述有異而具互相補足之效者。

(二)不同部類,著重不同

此類對於司一事件因切入點的不同,故有不同的描述方式,由此亦可見出張 估散文描述之功。如柳毅與龍女的故事分見〈天文部〉「雨工」條與〈地理部〉「柳 毅井」:

雨 [唐柳毅,遇洞庭,見女子牧羊道畔,怪而問之。女曰:「非羊也。

贓敗、章乃設酒款之。故人喜曰 人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 今夕,蘇孺 又與故人飲酒、私情也;明日、冀州刺史白奏事、公法也。 遂舉正其罪,郡界肅 清。。頁176。

至99 卷一 天文部·露霧冰 「水人水斗」,頁19。

註 100 卷九 禮樂部·禮制婚姻 「冰人」,頁 242。

至101 卷一 天文部·秋 「九日開杜鹃」,頁32。

註.02 卷十六 植物部·草木 「不灰木」·頁365。

此雨工雷霆之類也。」遂爲女致書龍宮,妻毅以女 註103 。

柳毅什 在君山。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道遇牧羊婦,注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郎,爲婢所曆,見黜至此,敢寄尺順。洞庭之陰有大橘樹,擊樹二,當有應者 _ 毅如其言。忽見一叟引至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之曰:「苍夫之罪 」頃之,有赤龍擁一紅妝至,即寄書女也。宴穀碧雲宮,洞庭君弟錢唐君曰:「濟陽嫠婦欲托高義爲姻。」毅不敢當,辭去。後再娶盧氏,即龍女也 註104,。

前則所強調爲龍女所牧之至爲雨工雷霆,以此標誌著龍女的身份,故事的敘述相當簡單,省略所有曲折的細節。後則乃依唐傳奇〈柳毅傳〉的故事再加以縮減,故事情節完整。

又, ⊥ 勃撰寫〈滕王閣序〉之事分見三處:

滕E閣 南昌府城章工門上。唐高宗子元嬰封滕王時建。都督閣伯嶼重九宴賓僚於關,欲跨其壻吳子章才,令宥構序。時王勃省父經此與宴。 閩請眾賓序,至勃不辭。閻志甚,密令吏得句即報,至「落霞秋水」句, 噗曰:「此天才也!」其婚慚而退 註105 ^

風送滕王閣 都督閣伯岐修縣王閣,落成該宴,屬壻吳子章預作 縣王閣賦,出以跨客。王勃自馬當順風行七百餘里,至南昌與宴。及遜作賦,受筆札而不辭。都督大怒,命吏伺其落句即報。至「落霞秋水」句,都督曰:「此天才也!」命其婿輟筆 \$\$\$ 106 。

滕王閣 滕王,唐高帝之子,武德中出為洪州刺史,喜山水,酷愛蝴蝶, 尤工書,妙音律。暇日泛青雀舸,就芳渚建閣登臨,仍以王名閣焉 註 107 。 〈地理部〉強調此閣之地神仁置、建造之人與發生於此地之歷史事件;〈文學部〉 則強調王勃之文才,以即席文章打敗是子章宿構之〈滕王閣賦〉;〈日用部〉則主 在介紹「滕王」與此閣建造之因。

關於曲江宴的記載,或言軟事,或言民俗,繁簡與重心皆異,在《夜》書中分見四則:

^{¥103} 卷一 天文部·雨 「雨工」, 頁 13。

aE 104 卷二 地理部・山川 「柳毅井」, 頁 60 °

起105 卷二 地理部·古蹟 「滕王閣 · 頁51。

註106 卷八 又學部·歌賦 「風送滕玉閣」,自222。

註 107 卷十一 月用部·宮室 「滕王閣」、頁 282

曲汀池 西安府城東南。漢武帝鑿、每賜宴臣僚於此、池埔彩丹,惟宰相學士登焉。宋子京嘗夜飲曲江、偶寒、命取半臂,十餘寵各該一枝、子京恐有去取,不敢服、冒寒而歸 註108。

各送半臂 宋子京夜飲曲江,偶寒,命取丰臂、十餘龍各送一枚,子京 恐有去取,不敢服,冒寒而歸 註109 。

曲江宴 曲江在西安府,唐朝秀才登行第者,賜曲江宴。每年三月三日, 蔣人最勝 11.0 。

踏青 三月上巳,賜宴曲工,都人於工項楔飲,踐踏青草,日踏青,侍臣 於是日進踏青履。王顷臾诗:「結件踏青歸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 註 1111 。」

〈倫類部〉中乃強調宋子京之眾妾之間的權力關係,子京身寒卻不敢著衣,乃怕有所偏袒,引起群姬爭酷,故列於〈夫妻附妾〉類;〈地理部〉言曲江他建造之由來,且言在此處宴群臣之習始於漢武帝,並言宋子京與寵妾之軟事;〈選舉部〉則記唐賜宴進士於也江之制;〈天文部〉言一月上已於曲己踏青禊飲之民俗 〈倫類部〉強調的是夫妻間的倫理關係與寵妾之間的權力關係;〈地理部〉則強調曲江也之開鑿與功能;〈選舉部〉主在己土地爲宴請新科進土地;〈天文部〉則言此地所舉行的節令儀式。

下將莫邪的故事分見〈文學部〉與〈兵刑部〉:

F將莫邪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刊曰:「邑之又如千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其傷缺爾 a 112 。

下將莫邪 干消吳人,妻莫邪,爲吳玉闔閩鑄愈,不成,干將曰:「神物 之化,須人而成。」妻乃斷髮剪爪,投八爐中,金鐵皆熔,造成二愈, 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註1,;。

〈兵刑部〉乃言二寶劍之鑄造過程與命名原因,〈文學部〉以之爲專有名詞比喻李 邕著作之文氣。

又蘭亭流觴曲水事見一處:(天文部)言流觴曲水不始於蘭亭,周公時即卜東

註108 卷二 地理部,山川「由江池」,負59。

ほ109 巻五 倫類部·夫婦 「各送半臂」, 頁 127°

註110 券六 選舉部·殿誠「曲工宴」,頁150。

at 111、卷一 天文部·春 「踏青」·頁27。

豆、12、卷八 又學部·著作「干將莫邪」, 頁 214。

延...3 卷十 兵刑部·軍旅 「干将莫邪」, 頁 267 c

都洛邑,以流水泛酒 計 114 ;〈地理部〉言蘭亭故址在紹興府城南 十五里之蘭渚 計 115 ;〈文學部〉貝,言臣有軍之〈蘭亭集序〉,言其創作風格與眞本流傳 計 1.6 。 范巨卿弘元伯故事見〈倫類部〉「范張雞黍」 計 17 與〈禮樂部〉「素車白馬」 計 18 ,前貝言朋友之信;後則言生死交情。張季鷹思蓴鱸典故見〈政事部〉,乃思鄉 退隱之情 計 119 ;而〈日用部〉「飲食」類則言尊之食用季節,並「秋時蓴長丈許,凝脂甚清,「張季鷹秋風所思,正為此也」 計 20 。〈九流部〉「安期生」為其人小傳,言其能以醉墨灑石」而成桃花 計 12. ;〈植物部〉則以桃花。爲上,言安期生煉藥於此,以墨汁灑石上成桃花,雨過則鮮豔如生 計 122 。廣陵曲江觀濤的習俗見於〈天文部〉「天炙」 計 123 條與「觀濤」 計 124 條:前者重點在人炙,觀濤乃附帶提及;後則專言八月堅日觀濤之風俗,此類共有九組,文字敘述十分不同,乃因對司一事物的切人點與著眼點皆異,故可見不同面句的描述。

(四)同一物事,分見多條

此類以多則條目共言一事物,通常各則條目分述此物的不同面向,以諸條共同形塑此物之特徵、外型、功能等。此類多出現在〈植物部〉與〈四靈部〉,於同部中,用多則條目共言一事物。如荔枝一物在〈植物部〉「荔枝」條中弓 祭君謨語,詳細介紹興化荔枝的色澤、形狀、香氣、味道 註 .25 。「嗜鮮荔枝」條以楊貴妃嗜食荔枝,所耗人力物力甚鉅,以凸顯出荔枝之珍貴美味 註 126 。「龍眼荔枝」條言其進頁歷史 註 .27 。「荔奴」條上言龍眼,卻以其爲荔枝之奴 証 128 。 人如「竹」之敘述在〈植物部〉中即有七條:義竹、來公竹、此君、報竹平安、碧鮮

注114 卷一 天文部・春 「至鶴」、頁27。

[、]註 ...5 卷二 地理部・占蹟 「蘭者」・頁 48 ^

註116 卷八 文學部·書畫「願亭眞本」, 頁228、

at 117 卷五 倫類部・朋友 「范張維泰」、頁 141。

註 1.8 卷九 禮樂部·禮馬喪禮 「素車行馬、, 頁 246。

廷.19 卷七 政事部·致仕遺愛 「思尊鱸」、頁 200。

註120 卷十一 日用部·飲食 「蓴」·頁293。

証12. 卷十四 九本部·道教 「安期生」,頁324。

註122 卷十六 植物部·花卉 「桃花山、 頁 373。

証 23 卷一 天文部・秋 「天気」,負31 °

^{□ 1.24} 卷一 天文部·秋 「觀濤」,頁3]。

ほ125 巻十六 植物部・草木 「荔枝」・頁 365 °

註 126 卷十六 植物部·草木 「嗜鮮荔枝」,頁 366。

^{該 27 卷十字 植物部·草木 「龍眼荔枝」,頁 367。}

[、]計、28 巻十六 植物部・草木 「荔奴」、負366。

賦、竹。片、君子竹,凸顯竹隱含之品格,並言與竹相關之文學典故。「鳳」之形象則有六條:鳳、鸞、像鳳、鸞影、鳳與、鳳曆,言鳳之各種名稱、種類與特徵。「馬」的敘述則有十一條:舞馬、鑄馬、贖馬、果下馬、八駿、馬首是瞻、不及馬腹、塞翁失馬、指鹿爲馬、的廣、賭馬臨池,圍繞著與馬相關的文學典故。「龍」之條目則有十一則:龍有九子、攀龍鬢、龍漦、梭龍、畫龍、行內不藏、令吾、蛟龍得雲內、墨龍、咒死龍、視龍猶蝘蜓、筆弦化龍,亦多言帶有神話色彩的典故、此類約有五群組,其所描述之意象均與文人用典息息相關,可就其群組意象所構成的意義群探討其意符背後的意旨,將於下文意象選擇中繼續計論。

(五)同一事件,描述有異

此類叙述共有二組,其描述雖屬可一事,卻互爲矛盾,或有可能同事發生在不同人物身上,或有可能爲張岱筆誤。如老嫗磨鐵杵成針事分見〈地理部,磨針溪〉與〈九流部,填武〉:

磨針溪 彭山象耳山下,相傳李白讀書山中,學未成,棄去。過是溪,逢 老媼方磨鐵杵,白問故,媼曰、「依作針爾。」白感其言,遂卒業 註 129 。 真武 淨樂國王太子,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富山修道。久之,無所 得,欲出山。見一老嫗操鐵杵磨石上,問磨此爲何,曰:「爲針爾。」曰: 「不亦難乎?」媼曰 「功久自成。」真武浯。逐精修四十二年,曰日冲 舉 註 130 。

其敘述相仿,但主角與發生地點皆不同,或李白與真武功遇相同事,但在(考古部)「古今有絕相類者」又不見列,疑爲錯簡或筆抄之誤。又「靡靡之音、亡國之聲」事見 .處:

虒祁宮 在曲沃。《左傳》晉作虒祁宮,而諸侯畔,謂此。衛電公之晉,晉平公置酒於虒祁,令師肩奏靡靡之樂。師曠日 「此必得之僕上,乃亡國之聲也,不可聽 註 31 。」

樸水 濮州上有莊周釣台。昔師延爲約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自 投僕水而死。後衛靈公夜上濮上,開鼓琴聲,召師消聽之。師涓曰:「此

註129 卷二 地理部·山川 「磨針虞」,頁57。

^{# 130} 卷十四 九元部·道教 「真武」, 自 331。

註131 卷二 地理部·古蹟 「虒祁宮」,頁50。

亡國之音也 註 132 。 1

濮水琴瑟 晉師延爲行作靡靡之樂。武王伐討,師延自投僕水而死。後衛靈公夜上僕上,闡鼓琴聲,召師曠聽而習之。師曠曰:「此亡國之音也!」 註133

「虒祁宮」條乃晉平公令師清奏樂、師曠凍之;「濮水」則,言師延爲新作廳靡之樂,衛靈公夜聞琴聲召師清聽之,師清,此爲師延所作之樂;「濮水琴瑟」誤以師延爲晉人,又衛靈公夜聽琴聲,所召之人爲師曠。一處記載皆有出人。查《史記·樂書》載此事,「召師曠聽而習之」,應作「召師清聽而寫之」,故可知此處爲張岱筆誤 人春日之習俗,乃亂剛卯、〈天文部〉誤作爲「卯剛」:「正月卯日,配卯剛辟邪。唐制:正月下旬送窮,晦日湔裳」 註 34 。〈寶玩部/「剛卯」條可爲司王:「《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玉,刻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十六字。以正月卯日作此配之,以祓除不祥。」 註 35

田重出現象可見張昏在編排此書時有一整體結構的考量,或爲讀者查閱的便 利性而分置不同部類;或以互文補足的方式,在不同部類強調其部類的特點;或 在同一部類中,以物的各種特徵、事典共同形塑 十十體物來,如此的編排考量使 得《夜》書成爲一各部類互相關聯的有機體,而非隨意拼凑材料的著作。

註 32 卷二 地理部·山川 「僕水」,頁 58。

^{、〒133} 卷九 禮樂部・樂律)「農水琴瑟」・頁259 ~

註134 卷一 天文部·春 「卯時」、頁25。

註135 卷十二、實玩部・珍寶 「周,卯」, 頁302。

第五章 《夜航船》知識體系之建構

此章以「知識體系」爲題,乃欲探究《夜航船》中所建構之文人知識架構,而此一架構不僅是張岱個人的,亦是晚切又人的,或可推至中國傳統文人的集體認知領域,此乃因張岱在編纂此書時即有一預期讀者,即文人社群,故以文人所應瞭解的知識爲內容的擇選標準。由實際編排類目與條目內容亦可知具不脫天、地、人、事、物的範疇,同於類書的取擇向度,這也是又人博雜傳統的表現,除了文藝領域的精通外,向得博習天文地理,對於萬物名理亦須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故張岱在編纂此書時,以天、地、人、物四個向度作爲綱架,而特意偏重人文社會的撰寫。

本章主要分爲「大部分:玄妙世界、地理空間、人文社會。至於萬物名理的部分主要分佈在〈植物部〉、〈四豐部〉、〈物理部〉等,其討論散見於第四章與第六章中,爲避免重複,在此並不特立章節討論。玄妙世界主言字宙天天與神靈異物等不可測知的事物,分佈在卷一〈天文部〉與卷十/、、荒唐部〉,此處分以天文節令與鬼神怪異論之;地理空間則以卷二〈地理部〉之條目爲主,以其實際存在與否,又分現實地理與虛擬空間;人文社會則是《夜》書的描述重心,主要分佈在〈人物部〉、〈倫類部〉、〈選舉部〉、〈政事部〉等,在此分爲政治權力與入倫在會兩部分討論。

第一節 玄妙世界的認知

-、天文與節令

在《夜》書〈天文部〉中可見出傳統文人對於大文與白然現象的解釋,其解

釋多與幾組 元對立的概含有關,其分別是:陰/陽、重(濁)/輕(清)、臣/君、德/刑等。張岱認爲自然界的變化現象多是陰陽二氣交替作用的結果,而陰陽的失調亦形成現象的變異,這樣的自然異象又關係著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良窳與人民生活的優劣,如:日食與月食現象被解釋爲日月行經的相對位置所造成的結果,日食是月行黃道,故太陽光被避掩,此時陰氣勝於陽氣;月食是月行在望,與日衝,故太陰無光,此時陽氣勝於陰氣,而日月又被比擬爲君臣關係,日爲君,故「聖人扶陽而尊君」,對於日食現象的解釋爲君道不明,人君失德,月食則爲失刑,此時更家必須謹慎記載,以戒君子,無論日食或月食,國君都必須提出因應對策,以實際政治的檢討來改變天文異象 如「日食在晦」條:「漢建武七年二月晦,日食,詔上書不得言聖 鄭興上書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時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與奏及之。」此條中以日食解釋爲月行速度過快,月爲直,日爲君,鄭興解釋月行疾,乃因爲君主過於嚴急,使得臣子急迫勿促。因占來日食的情形均代表君王失德,故臣了們不敢上奏,鄭興乃直訴之臣,便以當時朝政現象提出改善方法。

對於雨的解釋,〈天文部〉「兩」:「《天戴經》云、『天地積陰,溫則為兩。』 而冰電是「盛陽雨水溫暖、陰氣會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電。」無論是久旱不雨、 霖雨不止或天雨冰電,都是政治失德的懲不,若遇此些現象,君王必須檢討施政 情形, 重舉行設壇祈天的儀式,如商場時有七年之早,占得當以生人爲禱、湯乃 言:「吾所為請兩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乃齋戒後,剪髮斷爪,乘素 車白馬,身蓍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湯以其仁心不忍犧牲生民,並以 六事問大:「政不節數?民失職數?宮室崇數?女謁盛數?苞苴行數?議夫昌數? 財工」其中檢討、反思了六個面向:課稅、民事、富室、程亂、賄賂,佞臣,其 言未完,則雨落數千里,可見文中強調只要人君有ご檢討,天文災異的情形都可 改善 又如「霖雨放宮人」條:

宋開寶五年,大雨,河决,太祖謂宰相曰 「霖而不上,得非時政所闢,朕恐掖幽閉者眾。」因告谕後宮,「有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 得百名,悉厚賜遣之 至2 。

雨既爲天地積陰所形成,霖雨則象徵著後宮嬪妃之過眾,因此須遣放宮人以疏散

注 1 卷一 天文郎·南 「禱雨」,頁14。

註 2 卷一 天文部·雨 「霖雨放宫人」·頁 14。

陰氣。又久旱若得良吏,則民如逢甘霖,天乙降雨,如「隨車雨」中:「宋陳發知 處州、時大旱、公下車、雨遂沾足、人謂之隨車雨 計; — 」 人明正統九年、浙江 台寧等府久旱,民多疾疫。禮部右侍郎王英,齎香帛往南鎭祈雨。至紹興,則人 羽,水深 「尺。祭祀之夕,雨上見星。次日,又大雨 人民認為此兩為 +英所帶 來,故曰:「此侍郎兩也」。在「上圖得雨」條中,張岱形象化地描繪宋神宗七年 時大旱饑饉的慘狀:「宋神宗七年・大旱,歳饑,徵斂苛急,流民扶攜塞道、贏疾 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槭、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 計4 。| 此時人民司時受到大災與人禍的襲擾,苦不堪言,監安 _門鄭俠,冬其所見繪圖 _ 宝皇帝,以讓上行者實際見到眾生之內難,並下誓言曰:「陛下親臣圖,以行臣之 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呈帝見圖後,寢不能寐,而實際動作 爲「罷新法」八事」,於是人民歡慶,大亦降大雨、這裡大所欲警戒的對象是上位 者,但承受的是生民自姓,若皇帝始終不能覺悟,則社稷終將滅亡。在這樣一個 「天鬱」的假設裡,天是爲一個有意志的主宰體,行於人君之」,其警懲方式不 但正於以水旱來控制人民,尚可獎賞或助援人間之苦難,甚至反映出几間的人女 化成,如「雨氣雨余錢,條:「倉頡造字成,天雨栗,鬼夜哭。大禹時,天雨金三 日。翁仲濡家極貧,天雨金十餅,稱巨富。熊袞至孝,父母死,不能葬、呼天號 · 泣、天兩錢十萬,以終其葬事 · 註5 · 。」兩眾、雨金、雨錢,都是大對於人事的善 意回應,又如「亦虹化 1. 條孔子作成《春秋》與《孝經》,告備於天,此時「天 乃决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者三尺、上有刻文、孔子拜而 受之 計6 。」這裡孔子之德能 三達天聽,以承大意,教化萬民,此段文子除將大 人格化外,亦將孔子神聖化。

天旱的另一種情形是民間冤獄所造成,若得清官不獄則旱象可解,如「御史 雨」:「唐平原有冤獄,天久不雨。顏真卿為御史,按行部邑決獄而雨、號『御史 雨』 註7 。」又如「一年不雨」中:

于公,東海郡决曹,決獄平恕。海州孝婦少寡,姑似嫁之,不肯。 姑白經。姑女誣告孝婦,補台,獄成。于公以爲冤,太守竟賢之,郡中

紅 3 卷一 天支部·雨 「隨車雨」·頁 13

紅 4 卷一 天叉部·雨 「上圖得雨」·頁 14。

註 5 卷一 天又部,雨「雨栗雨金錢」,頁 14。

四 6 巻一 天文部・雷電虹霓 「赤虹化玉 · 頁 16 ·

註 7 卷一 天文部·雨 「御史雨」,頁 13 c

三年苦旱。後守聽于公言,徒步往祭,五雨 註8 。

東海孝婦的故事即爲几雜劇中《竇娥冤》的原型,一年苦旱的原因是杜死者之精氣化爲冤魂作景民間,需得清官平反始得天降甘霖,由此可見,天旱被視爲 種民間有罪的人懲,有德政即可解除,故雨有降甘霖,遍施德惠之義。又冰雹爲盛陽與陰氣格格不入所造成,預示著君與臣之間的不相諧,在「人雹示警」條中,張岱以古今事並言:「周孝王命秦非子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為附庸之君,邑於秦,使續伯益後。其日大兩雹,牛馬死,江漢俱凍。明天啟二年,大兩雹著屋,瓦磧具碎,禾稼多傷。中。」在此,張岱以史家的身份觀察,記錄雨雹所預示的災難。

對於自然界的現象,文人常以擬人化的方式爲其命名,以增添詩詞運用時的神話色彩與美感,如太陰爲月,望舒是月神的御者,又名纖阿,飛廉是神話中的禽鳥,是爲風師,屈原〈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又雷被視爲天上造化神,乃陰陽交感產生,電是雷之光,電神又名列缺,而閃電爲雷鞭,乃依其形狀而生出的想像,唐詩中有:「雷車電作鞭。」又〈思玄賦〉有:「列缺燁其照夜」 註 10 之可,皆将自然現象作擬人化的譬喻。對於雷的想像,民間傳說中又將其具象化,言其形狀如彘,存复出而秋冬躲於地底之下,可食用。「雷州寓」條云:「雷州英靈岡,相傳雷出於此。《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或取而食之。又府城西南有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鼓雷車送入廟中,或以魚彘同食者,立有霆震 計 11 。」中國人認爲萬物皆有神靈,且爲了便於想像,多將其具像化,或擬其爲人,或擬其爲動物,再加以變形以別於凡間之物,故形成許多解釋日於現象的神話,也形成各種民間神祇,人民立廟以祭之,訟爲透過祭拜的儀式可改變自然界的異象,獲得神祇的福祏。

除了水旱災異可觀出天之喜怒外,出雲的顏色、星座的位置、五行的分旺, 亦可作爲政治的觀測站。石色之雲彩現,代表朝廷有賢才良臣出,如「五色雲」 條:「宋韓琦、弱冠及第,方傳臚,時太史奏:『五色雲現。』出將入相,為一代 名臣 計12 。」又如「卿雲」條言卿雲又名慶雲,爲人君有德之兆,其形狀爲:「若 雲非雲,若煙非煙,鬱鬱紛紛,蕭索輪菌。」這裡的卿雲比是 五色雲,一色的雲

祖 8 卷一 天文部·雨 「三年不雨」,負13。

[、]ほり 卷一、天文部・雨 「大雹方警」・頁150

紅10 卷一 天又部·雷電虹霓 「雷神名」,頁16。

註11 卷一 天文部·雷電虹霓 「雷州雷」,頁 16。

[、]註12 壽一 天文部·風雲 「五色雲」,頁11c

彩又稱當雲,《春秋繁露》:「人君修德,則矞雲見 礼口。」無論是聊雲或矞雲,皆以雲彩之顏色代表朝政之明君賢臣的出現。又古人認為星座在宇宙中亦有其位階,有其各自掌管的職務,且其位階可對應人間世的政治階級,由星象的位置、光亮、運行軌道等都可推算出入事的脈動,如「泰階六符」中言:「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三台,乃天之三階。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下階為士、庶人 由 14 。」將天之三階數天了一諸侯公卿一上唐人一個社會權力位階的等級,以其兄度顏色的和諧觀人事位階的互動,如《史記》中載:「中宮、文昌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 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乘泉 山下。」 又如宋太祖時,寶儼善推步星曆,以五星聚奎而知自此天下太平,五星乃指金木水火七五行星,其同時匯聚於奎,至爲入之府庫,故以之爲祥瑞。又關於星象下算與政治輪替,占人常以五行之說附會,最著名者爲鄒行「五德終始說」,《夜》書中並無特別強調各朝代的輪替所對應的五行爲何,僅列出五行所掌之方位、季節、神祇、十支、顏色等,在《大文部・時令》「五行分旺」條中以材料的方式列出:

東方承震而司春,其晉太皞,其神句芒,其日甲乙。甲乙屬木,木 旺於春,其色青,故春曰青帝 南方居離而可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其日丙丁。丙丁屬大,大旺於夏,其色赤,故夏曰赤帝。西方雪兒而可 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口庚辛。庚辛屬金,金旺於秋,其色白, 故秋曰白帝。北方承坎而可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日壬癸 壬癸 屬水,水旺於冬,其色里,故冬口黑帝。中央屬土,黃帝承權,其日爲 戊己。戊己屬土,土旺於四時,其色黃 註16 。

石德終始運用五行的相生相剋爲政治權力的遞嬗推算日, 套規律。又中國自占有 將帝上鍍上神聖光環的政治傳統,尤其是上古時代的帝王,多有感生神話爲其人 增添神秘的色彩,如黃帝乃其母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而學生,「雷光照於」條言: 「《世紀》:『神農氏之末少昊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 十月生黃帝於壽丘。』 。 17 顧瑣乃其丹女樞見瑤光貫月而感生,「瑤光貫月」 條載:「《通鑑》:『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顯頊高陽氏於

^{□ 3} 卷一 天文部·楓雲 「卿雲」,頁11。

of 1.4 卷一 天文部·星 「泰踏六符」,頁 7 °

^{、3115)}卷一 天文部・星 「北十七星」,頁7~

JE 10 卷 - 天文部·昨令 「五行分旺」,頁 22

証17 券一 天文部·雷電虹霓 「電光照郊」,頁15。

若水。』 計 18 又如太昊、少昊之生與雷電虬寬有關,「虹繞虹臨」條:「《通鑑》: 太昊之母履巨人跡,意有動、虹且繞之、因娠而生帝於成紀。少昊、黃帝之子, 母曰『嫘祖』, 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 計19 。」此類感生神話均以學 :: 爲天所派命,降之人間以統萬民,有將帝位合理化與神聖化的傾向,也更便於其 得到人民的仰賴與信任。將帝士的出世添附神秘色彩後,其形象就不僅止於人民 的共主、而多了福祐人民的神力、故其死後人民多立廟祭祀、以其同歸天庭、成 爲神界的 員。 不僅是帝王有如此的神異傳說,對於有特殊政績的官吏,地方鄉 民抑或待之如神・爲其人編構出一套具神異色彩的個人傳記・如「雷震而生」條 IP:「陳時,雷州民陳氏獲一卵,圍及尺餘,攜歸。忽一日,雷震而開,生子,有 文在手,曰『雷州』。及長、名文玉、後拜本州刺史、多惠政。沒而靈異、立廟以 祀、。20。」此類別生神話均有「渾沌初開、人文化成」之意。卵與生殖的意象 是被連結在「起的,如《詩經・商頌》:「天命玄鳥、隆而生商 [#2] 。」《史記・ 殷本紀》:「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計 22 。」感午神話與處女懷胎的 信仰是源於古代的母神信仰,這類神話中的處女也就是民族的原始母神、ā 23 。 外的意象是源於 5人以之爲宇宙生命的根源,是一種具有神秘生殖力量的物體, 故感生神話也當與卵生神話、石頭神話連結在一起。

在占代,所謂「節」有節氣、中節之義、它以特定的「時空觀」和「物候觀」 爲文化內涵;「令」是主者按月所行政事,既是」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亦是天了 居於明堂中,頒行的施政「政令」或「月令」。古代的節令文化,作爲 個文化系 統而言、包含著「時」、「空」、「人」、「文」、「地」、「物」、「節」、「候」等諸多文 化要素,這些要素通過「四時」之有節奏感的「節」和「令」加以聚光與匯聚, 而由人民參與節令文化活動的莊體性活動與相關事象中表現出來。

在《夜》書、天文部》中以「時令」類記載律呂、王支、生肖、節氣、月忌、 五行等,並另立春夏秋冬四類,以記各季節中的節慶活動與民俗儀式,在所列出 的條目中,多有簡略記載其節慶的由來,或儀式背後的象徵義,而其所挑選的的

^{#18} 卷一 天文部·日月 「瑶光貫月」,頁6~

証.9 券一、天文邵·雷電虹霓,「虹绕虹臨」·頁17。

註20 卷一 天文部,雷電虹霓 「雷震而生」,負 17。

E 22 可馬遷撰、龍川龜太郎考《史記會注考證、殷本紀》、台北、藝叉、1972年7月、 自49 °

節慶或儀式多與吳地民係且與文人活動有關,若将其條目依時間順序編製整理,或可視其爲「吳地文人節俗曆」。其中多以下支或節氣紀時,故可視其體制爲曆書的架構,但曆書多記農民耕作活動的節時,而此處則記文人或民間過節時的習俗與活動,故雖以曆書體制書寫,又突破曆書的內容常例。張岱曾作《桃源曆》,其序中自言:

天下何在無曆?自古無曆者,惟祝花原一村人。以無曆,故無漢無魏晉;以無曆,故見生樹生,見死獲死,有寒暑而無冬夏,有稼穑而無春秋;以無曆,故無歲時伏蠟之熳,無王稅催和之苦。雜大桑麻,桃花,為水,其樂何似。机源以外之人,惟多此一曆,其事千萬,其苦千萬,其感慨悲,注千萬。乃欲以此曆曆我桃源,則机原之人亦不幸甚矣。雖然,余之作曆也,則異於是 3224 。

張岱所作之桃源曆,不欲以外在世界的規範侵擾桃源人的目然規律,故其不存年號、不立甲子,純粹依憑「星出蟲吟,推入耕織」方式,使「春蠶秋熟,歲序依然;木落草榮,時令不失。計 2、」以人感萬物目然之變化,而作出的相應活動為主體,編製出這樣。本曆書,這是張岱作曆之破格處。此處的文人曆不以日常的勞動爲主,而以節慶時間的非常活動爲綱,亦張岱的獨出新裁,而此曆中所記之節慶與儀式的來源爲何?象徵意義又爲何?且當時的文人是否依曆而行?以下便以《夜》書所列條目編製爲。表,並分析其節俗來源與象徵意義,進一步由張岱《陶庵夢憶》中觀是當時吳地又人的儀式活動與慶典盛況,以實際作品的例子來印證所記內容的落實情形:

季	節	節氣與时 間	節	日	儀式活動	象 徴	IJ	Ж	備	註
			*F		縣市 醫+磔雜	卢木崩動,羊 齧芦草,雞啄 五穀。				
ā	春		1, 1		桃椒、门上畫細茶、鬱鹹、戶」野葦 茶、插符。				夏插菱角 插椒廊、 桃梗、名 麻柱。	周扣
					飲屠蘇酒		辟除百	病	ッ 考先値 者後飲	j,, ξ
					椒觴	極爲「衡± 特	备星			

at 24 《琊媛又集》卷 桃源曆序 · 頁 449

^{# 25} FJ L/L 0

			取五人前湯沐浴 (五辛盤		至老髮黑	
			人城			曉漏町,金色 以樺燭數之 炉湧馬前後 如城
		迎春	制追存彩化(唐中宗			
	吞		門貼宜春子 楚伶 14 春盤 唐人			
	雨水、正月中,					方春後, ^{無温} 上升爲雨水。
	T 3=11	ノ慶節 宋真宗 訂				
	गत्रा	人(1) 宋真宗訂	造華幣相遺、剪彩纏 全插鬢(音)			
	17311	~ ~~	放天燈	天官 生		
			紫片		市農	
	1 F. 1	耗物円	飲酒			
±	F + +	人プロ	以紅彩繫餅餌投屋上	 補天		
春	in H		伽山湖江山		辟打	_
	临,于 月终		七女前裳、飲酒於水 淵	度压的		
	月十 - 或 為二月十五	化朝 撲蝶會)		二化牛。!		
	ĦIn	和節 (唐李从訂	ム う 嚢盛 百 穀 瓜 未種 相 間 恵・ 穣 「春酒・ 田 官 進 農 善	拳句芒神		
	仲春		祭礼神			
	₹_ H		飲酒		冶+-雙	
	春分 月中		傑雜 魏文帝/		化属殃	
	上二、三月 - 日		婦 丈 以善花離油・祝 血機水 1	成龍鳳花五 之版年5	油花	
			官民协模於東荒水 上 起於藥成帝	太邪秋、初介 €		
			夏於曲,丘			
			賜近臣細柳醬。		免蠆毒瘟疫	

			女巫禊が水上(周公 制 廃病成除・乗蘭 招魂續帳、「鄭制			
			蘭子流暢由水			周以時也有
		寒食	** ,	紀念介之推		
春	本 日		離卵鬥雞了 時制			
			鞦韆舞 唐玄宗訂			
			中學 後唐莊 岸訂			· .
		清	取人以關此也 唐制 拔町 唐 1人人踏青年墓			
	HA FI	天神節 宋真宗				
	四月、日	心佛	放↓會	 		
	,椭 四月					
	កអ <u>ក</u> អ	端	離柳 よ人走馬較射)		-	
		天中節 ៈ ៈ ៈ ៈ ៈ ボ節	1時製百樂			
		(中以)	採艾 師曠制		,1病	
			口來學費及級頭符 香茅公制			
夏			は.1を経繋臂上		辟! 反鬼・ 令人不病	
32			人们简明来投水	 		
			競獲	<u>表</u> 层 泉		
			以五端插瓶中		辟除 1 祥	
			繪五毒於京扇或袍緞 上		群州氣	
			1、梟羹楊百官		辟渚也	
			答蘭為陽 _{×人} 体俗	離縣 「為蘭場子本芳華」		
	L月IП	1.酸目	移竹易括			
	* , t	人 呪節				

	LHLB	TE	高家爆曬錦衣			
			在高台 陳瓜果於宮 七 唐玄宗	午郎織云村 會		
			宮人以七孔金寸 料線 オピ	<u>د</u> ۲.		
		ļ	以蜘蛛納 / 全盒中, 人讷見縣絲稀空	得1,2多身		
			A. 蠟作嬰兒存水中	婦人+」これ	12 ‡	
			剪輕料,作連單在散 選中	47.		古皇化
			想扬气 飾 以至珠	人但送了		學胺羅
秋	t I t L	中元節	汝河 郡	小 官牛		
			· · · · · · · · · · · · · · · · · · ·	日連尊者教 母親老鬼道		
	處暑 暑氣的 か此時 1 息 が				_	
	r H= .1		天夏 以末墨點] 「2額		厭疫	
	/(H +		看戲劇 浙江			
	/ 月望日		真陵曲 工觀 禘		_	
	九十九日	重畅節	食產餌、飲物花酒 漢 賈佩蘭		長壽	
			し		消傷所 ~	
		ĺ.	飲朱萸菊北酒		長壽	
	十月前	排骨、宋制	有司進廣族 八間住 暖爐會			
	+	嘉 华飾	八酒集饋遺	節禮		
	1 月 1	臘、	乏し寶五木粥(宋制	洛佛		<u> </u>
冬		岭《	制攤神, 赤帕玄衣末 蒙, 蒙以解沒, 執支 打店以逐之	辟疫鬼		
	ļ		1、竹燒人中, 畢氣有 聲	驚走 魈 人納寒		
			於街七燃料盆,視其 人色明底			-
			燃大炬,縛長竿档以 照出、異份)	祈來威 之孰		
			,兒沿街呼叫賣痴呆 (吳俗			

中國古代節俗的來源約有幾種:歲時活動、祭禮、時令、巫社集會、神話傳 說、節氣等 計 26 ,張岱所列之節慶介是田這些來源綜合後揀選出來,如:歲時 活動力而有「元旦」的祭農神、祈穀、飲酒等、歲時活動是隨季節、時間的推移 和物候的轉換而展開的活動事項,其象徵意義在於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夜》 書中「卜紫姑」條便是實際的例子、紫姑是人家侍妾、爲人婦所殺、屍體棄於廁 中,民間祀之爲禹神,於止用止在「作其形於廟,元夕迎之,雖占農事及桑葉皆 賤。,祭禮不同於歲時活動的地方在於其爲官万所釐定的歲時祭祀禮儀,如所謂 的「社日」祭社神、春社是祭祀大地母神的節慶、《呂氏春秋・仲春紀》:「擇元日、 命入社 計 27 。」此日天子以太军祀於高禖,以求作物的豐收與了孫的繁衍。不 過這類的官方祭典,後來漸漸演變爲民間節日,如元日時,縣官縣羊磔雞・人民 於社日飲酒以治耳聾、中和節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祭句芒神等,皆是由官五祭禮所 演變來。時令則是由統治階層對歲時活動所作的內容與時間上的規定。如《夏小 IE》:「園有見韭。」 註 28 《禮記·王副》:「庶人春荐韭 は29 。」晉・周處《風 十記》中:「元日造五辛盤。正月元日、五薰鍊形 ... 30 。. 張岱對此亦作記載, П對其象徵意義作了解釋,「五辛盤」條中:「元日取五木煎湯沐浴,令人至老髮 黑。道家謂青木香為五香,亦云五木。庾詩:『聊傾柏葉酒,試奠五辛盤。』 計 31 。此處不僅記載元日制五字盤的習俗,尙言其與道家長生的關係,並由實際又 學作品中將五章盤、柏集酒與長生卻老的意象連結起來。

第四個來源是巫社,極紅是由官方或民間的巫覡群體主持的祭祀性活動,《風俗通義》卷九記載:「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 at 321。」對於此類似 覡斂財的情形,張岱亦在《夜》書中記載,如「河伯娶婦」條言鄰俗信从,以河伯娶婦之名攫利,西門豹爲鄴令,將群巫投於河中,此弊乃絕 at 33 。可見張岱

註 26 張君《神秘的節答》, 唐西、人民, 1994年8月一風, 頁 2:

註 28 《夏小正》收入《鄦齋叢書》卷三,楊州 廣陵書社,1991年~99年間,頁2。

^{11 29 《}十三經注疏》 五 《禮記注疏》卷十二 · 刊 · 台北·藝文·1997年8月初版 十三紀·頁 245。

aE 31 卷一 天文部·春 「五辛盤」·頁 24。

^{33 321} 漢, 愿劭《風俗項義》卷九,台北:臺灣商務,1979年台一版,頁63~64。

注 33 卷七 政事部·燭奸 「可伯娶婦」,頁 190

亦認爲此類斂財淫祀的行爲應徹底斷絕,不應以此勞民傷財。此處所記源於巫社的慶興活動則如三月上巳的祓禊,其意義在於祓除不祥,張告記載此時的活動爲: (1)油花卜 婦女以夢花蘸油,祝而灑水上,成龍鳳花片之狀則吉。(2)官民祓禊於東流水上,以去邪疾,祈介祇。(3 朝廷宴新科進上於曲,1。(4)賜近臣細柳圈,以免除蠆毒瘟疫。 5 女巫於溱、洧之上祓除,秉蘭招魂續魄。(6 蘭亭流觴曲水。其中除油花卜爲民間習俗外,其餘皆爲與丈人、政官相繫的典故、

第五種來源爲神話傳說,最典型的例子是「七夕」,七夕節的產生乃源於生郎 織女的神話,周處《風上記》:「織女七夕渡河,使鳥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 皆髡、因為梁以渡織女之故也 計34 。」葛洪《西京雜記》卷〔三西漢呂人:「至 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實 計 35 。」《夜》 書中關於七夕節的記載有八條:「鵲橋 、「得金梭」、「曬衣 、「曬書」、「乞巧」、「化 生、「吉慶花」、「摩睺羅」、其中・「鵲橋」乃記七夕原於牛郎織女相會的神話・「得 全樓」、「曬衣」、「曬書」、「乞圴」、「吉慶花」諸條均與女工有關・而「化生」、「摩 睺羅。則與逘子有關 乞巧的方式通常有二:以七孔針穿彩線與提蜘蛛納小金盒 中,向織女乞巧,乃囚其爲代表具有靈巧、智慧的處女神、除此,織女的神性中 亦包括主掌生育與庇護兒童,故產生了作蠟嬰浮水中與饋送泥孩兒等祈子儀式, 「化生」的儀式乃模擬嬰兒在母親主水中或初生受洗的動作,而化生之俗源於西 域,即「摩睺羅」,故以水浮孩兒,或以泥作嬰孩,八是地域性的差別。「曬衣」 與「驪書」條中除記載七夕富人曬錦衣之俗外,尚以兩件逗趣的事例描寫任誕人 格,「曬衣,條:「阮咸以長竿摽大布犢鼻禪於上,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 tite 「曬書」條山:「郝隆七月七日、見富家皆曬曝衣錦、郝隆乃出日中仰臥 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爾。』 註37 」此類皆又人對民俗作出仿諷的舉動, 5.標舉其異於凡俗的風雅身份。

民俗儀式的舉行意義主要在於:(一 辟邪、敬神、除鬼。如:元日立桃板, 畫神茶鬱壘,桃板與〈周公門桃花女〉的傳說有關,以桃枝有避邪作用 計 38 ,

至34 牛即織女相會的記載一般以《准南子》「七夕鵲填河成橋,渡織女」為最早記載。 王孝廉先生見認為此說不可信,因《白孔六帖》有後人杜撰之嫌,而今本《准南子》 人無此殺又字,故以周處之言為最早 見王孝廉《中國神話與傳說》,台北、聯經, 1977年2月初版,頁186~193。

証35 晉 葛洪《西京雜記》称二,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頁727

²¹⁶ 卷一 天文部·秋 「曬衣」,頁30。

^{# 37} 卷 - 天文部·秋 「曬書」, 頁 30 °

at 38 郝譽翔 「桃花女」中陰陽門與合 一個儀式戲劇的分析 中言「机水自古以來便

神崟鬱蟲則爲黃帝時,能捉鬼餘疫的兩兄弟,後世將其視爲門神。又如卯日配剛 卯可辟邪・正月昨日・飮酒於水湄可度厄雨・春分時磔雞可祀厲殃・L巳戴柳圏 可免心毒瘟疫、端午時以艾草佩門上以辟邪・並以五瑞辟除不祥・除夕制儺神以 除疫鬼等等。 / 祈求風調雨順・來年豐收。如元旦縣官縣主磔雞以助生氣・正 月十万卜紫姑以占農事與桑葉貴賤, 月十五祭句芒神,百官進農書,仲春祭社 補, 上月朝作暖爐會,除夕夜於街心燃料盆,視其火色明暗以下來處祲祥、燃火 炬・縛長竿杓は貫田・以祈來蔵之熟竿皆是・、」, 祈求生殖繁衍。如:寒食節離 、四 追求延年套壽、長生不老。如:元日飲屠蘇酉辟除百病、製椒暢以卻老、 以五木煎湯沐浴,重陽節食蓬餌、飲菊花酒等、《夜》書記載的這些民俗活動混雜 了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佛道祀神驅鬼儀式、以及歷朝所治襲下來的祭祀禮儀等、 **元可見出荊楚** 帶的歲時活動以及又入階級的慶節方式。其中,上月十五元宵節、 「月中清明節、五月五日端午節、七月」五中元節、八月十五中秋節等,在張岱 《陶庵夢憶》中尤多記載,如:描寫元宵節燈天之盛的篇章有〈魯藩煙火〉、〈世 美堂燈〉、〈閏元宵〉 「篇・言蘇州燈火妙大、・蘇人自誇曰:「蘇州此時有煙火亦 無處放,放亦不得上。」乃因「此時天上被煙火擠住,無空隙處爾」 註 39 。 關 於清明節的篇章則有〈越俗掃墓〉、〈揚〉清明〉、言「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 家家展菓 計 40.。 | 掃墓之人、賣貨郎、愽徒、流民、徽商西賈、曲中名妓等・ - 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彷彿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之再現。越俗掃墓・ 男女靚裝遊湖,厚人薄鬼,畫船簫鼓,奢靡極致,充分表現出當時南方經濟繁榮, 是奢之風極感。(金工競渡)則寫端午節自七月初一至十五日,龍船日畫地而出, 万日出金山、鎭/ 东出。共景觀爲「金山上人團簇,隔江望之、蝗附蜂屯、蠢蠢 欲動。晚則萬艓齊開,兩岸沓沓然而沸。」 記 41. 。 寫七月 1 五之篇章有〈西湖 已月生)、〈龍山放燈〉兩篇,中元節机人有乘畫舫遊西湖賞月的習俗,〈西湖七月 半〉則描寫西湖嘗月之盛。當時中元放燈 連四夜,「山上下糟邱肉林,日掃果核 蔗渣及魚肉骨蠡蜕,堆砌成高阜,拾婦女鞋掛樹上如秋葉。」以事後殘局寫遊人

是民間除飲的利器。」, 負 83。又中並舉出玉充《論衡·訂鬼》、應劭《風俗通》 卷 、「軌梗條」、宗懷《若楚歲時記》中條日聲不 收入《中外又學》第二十六卷、 第九期,1998年2月,頁83。

註39 《陶庵夢憶》卷二 鲁蕃煙火/,頁12。

[「]訂40 《闽庵夢隱》卷五 揚州清明 ,頁48。

註4. 《陶庵夢憶》卷五 金山競渡,頁48°

之盛。中秋節則有〈虎邱中秋夜〉、〈閩中秋〉兩篇,前文言八月半上著流寓、上 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變竜、冶遊惡少、清客 幫閑、傒僮走空之輩,無不麟集於虎邱、鼓吹翻天動地,同唱大曲,同聽說書, 也唯有蘇州才有如此景況。後文言景祖七年閏中秋,仿虎邱故事,會各友於敢口 亭、同聲唱「澄湖萬頃」、「馬爲之震動、「聲如潮湧」、「酒行如泉」、北觀無比。 吳地在於節目的慶祝活動規模皆十分大,且有極濃厚的社群意識 a. 42 ,此中篇 章當是研究民俗學的重要材料

二、鬼神與怪異

中國古代口傳之學或又獻作品中對於鬼的記述來源主要有四:一、民間口耳相傳,隨意增刪損益內容的故事或傳說。 、上天文人或有所依循,或加諸想像的創作。一、佛道等宗教人士爲達宣教目的,借張皇鬼事以顯示佛道的靈異。四、思想家們對於鬼神觀念的論述及主張等。註43.;《夜》書〈荒唐部〉對於鬼神事件的執錄主要來自前列的二、三項;其中部份則選自筆記小說與史傳中對於靈異事件的記載,前者如《搜神記》、《異苑》、《仇也筆記》、《語林》、《世說新語》、《窮神秘苑》、《幽冥錄》等,後者如《左傳》、《魏書》、《後漢書》、《晉書》等。張岱僅作篇幅的刪削,於故事情節人體維持原貌,但可由其選錄條目窺測其對鬼神的看法。另一部份宣揚佛道教義者如:「生死報知」、「乞神語」、「再爲顧家兒」、「舌根生蓮」、「天竺觀音」、「隨時易衣」、「婦負石」、「悟前身」等條,此類主要功能一爲勸善,爲宣教,如輪迴之說、誦經成佛、長生不死、神雕形遊等,下文乃根據《夜》書實際條目分析張岱所認知的鬼神世界。

中國人認爲鬼神的形貌與行動異於几間之人,且有特殊的超自然能力,如: 突然消失或慢慢引退;虚而無實的肖像;發光的身體;穿著白色或黑色的長袍; 蒼白的、可怕的臉;不完整的、局部的身體;不尋常的行走;古怪的聲音 計44 。

at 42 姜彬主編《吳越民間信仰民俗 吳越她區民間信仰與民間又藝關係的考察與研究》,上海·又藝,1992年7月一届,,頁624。

至44 美國學者查爾斯對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作鬼處信仰的調查,有百分之五十的人相信 鬼的存在,並依其所描过鬼的形象歸納約有八點,此八點突出了超自然的特徵,而 實際上,現代西方靈學超感應理論認為鬼魂顯靈時的形象與實際上的人形是近似 的。參見〔美」查爾斯著、沈其新譯《鬼魂 中國民間神秘信仰》,胡南 湖南文 藝・1991年,頁72~89、

總之,鬼神於外存形容舉上上是容易被辨認出來的,鬼的容貌醜要是人懼自鬼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若鬼形同凡人,人鬼雜處而不分,卻又更加可怖,故一定得在某些特徵上讓人孥覺鬼的不同。《夜》書中對於鬼的形貌與變化能力並無特別描寫,但由「墓中談易」、「無鬼論」、「魑魅事光」、「劇鬼可厭」、「人書鬼手」幾則中可見出端倪。「墓中談易」條中三陸機夜行迷路,投宿旅舍,主人款待並與之談《易》、言談中「理妙得玄微」。大明問村人,始得知一中並無旅舍,僅有「弼之墓。此處陸機見上弼鬼魂並不察覺有異,且鬼魂能保留生前的記憶與能力,故、獨能與之言易理。此類文學軼事中,遇鬼之人多不識鬼,且心無懼意;鬼亦不害人,雙方相談遇歡,知道實情後,人亦無懼怕之感,反徒留歡噓、「無鬼論」中,院瞻素執無鬼之論,鬼類爲讚明自身的存在,特現身與之道論鬼神之事。初時,就瞻正不知其爲鬼,與之辯論良久。此鬼甚有辯才,惟鬼神之事,瞻抵死不信,故鬼乃變形現身,以取信於阮瞻。此處鬼具有容貌變化的能力,可以常人之貌現身,亦可變爲異形,且鬼之原貌是醜喪的,因阮瞻見後不久便因過度驚嚇致死。

「魑魅爭光」條直接描述鬼之形貌:「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夫,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革帶 計45 。」嵇康見後,仔細打量,可辨認出其爲鬼魅。又「廁鬼丁厭」條 中所描述鬼之形象與嵇康所見相仿:「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 計46 。」此兩則的共同處皆認爲鬼比一般人高大許多,且唐色甚喜,至於服飾工,乃著黑色無裡層的衣服,所謂「皀單衣」、「革帶」一般爲吊服、卜吏服,或上人夫的便服,下上幀爲武者所戴,此處材料不足以顯示爲何種身份,僅可確定鬼乃著黑色肢飾。「人書鬼手」中,馮亮夜讀書,忽有大手口窗入,從頭到尾此鬼皆只露出手的形象,可見鬼亦可以身體之部分現身,而無須現爲人形。

「見奴爲県」、「伯有爲厲」、「披髮搏膺」、「乞神語」等條皆帶有勸人爲善的意味,以勸善爲避惡的基礎,平時若不作虧心事,半夜則不怕鬼敲門,反之,若有害人之舉,即使不遭法律制裁,亦會受到良心譴責與鬼崇纏身。此種假設近於墨子兼愛理論、「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哉?特上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 47 。」 兼相愛的目的在於交相利,害人者人亦甚之,故剛正之人,俯仰無愧,鬼類亦無法近身,馮藝超師在〈鬼禁忌初採〉。」 48 一文歸納鬼之禁

at 45 卷十八 荒唐郡·鬼神 「觸點爭光」,頁 403。

自46 卷十八 荒唐部·鬼神 「廁鬼可憎」, 頁403。

註47) 清 孫詒讓《墨子閒訪·兼愛中》、台北·世界,1952年4月初版,頁65.

註 48 馮藝超師 鬼禁忌初探 收入《中華學苑》第五十期,國王政冶大學中國文學系印

石晋好殺人,未嘗慚悔。醉中縛一奴,命指使投之汴河,指使憐而 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善病,見奴爲崇, 自以必死。指使呼奴至,崇不復見, 普病亦癒 紅川。

般人認爲在重病之時最易被鬼纏身,此時冤家債且趁虚而入,如「乞神語」條, 趙普久病將危,遣吏往上清宮乞道上作法請神,此處以扶此的方式道出冤家爲秦 臣延美,趙普心知有愧於延美,「冤對不可避」,故命數已盡,一病不起。註52。

鬼現身的原因有幾種,一是人闖人了鬼的領域 - 墓地,如「墓中談易」條, 陸機晚至山野墓地而不自知,通常此時墳墓會變化爲豪宅或旅社,人因無法辨識

行,1997年7月,頁104。

証44 卷十 、 荒唐部· 戴神 「披髮摶膺」, 頁 402。

EE 50 用「物」的解釋、杜預解爲「權勢」、孔穎達則解爲「奉養之物、衣食所資之總名也。」張岱對原來又字省略「以爲淫厲。况良實」以下一大設敘述,原文爲「我先君穆公之胄,予艮之孫、予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予」」若以原又之義,應以孔額達所解爲是、而此處後岱所作的詮釋爲權力之強弱可影響魂魄之強弱。原又參自《十二經汪疏》、六 《左傳注疏》、台北、藝又、1997年8月初版十三刷,頁764。

ef 51、卷十八 荒唐郡・鬼神 「見奴爲崇」,頁 403。

²⁵² 卷十八 气唇部·鬼神 「乞神語」,頁403。

而誤關。若人侵入的意圖是惡意的,便會招來鬼魅之報復,如:「何乎見壞,條:「王伯陽於潤州城東僦地葬妻,忽見一人乘輿尊從而至,曰:『我魯子敬也,葬此兩百餘年。何乎見壞?』且左右示伯陽以刀,伯陽逐死 a. 51 。」此處伯陽的動機雖無惡意,畢竟侵犯了死者的墓地,可見墓地爲人之禁已地域, 日踏入見侵入了鬼的地盤。又如「上陵轡劍」條,漢武帝托夢於守陵令薛平,言獄卒於上陵楚刀劍,欲薛丁止之,在此,陵墓猶如人死後的家,動其一九一石均侵擾死者安寧 al 54

另一種出現形式爲托夢,「酒禹崙唇」條中李克用之墓被崙,克用托夢於郡守 言盜墓者偷飮墓中之酒,以唇黑者爲憑,此處鬼並不親自制裁侵犯之人,而訴諸 於人間的法律,酒爲生前所預存,用以防盜,郡守因得夢中指示而順利獲盜。「爲 醫所誤」條:「顏含兄畿客死,其婦夢畿口:『我為醫所誤,未應死,可急開棺。』 含時尚少、力請父發棺、餘息尚喘。含旦夕營視,足不出戶者十三年,而畿始卒。 嫂目失明,含求蚺蛇瞻不得。忽童子授一青囊,開視之,乃蛇瞻也。童子即化青 髙去 註 55 。」此具中有幾個線索・一是人之年壽是固定的・若年壽未憑而枉死・ 尚可视息人間;二是未死將死之人,其魂魄可離形而托夢,顏畿托夢於妻之時尚 有氣息・而魂可離其魄而獨自行事;一是顏含之篤愛兄與嫂之行感動靈界・故遺 青鳥助之,而青鳥亦可能是顏畿魂魄所化,在個鄉小說中,青鳥有其特殊之象徵, 通常爲得道之人魂魄所化。如〈袁相根碩〉中,兩人獵於深国道遇仙女,歸家時 估女贈 - 腕囊令其分崩,家人徑開而囊中青鳥飛去,後根碩於田中耕地時形定不 動,有殼如蟬蛻。這裡青鳥象徵根碩之魂,魂飛後,僅留其形殼於田中。又《漢 武故事》中,西土母於七月七日會漢武帝,王丹來重,「忽有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 + 母至時,「有二青鳥如鳥,夾侍王母旁 a. 56 。」此處青鳥爲西 E母之侍從,甚 至是地位極高的貼身護衛,在低鄉小說「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又青色之物在此類 小說中亦成爲特殊符碼,如〈袁相根碩〉中所遇伯女乃「容色甚美,萋耋衣」計57。」 〈黄原〉中・引黃原至仙女莊者爲青犬 計5× 。〈秦女賣枕記〉中孫道度遊學道中

註53 卷十八 茂唐部·鬼神 「何乎見壞」,頁402。

注 54 卷十八 荒唐郡·鬼神 「上陵廳劍」, 頁 403

[、]註 55 卷十 1 荒唐部·鬼神 「爲醫所誤」,頁 404 ^

a£ 56 《漢武故事》卷下、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問堂室叢書》、台北·藝文,1968年、頁2。

至57 管,陶潛《搜神後記》卷一 袁相根碩),收入陳萬益等合編《歷代短篇小說選》、 台北 大安,1996年,頁60。

註58 劉義慶《幽冥錄·黃原》,收入噪萬益等今編《歷代知篇小說選》,台北 大安、1996

所遇爲「青衣女子」、結爲夫婦共度一背後始知爲鬼 註 50 、〈盧充〉故事中,盧充與崔女之鬼魂結婚,「日後離冥界時,所乘爲「一犢車駕青牛」、此車乃往返陰陽兩界之物,故「去如電逝、須東至家。」而冥界一日,陽界「過四年三月,其後充又乘此年車見崔女,其子已長成「歲矣 註 60 。《漢武帝內傳》中西王母之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褂」。而61 。由此看來,「爲醫所誤」條中重子所受「青囊」與童子所化之「青鳥」,均與道家们術有極密切的關係

他女思凡亦是人逢靈物的另 無型,「五百年夙顧」中,展员道經采石江遇絕色女子,自兩人有五百年夙願,當會於人儀 。張英素不信鬼神之事,卻於到任儀雕之字年中,目夕聞機杼聲,遂率部隊尋聲而往。至人儀山,但女出迎,相攜入洞,餘人皆阻於洞外 後見圓石 雙自門隨出,眾人取之建祠供奉 註 62 。此類故事中,人與仙或鬼之情緣皆是註定的,但女下凡或女鬼還陽,均是爲了了此情情,而人在此中多處於被動且無知的馱態,即使及抗亦無法逃離此命運,但此中無論是但女或女鬼,均以助人得到世俗成就爲其目的,人絕不因遇鬼怪而罹殃,且人鬼多有夫妻之實,此類故事多爲男性書寫者心理願望的投射。如「祠山大帝」中載:「父張秉、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長子以木德旺其地。』且約逾年再會。秉如期往,果見前女來歸,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生子勃,為祠山神。神始自長興自疏聖澤、欲遙津廣德,便化為豨、役使陰兵。後為夫人李氏所見、工透輟、顧避食豨 計 63 。」此處人因有功而得與仙女婚配,所生之子被吳楚之人奉爲祠山神,具變化能力,且可運用陰間兵力爲人間疏通聖澤,仙女在此處使張家「世世血食吳楚」,助益可謂極大。

在〈荒唐部〉中,有兩則關於《山海經》神怪的記載:「貳負之骸」條言《 海經》中載:「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柽其右足, 反接兩手與髮,繫石。」 漢官前時於疏屬之山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

年二版, 頁 79~80。

^{¥ 59} 晉 下寶著、汪紹楹校注《搜神記·秦女賣梳記》卷十六,台北 里仁,1970 年初版,頁 201。

^{51 60} 臂 于實著、王紹楹校注《搜神記·盧元》,收入陳萬益等合編《歷代知篇小說選》,台北:大安,1996年二版,頁53~54。

註61 《漢武帝内傳·王母》,收入陳萬益等合編《歷代短篇小說選》,台北·大安,1996年二版,負88 89°

註 62、卷十八 荒唐部·鬼神 「五百年宿願」, 頁 407。

至63 卷十八 荒唐部·鬼神 「何山大帝」,頁406。

劉向言其爲貳負,帝罪其妖言惑眾,劉歆便進甦解此怪之法,言果奏效,帝服其 識,拜向歆父子爲宗止。# 641、此礼的目的雖事言同歆父子之博學多聞,但亦表 示神話中之怪物有實際存在的耳能性。又如「旱魃」條,言此物:狀似人,長三 尺,目在頂上,行走如風,見則大旱,赤地千里,喜厲於占冢中。山東人每遇旱 災則遍搜占冢,得瓦物焚之則雨 at as 。此處神話之物成了祈雨犧牲,民間相信 確有此物且實際作用。又一類爲聖人之預言,孔子在史傳中儼然有被神聖化的傾 向,甚至能預知後世之事,如「蟄沙爲阜」條,桑始阜欲發孔了冢,見孔子遺變 |中有丹書|| :「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室、登我堂,顛倒我衣裳、至沙 五而亡 alee 。 . 秦始皇怒而發冢,逐冢中之兔至曲阜「八甲而不得,見小兒贊 砂鶏阜間之、答爲沙丘、始皇乃得病卒。此則出處爲《後漢書・襄楷傳》、不但 將孔子神聖化,亦將桑始皇的死離奇化。又「藏壁」條,鐘離意爲東漢水平時魯 相・出私錢治孔子車・並入廟拭几席劍履・見孔子遺甕而啓之・內有丹書口 :「後 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鐘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 一。」 計67 間張伯,果私藏玉鑒 。此處以孔子遺又預言東漢之事,驗若神明, 其主要目的在言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乃承孔子之道統,以小事之靈驗寓大事 之不热。

在佛道宣教方面,如「生死報知」條中,上申之與管法師每論幽冥報應之事,相約先死者當報其事。經年後,"法師魂來告上:「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虚,惟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爾 計 68 。」此處勸善意味鮮明。又「再爲顧家兒」中,顧況年老喪子,其子囚眷戀家人,遊魂不離,聞父之悲慟乃誓。計十:「若有輪迴,當再為顧家兒。」後果投生,且於前世之事,皆敘說無誤。此處可得線索有:一爲人死後不久,魂雖離其形,仍游離於附近,且能見陽問之人;反之,人不能見魂,一爲人之誓願可決定投生之所,但一般乃不可掌控一二爲輪迴投生之後,對前世仍有記憶,以此才能作爲輪迴之憑。「悟前身」條,無遊奉使朝鮮,於島嶼間見茅庵,詢問之下乃悟前身爲此地老僧,因見冊封大使路經而心生羨意,故投身爲狀元官侍郎,以符其願。此處水道之僧若意含仍存俗欲,便再入輪迴,不得升大,而集級因前也爲修法之人,有其慧根,見舊物仍依稀識得,憶前生後,豁

註64 卷十八 荒唐部·序異 「貳負之骸」·頁408:

^{52 65} 卷十八 荒唐郭·怪異/「旱魃1·頁 408

註66 卷十八 荒唐郡·鬼神 「輦沙爲阜」·頁405~

註 67 卷十 、 荒唐部 · 鬼神 「藏壁」, 頁 406。

然開悟 rat 69 。「舌根生蓮」言一老僧下目誦《法華經》,死後舌根牛青蓮,父老造 方供之。修道飛升的例了則如:「公遠隻履」:「羅公遠墓在輝縣。唐明皇求其術,不傳,怒而殺之。後有使自蜀還、見公遠曰:『於此候駕。』上命發家,啟棺、止存一履。葉法善葬後,期月,棺忽開,惟存劍履。止70 。」此類多以家中無屍顯示其人實已成仙,而死葬只不過爲一種凡俗的儀式,若千年後,或有人在多處見此道人形跡,以言其逍遙雲遊之態。

前已有言,剛正之人鬼魅不得侵擾,而面對人鬼對峙的場面,人又如何能不 戰而勝呢?基本上,鬼既具有變化能力,且能攝人魂魄;人人在陽處,鬼在陰處, 人的處境通常是不利的。鬼攝人心魂的手段,在袁枚《子不語》中借鬼目言:「凡 香輩之所以能攝人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註 71 。」又紀即《閱微草堂筆記》 亦言:「大抵畏則心亂,心亂則神渙,神渙則鬼得乘之。不畏則心定,心定則神全, 神全則冷戾之氣不能千 計 72 。」可見只要處變不驚,氣定神閒,鬼亦無法攝人 之魂魄。「魑魅爭光」中,嵇康遇鬼,乃熟視良久,吹滅火光言:「恥與魑魅爭光 註 73 。」「廁鬼可厭」中,阮侃遇鬼,徐視,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 註 74 」鬼的出現無法引起人的忻怖,甚至被嫌棄、厭惡、調侃,只有儘速逃卻而去。 「大書鬼手」中,人反過來制服鬼類,鬼哀鳴水饒,以威脅、利誘求其解放,馮 亮對於鬼的出現根本不以爲意,戲弄後甚至逕自睡去。註 75 。由此可見,只要人 自己能不生驚懼,無愧於大,即便遇鬼,亦無人考。

在《夜》書中,張岱是相信幽冥之事的,且不同於孔子的「不語怪、刀、亂、神」,其書中多以鬼神之事助談話之興。「無鬼論」中,不信鬼神的阮瞻終將親眼見證,並受到懲罰。「鬼之董狐」中載于寶嘗病至氣絕,入冥府中見天地鬼神事,醒後如同夢醒,將所見聞錄爲《搜神記》,以視身見聞來證明其事不誣。《夜》書中對荒唐幽緲之事多見「以夢識之,良不誣」、「雷果劈之」、「真神鑒也」、「封為神」、「遂立廟」、「從此得病,遂死」、「宛然在馬」、「如其言,乃成」、「隨敘平生事,歷歷不誤」、「家中事織悉與之說,知與平時無異」、「言訖不見」、「須臾消滅」

紅69 恭十八 荒唐部·隆異 「悟前身」, 頁 411。

註70,卷十八 荒唐部·怪異 「公遠隻履」·頁410。

紅刀 凊 袁枚《子不語》卷二 葉老脱 , 湖南 岳麓書社, 1985年, 頁35。

註73 卷十八 荒唐部·鬼神 「魑魅争光」, 頁403。

紅74 卷十八 荒唐郎·鬼神 「廁鬼可憎」,頁403。

狂75 券广八/荒唐郡·鬼神 「大書鬼手」·頁403 °

等敘述,從其敘事的口吻與評論,除可看出其立場、觀點,也可得到其以好奇駭 俗爲編選的主要考量。

第二節 地理空間的認知

1、現實地理

論地理空間之前,先談旅遊,因地理在未經踐履或圖像化之前,所呈現的僅 是任而的地圖空間或文字書寫,只有在實質上或精神上的遊覽之後,才能將其立 體化、空間化・甚至是朝向歷史的縱向延伸,將古蹟、典故的懷古幽情與歷史時 間納入思考與討論中。晚明文人嗜遊山水,且好寫遊記,並依著個人風格創造出 各種旅遊的型態。這時期知名的遊記著作如:王世懋的《名山遊記》、王士性的《五 岳遊草》、王季重的《歷遊記》、表小修的《遊居和錄》、張岱的《西湖夢尋》與徐 霉客的《徐霞客游記》等,這些著作反映出其不同的旅遊方式與寫作向度。如王 思任是個隱居山林的旅遊理論家,袁卜修則是在旅遊過程以隨筆方式隨見隨錄的 圖像速寫家,徐霞客是個熟知地質、氣候、風土的旅遊探勘專家,張岱則是熟知 **享故,並在他的回憶中尋訪精神性的家園圖景的懷舊作家。晚明文人重視個體生** 命的實踐,肯定旅行對於生命的價值,蔣山水與個體生命交融涵攝成一種特殊的 旅遊意識,形成 種有別於其他時代的旅遊觀 計 16 ,地理對於張岱而言,山水 景觀還在其次,重要的是地理所透露出的人又氣息與所積澱的文化典故。其作品 中,專寫自然山木者極少,山木總成爲人文活動的背景,且透過歷史的回憶與又 化的積累,與古人占事對話交流。因此現實地理的空間中,常流露昌懷占情懷: 有對於歷史古蹟的緬懷感嘆、有對於文學軟事的咀嚼玩味、這些不僅在其《陶庵 夢憶》與《西湖夢尋》中可見、在《夜航船》中亦清楚地表現於〈地理部〉中。

《陶庵夢憶》中,張信所記錄的是過往的繁華,其題材主要爲晚明。南的都 市風情、園林景觀、茶樓酒肆、歌館舞榭、演戲說書、上藝書畫、花草樹木等社 會風俗與民情物態,所寫的是精緻的都市文明 註 77 《西湖夢尋》則將「遊」的 場景移至自然正水中,以《《海經》式的方位結構開展出書寫的脈絡,其創作的

^{12 76)} 參考毛又芳 時與物 一晚明「強品」書中的旅遊書寫,收入《跨越邊界第二层 文藝與又化研究國際會議:旅行與文藝論文集》,國工中山大學,2000年 3 月。 24 77 陳萬益 有關《陶蘇夢應》四題 收入《陶庵夢應》台北 金楓,1986年 12 月初

版。

基調乃在於,「杭州兵燹之後,追記舊遊 註78 。」張信在西湖遊覽的時間前後有四十餘年,對於當地的風上與典故知之甚詳。《夢尋》書中羅列各景點的歷朝興革與文化典故,以引起懷古之情,增加旅遊的深度;由書中典故的博奧,亦可見出張倚見聞之廣。在《夜航船》〈地理部〉中,對於地理空間的書寫仍是不改其重視人文與歷史的敘述關懷,但視野更加遼闊,將局限於西湖的地域景觀擴充到整個中國的領 ,甚至是外國的地理或神話中虛構的空間,如「鬼門關」條爲對於外國地理的傳言與想像:「在交趾南。其地多瘴瘍,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上去九不還。』 和 79 」「一島」條爲又學與宗教中對於神仙世界的構設:「東海之畫調之滄海,其中有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金銀為宮闕,神仙所居 計和 。」書中對於吳越一帶地理著墨九多,但盡量不與《夢憶》與《夢尋》重複,即使是相同的景點,亦以不同的手法書寫 計和 。

《夜》書中的地理空間「分爲兩種: 是現實地理,張代所記爲此地點曾發生過的歷史事件或文學軼事: 是虛擬空間,爲帶有字教或神話色彩的地理,乃介於人與神/仙/佛之間的虛擬空間,在此稱之爲過渡空間,以其爲此界與彼界相連處而命名。現實地理如歷史上知名戰役發生的地點,雖已成古蹟,但仍存在於後人的認知與想像中,且具有實際地景可供入憑弔,見古蹟而能緬懷歷史,藉由身體在現實空間的移動而遊走歷史空間中,地理反成爲歷史「某個戰役、事件、對話、聚會……的場景,如「八陣圖」是諸葛亮設計的陣法,《「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言孔明:「推演兵法、作八陳圖」是諸葛亮設計的陣法,《「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言孔明:「推演兵法、作八陳圖」條:「在新都牟彌鎮。孔明八陣圖凡三:在變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註 83 。」此處以陣法分佈構成地理空間,而實際上,根據又獻記載,「八陣圖」所在地說法有一:《水經十·沔水》謂其在陝西四縣東南諸葛亮墓東 《太平寰宇記》謂其在四川奉節縣南江邊。《明一統志》則言在四川新都縣北三十里至彌鎮。何以同一地理會有一種不同的說法,乃因這些說法會

租 78 《欽定四庫全書總月》載《西湖夢尋》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註79 卷二 地理部·古蹟 「鬼門關」·頁46。

EE 80 卷二 地理部,山川 [三島],負 52。

註 81 《陶庵夢隐》中午「孔林」、《夜》書亦有。《西湖夢尋》中有「保俶塔」、「西冷橋」、「飛來峰」、「、一泉」、「雷峰塔」、「龍井」、「虎跑泉」等、《夜》書中亦錄、冷極少數篇重複外、大部分在又字描述與重心上都有不同。

sf 82 《二國志》卷二十五· 蜀書卷五·諸葛亮傳 ,台北 鼎又,1976年二版,貞 927。

^{■83} 巻二 地理部・お蹟 「八陣圖」, 頁50。

見圍繞著諸葛亮其人而假設,地理存在於歷史時間中,其意義在於歷史事蹟而非真實景點。又如「八公山」條:「在壽州。准南王安與賓客八公修煉於此。謝玄陳兵淝水,苻堅望見八公山草木、風聲鶴唳,皆為晉兵,計 x4 一,八公山的實際地理位置在壽州,而命名意義乃因劉安與八公於此修練道術,至此,八公山已具典故意義,而淝水之戰中,苻堅望八公山草木皆兵,人爲另一典故。對於這樣一處地理來說,他的歷史意義是層疊的,且後者往往以前者爲典故而進一步發展,因此與故與典故之間變爲層層相因的知識生產線,積澱爲一鏈性的文化意指,而這也是地理掌故書與文化自科的書寫價值所在。

《夜》書中較特出的是列出地標物以載某 歷史事件,甚至是事件中的人物對話,對於懷古事蹟,張岱不以嚴正的史家筆法敘述,而以小說家的方式描述段恢事,且山人物對話中凸顯出人物性格,如「曹娥碑」條:「在曹娥江游。漢上虞令度尚所立,尚弟子邯鄲淳所撰、蔡邕題『黃絹幼婦外孫齏白』,隱『絕少好辭』四字。魏武問楊修曰:『解否?』修曰:『解。』魏武曰:『卿勿言。』行三十里始悟,乃嘆曰:『吾不如卿三十里。』 ā 85 」此碑立於曹娥江畔,乃爲紀念孝女曹娥,東漢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浙江上虞縣人曹叶矢足墜江溺处,其女曹娥年方十四,時找父屍七日,不得,投之而死,度尚葬曹娥於江南岸,並立此碑。張岱不言曹娥典故,而將集點放在此碑所引發的另一事件」。此碑除立碑人度尚、題字人邯戰淳與撰謎題者蔡邕外,所要強調的是魏武帝與楊修之鬥智,以解謎一事暗萬兩人機智之品、。對於張岱來說,此碑的典故有五層:曹娥投水、度尚立碑、邯鄲淳題碑、蔡邕書謎題,以及魏武與楊修解謎,層層相因,使一地標經典故之積累後互文指涉爲雷涵文化意義的符碼。

除了歷史事件發生現場所留下的古蹟地理外,又有一類爲帶有浪漫色彩的又學地理,因又人的遊覽或傳聞中的軟事而增加地理的可觀性與可懷想性,如「躲婆弄」條:「在紹興義山下,王右軍居此。有老嫗鬻扇、右軍為題其扇,媼有慍色。及出、人競買之。他日,媼又持扇乞書,右軍避去。故其下有題扇橋、躲婆弄 註 66 。,此處因王右軍的題扇而得名,且地景之名帶有趣味性,顯在吸引後人遊覽懷古。又「蘭渚」爲王右軍與謝安、孫綽等四」一人一月 巴日於此修禊 at 87 ,

注84 卷二 地理部·山) 「八公山」,頁54。

計85 卷二 地理部·占蹟 「曹娥碑」, 頁49。

[、]註86 卷二 地理部·古蹟 「躲婆弄」·頁48。

正 87 卷二 地理部、吉蹟 「蘭省」「在紹與府城南二十五里。晉水和九年上巳日, E 石軍與謝安、孫綽、許詢輩四十一人會此修禊事。今傳有充觴曲水、蘭亭故址。」

因《蘭亭集序》之文學與書法價值名噪後世,流暢曲水亦是其地景之具代表性的 意象,山於文人的集會而使蘭渚一地帶有濃重的風雅色彩。

「滕王閣」之建立與命名皆不始於王勃、卻因王勃之序而聞名後世,此閣本為唐朝滕王元嬰所建,其後都督閣伯嶼於此宴實,欲以集會時趣序之舉誇耀女婿 吳子章之文才,惜吳子章宿構之文章,卻不及王勃之即席作品,以即席壓倒宿構, 不但使王勃以「落霞秋水」与得天才之名,亦使滕王閣從此名聞遐邈 at sx 。又 「匡廬山」 at s9 之名據於王裕兄弟結廬隱居於此,其中名勝又有白鹿洞,乃朱 晦庵讀書處,在明代時另設學校教學。同 地理空間在不同的時間中,雜陳不同 时功能意義:匡裕兄弟爲周朝人,其廬乃具隱逸情懷;白鹿洞爲南宋時朱真書院, 具有道學與書卷氣息,而明代此處又延續其教育性質而建造學校,具有實用功能。 工種意義使得匡廬一地的地理具有更豐富而複雜的意涵。

《地理部》中描寫山水地理不僅上用白描的方式,或仍以人文典故來描述地勢,如言華山之險峻,用韓愈登華山事言之:「韓昌黎夏日登華山之磷,顧見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據崖大哭,擲遺書為缺。華陰令搭未架數層、給其醉,以貳裹縫下之。止90 」以倡言文起八代之衰,道濟人下之溺的韓昌黎竟恐懼到據屋大哭,投遺書訣別,讀者可輕易想像華山之險,並爲華山增添一趣味性的文人帙事。此類真實地理多載歷史或大學典故,使地理本身具有豐富的文化意涵,而此亦是文人撰寫或閱讀詠懷占蹟類詩詞所不可少的常識地理。典故使單一地理在又人的知識體系中成爲複雜且互爲構通的符碼,亦爲歷史懷占的情緒記憶鈕,親臨此地便觸及相關的文化記憶,這樣的記憶存在於集體的意識中,使得個人的見聞經驗逐漸擴入,向遠占的歷史文化致意。以個人親遊地理的主體經驗延展到群體、國家乃至占老文化的世界,集體記憶擴入了個人的空間意識,於是旅行便成爲文化反思的進程。旅行讓文人的生命、學問和自水相結合,並藉以重構個人所認爲的歷史面貌與文化。水。

在余秋雨《文化苫旅・夜航船》一天中、將船艙視爲一知識競爭的文化賽場・

註 88 卷二 地理部·5蹟 「滕王閣」:「南昌府城章工門」。唐高宗子元嬰封滕王時建。都督嵩伯嶼重九宴寶瓚於閣,欽誇其壻吳子章才,令循構序。時王勃省又經此與宴。 關請眾寶序,至勃不辭。陽惠甚,密令吏待引即報,至 落霞秋水』句,嘆曰 此 天才也!』其婚慚而退。

^{52 89} 卷二 地理部·山川「匡盧山」「在南康府、周時匡裕兄弟七人結盧隱此,故名。 志中言有二勝、開乙漱玉亭、栖賢三峽橋,內有白鹿洞,爲朱晦屬讀書處。今另設 學校,以教習諸生 」

註90 卷二 地理部·山1,「華山」·頁53。

在夜間航行的船中,因空間狹小,不易入眠,只得閒談以打發漫漫長夜。知識的 論戰成了船艙中的空間爭霸戰,博識者享有較多的尊重,因此佔有較大的伸展空間,在斗大的船艙中亦不免形成權力的拉提。由 張岱在〈夜航船序〉中記載 一月有關權力空間的趣事:

士子曰「自然是一個人。」僧乃笑曰、「這等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腳。」 僧人本畏懼十人之博學,拳足而寢;後知七人連堯舜、澹臺滅明都不明所以後, 不免起輕視之意,並不需委屈自己讓出空間。在此張岱調侃了文人的孤陋寡聞, 爲的是捉醒文人應自覺的培養文人位階應有的知識素養,這便也是《夜》書的創 作目的。《夜》書〈地理部〉中亦有關於權力空間的記載,如「曲江池」條:「西 安府城東南。漢武帝鑿,每賜宴臣僚於此,池備彩舟,惟宰相學士登爲 計92 。」 曲江池自漢武帝之後便是 特別的政治權力空間,只有佔據政治權利中心者才有 資格登上池中彩舟,而不民僅能成爲外圍的觀看者,爲權力的邊緣弱勢團體。

「赤縣神州」 at 93 條將中國描繪爲權力中心,爲五岳之城,帝王之宅,聖賢所居之地,反之,神广之外爲蠻夷瘴厲之地,其地荒鄙,其人租野,這也是自古以來中國人以中原爲權力中心的想法 地理的尊卑亦隨其人文權力而升降,如「崖州爲大」 at 94 條,宋丁謂由宰相貶爲崖州司戶,自言崖州因其自身所處而位尊於京師,話語中雖不免帶有自尊的語氣,卻也可得知其權力丢失的無奈意味。

1、虛擬空間

帶有神異色彩的過渡空間指的是其具有溝通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過渡性質,在此筆者又將之分爲上類: 是宗教地理,多有僧人或道士在此成佛、飛昇,因此人們視此地理具有神聖色彩,經由朝聖而可得到福祐。 是信鄉地理,此類多以信鄉小說中凡人與人信鄉,或在此處遇見神人,以視此爲凡間與仙界的過渡

註 41 全秋雨《文化苦旅·夜舡船》,台北、雨雅,1992年初版,頁306

狂42 寿二 地理部·山门「曲江也」,頁59。

註93, 寿二 地理部·古蹟/「赤縣神州」:「《古今通論》 東高方五千里,名曰赤縣神州, 中有和美郷,方二千里,五岳乙城,帝王之宅,聖賢所居也。」」

註 44 卷二 地理部·占蹟 「崖州爲大」「禾」謂貶崖州可戶,常語客曰 "天下州郡敦 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 朝廷宰相今爲崖州司戶,則惟崖州爲大也。』」

空間。三是因歷史事蹟或文學想像而產生的虛擬地理,其不同於實際地理者乃在 帶有神話色彩,或將實有事件誇大變形,以增加聖賢的傳奇性與傳說的神異色彩。 此類描述雖真假莫辨,卻增添地理本身的浪漫特質,使後人遊覽朝聖的與致濃厚, 在中國的旅行地景中,此類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也因此,張岱在〈地理部〉中並 不略過,而視其為旅遊地景的重要部分。

宗教地理如「雪竇」、「岳林寺」、「鶴林寺」、「白岳山」、「寒石山」等,此類地理宣教色彩較濃,以僧道的成佛成仙增加地理的靈驗性,驗證了宗教的實際功能,如「雪竇」條:「在奉化縣。唐時雪竇禪師居之,鳥窠衣褶,寂然不動。195。」得道高僧圓寂後能水保形驅之不朽,又「岳林寺」條:「在奉化。布袋和高道場,其缽孟佛蹟尚在。196。」此類皆保存聖僧之遺物以供後人瞻仰,中國人相信這樣的地景具有特殊的神靈力量,前去瞻仰、禮拜之人可得到福祐,故遊覽景點中佛寺、道觀等九多,如《西湖夢尋》所載七十二則西湖景點中,佛寺道觀即佔了二十二則,尚不包括陵寢、祠堂等。又此類地理中往往有不尋常的事蹟以驗證地理的靈驗性,如「鶴林寺」。197 中伽藍無故自倒,被解讀爲未公欲踐宿願。「白岳」條,玄帝像傳說是百鳥銜尼所塑,靈應異常,且時間響山鞭之聲。198 。「寒石口」中傳言寒山、拾得隱居於此,兩人爲文殊、萬賢菩薩後身。199 。此類地理既具宗教色彩,其朝聖性質便勝於旅遊性質,因民間。般相信此處較之他地更具靈性。

在们鄉小說中,凡人遇仙或求道飛昇之地亦流傳後世,甚至在現實中尋一地 理相應其故事,或小說家在創作時乃根據真實地理而虛擬情節,而此地理卻因文 學事典而增添神異色彩與文化意義,如「華表柱」為」令威學道成個,化鶴歸來 處。此100 。「令威事出於志怪小說《搜神後記》,華表本為古代表示王者納諫或

註95 卷二 地理部·古蹟 「雪竇」,頁47。

证如 卷二 地理部·古蹟 「岳林寺」, 頁 47 c

^{12 47} 卷二 地理部·古蹟 「鶴林寺」:「在剧州,有馬素塔。米亢章愛其松石深秀,誓以宋主爲寺伽藍,呵護名勝、公復時,鶴林伽藍無故自倒。里人知公欲踐夙願,遂 坚其像於寺之左侷^.

至 98 卷二 地理部,山川「白岳山」、「在休寧縣 一名齊雲,岩上有石鐘樓、石鼓樓、 香爐峰、燭台峰、皆奇景。上供玄帝像,太是百鳥銜况所塑,靈應異常,人稱小武 當、時時有王雲官響上鞭、聲如轟臺。」

註 99 卷二 地理部·山川 「寒石山」、「唐寒山、拾得二僧居此。豐干和尚謂聞丘太守 曰、寒山、拾得,是又殊、普賢後身。』太守住謁之,兩人笑曰:豐干饒舌。』 延隱入石中,不復出。」

註 100,卷二 地理部·占蹟 「華表柱」「遼陽城内鼓樓東·昔「令威家此、學道得仙,

指示道路的柱子,古代建築前路邊每有石華表,而在此特指丁令威化鶴歸來後所棲息的遼東華表札,而華表鶴亦成爲文學詩詞中代稱久別之人的意象,如唐,可空圖〈長亭〉詩:「殷勤華表鶴,羨爾亦曾歸。」明‧劉基〈旅興〉詩:「淒涼華表鶴,太息成悲歌。」清‧將上銓〈 片石‧祭碑〉:「剪紙難招華表鶴,煎茶聊獻野人芹。」皆以華表特指丁令威事,而不再是普遍性的通稱。又「爛柯山」乃因王質見仙重火棋事而得名。101 。上質事見任昉《述異記》,故事本爲虛構,故傳說中的爛柯山亦分見多處,如浙江獨縣南、河南新安縣、上西省心縣、廣東省高要縣皆有爛柯山,且全因樵夫遇仙而得名,此類皆以虛構故事附會於實際地理而得

第一類是以歷史事讀或文學想像加以變形誇人而產生的虛擬地理,此類地理因帶有神話色彩,在此姑且稱之爲神話地理。如「尼山」條:「再阜接海水鄉縣界。顏氏壽此,而孔子生。記云:『顏氏生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1.102 一子。 了母親顏徵在祈子於尼 ,得孔了,《史記·孔子世家》:「純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 計103 。」尼山有孕生聖人之靈性,此乃以萬物感應來烘托聖人降生。祈了聖地古來有之,帝士后妃多儔於高谋,民間亦有祈子之習俗與傳說之聖地,如「大水池」:「在重慶江津縣。邑人春月遊此,競於池中摸石祈嗣,得石者生男,得瓦者生女,頗驗 計104 。」學育生命與性別選擇本非神靈所可决定,孔子父母亦須「野合」始能學生孔子,而民間卻十分相信祈子的傳說,因此此類地景亦是特有的存在,不因其迷信或分而遭汰除。關於聖賢出生地而後形成的神話地理尚有「文公山」,此乃朱熹出生之地,所對一山,草木繁密,焚燒後山形露出「又公」二子。計105 。此類以聖賢之降生乃爲大命,用自然山川之感應顯示出其非人爲的力量,不但增加地理的神異色彩,亦增加人

化鶴來歸,止華表柱,以味繪表,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城 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

証10 巻二 地理部・山川 「爛柯山」「衢州府城南。一名石宝 道書謂青篋第 へ洞天。 督旗者王質人山,見二童子奕,質置斧而觀。童子與質一物,如泉核,食之不鑑 く 局終,示質ロ "女斧何爛矣。」質歸家,已百歲矣。。

at 102,卷二 地理部·山 「尼山」,頁 57。

証 03 · 漢 司馬遷著、龍儿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汪考證·孔子世家》,台北 藝文·1959 年,頁726

^{¥104} 卷二 地理部·山川 「天水池」, 頁 56。

証105 卷二 地理部,山川)「又公山」「在龍溪、朱晦庵父松、為龍溪尉、任滿、假館於鄭氏、建炎庚戊九月、朱子生、卯對二山、草木繁密、野燒焚之、山形露出 又公二字。」

物的神聖性格。另外,有以文學中塑造出的神女而實際爲其立廟者,如「神女廟」 中:「在巫山。楚襄王遊於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為 行雲,暮為行雨。』此旦視之,如其言,遂立廟 計106 。」宋王〈高唐賦〉、〈神 女賦〉所創造出的神女形象形成文學 的重要母題,不但如此,後人亦在巫 立 神女廟祀之,以紀念巫上曾有此神秘浪漫的傳說。

《夜》書〈地理部〉中所記真實地理不以其地形、道路、特色、物產等爲主要描述,而以其地所發生的歷史或文學事跡爲主,也就是往重人文典故的記載,故不在於其實用的旅遊功能,而在於文人知識體系中的文化認知。於地理本身亦不苛水其真實性,僅存錄傳聞或小說中帶有奇情色彩的成分,以供文人遊覽之餘懷古閒談之資,其不可視爲具有導覽性質的旅遊地圖,而較近於備載典故的文化掌故書。

第三節 人文社會的認知

^、政治權力

科 106 卷二 地理部·古蹟 「神女廟, 頁 50。

at.07 馬友蘭《中國哲學史》 上 ,台北 臺灣商務,1996年 11 月增訂台一版第三刷, 頁 202。

註 108. 漢 可馬遷蓍、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台北 藝文,1959 年,頁920。

母 10> 《吕氏春秋·有始覽·名類》「凡帝王之將與也、天必先見拜戶下民,天先見大 劉大螻,黃帝曰: 上氣勝。『上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 先見草木,秋冬不穀,禹曰: 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 楊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楊曰: 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向白,其事 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人,亦烏銜丹書集於周社。又∓曰 人氣勝 『大

物部〉「五德选士」條載:

太昊配木,以木德王天下,色尚青、炎帝配大,以大德王天下,色尚赤。黄帝配土,以土德王天下,色尚黄。少昊配金,以金德王天下, 色尚白。顓頊配水,以水德王天下,色尚里 #110.

以上古帝王配以五德與五色,理同《吕氏春秋》之說。又「黃牛白腹」條以虽謠 預言政治之輪替:「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漢錢也。言天下當復還劉氏 ఓ 日 。」此處黃上 乃指王莽,白腹乃指蜀下公孫述,光武帝時討伐蜀上,勸降不聽,戰敗而死。兩 人皆覬覦漢祚而最終天下仍歸劉氏,此童謠見於《後漢書,五行志》口,乃以五 行讖言政治移轉。

中國支入日古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學而優則仁」是儒士們的生命理想,唯 有在其位才能谋其政,操控政權後才有能力爲國家人民效力,也才能一展自己的 經才大略。因此,文士們無不致力躋身於政治版圖中,由《夜》書、人物部〉、〈政 事部〉、〈選舉部〉皆可看出又人上子與政治的關係。以下就書中實際條目分幾個 面向來言此等關係:

- 1、人君如何看待天下?對於國家來說,人君伍據了什麼樣的位置?
- 2、君與臣的對符關係如何?由予應如何適時的輔政?
- 3、權力的中心與邊緣是如何形成的?而文人上了又如何游離在此中?
- 4、經田選舉,文人上子可由權力邊緣入土中心,而選舉的公義與官場的內幕 又如何?
- 5、文人從仕後,在不同的官職中又有怎樣的職務要求?

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人。代火者ച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 色尚里,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上海 商務,1948年 第四版

註 10 卷三 人物部·帝王 「五行选王」,頁69°

^{〒11.} 卷二、人物部・儀制 「黄牛白腹」、頁73~

注112 巻二 人物部・帝モ 「神器」、頁66

君與臣的對行關係如何?臣子應如何適時的輔政?在《夜》書中,君臣關係以幾組對應事物作比喻:龍/虎、絲/綸、八首/股肱等。「龍飛」條言:「新主登極日龍飛,取《易經》『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蓋乾九五為君位,故云。《華林集》:『位以龍飛、文以虎變。』 由 117. 」而「虎拜」條言:「群臣觀君日虎拜。《詩經》:『虎拜稽首,天子萬壽 』謂召穆公虎既拜,受王命之辭,而祝天子以萬壽也 計 118 。」乾卦九五爲全尊之位,故喻爲天子,天了登基又稱龍飛;虎拜本特指召穆公平定淮夷之亂有功,周宣且賜山川田地,穆公稽自以拜,後則稱群臣觀君爲虎拜、龍飛象徵其位之尊貴,虎拜則象徵臣子的勇武矯健,兩相對舉,有光明宏大之氣象。又以絲綸言君臣之關係,君上的意旨必須得到群臣的支持、施行才能有實際效力,故「如絲如綸」條:「《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注:綸,緩也。言王言始出之,小如絲;群臣舉之,若緩之大。故皇帝之言謂之

証[13 卷二 人物部·帝王,「行在」·頁68。

at 4 卷三 人物部· 帝王 「官家」, 頁 67

雪115 巻三 人物郎・儀制 「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於衣、 宗彝、藻、人、粉米、黼、黻鏞之於義・所謂十二章也 華蟲、維也。宗彝、虎 雖。藻,水草。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巳相背,取其辨也。」

at.16 卷二 人物部,儀制 「兩觀」「古者帝王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釋表宮門也 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觀遠,故謂之觀」

et 17 卷二 人物部·帝玉 「龍飛」·頁66。

at .8 卷二 人物部·帝玉 「虎拜」, 頁 66。

編音。皇后之命又曰懿旨、懿,美也 計 19 。」可見得王權之效力尚須臣子協力推舉始產生效能。又「元首」條言:「《書經》:『元音明哉,股肱良哉。』言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股肱,君明則臣自良 計 120 。 . 召爲首,佔有主導决策的地位;臣爲股肱,主任輔助與施行政策。臣須聽從君上之指令,但若無臣了的落實,由好的理念亦是罕想,故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張岱在此點出「君明則臣自良」,爲國事昌明的主要關鍵。如君王昏昧,無法舉賢用才,則近臣皆爲讒佞之輩,良臣無法施展才能,爲遠禍保身只能退離權力中心,形成了所謂可隱上傳統,賢良之土既退隱山林,當權小人使更爲囂張,於是朝政日為靡敗,而逐漸走向下 個政權的輪迴。

所謂「權力中心」與「權力邊緣」是如何形成的?而又人主子又如何游走此中? 以政治版圖來說,中心自是落在天子身上,而圍繞在天子身邊的寵臣亦屬於中心範圍,此點不言自明。在此特意要強調的是以良臣賢主爲與範的圖贊傳統,因《夜》書不斷提及帝主將慕賢的慾念實際化爲圖像,帝王所傳榜的良臣與範既已建立,圖像供於廟堂,上行而下效,底下臣了理所當然群起而效之。張岱是重視這樣一個傳統的,古人所謂「二不朽」乃在於立德、立功、五言,這些能供列肖像的聖賢便也因其不朽之事跡而傳諸後世。張岱曾作《明越人二不朽圖贊》,將不見於正史卻有不朽事跡之人圖像作傳,目言「香越大老之立德、立功、立言以三不朽垂世者多有其人,追想儀容,不勝仰慕。」 記 其门序中解釋了圖像塑造的動機:

在告帝王寶良弼即以圖像求賢,而漢和帝徵養肱不至,遂命畫工圖 其形狀,古人以向慕之誠,致思一見其面而不可得,則像之使人瞻仰者, 從來尚矣,是以後之瀛州、鱗闊、雲台、凌煙,以致香山九老、西園雅 集、蘭亭修禊,無不珍重圖形以傳示後世,使後之人一見其狀貌,逐無 漢武帝不得與司馬相如问時之恨亦快事也 點,22 。

圖像的目的乃在求賢,求賢不得則見圖如見其人,以彌補不得見之遺憾,序中所言瀛洲、麟閣、雲台、凌煙、香山九老、西園雅集、蘭亭修禊等在《夜》書中均一條列,如「上八學上」、「麒麟閣十一人」、「雲台二十八將」、「凌煙閣二十四人」、「香山九老」、「西園雅集一六人」、「蘭亭禊社」等,多爲思中興功户。計.23、

註1.9 卷二、人物部·帝玉「如終如綸」,頁66。

[[]ss.20 卷- 人物部·吊毛 「元首 · 頁 67。

至12.1 明, 張岱《明越人三不朽圖贊·小敘》, 台北 明文, 1973年。

^{# 122} P. L. E.

且 23 电中班功臣者如 卷二 人物部·名臣 「雲台二十八將」,「漢尤武思中興功臣,

令股肱之美 at 124 ,或慕四方文學之上 at 125 。其中,列名與否或列名的先後亦 關係到權位的高低,按其先後秩序田中心往外擴延,如「一八學士」條P,以「登 瀛洲 上來比喻 工人獲得殊榮,如人但境。瀛洲 本爲傳說中的仙境,在此則是入土 政治權力的中心,可與皇上設論政事與與籍,爲土人最高的榮耀。若以進入權力 中心爲儒士的最高理想;相反的,並存於中國文土傳統的另一種人生態度爲道家 的、逸離中心的隱士傳統。隱士的退隱山林亚非意欲從政而不得,而是自覺的選 擇了另一種生命理想,即使朝廷有意招攬,亦不願放棄此種丰命型態,如「潯陽 上隱, 中「周續之入廬山,事遠公;劉遺民遁跡匡山;陶淵明不應詔命 寸.26 。」 皆不願身處政治權力的追奪戰中,而隱土的不應詔命,亦成就了一種氣格與風骨, 是否能堅持退隱的初衷,亦成爲評比品格的標準。如「淮陽一老」中言:「漢應曜, 隱於准陽、與四皓並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計 |121 || 又退居山林的隱土・其姿態是放誕、恣意、任真、不務世事、物質生活儉樸 的,如「竹溪六逸」終日沈飲 並128 ,「竹林七賢」日以酣飲爲事 。129 ,「何氏 :高。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 130 。且顏延之作〈五君詠〉時,山濤、王戎因貴 顯而不被列名・可見身在廟堂,心在、林・在此是不被承認的。又隱土往往將俗 世與山林畫 分界,將 林視爲己身修養的盾靜場所,不願跨出此界ヲ塵俗的侵

乃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台,其仁欠以鄭禹爲首,次馬成……後又益以王常 …, 共二十二人。馬拔與椒房不與。」「凌煙閣二十四人」:「唐太宗圖其功臣於凌煙 閣,長孫無忌 … ,共二十四人。」「昭勛閣二十四人」「実理宗寶慶二年、圖 功臣神像於昭勛閣,趙普 …, 凡二十四人。」

並125 卷三 人物部·名臣「十八學士」「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高,令開府置屬、秦王 乃開館於西宮、延四万又學之士杜如晦 …,使庫直閱正本圖像、預其選者、時 人謂之登贏油。」

註 126 卷二 人物部·名臣 「尋陽三隱」·負 77。

E 127 卷二 人物部·名臣 「准赐一老」·頁 76。

正 1281 卷三 人物部·名臣 「竹展六逸」:「李白少有逸才,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准、 裴政、張叔明 陶沔,隐於徂徠山,終日沈飲,號竹溪八逸。」

LEE 129 卷二 人物部·名臣 「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壽、向秀、劉伶、王戎、阮咸爲竹林七賢,日以酣飲爲事。顏延之作 五君詠 ,獨述阮步兵、嵇中散、劉 參軍、阮始平 向尚侍,而山壽、王戎以貴顯被黜。」

SE 130 卷三 人物部·名臣「何氏二高」「梁何胤二兄求、點, 並栖遁世,謂何氏三高。 或乘紫車,或雖草慶, 冬心所適, 致醉而歸 時人謂之通隱。

擾,亦不顧俗人進入此清靜地,故「虎溪二笑」中,惠遠禪師送各僅至虎溪 計 131 ,「寒石」」中寒山、拾得因形跡暴露便隱人石中,不復計現 計 32 。隱上們自覺的退至權力,甚至社會的邊緣,以不問世事爲其安身立命的方式,仕與隱形成了中國文土兩種不同的生命型態,且兩種型態一直並存於文工傳統中。

在《夜》書〈選舉部〉中,列舉了文土由權力邊緣透過選舉人主中心的過程, 並陳述了官場文化與試場公義,張岱在描述的同時亦透顯出個人的看法與質疑。

如:張岱認爲人 丰是否仁宦,多由天定,一個有才能且苦讀數十年的人, 也可能因考運不濟而始終不能中學・如「天門放榜」占:「范仲淹判陳州時・郡守 母病、召道士扶壇、奏章終夜不動。至五更、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守問奏 章何久,曰:『天門放明年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問狀元,曰:『姓王, 二字名、下一字塗墨、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明春、狀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 表 ホキ.スヌ 』 、凡間之榜單在天界已預先公布・可見得能否上榜是早已注定。又如 「朱衣點頭」條:「歐陽修知貢舉、考試閱卷、常覺一朱衣人在座後點頭,然後文 章入格。始疑傳吏,及回視,一無所見,因與同列而三嘆。常有句云:『文章自古 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 註 134 」歐陽修感嘆的是文章好壞無一定標準,而 上榜與否須靠冥冥中的注定,試場所見朱衣人猶如天門之朱筆,經「朱筆勾選者 即能入榜,此則中刻意強調文章入格與否爲神靈之力,故言「及回視,一無所見」 以加強其靈異效果。又如「柳枝染衣」條:「季固行古柳下,聞彈指聲曰:『吾柳 神也,用柳枝染子衣矣。得藍袍,當以囊糕祀我 』未幾,及第。」將李固得以 及第的原因歸諸柳神在其衣上作了記號,此記號當然不是給凡間試官辨認的,而 是給天界試官看的,有此記號李固得以入榜,而柳神得到的報酬爲棗糕,似屬何 凡之間的試場賄賂。「湘靈鼓瑟」條,錢起夜宿驛館,聽聞入吟「抽終人不見,江 上數峰青。」厂殿試題恰好爲〈湘靈鼓瑟〉・錢起爲末聯百思不己,憶此兩句恰好 可用,而試官見後即以此兩句錄取爲第一 註 135 。在此將錢起入榜歸因於詩末兩

註13. 卷二 人物部·名臣 「麂鱼二笑」「惠遠禪師隱廬山,送客至虎溪即止。一日, 吃陶淵明、陸靜修,與語道合,不覺過虎溪,因大笑。世傳《三笑圖》。

程 132 卷三 人物部·名臣 「寒石山」「唇寒山、拾得二官房此。豐千和尚謂誾丘太守 曰 寒山、拾得、是又殊、普賢後身。』太守住訥之,兩人笑曰、 豐于饒舌。』 透隱人石中,不復出。」

^{#133} 卷六 選舉部·殿誠 「天門放榜」, 負 150°

at 134 寿バ 選舉部·會試 「朱衣點頭」·頁 149。

証 135,卷六 選舉部·殿試 「相靈鼓瑟」、「錢起宿驛舍,外有人語曰、一曲終人不見, 工上數峰青。」起識之。及殿試《相靈鼓瑟》詩,遂賦曰 善鼓雲和瑟,常聞 育子靈。馮夷徒自舞,楚容不堪聽。雅調慶金石,清百餐杏冥,蒼梧朵慕願,白

句「神來之筆」,似乎入榜與否全靠運氣與神助,此類傳說雖有可能爲落榜者或同試者妒恨造謗,如「操眊睞」條:「進士藉而入選,謂之春屬。不捷而醉飽,謂之操眊。匿名造謗,自無名子 註136 。」無名了的毀謗是古來皆有的,所造謠言讓人感覺中試者非憑實力而得,但這類謠言的存在,亦反映出文土們對於題榜的決定權是相信神靈之力的,這也是對於千古多少落榜者的一種心理慰藉。

在於考試內容方面,張岱認爲,所選者既爲治國理政,不當以詩賦取上,應 重實際政治理念,故應以策問取止,如:「臨軒策止」條:「宋熙寧三年,呂公著 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用詩賦,非舉賢求冶之意。令廷試,乞以詔策、 各訪治道。』自是上御集英殿親試、乃用策問 註137 。」能作詩賦者未必能治國 家,因此若是要舉賢求冶,應問以實際治國方針,始能選出有政治才能的土子。 又「續卷賀得上」條、王應麟見文人祥試卷使祝賀阜上得賢良之士・因策門中透 露出「古誼若龜鑒、忠肝如鐵石 註138 。」個人的識見理念與政治熱情用討賦的 万式較無法完整表達, 必得用論文或策問的方式始能有條理、有邏輯的傳述。 又 張岱舉出漢武帝時舉賢良以四科取士、並令郡縣舉孝廉各一人、孝廉乃以德取士、 而四科中則是德行與才能兼備: 日德行高潔, 去節清白。 日學通行修, 經中 博士。一口明習法今,足以斷疑,按章復間,文中御史。四口剛毅多略,遭事不 惑,明足决斷,材任一輔。此四科-不但重視通經、明法、纂文,尚注意德行高潔 與性格果斷,漢代因舉賢用才,故能呈現大 統的局面。又張岱認爲只要是有才 德的人皆可任用,故選舉不應有年齡上的限制,如「鶚荐」條,稱衡始冠,孔融 因其有才而存於朝廷, 二「鷙鳥累百, 不如一鶚; 使衡立朝, 必有可觀 山139 。」 又「翆茂才」條、言後漢尚書今左雄認爲任官年齡需嚴格限制、但若有茂オ異行、 自可不拘年齒 at .40 。張岱並不認爲年齡會侷限個人的識見與才能・其書中常載 「早慧」之例可得知 註 41 /

紅136 卷八 選舉部·下第 「操眊矂」·頁154。

註137 卷六 選舉部·殿訊 「臨軒策士」, 頁150 c

註.38 卷六 選舉部·殿試 「讀券賀得士,·負152。

計139 卷八 選舉部·荐舉 「鴞荐」,頁155 ·

註 140 卷八 選舉部·荐舉 「舉茂才」,頁 156。

在古代即有爲維護考試公平性而有的相關規定,如「糊名」是唐代集試時選 人的規定:「唐初擇人以身、言、書、判,六品以下集試,選人皆糊名,今學士者 判。」但上有政策,則下有對策,雖有糊名的規定,若考自事先對考生的**字**跡、 文風等有所瞭解・則仍不免有上觀的偏袒、故唐代有溫卷之習、考生在考前拿作 品朅見考官,除了讓考官事先評定自己的能力外,亦是讓考官對自己的心臟文章 有所熟悉・若試卷皆經謄錄,則僅能由文風來判斷・但主觀臆斷仍是不可避免 如「厄居第一」條:「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梅堯臣得蘇軾(刑賞論)以示修, 修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作,乃置第二 註 42 」歐陽修的本意在避 嫌,卻也因此而使蘇軾屈居第一。又官場中賄賂煽動之習自占難免,唯有力末公 正的試官才能免於受賄,如「關節」條:「七子行賄,請求試官,日關節。明朝楊 士奇主試,有柱聯曰:『場列東西,兩道文光齊射斗; 帘分內外,一毫關節不通風。』 - ネト 143 - 、 「見富時 ヒ チー行賄之風極盛,故楊上奇得事先聲明行賄無效。又「棘圍」 條更可見出試官爲維護試場公義的用心:「禮部閱試之日,嚴設兵衛,舉棘圍之, 以防假濫。五代和凝知貢舉時、進士喜為喧嘩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 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撒棘圍,開省門,而士皆肅然無嘆。所取皆一時英彥, 稱為得人 証 44 。」唯有公平的考試與選舉,對 E 直、不行賄、不通關節的人才 有利・也才能選出剛正高節的官員。

官場中時有分門別派的情形,起初只為考官與門生的關係,但若有鬥爭的情形,往往就形成了黨派互斥的現象,「謝衣缽」中言與主司回名第者需到主司宅,與主司對拜,視其爲門生傳人 ali 45 。故「傳衣缽」條,范質之才本應冠多土,因主司和擬愛其才故收入門下,故屈居第十 以同和凝等第 ali 46 。又「好腳跡門生」、「門生門下見門生」、「沆瀣 氣」、「公門桃季」、「藥籠中物」皆言門生與土司之間的關係。若考生不懂官場文化,往往因此而見點。如「天子門生」條,未趙逵忤秦檜之意,秦檜百方阻撓其政治發展,幸而皇帝明察其不附權貴,親自擢升,趙逵始能 展長才,故謂「天子門生」 ali 47 。明代朝政黨同伐異的的情形十分嚴重,權貴收攏門生擴張勢力的現象亦盛於以往,此時,常以私人恩怨而

二歲而傷未遇等皆是。

[、]xx 142 卷 、 選舉部・制科 「屈居第二」、頁 149

at 43 卷六 選舉部·制科 「關節」, 頁 147

証 44 卷六 選舉部・制科 「練麗」, 頁 146 ~

註 145 卷 《選舉部·門生 「謝衣缽」, 頁 152 ·

^{# 146} 卷六 選舉部・門生 「博衣鉢」・頁 152 c

註147 卷次 選舉部·門生 「天子門生」, 頁 153

排擠或偏袒某人某事,而非以國家立場為重,張岱有鑑於此,亦在書中提出門生文化的正面意義。如「公門桃李」條,狄仁傑曾荐張柬之、姚崇、桓彥范、敬暉等人,皆爲名臣,人或謂之:「天下桃李盡屬公門。」仁傑則認爲:「荐賢為國,非為私也 註 148 。」若當權者皆以國爲重,不存私亡,則國政當日益興盛,能入得以出頭,亦可杜絕濫爵的弊病。

上手入主權力的中心後,在不同的宮職中,應有怎樣的表現?《夜》書〈選舉部〉中將不同職任分類舉例,由其例子可見出張岱對於各官職的責任與要求, 其分類人體如下:〈宰相參政〉、、尚書部曹卿至〉、〈宮詹學士翰苑〉、〈諫官〉、 〈御史〉、〈使臣〉、〈郡守〉、〈西縣〉、、學官〉,以下則以可具體歸納的職務要求列表言之,以觀察張岱對於政事職務的認知:

職	稱	取用條月	職貴要求
<u></u>	杣	「通明相」	智能自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術緣飾才律。
		「澣救時幸相」	應時,而變
		「知人體」	小親細事,只問大體
固	井	「占納」。	古之納言,多用醬相居之。
		「天之北‡」	·
翰	林	 「内相」	博學弘詞之巨儒
		「北門學士」	以文詞稱,參次政事。
諫	官	「忠言逆耳」	諫廢奢麗之物
		「真諫議」	諫不可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一
		「眞諫官」	楽小忘規勸・
		「碎首金階」	諫畋獵。
		「鐵補闕」	小遊權 = 。
		「殿上虎」	每犯」を、則方待天威稍霽、復練、聽而後已
		「憨章」	性剛鯁,拧倫勁山。
		「碎肤衣矣」	反復諫 二,聽 而後亡。
		「賁台不能過」	有膽氣・犯顏敢諫・雖上怒甚・15神色日若。
		「滴死」	ヤ+慷慨,敢論事,知無不言,死而無憾。
		「皇良鯁直」	負抗直聲,舉纫權貴無所避。
		「直聲震天下」	謁上官,只長揖,不可屈膝。

缸.48 卷六 選舉部·荐舉 「公門机李,負155·

御	丈	「益髓」	毎有奏劾・捧口簡煉誦不休・至以符旦。
		「獨擊鶻」	列論是非・不畏し怒。
		「石御史」	執法不阿・彈劾權貴
		「懸馬」	而言無所忌諱。
		「鐵面御人」	彈劾不避權貴。
		「貴戚泥樓」	剛 直目持・不畏權幸・貴戚青畏其彈幼。
_ 使	ŀ	「掌堂漢使」	威
		「炒金湿鹵」	不受賄・亦不失戎(出使國ノン。
		「[][[[]]]]	·淡升 于 秘。
		「動樓蘭」	臨機應變能力,善用謀略
		「執節不屈」	執節沒身,不屈上命。
ß	于	「驅蚊扇」	逐密如扇驅蚊。
		「九袴」	除人禁以便利白姓。
		「麥兩岐」	擊匈奴,開稻田千萬垣、勸農,至殷富
		「水品燈籠」	布祭民僑 ^
		「暇人蝓燭」	民有隱也,輒摘發之。
		「賣刀買犢」	反暴力: 以有帶刀劍者・令賈劍買牛・賣刀買犢
		「召父村母」	興利除害,性節儉,政治青 下。
		「願得耿君」	多善政,盗賊凊寧。
		「生物田君」	爲仄祈雨・ヰ歳豐登。
		「良 千石」	政平訟理,民安其阳里,無嘆息仇恨之亡。
		「褒帷」	遠聽廣視,糾祭美雲。
		「開鑒湖」	開湖得田。
		「錢凊」	無益無訟・狗不夜吠・民不識吏
		「酌泉賦詩」	清操棄順。
		「常懸乕鞭」	爲政清勤,兼卑下。
		「荷風遠著」	
		「鄭侯挽不留」	清和平簡, 貞下寡欲。
		「六駁食獸」	折獄明恕,囹圄一空,
		「虎去蝗散」	退好貪,進良善,除民書。
		「合浦還珠」	廉潔化行。

州 縣	「日本」。	積德褒災,仁及禽獸,使重了有仁心
	「琴豆」	樂,人教和。
	「聖君」	取信於民:縱死因歸家,克目而遠
	「陳太丘」	強者綴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元魯山」	滅信化人。
	「第一策」	清廉謹慎:日食一升米飯而莫飲酒。
	「民之父母」	
	「闢荒」	墾闢荒蕪、樹藝棗桑 。
	「「善名堂」	田無廢上,市無遊尺,獄無宿繫
	「利決無樂」	明曉政事。
	「滄海遺珠」	觀過怎人。
	「親耕勸農」	勤政愛民·身體力行。
	「不寬不猛」	爲政不寬還不猛、處し無黨更無偏。
	「築圍堤」	爲民築堤・無旱潦之。
	「清靜無欲」	清靜無欲, 專心經史 /
	「仇香」	以德化人。
	「鐵而少府」	除地方录霸。
	「五色絲棒」	犯罪者, 小避象強, 皆棒殺之,
	「廉日高」	徐 薄 儉常足,官卑廉自高。
學官	「取法爲則」	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頑傲者革 為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

山撰寫的比重觀察,可知中央方面,張信較重諫官與御史,因諫官主在規箴皇帝,御史則在彈劾奸臣,若兩者能守任其岡位職責,則中央的綱紀不亂、朝政自良。關於明代的彈劾事件、張岱亦有所記載,「劾嚴高得慘禍」條:「沈旻疏劾嚴嵩父子為好、竄名自蓮教中、於邊。楊繼盛論嵩專權誤國五好十大罪,棄東市。劾逆璫而受酷刑死者;萬璟廷杖死,高攀龍投水死,楊建、左光斗、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魏大中被逮、詔徵拷掠死,鄉維連謫戍死,俱江浙人計149。」嚴嵩父子行寵攬權,貪賄賂,凡直陳時政者皆斥戮之,當時彈劾者皆受害。劾魏忠賢者亦多受酷刑而死,故朝廷善類一空,朝政日益傾敗。有鑑於明代的朝政情形,張代提出諫官與御史職責的重要性。人地方官員方面,張代特重郡守與川縣,此兩者爲地乃父母官,主在爲民除害,勤政勸農,其政續關係著人民的基

ほ149,卷マ 選舉部・諫官 「動嚴嵩得廖獨」,頁 170°

本生活、若能勤政爱民,则人民衣食可富足、訟獄可免除,安居而樂業。地方工若能不亂,則整個國家便可呈現出穩定的局面;反之、若經濟不安定、中央不斷加重賦稅、加以戰爭頻仍、人民生活必定極度不安,四處遷徙而成流民亂寇、使得人心惶惶、恍若人間煉獄、這便也是明末地方上的實況。由張停對於官職責任的要求、可見出他所極力強調的施政力針乃是針對時弊而發、面對明朝末年的政治、有著深切的反思與檢討。

張岱在〈政事部〉所列有善政、冶才的官吏可知他認爲一個合格的政治家 必項符合幾個條件:湛而後動、體察微情、果沃明斷、剛止清廉、知止而退。在 「謀而後動」方面,要如公案」說中之清官,運用謀略與機智判案,如「責具原 肽」中,御史知李靖被誣告谋反,與告事者偕行時詐稱丢失原狀,祈告事者別疏 夫,詐稱夫死於火,周新以死者口中無灰驗證死於火燒之前,火燒乃障眼法,遂 定妻罪 壯 เร 。「帷鐘辨盜,條用心理戰術捉拿盗賊,詐稱鐘能辨盜,盜賊摸鐘 見鐘鳴、作戚者心虚へ敢摸鐘、遂得案情。 at 152 此類皆判案者用計謀引出犯案 之人,或以模擬犯案的方式判別事實,張岱列於〈燭奸〉類,以示此類官員具有 高度的智謀與洞察力。第二是體察微情,判官根據細微的事物而得案情之眞實, 如「食用左手」條・判官以死者傷勢觀察殺人者應用左手・遂與嫌犯諸人共飲・ 觀察其飲用習慣而捉拿兇手 註 เรา 。「丹中死人」條,以井深不能辨認死者, . 婦卻言死者爲其夫,乳官得知此婦乃與姦夫共殺其夫 計 54 。此類官員均細心體 察微物,以小處見案情端倪,遂得破案。第二是果決明斷,如「河伯娶婦」條, 鄴俗信巫・遂以室女投河祭神・ハム祝從中牟利・西門豹爲鄴令,爲破除地方迷信・ 将墨巫投入河中,祭河神之迷信逐絕、註.ss 又「刺鱼試藥」條,齒轡本以毒藥 謀害曹克明,言此藥可冶箭傷,靈驗無比,克明取箭刺酋股並傅藥,酋岂死,克 明遂得無恙 註 156 。「斬亂絲」條、高芒面對亂絲之處理法、乃持刀斬之、口:「亂 者必斬」可見其遇事之魄力 計 57 。此類皆強調爲政者需有魄力始能破除陳規,

at 150 卷七 (政事部·屬好 「貴具原狀」, 貝 188

BE .51 巻七 政事部・燭奸 「驗人療屍」,頁 188 >

註 152 卷七 政事部·燭奸 「惟鐘辨盗」, 頁 188。

註153,卷七 政事部·燭奸「食用左手」·頁189。

廷154 卷七 政事部·燭奸 「井中死人」, 頁 189。

註155 卷七 政事部·燭奸 「河伯娶婦」, 頁190。

和 156 卷七 政事部· 識斷 「執實試藥」,頁 192。

註,57 巻七、政事部·滅斷 「新亂然」,頁191。

北在最危急的時候來得最有效的解決方案,若爲政者尚且優柔寡斷,則民將無所 適從。第四爲剛正清廉,剛正清廉本爲兩項,剛正爲遇事不偏,行其所當行,如 「方破枉弑」條・陸光祖不畏權富・治獄「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 故數 | 年之冤案遂得大自 註 15x 。「南山針」條, 李元紘 不畏觸怒太子公 E, 據 實以判,長使勸其改判,紘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動搖也 # 159 / 」清廉則 是能對自身品格作自我要求,不收賄賂,不貪民財,問心無愧始能剛正行事,《周 禮·天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 五廉法,六廉辨 。100 。 . 故群吏若能守廉則積弊可除,如「酹酒還獻」條,提 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人以金、馬獻之,奐悉以還之,此後威化人行。自身若能 行 ir 不貪,則盜賊無漏旭可循,自然不敢輕舉妄動,則政治無爲而得清平。 "+ 161 最後 項特質爲知止而退,邦無道之時,應知止而退,始能免於刑戮。能拿捏適 當時機隱退者,亦是一種政治智慧,如「蜘蛛隱」條、襲舍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 悟「仕官亦人之羅網也」 註 162 ,遂掛冠而去。張良替漢高祖得天卜後,知高祖 非共享樂之人,故辭曰:「臣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願足 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盂163 。」范蠡與句踐滅吳後、知句踐可與同虫難。 小可與同安樂,遂乘輕舟泛湖而去。164。逢的見上莽殺其了,嘆「「綱絕矣」。 逐掛冠東門而去 計 165 。疏廣告老歸鄉、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辭 官,人謂之賢大夫。.166 。此些政治家皆能預見自身後續的政治命運,故在任隱 臨界點上,選擇結束政治生涯,以全其人格與性命。張岱認爲「用之則行,舍之 <u>乳藏」 ホキ 。67 ,仕宦能夠爲國家人民盡心,退隱能透保全自身品格德行者,堪稱</u> 爲一進退得官的政治家。

^{〒148} 卷七 政事部·識斷 「主破枉獄」,頁 192。

註 159 卷七 政事部・減斷「夷山夫」,頁 193。

ま 160 《十二經注疏》 三 《周禮注疏・天官・卜辛》、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初版十二届、頁 45。

豆161 巻七 攻事部・清廉 「酹酒還獻」,負196~

廷.62 卷七 政事部·致仕遺愛 「蜘蛛隱」·頁200·

赶.63 卷七 政事部·致仕遗赏 「從赤松子碑」, 頁 200。

^{■ 164} 卷十 政事部·致任遺變 「鴟夷子皮」,頁 200。

^{&#}x27;āi 165`卷七 政事部·致仕遺變 「東門掛冠」·頁 200。

註 166 卷七(政事部·致仕遺愛、「二硫歸老」,頁 200。

日 167 《十三經注疏》 八 《論語主疏·述而》,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初版 十三刷,頁 61。

1、社會人倫

關於社會人倫方面・《夜》書〈倫類部〉中備載〈君臣〉、〈父子〉、〈夫婦附妾〉、 、婿〉、〈兄弟附了姪,、〈叔嫂〉、〈姊妹〉、〈師徒 先輩〉、、朋友〉、〈奴婢〉+類, 相較於傳統儒家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外,對於婿、叔嫂、姊 妹、師徒、奴婢等關係方列人討論。如〈奴婢〉類列舉有特殊才情與忠義表現的 奴婢,奴婢之稱有曰廝養,有曰蒼頭,有曰鷹兒,有曰奚童,有曰鉗奴,有曰措 大 alies 。張岱不因其地位卑賤而予以忽略,反而記載其中具有真性情者,或視 上爲君、待之以忠者・如「瓦剌輝」、「李元蒼頭」、「僕地巖毒酒」等・或才情洋 溢、能言善道者,如「桃葉」、「雪兒歌」、「定國侍兒」、「樊素小蠻」等,在張岱 **眼中看到的並不是其人的社會位階,而是其人的特殊性。又如〈師徒先輩〉類乃** 強調師生之間的倫理,「在一之義」條言:「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 註 169 。」帥生的關係與君臣、父子的關係司等看行,可見出張代對 此的重視 〈姊妹〉中張岱列舉不讓鬚眉之女子,如「聶政姊」、「李勣姊」、「班超 妹」、「宋太祖姊」、「姚廣孝姊」、「李燮姊」、「季宗妹」等・皆爲識大體、具膽識 的奇女子,故張岱於〈兄弟〉類外另之姊妹 〈叔嫂〉類中僅載四則:「憂羹 丶「爲 叔解園 、「亦食糠霰 、「嫂小爲炊 ,,除謝道韞爲叔解園事外,皆載叔嫂相處不睦 的事例。〈婿〉類乃爲姻親而構連出的倫理關係,張岱則多列選婿的例子,實則可 視爲品人的標準,如「紅絲」條,幸相張嘉貞欲納郭元振爲婿,因其外貌「美丰 麥」,故以五女任其自選 al 170 。「屏間孔雀」條、竇氏之父認爲女兒有奇相,不 輕易許人,乃畫二孔雀於屛風,射中雙目者始可,後竇氏爲漢高祖皇后 計立. 張岱雖列倫類關係爲 類,實則不出儒家倫理之忠、孝、仁、義、仁,惟特意強 調超越一種契約關係的情感成分,以下乃就實際條例分析之。

^{12 168} 卷丘 倫類部·奴婢 「指大」,頁 143°

EE 169 巻五 倫黎部・岩臣 「在二乙義」、頁 106。

註 70 卷五 倫類部·娟 「紅絲」,頁127。

az 171 卷五、倫類部·娟 「屏間孔雀」,頁 128。

註172 卷五 倫類部·君臣 「醴酒不設」, 頁 106 c

是臣子最人的榮耀,如李氾謂肅宗:「君絕粒無家、綠位與茅土皆非所欲、為陛下運籌帷幄,收復京城,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 本173 ,這裡所謂枕天了膝而一動天文乃借用漢光武帝與嚴光之事典 ~ 174 ,這樣的情誼是李氾所忻慕的,右能得天了以對待朋友的力式視之,較之樣位與財富更爲尊貴;相對的,唐肅宗亦不辜負李認的情義,「御手燒梨」條言:「唐肅宗常夜召穎王等二弟,同於地爐屬毯上坐,時李泌絕粒,上自燒二梨,手擘之以賜必。穎王恃恩固求,上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耶?』 計 175 」 肅宗對行李必已超出一般天了對待臣了的用心 自古這樣的特殊對行,皆傳爲美設,

註 173 卷五 (倫類部·君臣 「一動天艾」, 頁 106。

註 174 券一 天文部·星 「答星犯御座」:「尤武弓嚴光人內,論道舊故,相對罗日。因 共偃臥,光八足加帚腹上。明日,太史奏答星犯御座甚為。帝笑曰 "肽與故人 嚴子裝共臥師。」

註 175 卷五 倫類部·君臣 「御手烧梨」、頁 107

註.76 卷五 偷賴部·君臣 「御手調羹」「唐玄宋召李白至見余鑾殿,論當世事,奏頌 一篇《帝賜食·親手爲調羹」

註 177 卷五 倫類部·君臣 「畫寢加乾」「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院、韋妃從幸。會 經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予不許、時通大寒、帝以妃蜀錦礪袍、覆之而去。」

[、]az.78 巻五 倫類部·奴婢 「瓦剌輝」·頁144。

至179 卷五 倫類部·奴婢 「奎凡蒼頭」「奎善,漢奎元乙蒼頭也。元盡室疫死、惟孤 兒續始生數旬,而資財戶萬,諸奴欲謀續,分其財。善潛以續出亡,隱瑕丘界中, 親自至哺。及長,訴叛奴於官,悉殺乙 時鐘離惹爲瑕丘令,上書以聞,九武拜 善及續亦太子舍人。善還舊里,脫絕解帶,掃元墓門修祭,泣數日乃去。

而阿寶亦不負主人之寵愛,當時亂民侵略,止祥囊篋都盡,阿寶亦盡忠的隨侍身邊,且「沿途唱曲以膳主人」 非 180 。 上僕關係至此,凡謂情深也。而張任對於情癡者亦下 讚許語:「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 盖 18. 。」有疵癖之人,方能有深情眞氣,此乃張代所特意標舉的類型。

對於親情的關係,從撰寫比重上觀察,可發現張岱所關注者爲四:感生與夢兆、性向與教育、孝親與不肖、孀婦與慈母。所謂「感生與夢兆」,皆於奇人若世前,其父母預先得有夢兆,而夢兆多與其後來發展有關,如「太白後身」條,郭祥正之母夢李白而生祥正,後果有詩名,梅堯臣譽之爲「真太白後身也」 註 182 。「夢鄭禹」條,范祖禹之母夢漢將鄭禹被金甲而至,後生祖禹以其名命之 註 183 。「蔣校有夢」條,楊玠未生時,其父夢蜀威將軍自靖月來,後生楊玠形容如夢中之人,日後亦爲守邊將領 註 184 。此類音夢前賢投身,且日後功績與此賢人有直接對應的關係,是爲輪迴投胎之說。又另一類乃夢異象降臨,所產之子多有異於常人之偉業,如「玉燕投懷」條:「張說夢生。一玉燕飛入懷中,有爭,生說,後為宰相,封燕公 註 85 。」其封號乃因夢兆而得。又「九日山神」條,陳王簿妻學山神投生,且生了時有特異情形,故取名爲「旭」,合「九日」之意,爲神宗朝時至相 註 86 。「夢虎行月中」條,滕元發之母懷孕時夢虎行月中墜入己室,生元發有個慧,九歲能計,文武雙全 並 87 。「電光燭身」條,宗澤母夢天大雷,電燭其身,後宗澤爲抗金兀帥 此188 。此類皆以雷電、虹霓、動物等爲夢象,暗示著降生者的非比尋常,並且預計其日後必有與此夢象相關之成就。

註 180 《陶庵夢憶》四 祁上祥癖、自39。

^{# 181} F] E/£ ∘

<sup>延.82 卷五、倫類部・文子 「太白後身」「郭祥正母夢季太口、而生祥正、有詩名 梅
堯臣曰 功夫二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sup>

EL 18.3 参五 倫類部·父子 「夢鄭禹」「宋范祖禹生、母夢一丈夫破金甲、至寢所、曰· 吾漢將鄭禹也。』祖禹生,遂以爲名。」

zf 184 卷五 倫類部・父子 「膚校有夢」、「楊玠、璨子、未生時、膚校有夢、神自晴心 来、號蜀威將軍者、豎玠生、貌狀如乙、襲職、著邊功。」

^{#185} 卷五 倫舞部·父子 「王燕投懷」,頁112。

紅186 卷五 倫類部·义子 「九日山神」「三衢煉王海妻,夢一偉人來謁、怪問之,告 曰: 吾九日山神也 『已而生子,有異徵 因合 "九 」』 - 字,名 他。後 母廟 祿,及升之 ~ 神宗朝拜相。.

註 187 卷五、倫類部・父子 「夢竟行月中」「滕兀發母、夢虎行月中,墜其室,而元發生。九歲能詩 舉進士,右邊,威行两夏。」

註 188、卷五 倫類部·之子 「電光燭身」「宋宗睪母劉,夢天大雪,電燭其身,翌日舉睪。少有大志,累功拜副元帥,起兵勤王,大破金兵。」

第二是關於性向與教育,在幼子的性向觀察方面,占有「抓周」之說,「拿周」 條ご:「曹彬始生周歲,父母羅百玩之具,名曰碎盤、觀其所取以見志。彬左手提 戈、右手取印、後果為大將封王 註189 。」抓周的習俗,乃以晬盤中陳列紙筆刀 劍 等物,山幼兄抓取之物占其未來志趣,故又稱「試兒」,此則中曹彬所抓爲戈與 戶、代表其對戰事與軍權的潛在慾望、而後來發展亦印證此占。又古代生男生女 有不同的待遇與期望,如「弄璋弄瓦」條:「《詩經》:: 吉夢維何?維熊維麗,男子 之祥。维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衣 之裼,戴弄之瓦。」此條出自《詩經・小雅・斯士》,原詩在「乃生男子」之後尙 有「載寝之床」可,「乃生女子」後有「載寢之地」句。生男的夢北爲能罷,能罷 爲陽物,生於 , 屬力社毅,故爲生男之象徵。牛女的夢兆爲虺蛇,虺蛇爲陰物, 穴處柔弱,隱伏袒中,故爲生女之象徵。對待男孩爲穿衣睡床,望其仁宦,顯耀 家門,故弄璋;對待女孩爲包布睡地,望其習女紅,不讓父母擔憂,故弄瓦。由 此中見古代的性別教育與重男輕女的觀念。又「懸弧設帨」條:「男子生,紊弧蓬 矢,以射天地四方,欲其長而有事於四方也。《禮記》: 男子生,設弧於左,女子 生,設稅於門右 計190 。 . 男子吉在四方,故以弧矢射天地四方;女子則命繫婚 姻, 政坛佩巾繫於門上。帨爲女子出嫁時, 母親所授, 用以擦拭不潔, 在家時掛 在門右,外上時繫在身左,可見生男重其鴻圖志向;牛女則重其婚姻貞節。教育 了女力面, 張岱舉出「 子小可縱」:「劉摯兒時, 父居正課以書, 朝夕不少間。 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加恤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 [註 191] 可見張岱認爲寬容的態度無益於教育的效能。又張岱上分重視教育環境與後天的 開發,如「七了孝廉」:「趙宣妻杜泰姬生七男,教之曰 『中人性情,可上下也。 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佩弦以自急。汝曹念哉!』後七子皆辟孝廉,而元 珪、稚珪更以令德著 註192 。」所謂中人性情,15 待後天的教育作用,此處以西 門豹與ふ了賤兩人性格作比喻、針對其自我性格缺點而施加警戒、規勸、《韓非子・ 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並193。」後以韋弘比喻外界的啓迪與教益。 趙宣教子能根據個人特質而予以規箴,故七子皆有所成。又張岱重視「以友輔仁」,

註 189 卷五 倫類部·大子 「拿周」·頁 112。

註190, 卷五 倫賴部·父子 「懸弧設院」, 頁 111。

証19 , 卷五 倫類部·父子 「一子不可縱」, 頁 113。

[「]注192 巻五 倫類部・父子/「七子孝廉」・負114~

A.43 王先旗《韓非子集解》二 觀行 ·台北 台灣商務 · 1965 年台 一版 · 頁 62 ·

認為「交游可見出」個人的品格與未來發展,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ā 194]故「兒‧‧‧貴」條言:「王頌母李氏嘗曰:『兒‧‧貴,未知所與遊者何人?』適玄齡、如晦造訪,母大萬曰:『二客皆公輔器、汝貴不疑矣。』 註 195]李氏見子所往來者為輔國大臣,故知兒之成人器。人教育子女需適性發展且各有所專,如此可避免造成也意競爭,方使家門中有多元的思維激盪,如「一門七葉」中:「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史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此州之學,殷門為盛。」 ā 196 又「各字 藝」條:「鄭禹有子十三人、各守其藝,閨門雍睦。累世寵貴漢庭者,凡百餘人 註 197 。」漢代之經學博士,鄭禹之了十一人各守 經,則整個家族可有計畫的專擅漢代朝政,且彼此間只有縱向承繼關係,而無橫向競爭關係,這也是專科教育之遠見。

在於孝道倫理方面,張岱認爲「肖父」爲孝親的一種表現,如「如其父」條:「范仲淹知耀、郊二州、皆有善政。趙元昊叛,知永興軍時,稱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子純禮、亦知永興,為政一如其父 註 198 。」范氏父子先後知永興,且皆有善政,子之孝乃在於不辱父功、又「得父 絕」條:「唐宋之問父名令文、富文詞,且工書,有力絕人、世謂之三絕。後之問以文章顯,之悌以驍勇聞,之 遊精草隸,各得父一絕 a. 199 。」此條亦是能傳續父親之才能,以父藝了傳成爲美談。又,孝的終極表現乃在於揚名四海,顯耀家門,故毛義捧檄 a1 200 喜動顏色,爲的不是目已貪功好利,而是爲了使母親感到欣慰、榮耀。「各授一經」條:「宋田辟行高學博,游成均二十年,不遇,浩然歸隱。子九人,各授一經,俱登第。時稱義方者,必曰田氏 a1 201 。」此處田辟雖已身不能在官場有所發展,但所教九子,個個能發第仕审,爲父親完成心願,也爲父親博得善教的美名。張岱所上張、認可的孝道倫理是沿襲孔孟以來的傳統,如孔子故爲事父母「色難」。

ま 94 無求備齋《荀子集成》據明嘉靖六年獎川兄集刊「マ子書」本影印・台北·成モ・ 1977 年,頁1 ^

註 195 卷五 倫類部·父子 「兒公貴」,頁 114。

EE 196 卷五 倫類部・义子 「一門七業」,頁114。

^{#197} 卷五 倫類部·父子 「各守一藝」,頁[14·

缸198 卷五 喻類部·父子 「一如其义」,頁114。

^{〒199} 巻五 倫類部・父子 「得义一絕」,頁117。

註201 卷五 倫類部·文子》「各授一經」、頁119·

証202 《論語・爲政》:「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宋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202 ,光是口腹供養不能稱之謂孝,「菽水承歡」條,子路傷嘆貧無以養父母,但 孔子認爲即使是啜放、飲水,能盡其歡使是孝 。 203 。 人父母有過,孔子認爲應: 「事父母幾鍊,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註 204 ,而此處,張代認爲事 父如事君 註 205 ,不以諛諾爲恭,應直諍到底,不可鄉愿,這是張倚較儒家態度 更爲強硬、堅持的地方。

張係特意山顯家庭教育中母親的形象,尤其是孀婦獨自撫養幼子,能兼有嚴父與慈母的雙重角色,如「倚閭而望」條:「王孫實事齊閔王、王出走,實不知其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歸,則吾倚問而望:汝暮出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 書 206 」上係賈之母平日爲一慈母形象,殷切照料,朝送晚迎,但要求孫賈對職務須有責任感,對國家須有使命感,嚴聲飭今,絲毫不得苟且。「封還官物」條,陶侃少爲縣更,以官池之魚饋饗母親,卻遭母親斥責其不顧兼潔,反增母憂 。 207 。「勿以母老懼」條,劉安世懼諫臣易以言語惹禍,或因此而不能肢任老母,故综官居鄉,母親則教諭他能爲天了諍臣是極大榮耀,且對國家有大貢獻,怎可因」孝而除大孝。 # 208 !「對食悲泣」條產續見饗食切割方正便知母親所爲,可見得母親爲人之不苟,亦以身教對其產生人格上的影響。 # 209 「義繼母」條,兄弟一人於死生之際尚不志友悌之道,乃源於母親自小的教育,因母親對於取捨的考量亦是「不以私廢公」、「不背言忘信」,母了一人情義之篤最終免於死禍。# 210 。「得與李杜齊騙」條,范滂母能教子效忠國家,不以私愛爲重,能

曾是八爲孝子!。《十三經汪統》 \ 台北 藝文·1997年8月初版十三届。· 頁 17。

at 203 卷五 倫類部・父子 「菽水承歡」「子路口 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 爲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獸、斯之謂孝。』」

註204,《十二經注疏》 八 《論語主疏·里仁》台北·藝文,1997年8月初版十三刷,頁37。

註206 卷五 倫裁部·父子「倚閉而望」,頁116。

註 207 卷五 偷額部, 足子 「封還官物」,「陶侃少爲縣吏,常監魚也,以魚鮓遺母。母 封鲊責之,切, 廟以官物遺我,反增我憂爾! | 拒卻之。」

註 208 卷五 倫類部,义子 「勿以母老權」、「劉安世除諫官、自母曰: 朝廷使兄居言路,需以身任國、脫有禍禮、如老母何?』母曰: 諫官為天子諍臣,女文欲為而弗得。汝幸居此,當捐身報主,勿以母老懼流放雨 ॥」

[「]註 209 卷五 倫裁部,义子 「對食悲,2」「陸續繋洛陽。母任饋食,續對食悲,2。使者問故,曰: 母來不得見爾。』問: "何以知之つ』曰: 吾母切肉未嘗不方, 斷蔥以丁爲度,此必母所饗也。』使者以闡,特赦之。」

^{〒2.01} 巷五、倫類部・乂子〉「義繼母」「齊二子乙母、宣王時有死於適者、吏執其二子、

捨身而全忠亦爲人孝 al 21 。「能爲澇母」則以范滂事爲典故,蘇軾自小有慷慨之 zi,問母親程氏:「軾若為滂,母能許之否?」母親答曰:「汝能為滂,我獨不能為 滂母耶? al 212 」此些母親皆有遠大的識見,不侷限於小格局中,能教子正直、廉 潔、效忠、友悌等,使得失去父親管教的幼子不致走上歧途,而能成器成材。

張岱對於夫婦倫則強調「情」的可貴性,這也導因於明萬曆以後理學家 at 213 與文學家 at 214 對於「情論」的重視 張岱在書中舉出情深可超越生死者,如「小吏名港」 at 2.5 條,集仲卿夫婦因雙方母親的逼迫, 一殉情,此爲「人生,而情能死之」 at 216 的實例。「相思樹」中,康王雖有權位,亦不能阻撓韓愚夫婦誓死相連的决心,此爲「人死,而情又能生之。即令形不復生,而情終不死 at 217 」

兄曰· 我殺之。』弟曰· "非兄也,我殺之。』吏以告王,王弓罚其母,母以對 曰· 殺其少者。』王問故,母曰 少者妥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其父臨終,囑 妾善視,今殺兄活弟,是以私廢公也。背言忘信,是叛死也。』王高其義,皆故 之。.

at 211 卷五 倫類部·父子 「得與李杜齊驅」「漢誅黨人,認捕急。范滂白母曰:"仲 博孝敬,足供養,滂從龍舒君九原,存亡符所,惟大人則不忍之恩。 母曰 汝 得與李杜齊驅,她亦何恨!令名壽考,可兼致予?』」

^{、3}至213 理學發展至陽明以迄李贄,逐漸將生命的重心自「天理」的層面轉移到「人做」的層面,爲「情」提供了穩固的形而上基礎。參引陳萬益 馮夢龍「情教說」或論 《董學研究》第六卷第一期,1988年6月 與王馮泰 《三言二拍》中的情感世界 ——種「心態史」趣味的嘗試 《史原》第十九期,1998年10月

社 214 明末馮夢龍、楊續祖等人提出所謂「情教」的概念,並認爲情字入人之深可决定生死,如馮夢龍《倩史類略》卷十 情靈類 中、「人,生死於庸者也,情不生死於人者也 人生而肯能死之,人死而清又能生之 即令形不復生,而情於不死。乃舉生前欲遂之願,畢之死後前生未了之緣,備之來生,情之為靈亦甚著乎,,,夫男女一令之情,而猶耿取不磨若此,兄擬精禽冲,經營下宙之瑰瑋者乎!」台北 天一,1985年初版 ,頁55。又楊顯祖《牡丹亭》中 牡丹亭記題詞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倩之所至也。」引自《易顯祖集》卷二十三,台北 此氏,1975年3月初版,頁1093。

^{並215 卷五、倫標部・夫婦附妾「小吏名巷」「漢盧江、吏無仲卿妻,爲姑所遂,自誓不嫁。其母屢適之,遂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今府境有小吏巷,以仲卿名。」}

註21n 「八生」、「人死」兩語省出於馮夢龍《青史類略》。

^{\$12.7} 卷瓦 倫類部·夫婦附妾 「相思樹」、「韓愚妻對丘息氏、康王奪之、馬自毅 息與王登台、遂設台下死、遺書於帶、縣以屍骨賜惠、王弗聽、使人理之、家相望也 信稿、有爻粹本生於二家乙房、旬日而枝成連理、鴛鴦棲其上、交額悲鳴。 宋人哀之、號曰知思樹。」

的註腳,形體雖死,情感卻經由另一種形式相生相連。張岱認爲,夫妻之情爲閏 房私事、不因此而妨当個人品德修爲、如「畫眉」條、張敞爲婦畫眉、伉儷情深、 卻遭有司奏狀,張敞自辯言:「夫婦之私,有過於此者」 ま 218 又,夫妻之間的 契約關係由形式的契定轉向情感之自然,成爲堅定而不可輕易更改的盟約,如「不 從別娶,條:「宋黃龜年為侍御史、劾秦槍、遂奪槍職。初、邑簿李朝旌許妻以女。 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甚貧、或勸其別娶、不從。」龜年不因位階與貧富的移 轉而毀婚・乃顧念朝旌當時之情義・且不願背信忘言。又「吾知喪吾妻」條:「劉 庭式嘗聘鄉人女。及登第、女喪明、家且貧甚、鄉人不敢復言。或勸改聘,庭式 嘆曰:『心不可負!』卒娶之,生數子。死哭之慟。蘇軾時為州守、問曰:『哀生 於愛,愛生於色。足下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 軾深感其言。」劉庭式本『囚女喪明之山毀婚、解除這 梅門戶不登對的親事, 但他卻認為負心是人格上的污點,故不改初衷,且後來亦待妻以至情。蘇軾以一 般人的觀點質疑,其妻既無容色,何從生情愛,既無情愛,又何以悲傷?而庭式 僅出於自然之情感,視妻子爲親人,妻死故慟哭,別無他食。在此可看出一般對 情愛的看法・亦可看出張岱特標舉庭式之行的用心。在夫妻關係中,張岱多以趣 筆寫丈夫懼內與婦人悍妒的事典。對於懼內者,多予以調侃與貶低的意味;對於 如婦則多速寫其型性, 卻少帶有譴責之意, 如「四畏堂」: 「王文穆作『三畏堂』。 夫人悍妒。楊文公戲曰:『可改作四畏堂』』公問故,曰:『兼畏夫人。』 以 .畏 命名本存規箴、警惕之義,改爲四畏則語帶嘲謔、又「加公九錫」條中・王導懼 內又好色,故畜妾於別館,夫人得知後不免持刀追殺,此處攝述王導持麔尾、駕 生車,狂奔逃難的狼狽樣,尊嚴全無,且遭蔡謨嘲弄,不免困窘 註2.9 。對於妒 婦僅強調其性格的剛多、,並無責難,似覺妒婦之行爲義正辭嚴,張岱乃如在女子 的立場發言。如「周姥撰詩」條指出,勸誡不妒之詩皆爲男子所作,男子好色卻 責求女子不妒,站在女性的立場來說是極不合理的,若發言權交予女子,情况必 然逆轉,故謝太傅夫人言:「周公是男子,周姥撰詩,當無是語、註220 。」

兄弟關係乃手足血親,埋應合而不分,互助互愛,故張岱多記古來因兄弟分合

註218 卷五 偷賴部·夫婦附安 「畫眉」·「張敞為京孔尹·為婦畫眉 有可奏聞。上問 之,對曰: 夫婦之私,有過於此者。。上弗責。。

缸29 卷五 倫類部·夫婦附妾 「加公九錫」·「王導擢內,乃以別館畜妾,夫人知之, 持刀擊討《導飛轡出門、以左手扳車擺、右手提麈尾柄以打牛、狼狽而前。蔡司 徒謨曰 朝廷欲加公九錫。 王信以爲實。蔡曰· 不聞餘物,惟聞知轅犢車, 長柄塵尾。』王大羞愧。

缸220 卷五 倫類部·夫婦附妾 「周姥撰詩」,頁 124 ·

而萬物感應的事典,表示兄弟之情乃生來即有,爲天地自然的一部份,若捨棄則爲 天地所不允,如「田氏紫荊」條、兄弟同居和樂則紫荊茂盛、兄弟分家則紫荊枯槁、 彷彿紫荊能感受兒弟情誼之冷暖而隨之榮枯 。ホ 221 。又常以棠棣花比喻兄弟之間的 關係,桌棣花之典品於《蔚經・小雅・常棣》,此詩爲周公誅管蔡二叔,恐天下人亦 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 註222 。詩中強調兄弟之情應相親相愛,詩百句「常棣 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華鄂的相承相恃、不可分雕、比喻兄 弟之情爲「天屬 ,本於自然,不可須臾相離,見花鄂得花之光而鏵盛,因而瞑起「弟 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辭曰然。 1224 之情義、後人則以案棣爲兄 **党的代稱,如「桌棣碑」:「賈敦頤為洛州司馬,洛人為刻碑市旁。弟敦實又為長使,** 洛人亦為立碑其側,號『棠棣碑』 社224 。」以兄弟皆有良品與舊政,故立碑以爲 後人仿效。書中兄弟相提並論或評比高下的情形亦常見,兄弟並論者如「三間瓦屋」 條,以陸機、陸雲兩兄弟之性格並疑,雖爲兄弟,卻在身形、性格、氣質上有迥異 的表現,故作出剛柔不同的對應 計 225 。 又「『張」條,張載、張協、張亢三兄弟 皆擅文章辭賦 ఓ 226 。「大小秦」條,秦景通與其弟暐皆精《漢書》,故治《漢書》 者皆出其門 ‱ 227 。此兩則兄弟問有共同特質、才賦而顯耀家門,故以並稱的方式 傳名 兄弟評比尚下者如「龍虎狗」條:「諸葛瑾仕吳,弟亮仕蜀,弟誕任魏。時謂 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 走228 。 任當時「國鼎」7的形勢下、兄弟一人分仕「國。 時人必然依其能力而予以比較,而由龍虎狗的比喻中亦可見出其褒貶。張塔言兄弟 情誼時,多以此種並提或許式的方式,從中亦可看出其品許人物之標準。

註22. 卷五 倫類部·兄弟 「田民擊荊」·「田眞、田廣、田慶兄求同居、擊荊茂盛。後 議分析、樹即枯槁。兄弟不復議分,樹仍茂盛如故。」

五222 此處用孔額達之說。孔疏「周公閱傷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 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 朱傳與姚際山之說亦賴此。引自裴晉賢《許經評註讀本》下,台北,二民,1997 年10月七版,頁15~16。

註223 此處用鄭玄之說,同上注,頁16

註 224 卷五 倫類部,兄弟「棠棣碑」,負 130。

^{53 225} 卷五 倫類部·兄弟「二問瓦屋」「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往參佐廳中,二問 瓦屋, 上龍任東頭,七衛任西頭。土龍爲人又弱可實,土衛長七尺餘,聲作鐘聲, 言多慷慨。」

註 226,卷五 倫靜部·尼弗 「三張」、「晉張載博學、能又章、曹作 劍閣銘、武帝命 鶴之劍閣;弗協少有篤才、爲河間內史、元亦嫻詞賦。時號 三張』。」

EL 221] 卷五 倫類部·兄弟 「大小秦」、「唐秦景通與弟暐,皆精《漢書》、號大秦、小秦。凡今《漢書》者、非出其門、謂無師法。」

王228 卷五 喻類部·兄弟 「龍虎狗」,頁130°

友道若依張岱所記條目中分爲幾個層面:樂相知、棄利書、重然諾、同死生。 相知之友不在於相識時間的長短,而在於是否志同道合,如「莫逆」條,子祀、 子璽、 子墅、 子來四人因能共同領略生死。物之理,具有 司一層次的思考模式, 故「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無須多餘言語,而彼此了然於心。又「傾蓋」 條,孔子途遭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浹冷」 4.230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 傳》:「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寸23,。」情投意合 則初識而能成爲莫逆,道不同者,即便相鄰,亦僅止點頭。「如飮醇醪」中:「程 誓嘗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慍色,承奉愈謹 普自慚,投分於瑜曰:『與公瑾交,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ω 232 」 周瑜以寬容謹審的態度使程普感受到其友誼的 難能可貴,故程普能與之意氣相投。棄利吾者如「管鮑分金」 ఓ 233 ,鮑叔牙不 | 大表面行事定言管仲之人品,而能體諒管仲貧困,故多與錢財,鮑能不訂己身利| 害,故管仲視其爲知己。又「雷陳」條:「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義舉茂才,讓於 重,刺史不聽。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雖謂堅,不如雷 與陳。』 註234 . . 友誼遇著利害時才能考驗出眞假,雷義不顧已身形象,棄官讓 友,故時人認爲兩人友誼有甚於膠漆。重然諾者對朋友講表「信」字,如「范張」 雛黍」條・僅爲范式 句「暮秋當拜尊堂」・張劭殺雞備黍以待・范式沒有背棄諾 言,千里赴約,張劭亦不曾懷疑,兩人對彼此均有充足的信任,故能定交 at 235 。 又「繫劍冢樹」條,季札之信爲心裡默許,卻不因徐君已死而改變心裡的承諾 ;;; 236 。朋友之間能相知互信已爲難得,更甚者能爲友不顧死生,如「友道君逆」條, 左雲側身於君道與反道之間,「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達

at 229 卷五 倫賴部·丹友 「莫逆」, 頁 139

^{〒230} 巻五 倫類部・朋友 「傾蓋」, 頁139。

至2311 漢,可馬遷著、龍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王考證·魯仲連鄱陽列傳》,台北 藝 又,1959年,頁979。

Ħ 232 卷五 倫類部·朋友 「如飲醇醪」, 頁 139。

^{* 233} 卷五 倫類部·兄弟「管鮑分金」:「管仲與鮑叔相友善。仲曰· 吾闲時,嘗與 鮑叔貫,分財貝吾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也,』

注 234 卷五 倫類部・朋友「雷陳・負 139

至235 卷匠 倫賴部·朋友 「范張雞黍」「范式、張劭爲友,春時京師作別,式曰: 蔡 秋當拜尊會。『至期,劭白母、殺雞以俊。母曰: "戶鄉相距千里,前言戲耳。』 劭曰、 戶鄉佔士 ~ 『言未畢, 果至 ~ 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 .

君。」兩相爲難之下,只好以身殉友 ఓ 237 。又「死友」條:「羊角哀、左伯林 往楚,道遇雪,度不能俱生,乃並衣與角哀,伯桃入樹死。角哀至楚,為大夫, 王備禮葬伯桃 角哀自殺以殉 正 2381。」伯桃犧牲自己成全角哀,角哀完成吉願 後亦殉友以報。馮夢龍所編撰之《喻世明言・主角哀捨命全父》亦載此事・言管 鮑之交已成故事,今人多重利輕友,故記羊、左之事以宣揚友道。 計239 張岱在 書中所記樂相知、棄利害、重外諾、同死生之友,動機亦同於馮夢龍,他在書中 並言小人之交以作反面例證·如「丽朋面友」條:「顏克志面交如攜手·見利即解 攜而去也。楊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同類曰朋,闷志 申友 ra 240 。」此處以「交心」與否來定義朋友的深淺,並以利害關係來考驗友 誼之堅。 又「五交」條引劉孝標之語說明五種應絕交的朋友爲:勢交、論交、窮 交、量交、賄交、乃因此五種皆牽扯利害關係、得意時蠅附左右、矢意時則不能 恤貧,僅能同享樂而不能共患難,故不應視爲知交 # 241 。張佳己身亦親受人情 冷暖的對待,明亡前,日與友人交歡;明亡後,除殉國之友外,其餘故舊見他,「如 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 at 242 ,他在「翟公書門」條中,錄翟公痛悟友道之 語「見出其心情:「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乃見 註243 。」對於朋友的定義,是不會因生死貴賤而改變的,若有因對方的地 位而變轉交態者,則可絕交,此處亦是張岱經歷一貴一賤後所領略出的交友之道。

〈倫類部〉中備載儒家社會倫理,實張停有鑑於明末入倫綱紀幾廢,僭越之風入盛,人際關係多以利害相繫,已無所謂倫理、情義可言,故領悟儒家所倡倫理有本質上的不可磨滅性。若社會無此綱紀,則浮誇動亂;君臣天序則政治不安; 父子、天婦、兄弟矢和,則家庭破碎;朋友無義無信,則社會人口岌危,故重倡

至237 卷五 倫類部·朋友 「友道君逆」「周宣王将叙其臣杜伯,而非其罪 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允復之,而王不聽。王曰 皮別居而異友也。」儒曰: 君道友逆, 与順君以硃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殺杜伯,左儒死 !

汪238 卷五 倫類部·朋友 「死友」, 頁 142 °

^{# 239 《}喻世明言·羊角哀捨命全交》篇首即了杜甫 貧交行 詩言·「背手爲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七。」乃感嘆當時友道不復,故記羊角哀與左伯桃的故事期能見賢思齊,台北:二民,1998年4月,頁126。

廷240 卷五 倫鬆部·朋友 「面月面友」,頁 141。

[[]註 241 卷丘 倫賴部·朋友 「五交」「劉孝標 廣絶交論 ,調勢交、論交、窮交、量 交、賄交,此五交皆不能恤貧,故絕之也

ま 242 《陶庵夢隐·序》。

⁽註 243)卷五 倫類部·朋友「翟公書門」「(鄭當時傳 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狂、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之情。一貧一高,乃知交態 一貴一賤,交青乃見。」

倫理・以爲文人士夫的道德規範。

第六章 《夜航船》之審美形式與意蘊

第一節 審美形式

就支類特性而言、《後》書兼具「類書」與「筆記」的性質,在撰寫態度與方式上,類書重其編排原則而筆記重其叙述內容與手法,也因此,探討其書創作番美意識乙由編撰結構與敘述風格兩方面著手。編撰結構方面,筆者在第四章中已言部類的編排原則與條目的重出現象,此節乃就予目的命名與意象的選擇,分析其審美形式;敘述風格方面,分別分析其:人物描刻、情節節奏、奇幻預言等技法,以說明《後》書中小說敘事手去的藝術成就。

·、選題命意

(一)子目命名

《夜》書在各部各類之下又有各條子目,全書共有四千多條子目,要爲其一命名實屬不易,由其命名方法,當可見上作者的編撰功力。在命名方面,筆者歸納出大約四種方法,直接命名者爲:(1)統合材料內容以爲了目之名。(2 直用物類名稱而爲子目之名;間接命名者爲: 1 擷取中。意象爲了目之名。(2 直摘錄關鍵語句而爲子目之名。舉例言之,直接命名者多是臚列材料或單純介紹事物的條目,如「九天」、「一十八宿」、「北斗七星」、「八風」、「桃源八景」、「瀟湘八景」等直接陳列資料,以一總名稱之,是爲第一類統合材料內容以爲子目之名的命名法;第 類則如「蓂莢」、「虞美人草」、「赤草」、「饕餮」、「狼狽」、「笏囊」、「驚雷莢」等,直接用物類名稱,以名詞爲主,且內容只介紹此一事物。此

兩類較爲單純,且爲 般維著筆記或類書的命名法,較無張岱的個人特色,須由間接命名法才能見出其匠心獨運。

「擷取中心意象」乃將條目內容用 關鍵意象命名,由其命名可見出內容強調的重點,且以此一關鍵意象質分全文,可視為全文之眼。如「日光摩盪」條言趙玉胤陳橋丘變,黃袍加身事。文中強調苗訓觀大文得「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計1。」以此言〔變事屬天命,故以「日光摩盪」意象統實全文。又如「石九風」條言石氏女因郎君經商不歸,病死後誓言化爲颶風阻行旅之人,故以此風爲全文之統一意象。「曹娥碑」言蔡邕題謎語於碑上,曹操與楊修以此鬥智,操遜修一十里。與於曹娥碑上之「黃絹幼婦外孫齎臼」八字謎語,乃兩人鬥智的關鍵,故文以此碑爲中心意象。「棄住席霉」言晉文公因舊薦發霉而棄之,舅犯以其棄舊戀新而辭歸事。2。荏席爲事件引發物,故以此爲名。此類命名法在《夜》書中佔很大此例,能自一文化事典中擷取最精華且足以領起全文的意象,必經過熟慮而後精煉才行,可見張係提煉之功。

「摘錄關鍵語句」乃用文章中關鍵語句為了目之名,如「女蘿的松柏」條,言李靖與紅拂女事,紅拂女慧眼識李靖爲真英雄,夜奔李靖並語之曰:「妾楊家紅拂茲也,女蘿願附松柏。」是以紅拂之語爲全文之題。又「何况老奴」條,言李勢妹之美連持刀闖入的妒婦都不禁欺曰:「我見猶憐,何况老奴! 盖 3 」以妒婦之言總括全文,滿腹的妒意因見此女我見猶憐之態而蕩然無存,故對其夫亦生同理心,命題爲「何况老奴」,盍以妒婦的諒解炒托出李勢妹之美。「問何日使者發」條,言李郃善觀星象,見使星入益郡而問:「君來時,知二使者以何日發行? 計4 」此處將李郃之問簡化爲了目,以言其觀星之妙。「老翁兒無影」條內吉判案以「老翁兒無影,不耐寒。 註 5 」爲斷案依據,故以此句爲子目之名。「花瓶水殺人」條有客醉後口渴,誤飲廳中花瓶水而死,究其原因,乃爲瓶中浸旱蓮花,故命題花瓶水殺人之物。」顯事件。此類命名看似不經意擇取,實則經過一番揀選精煉。張係對於習藝作文自有其一套「練熟還生」的理論:

禪琴者,初學八手,患不能熟,及至熟,患不能生。夫生,非澀勒 難歧,遺忘斷續之謂也。……一種生鮮之氣,人不及知,己不及覺者,

a 1 卷一 天文部·日月 「日光摩索」,頁5°

証 2 卷七 (政事部·致任遺變 「棄荏腐霉」,頁 200。

注 3 卷五 倫類部·夫婦附妾 「何况老奴」·125。

註 4 卷一 天又部·星 「問使者何日發」·頁 9。

註 5 恭七 政事部·燭好 「老翁兒無影」,頁 190。

非十分純熟,十分淘洗,十分脱化,必不能到此地步。蓋此練熟還生之 去,自彈琴撥玩,蹴踘吹簫,唱曲頂戲,描畫寫字,作又咋詩,凡百諸 項,皆藉此一口生氣。得此生氣者,自致清虛,失此清虛者,終成渣穢, 吾輩彈琴,亦爲取此一段生氣以矣 #6 。

若與典故的原足處比較,張岱所節選後命名的條目均較爲清新生動,乃因其刪依 掉過多的修飾語與累贅的情節,軍以最精簡、口語的方式敘述與命名,精簡流利、 生動鮮明,乃來爲此書又字敘述與了目命名的主要風格。

(二) 意象選擇

張岱在編選內容時,有些部類會出現意象重複出現的情形,意象的選擇本就含括著作者主觀情意的表達;再則,對於同一意象擇選出不同的文化與故,所呈現之多種詮釋面句,亦可見出作者對此物象的詮釋網絡,而此詮釋網絡與文人所使用的又字語言與人格象徵有密切的關係,故作者 再重複此意象以強化其所欲表達的概念。在此筆者選擇幾組意象群,試著根據意象符碼所隱含的內在意欲,而顯作者的編排用心作一詮釋。

「竹」在〈植物部〉中共佔九則,其中沒有任何 則直接言竹之物性,反而多援引各典故以凸顯出竹之特性,並藉其背後的象徵義比擬人之性格。如「義竹」條,以「竹叢幽密」之群聚屬性教諭「兄弟相親、當如此竹 == ? 」視之爲義竹,乃是將人之品格特性加諸於竹上,並藉此爲典範以供人仍效。「萊公竹」條,言寇萊公施政有德,歸葬西京途中,人民皆於路方設祭,折枯竹相地以掛紙錢,逾月,枯竹皆生笋,故立廟,號「竹林寇公祠」。此以枯竹逢春的意象暗喻萊公之德如春內,打潤之處以生春筍。在中國文化系統中,因竹行特定之高節、耿直、虛心等象問電出萊公之德。「此君」條:「主子獻暫寄人空宅,便令種竹,入問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 8 。此處條日小直,討竹名,而用「此君」作爲竹即代稱,竹子遂成爲 象徵風雅的特定符碼。「邛竹」條:「《蜀記》:張騫奉使西域,得高節竹種干邛山。今以為杖,甚雅 是9 。」此條點出竹之「高節」與「雅致」。「竹詩」中記胡問題吳有河壁上之詩:「齒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

証 6 《瑯嬛文集》卷三 與何繁翔 , 頁 508 °

証 7 巻ナン 植物部・草木 「義竹」・頁 365

日 81 卷十六 植物部·草木 「此君」, 頁 366。

五 y 卷十六 植物部·草木 「邓竹」, 頁 368 a

「青菜」的意象在於仁官者有其特殊意義,以「畫菜於堂」條所記最具解釋 性:「徐九經令句容,及滿去,父老兒稚挽衣泣曰:「公幸訓我!」公曰:『惟儉與 勤及忍爾。』嘗圖一菜於堂,題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 老刻所書菜、而書勤儉忍三字於上、曰:『徐公三字經、』 註12 』 仔此則中、貢 菜之意象隱喻勤、儉、忍的品德・徐公以此意象提醒上夫不可使人民饑饉・不叮 使自己貪賄奢侈。徐以圖像論示廉德・不斷以此作爲自我箴砭・故能清廉守上・ 得民之愛戴。「符青菜」條言符驗爲官清廉・守常札・不攜家帶眷・僅持二敝簏、 日供惟蔬,故人稱其爲「行青菜」;每出巡鄉里,亦自備飲食,不勞民供給 註13 。 土處以青菜稱郡『以小其廉潔。又「埋羹」條王雖爲寧波太字,自奉儉約,見饌 兼鱼肉,大怒而埋之,故號「埋羹太守」 ‱ 14 。此處既以食蔬爲廉,食鱼肉便 有玷污其節之嫌,這樣的認知不僅有上進。人,「僅二竹籠」」,軒輗凊約日持, 「四時一布袍,常蔬食」,即使招待僚友,最多市內一斤;對待故舊,亦惟一內; 如殺雞,底下人輒驚曰:「軒廉使殺雞待客矣」 註 15 。「毋撓其凊」條了蔣沈凊 廉,郭子儀過其郡此下屬曰:「蔣賢令供億、得蔬食足矣。毋撓其清也! 且 16 」 此外,食肉與否,亦爲他人評斷任宦者是否清廉的依據,如「市肉」斤」條:「海 瑞為淳安令,一日、胡總制語三司諸道曰:『昨聞海令市內三斤矣,可往察之。』 乃知為母上壽所需也 計 17 。」青菜的意象所代表的意義較為統一、管指向任宦 清廉之義,而酒肉則爲反面意象,以之判斷任宦者之人品。

^{¥10} 卷十六 植物部·草木 「仲詩」,頁368。

^{₹11,}卷十六 植物部·草木 「苔笋反甘」·頁 368°

^{· 1.2} 卷七 政事部·青廉 「畫菜於堂」·頁197。

政3 卷七 政事部·清廉 「符青菜」,負198。

註14 卷七 政事部·清廉 「埋羹太守」·頁198个

^{〒15} 巻七 政事部・清廉 「僅二竹籠」, 頁 198。

紅16 卷七 政事部·清廉 「毋撓其清」,頁198.

< 1.7 卷七 政事部・清廉 「下肉二斤」、頁 196 °

「雪」的意象在六朝品評人物時即以其爲「風雅」的象徵。如「柳絮因風」條出於《世說新語》,言:「晉謝太傅大奪家宴,子女侍坐。公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不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稱賞。」18。」鹽之意象乃就其形狀顏色相近而言,但鹽乃實用之物,且撒鹽之動作不似風吹柳絮般飄忽有致,以柳絮擬雪花,兩者皆爲雅物,故謝公人加稱富。又「雪水烹茶」條:「宋陶穀得黨家姫,遇雪,取雪水烹茶,請姫曰:『黨家亦知此味否?』姫曰:『彼武夫安有此?但知於錦帳中飲羊羔酒爾。』公為一笑。

武 」此處,以武天對應文人雅上;以雪水烹茶對應錦帳中飲羊羔酒商。』公為一笑。
計 。」此處,以武天對應文人雅上;以雪水烹茶對應錦帳中飲斗之酒,又中氫姫乃對陶公作用極尚的点維「雪」的意象何以代表風雅?以其色潔百,其質冰冷,「欲但去」中上冕遇大雪而亦腳受爐峰,大呼「天地皆自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計20」「嚼梅咽雪」條鐵腳道人嚼梅花和雪咽之,詠《南華・秋水篇》、曰:「香欲寒香沁入心骨」。雪之讓人感覺能心膽濟澈、滌淨心骨,乃因其色澤與溫度,清涼與潔白直接的聯想便是潔淨感,以身心潔淨表示品格潔淨,乃屈原以簽的文士傳統,故文人多以雪爲風雅之象徵。

此類意象群尚有幾組,如涉及「鳳」之意象的條目有:「鳳」、「鸞」、「像鳳」、「鸞影」、「鳳巢」、「鳳曆」等六條;涉及「龍」之意象的條目則有十一則:「龍有九子」、「攀龍臀」、「龍漦」、「梭龍」、「畫龍」、「行雨不藏」、「金吾」、「蛟龍得雲雨」、「墨龍」、「光死龍」、「視龍獅蝘蜓」、「等弦化龍」等。《夜》書乃以龍鳳爲神話中之靈物,文人計文中多所引用,以龍鳳之傲視萬物之喻人之品格卓然不群。涉及「馬」之意象的則目有:「舞馬」、「鑄馬」、「贖馬」、「果卜馬」、「八駿」、「馬首是瞻」、「不及馬腹」、「塞翁失馬」、「指鹿爲馬」、「的鷹」、「瞎馬臨池」等十見,圍繞著與馬相關的文學典故。馬是文人最普遍的代步工具,也是文人目常生活中接觸最多、觀察較爲仔細即牲畜,因此以馬爲題作計作畫的情況多有,故文中亦多見以馬之優劣寓人之品第。《夜》書中重複出現的意象多與人人書寫慣性息息相關,而驢列出諸多典故,一則可爲書寫與閱讀增加博識的基礎;再則,亦藉此連結作者與讀者間共同的意象符碼,使閱讀行爲能更加順暢並得到預期而豐富的聯想對應。

「子目」在《夜》書中是 獨立的閱讀單位,張岱在子目的命名上,展現了

註18. 卷一〈天文部・雪霜 「柳絮因風 ・頁18。

証19 卷一 天文部·雪霜 「雪水烹茶」,頁18 ~

^{■ 20} 卷 - 天文部・雪霜 「故仙去」・負 18

註21 卷一 天文部·雪霜 「嚼梅咽雪 ,頁18。

詮釋的功力,意圖以子目名稱概括內文,精準的抓住全文的關鍵語句或意象,擬練爲生動簡約的條目名稱。以百科的功能性質來說,爲便於讀者查考,須有 套嚴整的編排體例與查詢系統,《夜》書的體例稱不上嚴整,僅就類別人分爲 上部,其中又分列若干類別,雖分類不甚精細,卻因其條百名稱別緻,而增加了條目個別的特性,使讀者易於辨認與記憶。在意象選擇方面,不難看出此書的文人化趨向,對於與文人密切相關的事物,往往以群組的方式出現,並描述事物的各自不同典故,以拼合成一具豐富文化意涵的符號。這樣的符號可內化爲文人間的集體潛意識,每一物是都有其特殊的象徵意涵,可視爲文人間的閱讀與創作的密碼,

1、小說技法

(一)人物描刻

人物在《夜》書的則目內容中,往往精簡爲一至一個主要角色,甚至可以說 只有一個主角,其餘人物皆爲襯托出此一主角而存在,此乃因張信須在極短的篇 幅文了中描刻出立體鮮活的人物,故須節省筆墨,集中描寫,因此其人物形象顯 得異常鮮明。張信被譽爲晚明之小品文聖手,擅長的是散文的寫作方式,著作中 無以小說文體爲主的嘗試,但從《夜》書摘錄、改寫筆記小說的部分,筆者可略 窺其小說敘寫功力一如寫人物,多早現人物自身對話與任動,少用修飾語;對人 物亦少評述,只作外在描寫,並勾勒出人物的內在心理,其餘則留給讀者自己玩 味,如「何況老奴」條:

桓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妻聞,拔刀襲之。李方杭頭,髮垂委地, 姦貌端麗,乃徐结髮,斂手向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若能見殼, 猶生之年!」神清閉正,辭氣凄惋。妻乃擲刀, п抱之曰:「我見猶憐, 何况老奴?」遂善視之 # 22 。

文中有兩個要角: 妻與妾。妻是全文的主要行動者, 妾則是完全被動的面對降臨 在自己身上的命運,而兩人之性格:前者可從其行動,後者可從其神態觀出。相 溫納妾,其妻持刀襲擊,由此動作可見妻性情剛列且好妒;闖入閩閣時,妾方梳 頭,見妻來襲,仍氣定神閒,未見 點驚慌,兩人動靜日觀。寫妄之「神情閑正、 辭氣凄惋」,乃藉由妾之語寫其「國破家亡、心如槁木」的心理狀態;其後情節有 大幅逆轉,妻見妾之容貌、氣韻、節操,不由得爲之心折,乃擲刀抱妾,妻所言

註22 券五 倫類部·夫婦附妥 「何况老奴」·頁125。

八字:「我見猶憐,何況老奴?」,既寫出對妾之愛憐,亦釋解對其夫之不諒解。 張岱在短短的篇幅中,刻畫兩個女性角色截然不同的個性,而其性格中人策具剛 柔並濟的特質,妻由剛入柔,妾山柔轉剛,刻畫出生動而鮮明的角色,且妻的角 色隨者情節的變化在態度上有極大的轉變,可視為小說人物中的「圓形人物」 at 23 ,妾的角色目始至終不變,爲一烈女典型,可視爲小說人物中之「扁平人物」, 兩相互用,便全文精彩異常。

又如「名分定矣」條、人物雖較爲複雜,但其所欲凸顯的角色卻只有一個: 嘉清己丑、瑞州孝廉劉又尤、廖遲同上公車、皆下第、欲歸、廖倩 媒買妾、扛劉同往選擇、相中一女、下訂定期、其女問曰:「二位相公何 者聘妾?」廖戲指劉曰:「是這劉相公娶妳。」劉亦大笑、女乃對劉.肅拜 而進。次月備禮往娶、女見儀狀大駭、曰、「劉君娶我、何以帖出廖某?」 媒告以實、女變色曰:「作妾雖然微賤、亦闕夫妻父子之道、豈可輕指他 人以為戲、我已拜劉、名分定矣!」父母婉轉再四、誓死不從、廖追梅

無及,勸劉納之。劉力不繼,約以下科、後劉正室逝世,娶女爲正 註 24,6

此則以 由一諧的人物個性使 則戲言弄假成真。廖暹性格好謔,竟以娶妾事作戲言;此女則對婚姻人事相當謹慎,先主動問何人下聘,知劉娶之,乃對劉肅拜,顯示出此女對大婦之道的尊重;女知道戲言之實情後,不聽父母勸告,誓死不嫁廖暹。終由於此女之堅持與自重自愛的態度,使得他人亦禮敬之,後劉正室逝世,乃立爲正室。此則人物對話相當口語,適切地表達出人物的性格,如廖暹之戲言顯得輕挑,女言大婦之道時則正義凜然,表現出不可動搖的堅定。

張岱菩於描寫具剛烈性格的女性,以其女子之身而具陽剛特質才顯得鮮明有力,如「石尤風」中:

石氏女為九郎婦。允為商遠出,妻阻之,不從。即出不歸,石無且死,曰:「吾恨不能阻即行。後有商賈遠行者,吾當作大風以阻之。」自 後行旅遇逆風,曰:「此石九風也。」 # 25

註 23 佛斯特《小配面面觀》中將人物分為兩種 扁平人物 flat character 與圖形人物 round character , 盯者以類型人物或漫畫人物,依備著 個單 - 的理念或性質被 意造出來,他們的性格不為環境所動 圖形人物則較為複雜,且變化多端,無法以一句話概括,正反映出人心的複雜,佛斯特認為一本複雜的小說常常需要扁平人物與圖形人物出人其間,兩者相互概托的結果可以表現出更律確的人生真相。 台比, 志文, 1995 年修訂版一刷 , 頁 92 96。

註24 卷五 偏類邵·夫婦附安 「名分定矣」·頁 127。

E 251 卷一 天文部·風雲 「石尤風」·負11。

此則從頭到尾只有。個主角, 九郎是一隱形角色, 並未登場。石氏女性格剛忽, 阻夫遠行不成, 竟氣鬱成疾, 死後化爲颶風, 誓言欲阻离旅之行, 具見其不妥協 的剛烈性格。

又《夜》書中善用人物的對比以「顯出性格的差異,如〈九折坡〉中: 漢王陽爲益州牧,至九折坡,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承此險!」 後王尊至此,曰:「此非王陽所畏遽耶?」乃叱其御,歷驗而上。後人以 玉陽不失爲孝子,王尊不失爲忠臣 # 26 。

以九折坡之險馬各人面對危險與死亡時而有的不同心態: 上陽個性較爲謹慎,所 思亦較深遠,面臨危險所想到的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E尊之性 較衝動,且有與王陽一較高下的想法,故不露懼意,是氣而工。張岱補工後人評 述:一爲孝子,一爲忠臣。但就其敘述中,仍是可看出其對兩人的讚賞程度不同。

(.)情節節奏

在短篇小幅的敘事中,張岱不僅單純的講故事,且有計畫的安排情節,製造 伏筆、懸念與局潮。張岱對於情節的安排,可由「假雪擊人」。此27 中見出:

舒山人某,常风東鄰婦某氏,挑之,不從。/ 值其夫寢疾,天大雷 雨,乃菩花衣爲兩翼,雖入鄰家,奮鐵椎殺之,乃躍而出。婦以其夫眞 遭雷擊也。/服除,其人遣媒求娶。婦因改適,伉儷甚篤。/一日,婦 檢箱箧,得所謂花衣兩翼者,怪其異制。其人笑曰:「當年若非此衣,安 得汝爲妻!」因敘事本末。/婦亦佯笑,俟其出,抱衣訴官,論經。絞 乙日,雷大發,身首異處,若肢裂者 至28 。

又本大致可分爲五個股落來看:叙述一開始即埋伏了鉛二人與東鄰婦的關係,男 欲調戲他人之婦,女守婦道不予理睬。第二個股落點出情節的轉折點在於貝夫有疾,於是鉛山人有機可趁,設計騙局,殺人後使人以爲雷擊致死。由夫死至第二段作者跳過人物心理轉折與故事細節,鉛山人等待婦人守喪畢,遣媒求娶,婦人亦因名正言順而改嫁,至此,作者言兩人婚後感情融洽。然故事若到此結束,則僅爲一下凡事件,殺人者可能永遠不被揭發,關鍵在於作者在第一段時即埋下伏筆,而在第四段時達至情節高潮:其婦一日發現兇衣,問鉛一人,夫因兩人情感甚篤,亦不避諱過去之事,全盤托出,敘事者謂婦人「佯」笑以對,暗示讀者婦

註26 卷二 地理部·占蹟 「九折坡」、頁45。

^{並27 此處以斜線標出情節段落,以便於後文的分析。}

註28 卷一 天文部·雷電虹霓 「假雷擊人」,頁17·

人心中另有打算,故繼而引出婦人抱衣訴官之情節,使其夫被判处刑論絞,還前 夫公義,此處作者不再交代婦人由「仇儷甚篤」至「抱衣訴官」的心理轉折,只 言故事結局:壞人得到入譴,处無全屍,而婦人心理留待讀者想像 事件大起大 落,超乎讀者對情節的閱讀期待,也使得閱讀過程更富趣味,又如「天了主婚」 條之情節線:

胡氏者,學士廣之女 解缙與廣问邑,问科,问入翰林。/一日, 问侍建文帝俱。帝曰「聞二卿俱得夢能之扎,朕爲主婚,聯作姻姻。」 廣對曰:「昨晚縉已舉子,臣亦生男,奈何!」帝笑曰:「朕意如此,定 富產女。」後果是女。/建文遜國,解縉爲漢郡醫死,妻子謫戍,廣逐 寒盟。氏泣曰「女命雖蹇,實天子主婚,何敢自輕失身?」乃割去左耳 从明志 /仁宗登極,詔贈縉爵,萌子中書舍人,給假與胡氏合卺,復 賜金幣添妆,聞者榮之[註29]。

此見情節起伏約可分爲四段:第一段交代司廣與解網之關係;第二段始言婚盟起因於兩人均得夢能之兆,天子欲作成美事,爲兩家牽線,此處下一心懸念,天子信誓司旦欲爲主婚,但仍不知胎兒性別,產女後婚盟始成立;第三段言政治的急遽變化使得原本的盟誓趣無訊息,高潮在於胡氏爲字天子主婚之盟,司割其耳以明堅員之心;第四段爲一人團圓的結局,滿是讀者的閱讀期待,解絕地位得以平反,婚盟亦可履行。此則爲一較傳統的情節,沒有太多出乎意料的描述,情節的進行乃依政治的升降而運轉,而胡氏之堅持是唯一的凸出點,以阻止理所當然的故事發展,而這也是張岱在此則中所欲強調的重心

關於節奏的掌握,可比較「梅花村」條與「擗鱗脯麻姑」條:

梅花村 羅浮飛雲峰俱。趙師雄,一日薄暮,於林閒見美人淡妝素假, 行且近。師雄與語,芳香襲人,因扣酒家共飲 少頃,一綠衣薑來,且 歌且舞 師雄醉而臥。久之,東方已白,視大梅樹下,翠剔啾啾,參橫 月落,但燭脹而已 4530 ~

擗麟脯麻妃 王万平曾過蔡經家,遣使與麻姑相開,俄頃即至。經舉家 見之,是好女子,手似鳥爪,衣有文章而非錦繡一坐定,各進行廚,香 氣達戶外,擗麟脯行酒。麻姑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爲桑田矣,蓬萊水 足淺矣。」宴畢,乘雲而去 姑爲後趙麻胡秋之女,父猛悍,人畏之。

註 29 卷十二 容貌部·婦女 「天子主婚」,頁 321。

^{、2230} 巻二、地理部・古蹟 「梅花村」・頁51。

築城嚴酷,畫夜不止,惟雜鳴稱息。姑恤民,假作雜鳴,群雜皆應。父 覺欲撻之,姑懼而逃人山洞,後竟飛升 註引 《

「梅花村,條筆調輕淡,事件實屬怪異而情調卻是舒緩的,以「薄暮」、「淺妝素服」、「芳香襲人」、「醉而臥」、「參橫月落」、「惆悵」等詞語,爲周遭氛圍蒙上層薄紗,淡入淡出,作者不作浮誇的描述,讀者閱讀時不起激動的情緒,只隨著劇中人物感到一般惆怅之情,其節奏是輕且緩的;「擗鱗脯麻姑」條則強調時間的快速移轉,事件連接緊凑,如正方小傳喚麻姑,「俄頃即至」,坐定後、進廚、閱食物香氣、食肉飲酒,連串動作造成節奏加快,似乎在頃刻之間已飲食完畢,而麻姑卻言:「接待以來,東海三為桑田矣,蓬萊水又淺矣。」特意強調出個界與凡界時間的產異,以「乘雲而去」作結,亦覺其速度之快。此處時間點拉到麻姑成仙以前事,其節奏依舊快速,以「畫夜不止」、「欲捷之」、「逃入山洞」、「竟飛升」「感覺出動作的速捷與連貫。兩則相較,前則輕淡而舒緩,後則濃重而急促;乃因前則多描寫氛圍與畫面,而後則多敘寫動作與事件,故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節奏與風格。

(三) 奇幻預言

奇幻預言代表小說情節中出現超日然之物,如神鬼、怪物、猿猴、女巫、夢兆、預言家等等,將平常人引入過去、未來或回度空間中,將一些不可能發生的事在現實生活中實現,此類事件在現實之外有出乎意料的發展,乃欲讀者產生陌異化的閱讀效果,增添其不平常的想像空間,帶領讀者到一有別於日常生活的國度,在文字閱讀中得到好奇心的滿足。《夜》書中此類事件不勝枚舉,在三文中言及閱讀期行的好奇性時已提及,在此略微分析其敘寫筆法所產生的藝術效果。如「客星犯生主」條:

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槎到岸,乃齎糧,乘之。至一處,見 婦人織機。其夫牽牛飲水次。問「此是何處?」答曰:「歸問嚴君平。」 君平曰.「是日客星犯牛十,即爾至處。」 # 32

此則運用天文的想像,聚焦於乘浮槎者所到之處爲一具有浪漫典故的生郎織女星,文中餘將讀者帶到一虛擬的文學空間外,並強調其眞實性,以嚴君平爲事件的見證人,使得日常生活有逸離常軌的可能,而浪漫傳說亦有成真的幻想。再看夢兆的描寫,如「冰人冰泮」條:

註引 卷十四 九亮部·道教 「擗麟脯麻姑」,頁327。

至32 卷一 天文部·星 「客星犯牛干」,頁9°

晉令狐策夢主冰上,與冰下人語。索統占之、曰:「爲陽與陰、媒介事也。當爲人作媒,水洋成婚。」後太守田豹、爲了求張嘉貞女、使 策爲媒、果於仲春成婚。故今稱媒人亦曰「冰人」。《詩經》曰:「迨其冰 洋。」 at 33

此處以「冰上人與冰下人語」為夢中意象,而由占下者為此夢兆解謎,且實際去完成夢所預示之事,事成又反而證明夢兆之靈驗。中國人相信預言、夢兆、預感等一切超自然之事,也因此,在《夜》書中,此類事件多強調其真實可信。

又如童謠亦可成爲預言,「碩項湖」條中言:

秦時童謠云:「城門有血,當略沒。」有老姆慢懼,每旦住視。門 者知其故,以血涂門,姆見之,即走。須臾,大水至,城果陷。高齊時, 胡嘗周、城址尚存 3334 。

老嫗因過度憂懼童謠之說而引起他人戲弄,沒想到卻一語成識,作者甚至強調其真實性,舉出歷史上城址的存在之證。這無非是中國志怪小說的特色,即使是奇幻預言,作者仍以史家的態度敘說,以提升故事的可信價值。事實上,小說本是虛構的故事,作者反刻意強調虛構的真實性,此即中國小說的特殊表達方式

又,這些虛構事件所發生的地點,後人反而相信其真實存在,繼而成爲歷史 古蹟的緬懷地,如不陽府城西南的金龍也遺址,是源於晉永嘉時的一個傳說:「有 韓媼偶拾一巨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橛』、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 能城者。橛因變為蛇,令媼舉灰志其後,曰:『憑灰築城,城可立就。』果然,淵 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忽有泉湧出,成此地 。 3、。 2 又如六安的龍 八口乃源於兩龍相鬥的傳說:「張路斯穎上人,任唐為宣城令,生九子,嘗語其妻 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據吾池。屢與之戰,不勝,明日取決,令吾子 射繁鬣以青絹者鄭也、絳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絹者,鄭怒、投合肥西山死。即 今龍穴 計 36 。」此種眞假莫辨的性格,自又學的虛擬過渡到現實中,甚至名正 言順的比附於歷史之上,如「杜默哭項王」條:

和州士人杜默, 累舉不成名, 性英儻不羈。因過鳥, 厂, 調項王廟, 時正被酒沾醉, 徑升神座, 據王頸, 抱其首而大慟曰「天下事有相虧者, 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 文章如杜默而不得一官!」語畢, 又大慟, 戻

SE 33 春一 天文部,露霧冰 「水人冰半」,頁 20。

註34 卷二 地理部·山川 「碩項湖」·頁58。

註35 卷二 地理部・山ル 「金龍池」・頁57。

^{「±36} 卷二 地理部·山川「龍穴山」,頁58。

如近泉。廟枉畏其獲罪,扶掖以出,乗燭檢視神像,亦淚下如而, 搵拭 不乾 & 37 。

以英雄痛惜英雄的態度,使得杜默因與項上同不得志,故淚癱項上廟,項上亦感 其知音之情而落淚,此類雖以記傳方式寫成,實可視爲小說中的奇幻筆法,以意 神共感凸顯其情可哀,使情緒更加渲染而有力,此爲小說技法,不必信以爲真。

《夜航船》是張岱以編選者的身分擇錄歷代典故、小說、顧語、傳聞等而成,故欲探究其審美形式,必得由選錄與改編的現象觀察。選錄與改編當可視爲另一種方式的創作。編選時,心理必有其標尺才能決定錄與不錄,雖然張岱自己並不明言選材的標準、改編的原則與命名的系統,但筆者試圖以所看到的實際條目分析其現象,並推測作者何以選錄?選錄後,又如何根據自己所希求的方式改編,並且爲之命名?此無非可從其客觀性的書寫細縫中蠡測作者隱藏的上觀評斷。

第二節 審美意蘊

·、自我認知與生命意識

張岱午於明神定萬曆 1 五年,神宗朝爲明代政治與國運急走下坡的關鍵。神宗皇帝長期怠於朝政、恣意揮霍國庫,將政治權枘交於宦官手中、造成閻黨擅權,役派礦使稅使,四日虐民。由於皇帝長期將政權交由宦官手上,對於宦官粉飾太平的言語亦信以爲眞,並以爲宦官將政治與民生處理得很好,多示以信任與讚許的態度,因此,宦官日益囂張,朝政亦日漸腐敗。萬曆中集,尚有張居王厲行改革,變法圖強;到了萬曆後期,改革失敗,積弊頓發,加以邊事告急,頻年用兵,朝廷因應的對策卻具有不斷增加賦稅,使得民力殫殘,流民日增,民變四起。大陸年間,宦官首領魏忠賢專權,戮殺忠臣,使朝政更形傾危。《石匱書・爲之本紀》中言:「天啟則病在命門、精力既竭、症發骨、炎癰潰毒流、命與俱盡矣之。」。取民國事已病入膏肓,國家危在日夕,張岱亦曾存救國之之,《陶庵夢憶・有鎮祈夢》中透露出他不甘居於樊籠,意欲一舉冲天之志。 。 49 在當時,想要施展政治抱負唯有靠科舉一涂,故其早年亦曾習舉業、上帖括,根籍自資科而任

at 37 卷十八 荒唐部·鬼神,「杜默哭項王」·負407。

EE 38 張岱《石置書·真宝本紀》,上海·古籍,1995年。

註19 《陶庵萝憶》卷三 南鎮祈夢·頁20。

官、為朝廷效力、但八股取上本是明代統治者制東知識份子的一項手段、《石匱書・科目志》言:「蓋用以鏤刻學究之肝腸,亦用以消磨豪傑之志氣者也。」鑽研八股只會使工人浸疹在文字句讀中,無益於國計民生,他看清即使一生用力於科聯,抱負未必得以伸展,且認爲「舉子應試,原無大抱負、止以咕嗶之學迎合主司。即有大經濟、大學問之人,每科之中不無一二、而其餘入穀之輩,非日暮途窮,奄奄待盡之輩,則書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齊世利民,安邦定國,則亦奏賴焉?」。此40 科舉制度埋沒了許多有經世才能的人,而取用者多窮盡一生之力於八股,至耄耋之年始登科。登科之上多閉門苦讀、少不更事的文弱書生,真正有濟世才能的人未必能爲朝廷錄用,故他不願效父親張耀芳「屢困場屋」 計41 ,一生鑽研八股,即使年過年白,仍未能登科,故張岱選擇了文藝與史學的道路,將自我的身份定位在「文士」與「史家」,欲以其「淮淹之文才」。 42 ,追踵可 馬遷、班固之流 。43 ,以文字存歷史之真實,以文字存己身之不朽。

張氏幾代均有治史的經驗 計44 ,高祖張天復著《湖廣通志》、《廣興圖考》,曾祖張元汴著有《皇民大政紀》、《天門志略》、《館閣漫錄》、《讀史膚評》,兩人並相繼修纂《紹興府立》、《會稽縣志》、《山陰縣志》,時人譽爲談、遷父子。張岱承繼了家族的史家之向,對於國家與歷史富有嚴正的使命感,其目言修史的動機爲:

第元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談,野史失遠,故以二百八十二 年總成一誣妄之世界。余家自太僕公以下,留心三世,聚書極多。余小子 芍不和事纂述,則茂先家藏三十餘乘,亦且屬爲冷煙、鞠爲茂草矣。。45。 所謂「國史失誣,家史失諫,野史失臆」,他在〈徵修明史檄〉中 點明當時修 明史者的缺失,如:宋景廉之《共武實錄》事皆改竄,罪任重修;姚廣孝之《永樂全書》語欲隱微,恨多曲筆。焦芳之史儉壬;邱睿之史奸險。楊廷和掩非飾過; 張孚敬矯枉持偏等,均非他所認同史家應有的態度,即如王弇州之博洽,但誇門 第;鄭瑞簡之古練,卻純用墓銘,亦非他所讚許的良史 註 46。他治史的用意一

註40 張岱《石匱書·科日志》, 上每, 古籍, 1995年

註41 《踯嬛又集》卷四 家傳,頁519。

註42 《快園道古·夙慧部》:「陶庵六歲,舅氏ഖ虎溪指壁上畫曰: 畫裡仙和.摘不て、陶庵曰: 筆中花朵夢將來。』虎溪曰: 是子爲今之,工奄。』」

註44 《椰嬛文集》卷四 家傳》, 頁512~520。

at 45 《踯嬛天集》卷一 石匱書自序 , 頁 441 ·

在存先人之志, 在爲有明一代撰寫一部良史,其寫作之用心與謹慎的態度可由 《石匱書》之名得知,《夜》書〈文學部、石室紬書〉:「司馬遷為太史,紬金匱石室之書。紬、謂綴集之也 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慎重之至也 註 47 」 這樣 部實錄即使因政治因素無法在短時內公諸世人,亦希望後世能重見此書 註 48 ,以存明代歷史之實況。他在《夜》書中舉鄭所內仁《心史》的例子,言《心史》內容「醜元思宋」,爲避禍全身,故「以鐵函重匱沉之古吳智井」,至明崇禎 時在承太寺的占井中又再度現世,此中隔了一白五 六年,而鄭所南之史仍能流 芳萬世 註 49 。

- 註47 卷八、王學部·書籍 「石室絢書」,頁209°
- 近48 邵廷采《明遺民所知傳》·「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曆危壁, 虎淫於有明一 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 3 史》也。」 台北 華世, 1977 年 6 月台一版 ,頁 444。
- 註49 卷八 文學部·經史 「心史」,頁209。
- at 50 《耶嬛又集》卷一 石匱書自序 , 頁 441。
- at 1 1 Exto
- 至 52 卷入 文學部·勤學 「帶經而鋤」「倪霓受業於孔安國,時行賃作,帶經而鋤, 力億,少休息,即起誦讀
- 51 54 卷八《又學郎·勤學 「杜門清書」:「刑郡、任丘人。少府洛陽,遇雨,乃杜門五 日讀《漢書》,悉無記無遺。又章典麗,既瞻且速,與溫子昇齊名。官太常卿,兼 中書監、國子監祭酒、朝士榮之。雅性脫略,不以任望自尊,止臥一小室,未嘗内 宿。自云:"嘗畫入內閣,爲犬所呔。」」
- 註 55 卷八 又學部·博冷「書櫥」:「陸營博覽,無所不知,王儉字謂過之。及與語, 登談及所遺編數百條,皆儉所未睹,乃嘆服曰 "陸公,書櫥也。』」
- ie 56 卷八 文學部·博合「書淫」「劉峻家貧好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 裁其鬢髮,及覺復讀,常恐聽見不博,聞有異書, A狂祈借,崔慰謂之"書淫"。」

只能稱之爲「書籠」 a 57 ,故讀書要能通透,通透後化爲爲作的養料,才能達到文土的標準。對於文土的要求,〈登高作賦〉條言:「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御,喪紀能謀,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 al 58 。」能賦、能謀、能銘皆是能將知識適時適地的表達運用。又博識的造就方法在於專覽群書與增廣見聞,對於觀書之法,文人以修道的態度爲之,如〈藏書法〉條:「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夾剌,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並奉贈此法 al 59 。」觀書猶如場登心淨慮的儀式,對於書籍有著視若神明的敬意,因書乃成就文土學養的利器。又增廣見聞,乃在用所見所聞印證書中所載,故實際行旅經驗亦是張岱所重視的,〈「萬卷書〉條中言:

吳萊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勝跡名山,必盤桓許久。 嘗語人曰:「胸中無二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又章;縱能, 亦兒女語爾。」

有深厚的閱讀基礎、實際行腳的體驗,所作文章表現品的眼界、胸襟、氣度且是不可凡俗。在著作態度上,張岱吉其作《石遺書》的態度爲:「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寧闕勿書 計 60 。 極力要求所記之眞實性,且字句不敢輕忽,如有不知,寧闕勿書。他以司馬光作《資冶通鑑》的態度爲鑑,言:「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草稿數千餘卷,賴倒逢秣,無一字潦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是 6. 。」以下筆之謹愼、字跡之端正言取材之不苟、態度之嚴止。又以司馬遣任《史記》爲則,言其:「二十四南府江、准,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元、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以驗證石室令匱書中所載,辨是非善忠後始下電爲文

作史者最基本卻也是最難能可貴的是剛正不阿、客觀無偏的寫作態度,《夜》書「明不顧刑辟」條信孫可之言爲史官作 職責上的要求:「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鬼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又以趙盾弑君事言史官

[.] at 47 巻八、工學部・不學 「書麓」、「晉傳迪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唐李德庵貫古今,而 不能屬辭,皆謂乙書館 」

^{₩ 58} 卷八 文學部·歌賦 「登高作賦」, 頁 222。

^{# 59} 卷八 主學部·書籍 「藏書法」,頁 211。

^{、\$400. 《}瑯耀天集·石匮書自序》, 頁 441 °

註oI 卷 、 **辽學郎·經史 「無一字潦草」**,頁207。

紅62 卷八 文學部·經史 「明不顧刑辟」, 頁 207°

應辦察微情,直書不隱,借聖人之口言:「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計6日 」」史家要做到絕對的公下陳述是極爲不易的,陳子極作《通鑑續編》以雷震折臂之脅迫表示其威武不能屈的堅持 計64。孫盛作《晉春秋》,桓溫以子孫之脈要魯其竄改,盛怒而不改,卻不免爲了孫私改之 計65 。也因爲堅持公下客觀的書寫極難,故張信在《夜》書中列舉止、反百之史例,以砥礪、警惕日己,如〈徵修明史檄〉中言:「(不) 肯學《三國志》以千斛是饗,遂傳其尊公:深鄙《五代史》以一妓相持,乃誣其先祖。」此兩事見《夜》書「索米作傳」 計66 與「爲妓詈祖」 計66 與「爲妓言祖」 計66 與「爲世八左右其公正性。又歐陽修《五代史》曾爲一妓而誣發惟廣之先祖重斂民怨,故張信言:「睚眦之際、累及先人,賢者尚亦不免。」以陳壽 計68 與歐陽修之文才,當爲最佳作史人選,卻因態度的不客觀致使著作蒙古,也可見張岱認爲史書的真實性、公正性較之博瞻又采重要得多。

張信對史家的要求是極其嚴苛的,也可說是對自我的撰史要求 分不苟,他 認爲史書的目的任於「善善惡惡」,也就是借史來達成品賞、懲警的作用,如「拾 齒」:「宋張靄,太祖方彈雀後苑,霭亟請入奏事。及見所奏乃常事爾,上怒,靄 曰:『竊謂急於彈雀。』上以斧柄撞其齒,齒墜,徐拾之。上曰:『欲訟朕耶?』

計63 卷八 又學部・經史「趙盾弑君」:「趙穿弑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大史書曰, 趙 盾弑其君。」宣子曰 不然 『對口 子爲正卿, 亡不越境, 反不討賊, 非子而 誰つ。孔子曰 董狐, ち乙艮史也,書法不隱。』

註 64 卷八 天學部,經史「雷震几」「陳子性作《通繁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 E。 雷忽震其几,陳屬聲曰: "老天便打折陳子輕之臂,亦不換矣!』」

証的 券入 又學部·經史「直書初頭」、「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桓温見之、終 調盛子曰: 初頭滅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公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戸事。」 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愈下急、豬子乃共號之稽願、請爲百口計。 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豆 68 卷八 文學部·經史 「即壞已作」「陳壽好學、善著近。少任蜀、涂著作即,撰《三國志》 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所著,即壞己作。」

經歷國變的張信,其人主觀、價值觀與文學觀當有 定程度的移轉。細讀張 信晚年於「快園」創作的詩,多以生計爲主題,用字平淡,風格樸實,迥異於其 早期的創作。在《夜》書中,多以簡約樸實的文字呈現文化典故,且特意強調社 會制度與人倫典範,由此可見出其對國家社會的關心。《夜》書在〈文學部〉中少 有綺麗的軟事,而多強調撰史與問學的嚴謹,乃因縟歷的文章此時已視爲「離蟲」, 其關注的是社會、政治、歷史的反思,對自我的定位也因明亡而更加堅定撰史的 決心。在《夜航船》中實可看出張信發揮其史家與散又家的特質與功力,如對於 各類事物重視史的觀念,重視事物的演化生成,如在介紹佛教時,必定先由佛教 的東傳史講起,並交代禪宗五門的分派分流。又如介紹飲食,並不以食物的製造 法或烹飪法爲主要書寫重心,而是重視對於飲食的文化常識,故列出中國飲食簡 史,並重視所錄飲食的典故來源。此外,在〈文學部〉上可看出他對於作史者的 要求極爲嚴片,不容許有絲毫的不公正與草率的心理,可見出他將著作視爲 項 神聖的職業,甚至是使命,必須花其後生生去極力完成。在《夜》書實際內容的

註69 卷、 選舉部、練官 「拾盖」, 頁 169

^{51.70} 参八 又學部·經史 「五代史韓班無傳」「蘇子瞻問歐陽修曰: 五代史可傳後也 子? 『公曰 修羈於此有善屬堅思之志。。子瞻曰 "韓通無傳,烏得爲善善惡惡 乎 2 『公默然。』

註71 《瑯嬛文集》卷一 石匱書自序 「幸余不入仕版,既鮮照仇,不顧世清,復無忌諱。」

ET 72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逸民傳》「山陰張岱嘗轉明一代遺事、爲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公眾然與之。」又 該遷傳 「明季稗史雖多、而心思 陋脱,體裁未備,不過偶記聞見,罕有全書:性該遷溉年,張岱列傳,兩家俱有本 末、谷應泰並采之、以成紀事。. 台北:華世、1977年6月台一版 ,頁 444。

紅7. 康熙十八年開明史館,毛奇龄為翰林院檢討充史館纂修官,向張岱乞借《石匱書》, 其《西河又集書四·寄張岱乞藏史書》中言:「向開先生著作之餘,歷紀三百年事 蹟,鏡有卷帙 ··· 」台北,台寶商務,1968年台 - 版,頁180~181。

撰寫亦可見出張信小品文的功力,敘述中鮮少帶有贅字,且刪汰繁蕪的細節,欲使人感到容易閱讀、記取,而不在花長篇大幅去論說自己的觀點,這是張岱的筆記有別於他人之處,亦可與他其他的文學作品與作品中透露出的文藝觀點、理論,作一比較,則更可掌握張岱的寫作特質。

1、生活日用與審美思維

《夜》書的〈日用部〉、〈寶玩部〉中記載有關文人日常的審美生活,人體可 分爲衣、住、食、物凸個 頁向。 本節便從張岱所記文人日用生活的條目中歸結出 張仔的審美觀感,其中,〈衣冠〉、〈衣袁〉類多記歷朝服飾的制度,僅少數幾則;? 及制度背後的象徵義,較難觀察出作者個人的審美觀,故在比並不作討論。(宮室) 類中由張岱所擇選的園林建築,結合作者其他著作中關於園林的描述,歸納出張 岱的園林美學觀。〈飮食〉類則上要重心在於又人與茶、酒的關係,張代是著名的 品差專家, 亦是美食家, 研究明清飲饌美學的學者均注意到張岱著作中關於飲食 的記述,如:吳智和便寫過幾篇關於張岱茶藝的文章 註 74 , 之伊永文《明清飲 食研究》中,將張岱列爲明清時代的美食家,並言:「張岱、高濂、李漁、袁枚的 美食思想、追求美食的情調,還有他們的飲食著作、均能自成體系成一家言,對 當時及後世的美食影響頗大、對中國飲食歷史的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11.75。」 其書中多引用《陶庵夢憶》關於飲食的描寫,如〈蟹會〉、〈方物〉、〈虎丘中秋夜〉、 〈閔老子茶〉等。實際上,張岱對於飲食的描寫尚不能稱爲成體系的一家之言, 其《老饕集》已佚,今僅存零星的美食評論。雖《老饕集》已不傳,但可由《瑯 熨文集・老饕集子》 at 76 中觀出端倪:張岱將古來知味者首推孔子,言其「食 不厭精,膾不厭細. 註77 ~已得飲食之微・又言「不時不食」 註7x 爲飲食養 生論。張岱認爲飲食烹調講究正味,右過度處理、調味 註29 ,具食之本味盡失。 張岱大父曾與包涵所、黃貞父等人成立飲食社・且著《甕史》「書・其書內容多

租 74 吳智和《明人飲茶生店文化》 明史研究小組,1996 年 7 月初版 一書及單篇論文 茶藝精甚風雅達趣的張岱 (《文藝復興月刊》 — 二 - 期 1982 年 4 月 等

註75 伊水又《明清飲食研究》、台北: 洪葉、1997年初版、頁353。

租76 《哪嬛又集》卷一 老饕集序 , 頁 444。

註 77 《十三經汪疏》 、《論語注疏·郷黨》,台北 藝叉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 二刷,頁89

^{# 78} 同上注·

at 79 《琊嬛文集》卷一 老饕集序 · 「煎敷燔炙、雜从腌膫蟺薌」即是指過度的加工處理、而失去食物的正味。張岱認爲過度處理與生吞活剝無異,故言「罪且與生吞活 最者等矣」。頁 444。

取自高縣《遵生八牋》,張岱認爲此書所載仍舊是不得正味,故自撰《老饕集》,講水「割歸於正,味取其鮮、一切矯揉炮炙之制不存焉。」可見其對飲食之講究與一往情深。故本節中,乃根據《夜》書實際條目,并《陶庵夢憶》中對於飲食的記載歸結出張岱的飲食美學觀。物的方面則多取自〈寶玩部〉,以「玩物美學」來包涵其對金玉、寶玩等的審美觀感,說明文人對於己身以外的世界存有的責玩態度。以下即以「園林美學」、「飲饌美學」、「玩物美學」探究張岱對日用生活的審美思維。

中國古代園林建築的類型大抵「分爲四類:皇家園林、私家園林、中廟園林和公共游豫園林 : so 。其中私家園林人可分爲商賈園林與文人園林,兩者迥然異趣。《夜》書中大體雜採皇家園林與私家園林中較具代表性者,尤以文人園林的選錄爲多。中國園林藝術的廣變大約有幾個關鍵性的轉變特質,若就園林建築的意涵來說,毛又芳曾言:

由園林的建築意幽而言,秦漢神仙思想的導引,直到唐代,莫不刻意營造理想的長生景象,太夜也、蓬莱、方丈、嬴洲皆為遠離人世的仙城 魏晉崇尚自然田園及隱逸思想,園林建築的主流,豐富並及造寓意仙居的山水。宋代理學禪宗思想的自然觀基礎,江南園林承此傳統,以詩畫提煉的自然爲底本,突出了隱逸的理想境界,草廬、茅房、竹籬、棚架及泊自然的野趣,成為宋明以後的園林藍圖 « 8 8 1 。

毛文芳將園林建築的內在意涵分爲幾個演變階段:秦漢擬但境的皇家園林、魏晉 擬自然的隱逸園林、宋明清虚寫意的文人園林。擬仙境的皇家園林不僅在秦漢時 有,到了隋煬帝時仍沈浸于對個。的冥想中,所築「西苑」即是根據神話中的個 島構築而成:

隋煬帝築西苑,周三百里·其内爲每,周十餘里、爲方丈、瀛州、 蓬萊諸山島,高出水百餘丈、有龍麟築繁回每內,緣築十六咒門皆臨星, 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殿堂樓觀,窮極華麗,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 綴於枝幹,色斎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

EE 80, 此分類根據張承安編《中國園林藝術辭典》, 湖北 人民,1994年版,頁19°公共 府豫園林指的是具有天然景觀特點,並逐漸被開發建設成為有大量著名遊覽點,帶 有公共性質的遊憩場所,在性質和風格上與皇家園林和私家園林異趣,又與純粹的 天然風景區有別,往往成為手廟園林的外圍環境

^{54 81} 毛叉芳《物·性别·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台北·台灣學生,2001 年 12 月初版,頁 153。

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西苑的建築方式/5-乏漠武帝時宮苑風格影響,武帝將桑時的上林苑擴建爲苑中有 苑、苑中有喜、苑中有觀等規模宏大的建築群,且水體佔據了很重要的位置,引 水爲海,築上爲山,模擬神仙海域,从達其成仙之想,太液池中出現了象徵海中 三神 的景觀:瀛洲、逢萊、ル丈・形成了「一池「島」的佈局 ま 82 -除了對神们之境有所戀慕外,亦耽溺俗世美物,如以宮妃主持院門,以宮女隨從 夜遊, 並以熱鬧豪奢爲其審美標準, 欲四時皆爲春, 故以入 1 綵花擬造自然花草, 營造豐富的視覺意象,此以大、云多、以繁、云麗、以新的審美要求與文人寫意 的風格十分不同,亦與張岱的審美觀感十分不同,張岱在書中錄之乃視其爲燕客、 松彪佳 類酷愛人與土木、翻山倒水之流,在「迷樓」中言:「隋煬帝無日不治宮 室、浙人項陛進新宮圖、大悅、即日召有司龐材鳩工、經歲而就、帑藏為之一空 帝幸之,大喜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因署之曰:『迷樓』。」此"竿十 木癖同於《陶庵夢憶・瑞草谿亭》中燕客翻山倒水無虚日・一畝之室・滄桑忽變・ 屋今日成,明日拆,後日又成,再後日又拆,八十七變而谿亭始出,故人稱燕客 爲「窮極秦始皇」。又如祁彪住營造寓山:「祈寒盛暑、體粟汗浹,不以為苦。雖 遇大風雨、舟未嘗一日不出。摸索床頭金盡,略有懊悔意,及於抵山盤旋,則夠 石龐材、猶怪其少。以故兩年以來、橐中如洗 計xx 。」雖精力耗盡、傾家為產, 祁彪佳仍是不改其對構築寓。的痴迷。

石劳的「金谷園」即爲富賈式的園林、隨晉室南渡的北方世族,爲了全身遠禍,往往隱退於南方大片名山勝水中,石崇便是此等隱退於富饒的莊園中過享樂生活的著名例子,張岱說他「為荊州刺史時、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費」故能建造金谷園、過豪奢的生活。「金谷園」中、「鼓吹遞奏、畫夜不倦」、「後房數百、種佳麗之選」、「報蓋精麗、求市恩寵」等皆帶自濃厚的今富鬥豪成分、這與明萬曆後競奢的風氣十分相近。當時的富賈巨宅是互相炫耀財富的工具、離文人儉樸雅潔的山水園林較遠。又如梁羊侃之「水齊」、充分顯現出其豪奢之性:「羊代性豪侈和赴衡州、於兩難解起三間水齋、飾以珠玉、加以錦續、盛設圍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倚水、觀者填塞 註 84 。」此等建築帶有高度的表價性質,因其爲開放空間中如畫的展示、主客在其間的享樂活動成爲畫中景色之一、藉由觀者的欣羨與讚嘆,滿足自我的虛榮感與成就感,故對於呈現觀者眼

註82 参考曹林娣《中國園林藝術論》,太原,山西教育,2001年1月初版,頁23。

註83 《邳彪佳集·寓山汪》,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二届,貞 150。

註84 卷十一 月用部·宫室 「水齋」,頁281

前的景象十分著意,設園屏、陳女樂、倚綠水、乘輕舟、飲酒、賦詩,既誇示豪富亦展現風雅,整個遊覽活動儼然成爲畫卷景觀。

文人園林則與富賈園林有不同的審美標準,理想的上人山水園林是土人用來表達自己體玄識遠、蕭然高寄的襟懷,「情」與「景」之間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繫。他們的園林中,絕對沒有阿房宮裡的脂粉氣和金各園中的富貴氣,而充益著的是名土的書卷氣 註 85 。如「輻」別業」:「轉用通流竹州花塢,自與裴秀才迪浮舟賦詩,會中惟茶鐺、酒白、經案、竹床而已。」輻用別業標誌著語畫兼融的文人園的出現,上維以時人策畫家的身份,以畫設景,以景入畫,使輻水周於臺下,各個景點建築散佈於水間、谷中、林下,隱露相合,並作組詩以表露自己在各個景點所體會之意境。在張岱所錄的文字中,可注意文人上水園的幾個要素:一是正維對於輞川所進行的建造一一通流竹洲花塢,在文人園林中,竹是不可少的要件,乃由於其與文土品格的密切相連,再則是水體的運用,不同於皇家園林模範海內個山的氣闊,而是重視曲流清溪,形成緩慢而閒適的情調。二是文人園林中的東日、八石此從事文人的活動,以私家園林阻隔外界俗擾一一是文人園林中的陳設取其簡樸清心,不將塵也的俗物帶入此境,僅取與文人相關的茶、酒、經、竹,其有意的簡化日常俗物,將此境營造爲修養之性的隱逸場所

文人園中假山、奇石、水體、花卉、松竹是之備的,如「平泉莊」:「周回十里,建堂樹百餘所、天下奇花、異卉、怪石、古松、靡不畢致」」平泉莊乃因主人李德裕篤好泉石,故以泉石奇木之勝名聞遐邇。人如裴良「午橋莊」:「鑿渠遙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蔣釣。」此類皆是又人士子結廬在人境的城市山林,將私家庭園布置爲具有戲逸情懷的場所,使身在園中而有超逸之想。張岱家族亦有幾座精心設計的文人園林,如筠芝亭之運然大成,不設一檻一扉,卻咨用遠借、俯信、鄰借的手法,將二、水、松、風盡收景中,故張传言「吾家後此亭而亭者,不及筠芝亭」出86。」於園則善用水體,以水之特性營造出:曲長、深邃、靜遠、闊安的園林氣質,故「人稱玠園能用水、而得水力焉」。87。」梅花書屋則爲張侍自建,上在利用花卉應時而借景,有牡丹出牆,有雪積樹梢,有古勁梅青、有嫵媚滇茶、有西番運纏繞、有竹棚密蔭、有翠草鋪地、有海桌扶疏,以四時花開構築不同景色,而張岱坐臥其中,以此處爲倪雲林之「清秘閣」也。

至85 曹林娣《中國園林藝術論》,頁37。

註86 《陶庵夢憶》卷一 筠芝亭,頁5。

註87 《陶庵夢慮》卷一 硚園 , 頁 5

响樓 由房則取地利之便,近山近溪,故耳飽溪聲,目飽清樾,以自然景色爲勝, 稍加人上建築具,可收覽自然之美。瑯嬛福地則是宗子依據夢中所見仿擬而成的生 塚,且看其總體立意構思:

郊外有一小山、石骨稜礪、上多筠篁、偃伕園内。余欲造廠、堂東西向、前後軒之、後碟一石坪、植黃山松數棵、奇石峽之。堂前樹娑羅二、資其清趣。左附虛室、坐對山麓、磴磴齒齒、劃裂如試愈、扁曰:「一郎」。右踞廠開三間、前臨大沼、私水明慧、深柳讀書、扁曰:「一壑」。緣山以北、精舍小房、絀屈蜿蜒、有占木、有層崖、有小澗、有幽篁、錦山以北、精舍小房、絀屈蜿蜒、有占木、有層崖、有小澗、有幽篁、節節有緻。山畫有佳穴、造生壙、俟陶庵蚬馬、碑曰「有明陶庵張長公之壙」。壙左有空地畝許、架一草庵、供佛、供陶庵像、迎僧往之奉香火大沼閩十畝許、沼外小河三四摺、可納丹人忍。河兩崖皆高阜、可植果木、以橘、以梅、以梨、以棗、枸莿爲乙。山頂可亭、山之西鄙、有腴田二十畝、可稅、可粳。門臨大河、小樓翼之、可看爐峰、敬亭諸山。樓下門之、扁口「瑯嬛福地」。緣河北走、有石橋極占模、上有灌木、可坐、可風、可月。

瑯嬛福地中多植筠等、古松、垂柳等清樾植物,而無海棠、牡丹等嫵媚花卉,除取顏色之淳碧外,尚以植物所構成的姿態形成如畫的景色,如:黃石松需以奇石峽之,筠笔乃生於石崖之上,而松、竹、柳亦與文人比德的傳統有關,以物本身的形象物性譬況人的品格,蘊含象徵性的道德情操。張代喜清念之意態,故擇取植物多二一株,簡而有韻,不致使人琳瑯滿眼,眼花撩亂。建築方面則重視對稱感、層次感與曲折感,對稱感如「前後軒之」與一邱一超造成的高低對應,又左邊虛室對上,右邊廠閣臨水,皆以虚空的建築收納景色,且頂有亭,可仍借全景;小樓翼之,可遠借爐峰、敬亭諸山之景,使視野開闊,景深拉長。又節節有緻之古木、層崖、小澗、幽簟造成層次感,沼外小河一四摺形成曲折感,避免一覽無遺的直接與單調,此皆文人園林內斂而婉曲的風格。張岱亦借自然資源以輔遊興,如:召可行舟,石橋、灌木可坐,可行,可賞風月。此處尚可植經濟作物,如:高阜可植果木,腴田可秫可粳,形成一不與外界往來自給自足的隱逸莊園,實則爲張岱爲己所建造之生塚,但其預設之觀賞資源,又可視爲遊燕、休憩之所,或僅爲夢中所見天帝藏書之洞府仿擬一人間仕境的癡想而已。

在飲饌美學方面,張岱著墨最多者爲品茶之道,在當時,張岱的品鑑術是遠

近馳名的,連閱老子亦讚具「精賞鑑者無客比」 計88 , 曾作〈鬥茶檄〉曰:

水淫茶癖,爰有古風;瑞草雪芽,素稱越絕。特以烹煮非法,向來 萬竈生塵;更兼賞鑑無人,致使剂《經》積盡。确者擇有勝地,復舉易 盟,水符遞自玉茗,茗戰爭來蘭雪。瓜子炒之,何須瑞草橋邊;橘柚查 梨,出自仲山圓內,八功德水,無過甘屑香潔清凉;七家常事,不管柴 米油鹽醬醋 一日何可少此,子猶竹庶可齊名,七碗吃不得了,盧仝茶 不算知味。一壺揮塵,用暢清設、半榻焚香,共期白酹。五89 。

此機爲宗禎癸酉張岱爲「露兒」茶館開市命名所作,張渭此茶館有幾等好處:一用王帶泉之水,即張岱所稱陽和泉也 = 90 ,其空靈不及禊泉而清例過之,因禊泉已遭芋僧破壞 = 1 91 ,故王帶己屬難得。 「爲用蘭雪茶,蘭雪茶爲越茶之上品,本名爲雪芽,「雪芽」條言:「越郡茶有龍山、瑞草、日鑄、雪芽。歐陽永叔云,兩浙之茶,以日鑄為第一 = 1 92 。」雪芽雖不及日鑄,但亦爲上等茶。京師茶客至越,意在日鑄,而雪芽亦隨之大發利市。雪芬雪以禊泉水煮之,雜以茶莉,用敞口瓷甌淡放之,候其命,以滾水旋冲,則色如「竹箨方解,綠粉初勺,又如山窗初曙,透紙黎光 註 93 。」取素瓷盛之,真如「百苞素蘭同零濤並瀉」,故張岱戲稱爲「蘭雪」,而自此蘭雪茶身價暴長,連上品松蘿亦改名蘭雪,以攫商機,可見張岱一語之價。

露兄茶館第 個好處是亨黃得法:「湯以炭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合之者 註 94 。」張岱品茶不僅重視茶葉、茶水、火候, 尚重視茶器、茶色與產茶的季節性,如《陶庵夢憶、閔老子茶》中,茶器爲「荊溪壺、成宣窯養甌十餘種皆精絕」 訂 55 ,器皿不僅要精緻,尚須搭配茶色,兩者互觀出色澤。又張岱可藉田茶之色香味辨識茶產地、季節與水源,故汶水昨五稱 奇。《夜》書中亦載此類精賞鑑者,如〈地理部〉「中仓泉、條:「在揚子江心。季

註88 《陶庵夢隱》卷三 閱老子茶、頁24。

註89 《陶庵夢隱》卷八 露兄 · 頁76

至90 張岱認為玉帶名不雅馴·故改爲陽和·因玉帶泉在陽和嶺上,而陽和嶺爲張家祖墓, 事兄《陶庵夢憶》恭三 陽和泉 ,頁24

^{並9.1 甲寅夏,張岱過斑竹庵,發現楔泉,用以試茶,茶香發,而及水者日至,寺僧苔之,} 臺投以蜀穢,張岱向冼數次,卒不創故,楔泉遙雲。事見《陶庵夢憶》卷三 楔泉 , 頁 21 與卷三 陽和泉 ,頁 23。

^{〒92} 卷十一 日用部,飲食 「雪芽」,頁 294。

as 91 《陶庵夢慮》卷三 蘭雪茶 · 貞 22

^{五94 《陶庵夢憶》卷 、 露兄 、頁 76。}

at 95 《陶庵夢憶》卷三 問老子茶, 頁 24 ~

若說張色對品差情有獨鍾,對品酒健顯得冷淡多了,相對於其他文人對酒的 癖好,《夜》書中,對酒僅從釀造過程與酒的附庸風雅著黑,此乃因張家白大僕公 後,便無人能飲酒,張岱的叔父們飲一鱻殼酒便面紅耳亦,故家常宴會,僅留心 烹飪之精,而未嘗舉杯,故張售對酒道不精,《陶庵夢憶・張東谷好酒》中,酒徒 酒只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 註49 、」《夜》書中,關於釀酒過程的條目爲「六 物」、「崑崙觴」、「白墜鶴觴」等,講究釀酒的材料、時間、水質、火候、柴薪、 器皿。其中又舉善醜酒之實例,如貴鏘蒼頭善別水,必取黃河中流水釀酒,以瓠 匏盛之福宿・色如絳・芳味世間所絶・號「崑崙觴」。河東劉白嗲亦善釀・乃以瞾 貯酒,曝曬日中,靜置一旬,飮之芳美,醉而經月不醒,酒徒千里尋至,故號「鶴 觸」。目占又人多好酒,長停在「釀王」中載:「汝陽王璡,自稱『釀王』。鍾放號 『雲溪醉侯』。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李白嗜酒,醉 後文尤奇,號為『醉聖』: 白樂天自稱『醉尹』: 又稱醉吟先生。皮日休自稱『醉 士』、王績稱『斗酒學士』,又稱『五斗先生』。山簡稱『高陽酒徒』 計 .00 。」 喝酒對文人來說既能激發靈感,又能釣詩掃愁 al.oi ,故即使張岱不甚喝酒,亦 **不免記上幾筆。**

註96 卷二 地理部·泉石 「中冷泉」,頁60。

至97 卷十八 荒唐部·隆巽 「辨南冷水」·頁410。

註 98 卷十一 日用部,飲食「盧仝七碗」「盧令歌 一碗喉吻潤,二碗破狐悶,二碗 搜祜腸,惟有又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蹇,七碗吃不得也,堆覺兩臉習習清風生」。

at 99、《陶庵夢憶》卷八 張東谷好酒 · 頁 72~73。

注 100 卷十一 (日用部·飲食 「釀王」,頁 292。

正101 卷十一 日用部、飲食 「釣詩掃愁」「東坡呼府爲釣詩鈞, 亦號掃愁叟。」

張岱自己「越中清饞無過余者」 🔐 102 ,其對食物的要求是「得時」、「得地 🔿 「得其止味」、如《陶庵夢憶・方物》中、爲食各地物產而遊走四方、「遠則歲致 之,近則且致之,且致之。」起跡遍至北京、「東、「西、福健、江西、蘇州」 嘉興、南京、杭州、蕭 、諸暨等、腹中可有一美食地圖,「耽耽逐逐、日為口腹 謀。」喜力物,乃因各地氣候、土壤、人工皆不同,所盛產之物亦不同,而張岱 食 物心得食其最精者,故「傳食四方」,以滿足口腹之慾。張岱不僅懂得吃,亦 懂得食物的製造之法,如《陶庵夢憶・え酪》中,自製乳酪,從養生、取乳、煮 · 一、反覆沸騰至熱基冷和,每個步驟不可馬虎,所做乳酪「玉液珠膠,雪胰霜膩, 吹氣勝蘭,心入肺腑」、不論色澤、香味、口感、透明度皆是極品、自比爲「天供」。 日運用烹調變化將 物化出多種吃去,如用鸖觴花露蒸之,是熱食;用豆粉瘮和 成豆腐、是冷食;或用煎酥、作皮、縛餅、酒凝、鹽醃、醋捉皆得妙味・可知張 岱善用渦味烹煮的變化,使食材能有各種表現的方式,不過,調味或烹煮最長喧 **賓奪上,不可失食物的止昧,只能襯托出本味的特色。在吃食的搭配上,張岱亦** 是能手・《陶庵夢憶・蟹會》中・因蟹冷腥・故搭配肥臘鴨、牛乳酪、醉蚶、鴨油 白菜、謝橘、風栗、風菱;飲玉壺冰、食兵丸笋、配杭白飯、漱蘭雪茶等。因河 蟹不加鹽醋而五味俱全,故爲保全原味,只需迭番煮之,以去冷腥。張岱除重美 食外,亦重以食養生,如《夜》書「六和湯」條以六味養生:「醫家以酸養骨,以 辛養節,以苦養心,以鹹養脈,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at 103 。」又言牌蜜刊潤九 臟,益氣強志,療白病,上飢餓。可見張停不但嗜吃,亦懂得吃的藝術,吃的養 生之法。

張信對於藝品、寶玩的愛好在《陶庵夢憶》諸篇章中即可看出,如〈吳中絕 技〉讚嘆陸子岡治玉、鮑大成治犀、周柱治嵌鑲、趙良璧治梳、朱碧山冶金銀、 馬動冶扇等皆技近乎道 1.104 。明末江南手上業發達,上藝製品因有商機,故更 受普遍的重視,且技術不斷提升・工藝師傅的身份地位亦大爲提高,如《夢憶》 書中記雕刻師傅樸仲謙即具有極高的聲響:

南京濮仲謙,古貌古心, 溺粥若無能者, 然其技藝之巧, 奪天工焉。 其竹器, 一帚一刷, 竹寸耳, 勾勒數刀, 價以兩計 然其所以自喜者, 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爲奇,則是經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 重價,真不可解也。仲謙名噪甚,得其款,物輒騰貴。三山街凋澤於仲

至102 《陶庵夢憶》卷四 方物 ,頁38 。

a 103 卷十一 月用部·飲食 「六和湯」, 頁 293

註 104 《陶庵夢憶》卷一 吳中絕技 , 頁 9。

謙乙手者數十人馬,而仲謙亦貧自如也。於友人座問見有佳析、佳犀, 賴自爲乙。 意偶不屬,雖勢劫乙,力啖之,終不可得:

此處張佔描寫仲謙雕刻昌乎天成,不下於莊了描寫庖」解生的紅乎其技,仲謙雕刻不喜矯揉造作、輝事增華,而多因勢象形,略加刮磨而己,看似無多大加工,卻又均奪大工。《俊》書〈寶玩部〉「竹器」中亦載:「南京所制竹器,以濮仲謙為第一,其所雕琢,必以竹根錯節盤結怪異者,方肯動手,時人得其一款物,甚珍重之。又有以斑竹為椅桌等物者,以姜姓第一,因有姜竹之稱 詳105 。」此處強調仲謙善刻奇木,且時譽甚善《夢憶》文中則兼描寫仲謙人品,以其下凡外表對應不凡技藝,以其身價之高對應亦貧如冼,以寫出此人之矛盾性與奇特性。

《夜》書中列有宋代與明代幾個知名的實廠,可從其中記述比較時代審美的差異,宋代雲廠如「定黨」所出紀極質樸,其色星白,毫無火氣。「汝寶」用青瓷不用白瓷,因白瓷有芒而不堪用。「哥寶」所出色」有碎紋,爲世所珍。「官選」所出青瓷,純粹如王,亦爲珍品。「釣州黨」所出則爲下品,多作花缸花盆,乃因其顏色太雜,光彩太顏,形紀過大「內窯」所造模範極精細,色瑩澈,不卜官黨。明代窯廠則如「成實」有五彩雜缸,淡青花諸器爲茶甌酒杯。「宣窯」爲青花純口,有雞皮紋,茶杯有字者稍賤。「靖窯」所制青花白地,世無其此。宋代所謂上品多重其色澤內斂,質樸素雅,光芒不可外露,青瓷之價勝於白瓷,乃因青瓷史爲溫潤含蓄。明代則重花色工巧,色彩較鮮明搶眼,目明代除陶瓷器外,他種手上藝品亦大幅度發展,所謂。技一藝皆有至理,如「廠盒」:「永樂年間所造,重枝叠葉,堅若珊瑚,稍帶沈色。新廠宣德年間所造,雕鏤極細、色若朱砂,鮮豔無比、有蒸餅式、甘蔗節二種,越小越妙,享價極重。1106 。」從水樂到宣德,其審美觀點是有轉變,且技術更臻上層一又宣德皇帝差楊珣往日本學習冶漆器之法,後寬德漆器精於日本。1107 ,可見朝廷方面的重視亦使得整個手工藝的發展迅速,且上公貴族的大量需求,致使民間工藝技術不斷研發並大量產製。

明代手工藝既盛,必造成 股以玩器誇富的玩物之風,貴族、富貴、文士師不精於此道,使得明清品賞玩器的理論亦入量產生,《遵生八牋》、《瓶史》、《清閒供》這類的書籍亦多討論生活用物的審美觀感,物之精巧使得玩物成爲常態,亦使玩物之人理直氣壯,《夜》書中「靈壁石」:「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人玩則終日不出。楊久公為廉訪,規之曰:『朝廷以千里郡付公、

註 105 卷十二、寶玩部·玩器 「竹器」,頁 305。

ほ106) 巻十二 寶玩部・玩器 「厰盒 ,頁304·

^{¥107} 卷十二 實玩部·玩器 「倭本」,頁305 °

那得終日玩石!』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兼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落,以云楊曰:『此石何如?』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峰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畫神鏤之巧、顧楊曰:『如何那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此則中無意批判 K 元章玩物廢公、亦無意批判楊次公貪賄戀石、而是寫出奇石之巧、「比天」、愛之乃人之常理、不得怪罪其改志。張岱在明亡以前亭盡繁華;明亡後,或可從其書中見慚愧語、憶及往日奮華、雖有愧意、卻人留戀不已、故慚愧之意乃時勢所過爾。

張岳之所以能對各類藝術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或源於晚明的奢華激盪出各類藝術的蓬勃發展,而張信本身又生於一個重視藝術人又的家族,使得他有機會接觸、培養各項技能,並成爲其中品鑒、創造的佼佼者。《夜》書中所錄,已經其自身審美觀的篩選,並加強其所精通者,如茶道、園林、飲食等,在《夜》書中強調這些「小道」,不但因他精通此些道藝,也因爲他認爲這是文人應具備的文化修養。

:、 文藝形式與美學內涵

在〈文學部〉中,可由張代對歷代詩文、書法、繪畫作品的評論,歸納其文 藝理論,但由於則日不多,尚不能稱為成體系的文藝批評,只能說是張岱的 些 看法與意見。如詩評的部分,張岱並無具體對各家計入的作品作評論,其中引用 宋·敖陶孫《臞翁詩集》中 段對歷代詩人的評論,張岱之所以引用敖陶孫之說, 乃認為敖說「語覺爽俊,而評似穩妥,惟少宋人曲筆耳,故全錄之。」 訂 1081 可 見張岱是認同敖陶孫之評論,認為評論中多用意象擬譽風格,頗有詩味,且持論 不偏不隱,既然張岱認同敖說,亦可將此視為張岱對於詩人、詩風之看法。敖陶 孫習用意象詩風格,並對此意象下一詮釋,以免造成雙重歧義,這也是張岱認為 敖說不曲的原因。以下將詩人所對應的意象,及與對於意象的詮釋作一整理如下:

詩	人	風	格	意	象	風格評論
魏武帝			f			氣韻沈雄
曹子建		三利少年	:			風流自貰
鮑明遠		飢鷹獨出	}			奇矯無前
謝康樂		東海揚小	L			風口流麗

豆.08 卷八 文學部·詩詞 「詩評」,頁219个

陶彭澤	絳雲在霄	舒卷白如
上右丞	秋水夫蕖	倚風白笑
章蘇州	園各獨廳	啃 合百徽
孟浩然	洞庭始波、木葉微脱	
杜牧之	銅瓦走坡、駿馬注坡	
— 口樂大	11 東父老課農桑	
元微之	李龜年說天寶遺事	貌悴而神不傷
劉夢得	鏤冰雕瓊	流 光自與
李太日	劉安雞犬、遺響曰雲	核其歸存、恍無止處
韓退之	囊沙背水	
李長 占	武 帝食露盤	無補多欲
孟東野	埋泉斷劍、臥壑寒松	
張籍	優上行郷、飲醻獻秩	II) 有.灰氣
柳子厚	高秋獨朓、霽晚孤吹	
李義	白寶流蘇、千絲鐵網	約客現妍、要非適用
蘇東坡	屈在天演、倒連滄海	變眩百悸、終歸渾雄
歐陽文忠	四瑚八璉	IF····································
F范公	鄭艾縋兵入蜀	要以險絕爲功
黄 月谷	如陶弘景祇詔入官	析理談玄、仁松風之夢故存
哲學俞	關汀放溜	瞬息無聲
秦少游	時女歩 春	終傷婉弱
陳後山	九皋獨唳、深林孤芳	冲 寂耳妍、不求識賞
韓了蒼	型園按樂	排比停倫
呂居([*]	散聖安禪	白能分逸
杜上部	周公制作	後世莫能擬議

此評論中,若僅有風格意象,則無褒貶之別,因意象本身便具有高度的多義性,觀者可口爲詮解,但其後既下評論語,則可見出評論者之主觀好惠,如其對白樂天、元微之、李義山、歐陽文忠、秦少游、韓子蒼等人或多或少有負面的評價。對於白樂天的評論是「言言著實」,這便也犯了張岱爲寺文的最人忌諱——板

實,張代在《陶庵夢憶・張東谷好酒》中以東谷之語經《舌華錄》修飾寫定後,「字 字板實,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 註 109 , 而張岱自己的文章 东 术「空靈晶映」, 祁多佳曾形容其又章「空靈晶映, 尋其筆墨又一無所有。」 註 110 ,故樂天之。;並非宗子所嘗。又元微之詩「貌悴而砷不傷」,爲文不以眞情是 晚期「品文家所撻伎的,作詩爲文應臣」用肺腑、即使是小情小景亦勝於臺閣文章。 李義山詩「綺密瑰妍、要非適用」,指的是典故綿密隱晦,詢語董麗堆砌,但有時 並非必要的表現方式。歐陽文也詩「正可施之定廟」,即是所謂臺閣文章,「臺閣」 文章, 條載:「歐陽文忠曰:『文章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 王安石曰:『文章須官樣,豈亦謂有臺閣氣耶?』 1.1 」顯然,張信爲文是屬於 山林草野之丈,即便馬歷史散文亦求氣韻生動,故不欣賞正襟危坐的官樣文字。 秦少游詩「終傷婉弱」,不合張岱講究文氣、辭鋒的審美觀,如「字挾風霜」條: 「淮南王劉安撰《鴻烈》二十一篇,字字皆挾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為一出一人, 字值百金 註112 。」乂「捕長蛇騎生馬」條:「唐孫樵書玉川子《月蝕歌》、韓吏 部《進學解》, 莫不撥地倚天, 句句欲活, 讀之如赤手捕長蛇, 不施鞅勒騎生馬 [註 III 。」「捕龍膊虎」條:「柳宗元曰:『人見韓昌黎〈毛穎傳〉,大嘆以為奇怪。余 讀其文,若捕離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 註114 」 此類皆氣勢宏 關、靈動陽剛之文,恰與秦觀陰柔的詩風相悖。韓子蒼詩則如「梨園接樂、排比 得倫」。按章奏曲暗喻子蒼詩中規中矩、不出格律、八能爲匠不能爲入師。至於・ 杜甫的情真、楝字、沈潛、合律、破格等作,方式與成就,毋寧是作詩的與範, **赵張岱對其推崇備至,謂其地位與周公同等,不能隨意計論。**

豆109 《陶庵夢憶》卷八 集東谷好雨 · 頁73

^{31 110 《}西胡夢尋·祁豸佳序》。

^{#1} 卷、 文学部·著作 「臺閣文章」·頁215

it 112、卷八 文學部·著作 「字挾風霜」, 頁 213。

[「]註」[3 卷八 文學部·著作 「擴長蛇騎生馬」,頁 215。

豆114 卷八 工學部,著作 「捕龍摶虎」,頁215。

旺 5 巻八 工學部・書畫 「蘭亭真本」,頁228°

草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遊雲,矯若驚鴻 計116 。」以飄逸與矯健形容羲之書法多變的結構與風格,其〈蘭亭集序〉極盡變化之能事,不求平正,強調發側;不求對觀,強調揖讓;不求均勻,強調對此。且筆畫的提頭導送、使轉運行具有強烈的節奏感,點畫以中鋒人紙,凌空取逆勢,筆意活潑生動,且點畫相應,脈絡相通,增加了行書的靈動性與呼應關係。「見書流沸」條言羲之十二歲時竊父親《筆說》觀看,後書藝日進,其父見之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計 1.7 以少年即現老成之伝見其書法天份。又「家雞野鶩」條:「晉庾翼少時,書與右軍齊名,學者多宗右軍。庾不念,與都人書云:「小兒輩乃厭家雞,反愛野鶩、皆學逸少書。即計1.8 家雞則少行新意,中規中斯,卻人匠氣;野鶩則飄逸行致,時有逆料之舉,能成人家。又張岱認爲書品與人品是相關的,人品若卑,所書之字亦不能高,如「予以人重」條:「書法擅絕技者,每因品重,非其人只貽玷爾。故曹操書法雖美不傳,褚僕射、顏魯公、柳少師則家藏寸紙,珍若尺璧,不專以字重也 註 19 。」曹操因人品不高,故書法亦不爲人重;相反的,褚、顏、柳二家書法爲人所重視,不單因其字任,亦因其品高也。

繪畫藝術方面,張岱認爲藝術創作的動機需得純粹,乃「爲藝術而藝術」或「爲自娛而創作」,絕不能爲勢爲利所逼迫,如此才能成就純然的藝術品,如「李營丘」條:「李成,營丘人,善畫山水林木,當時稱為第一,過目矜貴。生平所畫,只用自娛、勢不可逼、利不可取、傳世者不多 計120 。」李成生性為拓不羈、一生不得志故縱情於詩酒,寓興於畫,以抒胸中之意。李成的作品於北宋已不多見,所以「遇目矜貴」,其作畫多以自娛、繪畫風格可於「范蓬頭」條中見:「范寬居山林、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北宋時,天下畫山水者,惟寬與李成、議者謂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遙;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造神奇 計12. 。」李成、范寬皆師承於荊浩、關同,李成「師荊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關同,則葉樹相似、計 22 。」范寬則於寫任川悟出「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

⁻ 紅116 卷八 文學郎·書畫 「辟雲驚鷹」·頁228 =

旺117 卷八 文學部·書畫 「見書成佛」,頁 229。

硅118 卷八 文學部·書畫「家雞野鶩」,頁228。

註119 卷八 文學部·書畫「字以入重」,頁229。

证 120 卷 、 天學部·書畫 「李營丘」, 頁 230 °

正121 卷八 又學部·書畫/「范蓬頭」,頁231。

至 .22 宋, 术节《畫史》,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119 冊藝術類, 台北 台灣商務, 1983 年初版, 貞 9。

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 註123 。」兩人皆擅二水畫, 且師承名家而能自出機杼。張岱於此處將李成與范寬的山水畫作一評比,李之作 品構圖以平遠險易爲土,講完去蕪就簡,落墨清潤精絕,喜淡墨,予人如夢似霧 的感覺,故言「近視如千里之遙」;范寬則擅以老健的筆觸,雄傑嚴謹的構圖,刻 畫」后的磅礴氣勢,且巧妙利用細節產生畫外音響,如瀑布之奔寫,使人如聞其 聲,如臨其境,故言「遠望不離坐外」,兩人均以北力雄渾俊挺的「川爲題材,爲 北宋北方」水畫派的主流,

張代叔爲作書的第一要務在於善觀察,《陶庵夢憶,姚簡叔書》 中寫與簡叔 同訪報恩寺・見宋元名筆・姚歸仿作蘇漢臣一圖,覆視原本,一筆不失,其細微 · 處,如「小兒方據澡盆浴,一腳入水,一腳退縮欲出;宮人蹲盆側,一手掖兒, 一手為兒擤鼻涕 計 24 。」等姿態皆不放過,張岱浮簡叔見畫「眼光透入重紙、 據梧精思,面無人色。」乃言其觀察之專注與構思之殫精 不僅觀畫臺本如此, 寫生摹物更雲觀察之功,如「韓幹馬」條:「唐明皇令韓幹睹御府所藏畫馬,幹曰: 『不必觀也,陛下廢馬萬匹,皆是臣師。』 韓幹畫馬以眞馬爲師,作深入的觀察 與體會,使得韓幹創田自我的風格,故唐玄宗問何以畫馬風格與陳闊不同,韓答 曰:「臣自有師,陛下內廢之馬皆臣之師也 訂 125 。」唐代書生馬的名家尚有戴 嵩,以「韓馬戴牛」稱譽書史,戴嵩畫生在於能深入觀察生的神情動態和生活習 性,能「窮其野性筋骨之妙」 ま126 。傳說其畫牛眼中有牧童影,宋有人欲售术 **苇戴嵩牛圖,米芾以偽換眞,因瞳中無影而被識破,張岱書中亦有此說,「戴嵩牛 ::** 「戴嵩善畫牛。畫牛之飲水、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影 計127。」 但有昨藝術家的觀察仍是不比日與生群相處的牧童,如「書錯鬥生尾」條中,寫 ·牧茧兒戴嵩〈鬥午圖〉而笑[1]:「此畫門牛也、門力在角,尾夾入兩股間、今仍 掉尾而門、謬矣!」故言「耕當問奴、繼當問婢 直128 ~」事實」、藝術家有時 欲考量書面構圖的任衡與對襯,往往爲了美感而犧牲真實的成分,故不能完全以 寫實的角度衡量藝術作品的優劣

图 123 《窗和畫譜》卷十一, 撰人末評, 台北 台灣商務, 1970年初版,頁 291。

註124 《陶庵萼憶》卷五 姚簡权盖,頁43。

旺125. 唐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黃寶虹、鄧寶編、台北 藝叉、1975 年第一版、 頁 21

^{〒126 《}畫鑑》,又凋蘭四庫全書子部 120 冊藝術類,台北 台灣商務,1983 年初版, 頁 423 °

証127 卷八 文學部·書畫 「戴嵩牛」,頁232。

註128 春八 文學部·書畫「畫錯刊牛尾」,頁232。

在繪畫理論史上,「形神之辯」是個爭論不休的議題,對於此,張岱又有如何 的看去?從〈姚簡叔書〉中,可見出張僖不但重視描刻人物之形,亦重視其神熊氣 韶,在「畫龍點睛」、「畫魚」、「畫牛隱見」、「滾磨圖」、「畫龍禱雨」、「畫鷹逐鴿」 條皆言所繪足以亂真,亂真的條件需得「自真」,形體、動作、神態均不可馬虎。在 「周昉傳真」條比較了形似與礼似的差異:「周昉善傳真。郭令公為其婿趙縱寫照, 令韓幹寫,復令昉寫,莫辨其優劣。趙國夫人曰:『二書俱似。前書空得趙郎形貌, 後畫兼得其神氣、性情、笑語之姿 』 差 129 」雖言兩畫但似,但「空得」與「兼 得;中便有高下之別。對於神韻的掌握,張岱特別著墨於顧愷之的成就,「頰上」、毛」: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三毛,神采愈俊。畫殷荊州像,荊州目眇,顧乃明點瞳子, 飛白拂其上、如輕雲之蔽日,殷貴其妙 ఓ 30 〈」此則言顧愷之畫人物能捉住其細 部特徵,使人物神韻畢現,且其對人物眼睛特別用心,「傳神河睹」條:「顏長康書 人、或數年不點睛目。人間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 在阿睹中。』 # 131 」這也是顧所提出「傳神阿睹」的藝術主張。又,顧能利用書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ュ 132 。 1《晉書・謝鯤傅》載 晉明帝以謝鲲與庾亮相比,問鯤之意,答:「端委廟堂,使為百僚準則,鯤不如烹; 一五一壑、自謂過之 計133 。」這裡、顧愷之將典故巧妙的與人物背景結合,使書 面具有叙事的功能。顧愷之是中國最早以繪畫爲職業的文人畫家,其傳世的「篇畫 論:〈魏晉勝流書贊〉、〈書雲台山記〉、〈書論〉中提出了「遷想妙得」、「以形寫神」、 「傳神阿睹」的上張,如〈魏晉勝流畫贊/:「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 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趨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 則小失。一像之明珠,不若悟對之通神也 註 ¼ 。」其/+重神韻的態度,使繪書發 展由外在形貌轉而注重人物的內心世界,對後世繪畫理論影響深遠。

張岱將繪畫的幾種工題風格作了技法上的簡介·入體可分爲山水畫、人物畫、 任女畫、花鳥畫四種,什女雖也屬於人物,但在書中以獨立條目說明。畫山水者

江130 卷八 又學部・書畫 「頻上二毛」、頁231

註.31 卷八 工學部·書畫「傳神阿堵」,頁232。

註.32 春人 文學部·書畫 「一丘一壑」,頁232。

^{云 33 唐,房玄龄《晉書》卷四十九 謝戲傳,又淵閣四康全書史部 13 册上史類,台北、台灣商務,1983 年初版,頁 836}

註 134 順 置之 魏晉勝流畫贊 ,收入 唐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台北 廣文,1971 年。溫肇桐《願愷之新論》,成都,四川美術社,1985年初。

首椎董源、巨然,其與荊、關、李、范之北方書派十分不同,乃以江南」水爲主 要題材,形成所謂江南畫派「「董北苑」條占:「沈存中雲南中土,時有北苑董源 善畫,尤工秋嵐近景,為寫江南山水,可謂奇峭。其後建康僧巨然、祖述綿法, 色山水受李思訓青綠山水的影響,景物富麗,而最能體現其個人特色的,亦是張 岱所注重的,應是水墨。水,他不斷追求新的表現*二*法以適應於江南山水的特色, 如「頂石塊、焦墨青台、樹木光影等・善用濃淡墨色使」水具有樹石幽潤、蜂臠 清滌、煙雲呑水、草木蔥鬱的氣象。巨然則師法董癖而成名,其由水畫的風格爲 「高曠」、「爽氣」,喜作全景山水的構圖,畫面瑣細而追求整體感,主峰多居中央, 顯得峭拔,略有荒、關一派的風格,不過其木質仍是江南山水。此外,張鲁亦提 及南宗畫派的創始者,維,「」摩詰」條言:「唐王維字摩詰,別墅在輞川,常畫 〈輞川圖〉,山谷盤鬱,雲水飛連,意在塵外、怪生筆端。秦太虛云:『予病,高 符仲攜〈輞川圖〉示予曰:閱此可癥病。予其喜、恍然若與摩詰同入輔川,數日 病癫。』 al 136 』此處療病之說雖嫌誇大,但上維之畫之所以丏療病,乃因其風 格樸素淡遠、韻味高清・使觀者如入其境・神凊而氣爽・他開創以水墨濃淡渲染 ,水旳風格,獨具神韻,與著色山水有別,且身兼詩人與畫家的身份,畫中多帶 有許韻 at az ;且提倡作壽應「意在筆先」,即指構圖、佈局、情思在下筆之前 早已醞釀於胸中,這也當是其「意在塵外,怪生筆端」的主要原因。

人物畫方面,張岱將善畫人物者作一評之,「畫人物」條:「人物於畫,最為難工,顧、陸世不多見。吳道子畫家之聖。至宋李龍眠一出,與古爭先,得龍眠畫三紙,可敵道子畫二紙,可敵虎頭畫一紙,其輕重相懸類若此。計138。」這裡將人物畫家作一排名,顧愷之爲首,次爲吳道子,李龍眠得第一,但語中對李十分推宗。李龍眠之人物畫實受顧愷之與吳道子的影響很大,顧愷之緊勁連綿的鐵線描影響其運筆的力度,而吳道子的疏體筆法則啓發其對線條的感受,能充分發揮筆墨變化的妙處,他兼採疏齊兩體,獨創不施計青而光彩動人的白描人物畫,使人物畫的發展達到一個新境界。張岱在「李龍眠」條中對其白描人物嘉許一番:「舒成李公麟號龍眠,工白描,人物遠師陸、吳,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

注135 卷八 文學部·書畫 「董北苑」,頁231。

旺136 卷八 文學部·書畫「毛摩結」,頁231。

註 137 蘇東坡 書摩詰藍田煙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へ」 孔凡禮點校《蘇軾 X集》卷七十,北京 中華,1986年北京 —刷,頁 2209。

註 138 卷八 文學部·書畫 「畫人物」, 頁 231 c

李。作畫多不設色,純用澄心堂紙為之 惟臨摹古畫、用編素。著色筆法,如行雲流水,當為宋畫中第一 註 39 。」宋代米芾將顧愷之、周昉、陸探微、吳道了列爲人物畫四人家,其中公麟即師志顧、陸、吳一家,集眾家之長且自爲創新,故可視爲宋代人物畫之第一流。仕女畫方面,重視的是女兒細緻柔媚之態,張倚在「畫仁女」條中提及菩於此道者:「仕女之工,在於得其閨閣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實、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朱傳粉、鑲金佩玉以為工。146 。」所謂閏閣之態如周昉〈簪花什女圖〉共繪八人,其中五個貴婦,一個作女,貴婦體態豐盈,著團花長袍,披輕紗,酥胸半露,各自採花、撲蝶、戲大、賞鶴等,而侍女則府首默以,將嬉遊的貴婦情態生動的表露。仁女畫的功夫翻露在女子的各種情態描寫,在於輕盈體態與神情顰笑,而不以設色濃豔或堆砌佩飾爲工。

張岱舉五代黃荃與徐熙爲花鳥畫的代表畫家,「畫花鳥」條中:「五代時,黃荃與子居采,並畫花鳥,謂之寫生。妙在傳色不用筆墨、俱以輕色染成,謂之沒骨圖 計141 。」黃荃深居宮中,多繪宮廷中異古珍禽,其傳色有所謂的「雙勾填彩」,先用淡黑勾線後,再填進顏彩,「整細緻,富麗堂豆。徐配之風格則任「畫枝葉蕊萼」條可見:「江南徐熙,先落筆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著色,故骨氣豐神,為古今絕筆 計142 。」徐熙所作花木禽鳥,形骨清秀,獨創「落墨法」,用粗筆 農墨,速寫枚葉蕊萼,略施雜彩,使色不礙墨,於黃芩之勾勒填彩中另創新法。

在文藝美學的部分,張岱除提出詩文、書法、繪畫 類的介紹外,尚有關於書寫工具 軍縣紙硯的審美,以及對於文藝創作的動機、靈感、煉句等作簡單的介紹。又藝理論雖與又人最爲密切相關,但在《夜》書中僅佔一小部分,且並不提出一家之言,多引用他人之語或以簡介的方式對文藝形式作概括的介紹,此蓋因張岱既將《夜》書定義爲常識性的書籍,便採用泛論方式以提升具寬廣度,且著重於與日常社會相關的部分,而文人專業的部分就相對降低了。

証1391 卷八 文學部·書畫/「李龍眠」,頁 231。

註 141 卷八 文學部·書畫 「畫花鳥」·頁 232。

証 142 卷八 支學部·書畫 「畫枝葉慈萼」·頁 232 <

第七章 結 論

張岱《夜航船》雖承襲自宋代以來又人雜著筆記傳統,但其編纂形式與內容實有別於宋代以來又人的雜著筆記。宋人雜著筆記較電抒發自己的讀書心得,但所謂心得,並非不究條理的感性抒發,而是對於典籍或事件作嚴密有據的考古與梳理,以表達個人的識見與獨到的領悟,其編排方式人體隨意載錄,較無體系或凡例可言。張岱的《夜航船》承襲的雖是這一雜著筆記的傳統,但其在創作之意與編纂子法上是十分不同的,此乃因他在創作之時便界定了這是爲文人增加常識的百科性書籍,書中雜揉了雜著筆記、萬用手冊、筆記小說、文人曆書與地理掌故書等特徵,具有極其博雜的書寫架構,因此,他所認爲文人應熟稔的各類知識乃悉艫列入書中,成爲一兼具文人目用類書、又人常識手冊的文化萬用錦囊。所謂「天下學問,惟夜航船中最難對付」 重一,在一個不期遇的場合中,惟有運用三日積累的文化常識才能展現出文人應有的文化素養,這當是張岱編撰《夜》書的主要動機與目的。

《夜航船》的博雜性若依《四庫全書》、《千項堂書目》等分類系統,實兼具「雜考」、「雜說」、「雜品」上類特質。「雜說」是《夜》書的主要類型,因其大部分條目在於記載歷史或文學典故;「雜考」則如卷四〈考古音〉,主在考訂舊文或俗說。其考辨的範圍十分廣泛,較少考證四部典籍,而多對神話、民間傳說、又學典故有所考證,其論辯過程較簡,有的甚至直接斷言結論,而不言論據。此乃因《夜航船》的創作目的在於談助,赵講究知識的博與奇,若過於嚴肅則喪失趣味;具雜品性質的內容分佈在〈日用部〉、〈實玩部〉、〈文學部〉等卷,此些部卷內容與「雜品」類書籍相似,僅佔《夜》書的一小部份,論述較爲簡要,多爲常

a 1 夜航船序。

識性、概括性的介紹、可見《夜航船》是一部以「雜說」性質爲主,涵蓋「雜考」、「雜說」、「雜品」等體例類型的支入百科全書。

《夜航船》既是爲文人所作,作者所選入的材料就必定是他認爲文人應具備 的知識・如對大文、地理・萬物名理的瞭解。這樣一個「隱含讀者」的文人社群 特性、使張ぢ編選《夜》書時、也具現文人的番美品味、如對筆墨紙硯的鑑賞・ **乃是針對文人的書寫 具方論;對書畫園林的品評,乃是表現支人的藝術修養。** 由這些品評標準中,當可端倪出晚明又人的審美意識與審美品味。在《夜》書的 閱讀期行方面,筆者歸納了五大功能屬性:一、博識:《夜航船》既爲百科性質的 常識書籍,其功能訴求則不在深奧而在博合,且只須具談助功能即可。以知識面 向來說,張信尤其注重事物的源流演變,對事物的歷史性發展上分關切。 、諧 謔:張岱認爲,莊嚴的道理須得用趣味的語言才使入易於接受。故《夜》書「諧 話」的表象雖漫不經亡,其下卻隱涵著嚴肅而深枕的生命態度,一、好奇:是書 既爲談助,便多言瓊聞趣事,以好奇駭俗爲尚:或神話荒誕之說,或稀奇罕見之 物、此類難以博識爲基礎・然多加以誇飾虚構,以聳入聽聞・甚或言「怪力亂神」 之說,以增加言談的多變性與奇幻性。日、教諭:《夜》書具教諭功能的部分,主 在強調儒家倫理社會的重要性,故在〈倫類部〉中闡明各種倫理關係,並舉出歷 代可資仍效的人物典範・從中可看出張岱的道德價值標準・及其所標榜的聖賢典 型。五、查考:張岱所謂不關文理考校的知識在《夜》書中亦見載錄,其工要功 能,乃不在記誦,而在於查考,以作爲工具書之用。

《夜航船》所載有別於傳統「文人雜蓄筆記」,其考證部分較不精審,且不引錄原書全文,對於文獻的記載往往也憑記憶而錄,故與原典多有出入。因此,此書較不具文獻學上輯佚、校勘的功能。但以文人常識百科的性質來論,仍有其獨特的功能、價值:一為袖歷史之關。張岱以史家的身份特別留心正史之罅隙,將正史不存,但有保存意義的史料存於書中。二為正俗說之訛。張岱對於經典或傳說的詮釋,往往自有一套詮解,就如同他讀《四書》卻不看朱往,將疑難處反覆咀嚼,強調讀書目有心得,故其對於俗說往往能突破成見,有一番新解一二為存典故之原。張岱對於文化典故的掌握精到,甚至能解《容齋隨筆》等書中闕疑。這乃源於他對傳統文化的嫻熟與關注,以及重視實地考察的精神,如其《西湖夢尋》臚列西湖各景點之歷代掌故,「雨謙說他:「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識者,而陶庵識之獨詳。註2 。」對於張岱來說,熟知典故是文人必備的能力,

註 2 《西湖夢琴·王韦謙序》

故《夜》書中十有八九爲文化典故的記載、四爲具檢索之便 對於不需記憶的知識,則供查詢之用,具工具書的功能 五爲考民俗之義。此乃針對〈天文部〉中 文人依四季所舉行的民俗儀式而言,書中不但記載儀式活動的內容,亦概略的介 紹其背後的象徵意義,以存民俗儀式之文化意義。

《夜》書於了目命名與小說敘述方面充分表現出張岱小品文家的寫作功力。在於命名方面,有幾種呈現方式,最能看出其功力者,如:「損取中心意象」之法,乃將條目內容用一關鍵意象命名,由其命名可見田內容強調的重點,且以此一關鍵意象實穿全文,可視爲全文之眼。此類命名法在《夜》書中佔很大此例,能自一文化事典中擷取最精華且是以領起全文的意象,之經過熟慮而後精煉才行,可見張岱提煉之功。又如:「摘錄關鍵語句」之法,乃用文章中關鍵語句爲子目之名,此類命名看似不經意擇取,實則經過一番揀選精煉。若與典故的原出處比較,張岱所節選後命名的條目均較爲清新生動,乃因其刪汰掉過多的修飾語與累贅的情節,並以最精簡、口語的方式敘述與命名,故精簡流利、生動鮮明,乃成爲此書文字敘述與子目命名的主要風格。

小說敘述方面,則可從《夜》書摘錄、改寫筆記小說的部分,略窺其小說敘寫功力。如寫人物,多呈現人物自身對話與行動,少用修飾語;對人物亦少評述, 人作外在描寫,並勾勒問人物的內在心理,其餘則留給讀者自己玩味。此外,又 運用奇幻預言,將一些不可能發生的事具現於現實生活中,此類事件在現實之外 有出乎意料的發展,乃欲讀者產生陷異化的閱讀效果,增添其不生常的想像空間, 帶領讀者到一有別於日常生活的國度,在文字閱讀中獲得好奇心的滿足。

再者,張岱在選取典故與改寫故事均以簡練爲原則,刪掉所有的修飾語,保留事件原身的純粹性,並裁汰主角以外的人物,使情節單純,主題集中,尤其在訂定條目名稱時,刻意檢選得以概括整則故事的中心意象,使得敘述凝練、結構

謹嚴,並儘量採用第二人稱全知敘事觀點,保持敘事的客觀性,留有較多的空口 讓讀者想像。《夜航船》中常用以激起讀者文學想像的筆法有二:是蒙太奇手法。 藉山意象的跳接,將看似不相干的兩件事作出疏離的聯繫,如司兩幅畫面的組接、 兩個電影鏡頭的對列,留出較大的空間讓讀者自己想像,這種間接說出的方式增 加了工體接受的難度。第二種筆去是象徵或隱喻,張岱云遺民的身分,在異族統 治下,往往用隱喻的書寫方式才能全身遠禍,在具有同樣遭遇或經驗的讀者,仍 是能從象徵的文字中得到相當大的司情共感

對於《夜》書的番美研究:除探究文本的審美形式外,亦不可忽略其內在的審美意蘊,筆者在文中乃就齊美生活與文藝理論兩方面分別論述之。審美生活又分:園林美學、飲食美學、玩物美學;文藝理論則有:詩文理論、書畫理論。園林美學中,張岱對於皇家園林、富賈園林、與文人園林分別擇要介紹,乃屬於園林史的簡介,若輔以《陶庵夢憶》中對於園林造景的觀點、主張,則可見出他對理想居室之要求。飲食美學中特別強調品茗的功夫,不但源於張岱本身具有高度的品賞能力,也是他認為文人應有的基本認知。起物美學中,張岱艫列歷代珍寶,九可注意的是:晚明的手工藝發展,其對於明代窯場與雕刻藝術介紹較詳,也見出晚明人玩物的風氣。詩文理論方面,張岱雖借敖陶係之說,但由其尊崇的詩人

杜甫所具備的詩歌特質,亦可見出他對於作詩的主張。書法理論方面,張信僅著墨於特定幾個書法家,如上羲之、張芝、行浩、張旭等,可見其審美品味偏 向於靈動飄逸,不拘於法的風格。繪畫方面,張信並列歷代畫家,並由其各自所 擅長的繪畫類型作對應式的此較,藉以分析其不同繪畫風格。《夜》書中,這些條 目尚不足以成 家之言,僅能說是張岱零星的 些文藝主張。張信之所以能對各類藝術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或源於晚明的奢華激盪出各類藝術的蓬勃發展,而張 岱本身又生於 個重視藝術人文的家族,使得他有機會接觸、培養各項技能,並 成為其中品鑒、創造的佼佼者。《夜》書中所錄,乃經其自身審美觀的篩選,並加 強其所精通者,如茶道、園林、飲食等,在《夜》書中 通調這些「小道」,不但因 他精通此些道藝,也因爲他認爲這是文人所應具備的又化修養。他的這些嗜好必 頂在一定的時代風尚及經濟環境下才能培養的出來,這不但關係著張氏家族的遺 風,也關係著晚明整個時代的社會風氣。茶道、造園、飲食等不僅是張舊個人的,也是晚明許多文人所共具的喜好,論晚明風尚,必然不能忽略文人的人格特質與藝術修養。

經歷國變的張岱,其人生觀、價值觀與文學觀當有一定程度的改變。細讀張 岱晚年於「快園」創作的詩,多以生計爲主題,用了平淡,風格樸實,迥異於其 早期的創作。在《夜》書中,多以簡約樸實的文字呈現文化典故,且特意強調社會制度與人倫典範,由此可見出其對國家社會的關心。《夜》書在〈文學部〉中少有綺麗的軼事,而多強調撰更與問學的嚴謹,縟麗之文,張岱視爲「雕蟲」,其關注的是社會、政治、歷史,其以史家定位自我的主命價值,也因明已而更加壓定。故仁《夜航船》中實可看出張岱發揮其史家與散文家的特質與功力。如敘述各類事物,重視事物的歷史廣化生成;介紹佛教時,先日佛教的東傳史講起,並交代禪宗五門的分派分流;介紹飲食時,並不以食物的製造法或烹飪法爲主要書寫重心,而是重視對於飲食的又化常識,故列出中國飲食簡史,並重視所錄飲食的典故來源。此外,在〈天學部〉中亦可看出他對於作史者的要求極爲嚴等,不容許有絲毫的不公止與草率的心理,可見出他將著作視爲一項神聖的志業,甚至是椿文化使命。再者,從《夜》書實際內容的撰寫上,亦可見出張岱小品文的功力,敘述中鮮少帶有贅字,且刪及繁蕪的細節,使人容易於閱讀、記取,而不花長篇人幅去論說自己的觀點,這是《夜》書有別於他人之處。

對於張岱著作的研究,歷來多著良於《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瑯環文集》、《石匱書》與《快園道古》,對於其他的著化,其少有學者進行開發。筆者認為,若欲更全面、精準的掌握一個作家的人格心理與創作風格,須不斷掌握新材料、開發新議題,並建構新方法、《夜》書作爲研究張岱人格特質與文學風格的新材料,學界罕見論述,但《夜》書實兼具雜著筆記、萬用手冊、筆記小說、文人曆書與地理掌故書等持徵與內涵,其中除涵攝文人的知識體系與審美意識外,亦提供了解其人格與風格的另一視窗,如張岱其他作品中艱澀企僻的用語及詞義,可由《夜》書對於典故的記叙、詮解還原張代之原意;從其對於筆記小說的改寫,可得知其著作態度與表現手去;尤其對於歷史的評論,可知其個人的史語、史識;其中對政治家的要求,可知其政治抱負與理念等。因此,本論文選擇《夜》書作初步的研究嘗試。在研究過程中,所遇到較人的困難為:歷來對此類書籍僅見文獻學上的研究,也不論及其內在意涵與審美形式,若借用西方的方法論,又恐則足適履,故本論文乃上去煉鋼的將條用一一整理、歸納,漸漸形成目已的一套詮釋體系,對於材料的掌握或較精準,但在理論的運用及議題的深掘上恐顯薄弱,此均有待日後更精進的研究、開發。

參考書目

- () 專書以出版時間排列。
 - 1. 期刊論文及博碩工論文以發表時間排列。
 - 主 博碩上論文若已出版,歸於專著類。

事 書

一、張岱著作

- 1 :朱劍芒考,《陶庵夢憶》, 台北:世界,1967年 。
- 2:《石匱書後集》, 台北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0年。
- 3:《有明於越三不朽圖贊》, 台北 又每,1973年。
- 4:《陶庵夢憶》, 上海: 上海書店, 1982年
- 5 :《陶庵夢憶/西湖夢尋》, 台北 漢京1984年3月初版 。
- 6 、云告點砭、《踯嬛文集》、 長沙: 岳麓, 1985年 。
- 7 朱宏連點校、《四書遇》、 杭州:浙江古籍、1985年 。
- 8 《陶庵夢憶》, 台北·金楓,1986年12月初版 。
- 9 高學安、佘德余標點,《快園道古》, 杭州、浙江古籍,1986年。
- 10、劉耀林校注,《夜航船》, 杭州、浙江古籍,1987年。
- 11:夏咸厚選編,《張岱詩文集》, 上海:古籍 1991年。
- 12:《石匱書》,續修四庫全書,318~319,史部兄史類,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上海:古籍,1995年。
- 13:《夜航船》,續修四庫全書 1135,子部雜家類,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 上海: 占籍,1995 年。
- 14:夏咸淳選注,《張岱散艾選集》, 天津、百花又藝、1997年。

15:唐潮點校,《夜航船 附 瑯嬛丈集》, 成都 巴蜀書社,1998年9月初版。

二、經、史、子等典籍

- 1:《吕氏春秋》, 上海, 商務, 1984 年四版。
- 2 . 清,孫詒讓,《豎子閒詁》,台北:世界,1952年4月初版。
- 3 . 英 司馬遷著、龍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 台北:藝工1959年 。
- 4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台北:台灣商務,1965年台一版。
- 5 · 唐 劉知幾,《史述》, 台北:台灣商務,1966年~1967年。
- 6: 清 李亨特總裁、平恕等修、《紹興府志》、 台北:成文、1975年台一版 。
- 7 : 凍壽,《三國志》, 台北: 鼎丈, 1976年二版。
- 8:《荀子集成》,據明嘉靖六年,樊川別集刊「八子書」本影印, 台北:成王, 1977年。
- 9: 漢 應劭著,《風俗通義》, 台北:台灣商務,1979年台一版。
- 10: 青 張廷玉等,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明史附編六種《明史》, 台北: 鼎文, 1980年。
- 11.楊家駱王編,新校本宋史并對編二種一《宋史》 台北:鼎文,1980年。
- 12: 孟森,《明清史講義》, 台北,里仁,1982年9月初版。
- 13: 宋 工少虞,《宋朝事實類苑》, 台北:原流,1982年初版。
- 14: 唐 房玄齡,《晉書》, 台北:商務,1983年初版
- 15: 宋 司馬光,《涑水記聞》, 北京,中華,1989年第一版。
- 16:《夏小王》收入《鮣癬叢書》卷三, 揚州 廣陵書社 1991 年~1999 年間。
- 17:張雙林等譯汪,《呂氏春秋譯注》, 吉林: 又史,1994年 12 月二刷。
- 18:《十二經注疏》 二 《詩經注疏》, 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三 刷。
- 20·《十三經汪疏》 五 《禮記注疏》, 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三 刷
- 21.《十三經注疏》 六 《左傳注疏》, 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三刷。
- 22、《十二經注疏》 八 《孟子注疏》, 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三届, 。
- 23:《十三經注疏》八 《論語注疏》, 台北 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版十二 刷。
- 24:《許經評註讀本》, 裴哥賢編著, 台北:三民,1997年10月七版。

、月錄、類書、 L具書

- 1:宋 祝穆撰,《新編古今事艾類聚》, 景印萬曆申辰金谿唐富春精校補遺重刻 本,中文出版社。
- 2 ·橋川時雄等主編,王雲五等重編,《續修四庫全書題要》,台北:台彎商務, 1972年。
- 3: 唐 歐陽詢等,《藝工類聚》, 台北:木鐸,1974年初版。
- 4 宋 高承,《事物纪原集類》, 台北 新興,1976年3月初版
- 5:《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國工中央圖書館編, 台北: 又史哲, 1978年 。
- 6:《中國近八十年明史論著目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 工 蘇:人民,1981年。
- 7: 清 水瑢、紀的等撰,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月題要》, 台北:台灣商務, 1983年10月。
- 8 莊芳榮,《中國類書總目初稿》,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10月
- 9: 元 作者不評《居家必用事類 附·吏學指南》· 日本京都 中文出版社· 1984年12月初版 。
- 10:張慧愈,《明清江蘇文人年表》, 上海,占籍,1986年。
- 11:謝正元編,《明遺民傳記索引》, 上海 古籍,1992年。
- 12:張承安編,《中國園林藝術辭典》, 胡北:人民,1994年版 。
- 13:劉葉秋等主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 河北:人民,1998年7月一局。
- 14 阪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五車抜錦》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 東京:及古書院,1999年6月。
- 15 阪出祥伸、八月陽一編、《三台萬用正宗》收入《中國日用頹書集成》, 東京: 汲古書號,1999年6月。
- 16. 也秀雲編、《歷代名人室名別號辭典》、 山西: 古籍、2002 年 1 月初版二刷 。

四、筆記、小說、文集

- 1:明 祁彪佳,《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二届。
- 2: 宋 沈括,楊冢駱主編,《夢溪筆談》, 台北:世界書局,1961年2月初版。
- 3 : 南北朝 宋廩,收入嚴一萍淺輔《荊楚歲時記》,《百部叢書集成·寶顏堂秘笈》、129, 台北 藝文,1965年初版。
- 4 · 宋 朱弁,收入嚴一革選輯《曲消舊聞》,《百部叢書集成·知不足齋叢書》 v.56, 台北:藝文,1966年初版。
- 5 · 宋 釋又瑩,收入嚴一萍選輯,《玉壺清話》,《百部叢書集成·知不足齋叢書》v.12, 台北、藝又,1966年初版。
- 6: 宋 任盼,收入嚴一萍選輯《逃異記》,《百部叢書集成,龍威秘書》v.1, 台

北:藝文,1966年初版。

- 7: 宋 黃朝英,收入嚴一萍選輯《清康鄉素雜記》,《百部叢書集成·宁山閣叢書》,24, 台北:藝工,1966 年初版。
- 8 宋 晁公武,《郡齊讀書志》, 台北:台灣商務,1968年台一版。
- 9 清 毛奇龄,《西河文集》, 台北:台灣商務 1968 年台一版。
- 10·《漢武故事》,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問堂室叢書》, 台北·藝文1968年。
- 11. 宋 龔明之,《中吳紀聞》, 台北、藝文,1971年初版。
- 12: 明 楊愼,《升庵外集》, 台北:台彎學生,1971年5月初版。
- 13: 明 來斯行,《楼籠小乘》, 台北:台灣學生,1971年5月。
- 14 唐 徐堅、《初學記》, 台北: 鼎又, 1972 年。
- 15. 明 楊顯祖,《楊顯祖集》, 台北:洪氏,1975年3月初版。
- 16 清 邵廷采,《思復堂文集》,台北:華世,1977年6月台一版。
- 17 宋 洪邁、《容齋隨筆》, 台灣 商務印書館,1979年6月台一版。
- 18: 清 願灸武,《日知錄》, 台北 台灣商務,1979年台一版。
- 19: 晉 干寶,《搜神記》, 台北:里仁, 1980年。
- 20: 明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 台北 木鐸,1982年5月初版。
- 21: 明 胡鸬麟,《少室山房筆叢》, 台北:台灣商務,1983年。
- 22: 宋 晁載,《續談助·洞冥記》, 台北:新文豐 1984 年初版 。
- 23: 清 谷鼐,《小腆記傳補遺》, 台北 明文, 1985 年初版。
- 24: 明 馬夢龍,《情史類略》, 台北:天一,1985年初版。
- 25: 明 唐寅、《唐伯虎全集》, 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第一版。
- 26: 清 袁枚,《子不語》, 湖南, 岳麓書社, 1985年。
- 27. 宋 蘇軾,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 北京:中華,1986年北京一刷。
- 28: 明 王陽明,《王陽明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1992年12月一刷。
- 29: 清 紀的,余夫等點校,《閱微草堂筆記》, 吉林: 乙史出版,1997年1月 一局。
- 30: 明 汪道昆,《太函集》,四庫全書存且叢書集部 117 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編輯委員彙編, 台南:莊嚴文化,1997 年初版。
- 31: 明 馬夢龍,《喻世明言》, 台北:三民,1998年4月。
- 31: 晉 葛洪,《西京雜記》,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 32 晉 張華,《博物志》,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初版。
- 33: 王嘉、《拾遺記》,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初版。
- 34: 晉 張華、《博物志》,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初版。
- 35: 晉, 葛洪,《神仙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初版。

五、文類研究

- 1:陳萬益,《性靈之聲——明清小品》, 台北: 時報,1981年 (
- 2: 陳少棠,《晚明小品論析》,台北:原充,1982年。
- 3 . 周作人,《明人小品集》, 台北 眾支, 1983年
- 4 :李劍國、《書前志怪小説史》,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年 5 月 一刷 。
- 5 : 方師鐸、《傳紙文學與頓書之關係》, 天津 占籍,1986年8月 7 初版
- 6:胡道静,《中國古代的類書》, 北京 中華書局,1986年9月二刷。
- 7: 東萬益,《晚明性靈文學思棋研究》, 台北 文津,1987年。
- 8 :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 台北: 艾津,1988年7月初版||
- 9 : 陳書艮、鄭遠春、《中國小品工史》, 長沙:湖南 1991 年。
- 10: 煉共,《中國小說理論史》, 安徽、文藝,1992年9月一刷。
- 11: 吳少林,《中國散文美學》, 台北、里仁,1995年。
- 12:佛斯特,《小說面面觀》, 台北:志文,1995年修訂版一刷。
- 13:陳文新、《中國筆記小說史》、 台北: 志一,1995年3月初版 。
- 14. 朱劍心,《晚明小品選注》, 台北,台彎商務,1995年2月台一版十一刷。
- 15: 陳萬益等合編,《歷代短篇小說選》, 台北 大安,1996年11。
- 16: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 台北 大安,1997年10月二版三届。
- 17: 吳承學,《晚明小品研究》, 工蘇;占籍,1999年9月初版。

八、藝術與美學

- 1 撰人未詳,《宣和畫譜》, 台北:台灣商務,1970年初版。
- 2: 明 吳鎭,楊家駱主編,《元人畫學論著》, 台北 世界,1975年第三版。
- 3 托雨斯泰,《諭文學》, 北京:人民又學,1980年初版 。
- 4: 宋 术芾·《畫史》, 文刷閱四庫全書子部 119 册藝術類, 台北·商務, 1983 年初版、
- 5 :《畫鑑》,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120 册藝術類, 台灣:商務, 1983 年初。
- 6:《中國園林建築研究》,台北:丹青,1985年台一版。
- 7 : 唐 朱景玄·黄賓虹、鄧寶編、《唐朝名畫錄》, 台北:藝文,1975 年第一版 。
- 8: 温肇桐、《顧愷之新論》, 成都:四川美術社,1985年初版。
- 9 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 齊南:齊魯書社,1987年7月。
- 10:黄長美、《中國庭園與工人思想》, 台北 明文,1988年三版。
- II: Wolfgang, Iser,《審美過程研究》,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8年。

- 12 劉天華,《園林與美學》, 昆明;雲南人民,1989年第一版。
- 13、金學智,《中國園林美學》, 江蘇 江蘇文藝,1990年第一版 。
- 14: 玉毅,《園林與中國文化》, 上海,人民,1990年5月初版。
- 15: 錢鍾書,《七綴集》, 台北,書林,1990年5月初版。
- 16:劉天華,《閥林美學》, 台北:地景,1992年2月初版。
- 17. 趙士林,《心學與美學》,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1992年6月初版。
- 18: 龍協壽,《又學讀解與美的再創造》, 台北:時報 1993 年初版 。
- 19: 、英, Robert C Holub 著, 董之林澤, 《接受美學理論》, 台北:駱駝, 1994 年 6 月初版 。
- 20:朱光潛,《文藝心理學》, 台南,大夏,1995年2月初版。
- 21 鄭師文惠,《詩情畫意——明代題畫詩的詩畫對應內屬》, 台北:東大,1995 年4月初版。
- 22:成復旺,《中國古代的人學與美學》,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7年1月二剧。
- 23: 芭宜如、朱書萱,《風雅淵源 工人生活的美學》, 台灣書店,1998年3月 初版。
- 24、葉太平、《中國文學之美學精神》、 台北:水牛,1998年7月初版 。
- 25 唐 张彦遠撰,承載譯注,《歷代名畫記全譯》, 1999年 3 月初版 。
- 26:李澤厚、劉綱纪,《中國美學史》, 合肥 安徽文藝,1999年5月初版。
- 27: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 台北:麥田,2000年1月初版。
- 28:毛工芳,《晚明閒賞美學》, 台灣 學生,2000年初版。
- 29: 童慶炳,《文學審美特徵論》, 武漢: 華中師範大學,2000年6月初版。
- 30:曹林姊,《中國園林藝術論》, 太原:山西教育,2001年1月初版。
- 31:羅中峰、《中國傳統文人審美生活方式之研究》, 台北:共業,2001 年初版 。
- 32:毛文芳,《物·性別·觀看 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 台北·台灣學生, 2001年12月初版 ^

七、文化思潮

- 1 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台北:商務,1967年。
- 2 :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 台北: 正中,1979 年初版。
- 3 食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古代篇》,台北 聯經,1980年8月初版。
- 4 : 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香港:壹山,1983年 11 月二刷。
- 5 · 李威熊、《中國文化精神的探索》, 台北:黎明,1985年 [1月初版 。
- 6: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 台北:谷風,1986年。
- 7 : 凑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 台北:弘化,1987年 。

- 8: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 上海:人民,1987年12月初版。
- 9 : 樊樹志,《明清江南市鎮探微》, 上海 復日大學,1990 年第一版 。
- 10 吳智和,《明清時代飲茶生活》, 台北:博遠,1990年10月初版。
- 11 徐復觀,《知識份子與中國》, 台北:時報,1990年11月初版六刷。
- 12: 食英時,《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份子》, 台北 聯經,1992年。
- 13 金耀基,《中國社會與文化》, 香港·牛津,1992年。
- 14. 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念詮釋學》, 台北 桂冠,1992年初版。
- 15:《第二屆明清乙際中國文化的轉變與延續學漸研討會論又集》,國正中央大學, 台北, 文史哲 1993 年 6 月初版。
- 16: 沈清松主編,《中國人的價值觀:人文學觀點》, 台北: 桂冠, 1993 年出版 。
- 17. 夏成淳,《晚明士風與文學》,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4年7月初版。
- 18: 龔鵬程,《晚明思潮》, 台北:里仁,1994年11月初版
- 19: 王宗工,《中國文化之深層結構》, 台北,新工豐,1995年2月初版 。
- 20: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中央研究咒近代史研究所, 1996年3月 出版。
- 21:吴智和,明史研究小组,《明人飲茶生活文化》, 1996年7月初版 。
- 22: 王廷合,《中國早期知識份子的社會職能》, 河南:人民,1997年4月初版。
- 23: 余英時,《中國知識份子論》, 河南:人民,1997年4月。
- 24.伊水文,《明清飲食研究》、 台北: 洪葉, 1997 年初版 。
- 25:楊國榮·《心學之思 · 王陽明哲學的闡釋》, 北京·三聯·1997年6月初版 。
- 26: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 台灣:商務,1997年7月初版
- 27: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工學個案》, 北京:東方,1997年8月一刷。
- 28: 高世瑜、《中國古代婦女生活》, 台灣 商務,1998年
- 29.陳寶艮,《尚情散去的幕紗——明代文化歷程新說》, 西安:陝西人民教育, 1998年初版。
- 30: 吳調公,王愷,《自在,自娱,自新,自懺——晚明工人心態》,蘇州大學, 1998年9月初版。
- 31、王仁相,《飲食與中國文化》, 北京,人民,1999年1月三刷 、
- 32:周元慶、《中國讀書人的理想人格》, 武漢: 湖北教育,1999 年8月初版。
- 33 左東鱗,《王學與中晚明七人心態》, 北京:人民又學,2000年4月初版 .
- 34: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石實錄》,國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01年7月初版。

八、其他

- 1:黄桂蘭,《張岱生平及其文學》, 台北: 文史哲,1977年2月初版。
- 2: 王孝廉,《中國神話與傳說》, 台北,聯經,1977年2月初版。
- 3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 許昌:中州書畫社,1982年12月。
- 4 , 黄裳, 《銀魚集》, 北京, 三聯, 1985年 。
- 5 :夏咸淳、《明末奇才 張岱論》,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1989年 。
- 6:安平秋、章坛恆編、《中國禁書大觀》, 上海、上海文化,1990年3月。
- 7: 美,查爾斯著·沈其新譯·《鬼魂· 中國民間神秘信仰》, 胡菊:胡南文藝 1991年。
- 8 王孝廉,《中原民族的神話與信仰》, 台北:時報文化,1992年二版。
- 9 : E彬,《禁書·文字徽》, 北京·中國工人,1992年9月 ~
- 10: 姜彬主編,《吳越民間信仰民俗——吳越地區民間信仰與民間文藝關係的考察 與研究》, 上海·文藝,1992年7月一刷。
- 11、張君,《神秘的節俗》、 廣西:人民,1994年8月一刷。
- 12: 余秋雨,《文化苦旅》, 台北、爾雅,1995年5月初版十八届。
- 13,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 台北 台灣商務, 1996年11月增定臺一版第三刷。
- 14: 韋慶遠,《禍由筆墨生 明清文字獄》, 台北 萬卷樓,2000年8月初版。
- 15 · 李玖,《明清乙際蘇州作家群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 10 月初 版。
- 16:劉兆祐,《中國月錄學》, 台北,五南,2000年3月初版二品。

期刊論文

一、研究張岱的相關論文

- 1 · 李里, 張岱與明史,《白工晚報》, 1963年6月27日。
- 2 · 黃袿蘭, 張岱又學評介,《東南學報》, 1976年12月。
- 3 · 吳幅貞 · 「石匱書後集」後記 略考明遺民張岱及其所著「石匱書」,《東 万雜誌》, 1977年6月 ^
- 4: 俞大綱遺著, 張岱及其所作「陶庵夢憶」、《大成》第四六、四七期, 1977 年9、10月。
- 5 : 梁容若,、明末散文家張岱評傳,《書和人》, 1977年10月。
- 6 · 陳飛龍, 黃桂蘭「張岱生平及其文學」評介,《出版與研究》, 1978年1月。
- 7:吳智和, 黃桂蘭「張岱生平及其文學」/,《明史研究專刊》, 1978年7月。
- 8 , 邵紅, 遺民的 3事 論《陶庵夢隐》一書的性質, 收於臺靜農先生八十

- 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台北:聯經, 1981年,
- 9 · 吳智和· 茶藝精湛風雅達趣的張岱 ·《工藝復興月刊》, 一二一期, 1982年 4月。
- 10. 蔣金德, 張岱的祖籍及其字號考略,《文獻》第四期, 1986年。
- 11 中嵐,「陶庵夢憶」中的陶庵與夢憶, 收入柯慶明、林明德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散文與評論之部》, 台北,巨流,1986年10月一版三刷。
- 12:權需學, 張岱快園道古佚文五則,、《文獻》第三期, 1988年 。
- 13: 王安祈, 張岱的戲劇生活,《歷史月刊》第十三期, 1989年2月、
- 14:周志文, 張岱與「西湖夢尋」,《淡江學報》第二七期, 1989年2月。
- 15:何冠彪, 猿岱别名、字號與籍貫新考/,《中國書日季刊》, 1989年6月,
- 16: 张则桐, 張岱「夜航船」與筆記小說 (《明清小訊研究》第二期, 1989年。
- 17: 黄俊傑,、張岱對古典儒學的詮釋 以「四書遇」為中心,收於國工中央大學共同學科主編《明清之際中國工化的轉變與延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 北: 工史哲 1991 年。
- 18: 黄裳、 張岱的「史闕」,,《榆下雜說》, 上海: 占籍,1992年 <
- 19:孫尚志, 略述明末紹興名士張岱,《浙江月刊》, 1992年12月。
- 20:曹叔娟·〈痴人說夢,寧恆在夢 論張岱的尋夢情結 ,《鵝胡》 1993 年 9 月 。

1、研究文類的相關論文

- 1:勞翰,說賴書,《新時代》,1961年7月。
- 2 : 裘開明, 四庫失收明代類書考,《中國工化研究所學報》, 1969年9月。
- 3:万穌鐸,「傳統工學與類書之關係」導論,《圖書館學報》, 1971年6月。
- 4: 何沛雄, 叢書與類書,《現代學苑》, 1973年3月。
- 5 于大成, 談類書,《出版家雜誌》, 1976年9、10月。
- 6:吴蕙芳, 民間日用類書的淵原與發展 ,《國工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91年5 月。
- 7 毛文芳, 閱讀與夢憶:晚明旅遊小品試論,,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 --第五次會議:旅遊文學,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 1999年3月13日。
- 8:毛艾芳, 時與物 晚明「雜品」書中的旅遊書寫,,收入《跨越邊界/第二屆文藝與文化研究國際會議、旅行與文藝論之集》,國立中山大學, 2000 年3月)。
- 9:劉兆祐、維著筆記之主獻資料及其運用,收入《應用語文學報》第二號,2000 年6月。

- 10: 吳蕙芳,〈民間日用類書的內容與運用——以明代「三台萬用正宗」爲例〉,《明代研究通訊》,(2000年10月)。
- 11:汪維輝,〈唐宋類書好改前代口語——以「世說新語」異文爲例〉,《漢學研究》, (2000年12月)。

三、研究文化的相關論文

- 1: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著、吳瓊譯,〈晚明思潮中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 《中國哲學》第七輯,(1982年3月)。
- 2:王家範,〈明清江南市鎮結構及歷史價值初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一期, (1984年)。
- 3:王愷,〈試論晚明文論中的「自娱」說〉,《南京師大學報》第四期,(1985年)。
- 4 : 余英時,〈魏晉與明清文人生活與思想之比較〉,《中國時報》,(1985 年 6 月 24、25 日)。
- 5:張顯清,〈明代社會思想和學風的演變〉,《中國哲學研究》,(1986年2月)。
- 6: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爲例〉,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 漢學會議宣讀論文,(1986年12月)。
- 7 :劉志琴,〈晚明時尚與社會變革的曙光〉,《文史知識》第一期,(1987年)。
- 8:王家範,〈明清江南消費風與消費結構的描述——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討之 一〉,《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第二期,(1988年)。
- 9:王家範,〈明清江南消費性質與消費效果解析——明清江南消費經濟探測之二〉,《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第二期,(1988年)。
- 10:陳萬益,〈馮夢龍「情教説」試論〉,《漢學研究》第六卷,第一期,(1988年 6月)。
- 11:張願,〈超越意識與幽暗意識——儒家內聖外王思想之再認與反省〉(上),《歷史月刊》第十三期,(1989年2月)。
- 12:劉述先,〈由天人合一新釋看人與自然之關係〉,《大陸雜誌》第七八卷第三期, (1989年3月)。
- 13:陳茂山,〈試論明代中後期的社會風氣〉,《史學集刊》第四期,(1989年)。
- 14:金耀基,〈儒家倫理·社會學與政治秩序〉,《當代》第四一期,(1989年9月)。
- 15:趙岡,〈明清市鎮發展綜論〉,《漢學研究》第七卷第二期,(1989年12月)。
- 16:李孝悌,〈上曆文化與民間文化——兼論中國史在這方面的研究〉,《近代中國 史研究通訊》第八期,(1989年)。
- 17:羅麗馨,〈明代匠户之仕官及其意義〉(上)、(下),《大陸雜誌》第八十卷第一、二期,(1990年1月)。
- 18: 衷爾鉅,〈論明代的理學和心學〉,《中州學刊》第一期,(1990年)。
- 19:陳學文,〈明代中葉以來棄農棄儒從商風氣和重商思潮的出現〉,《九州學刊》

- 第三卷第四期,(1990年秋季)。
- 20:黃瑞卿,〈明代中後期士人棄學經商之風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二期,(1990年)。
- 21:劉和惠,〈論晚明社會風尚〉,《安徽史學》第三期,(1990年)。
- 22:黄明理,〈「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 第三四號,(1990年6月)。
- 23: 吳琦,〈晚明至清的社會風尚與民俗心理機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第六期, (1990年)。
- 24:陳寶良,〈晚明文化新論〉,《江漢論壇》第六期,(1990年)。
- 25:王國軒,〈呂坤論明代後期仕風與士人心態〉,《孔子研究》第三期,(1990年9月)。
- 26:嚴迪昌,〈「市隱」心態與吳中明清文化世族〉,《蘇州大學學報》第一期,(1991 年)。
- 27:陳寶良,〈明朝人的幽默〉,《社會科學研究》第二期,(1991年)。
- 28:劉大和,〈百科全書的文化意識〉,《認識歐洲》(1991年3月)。
- 29:曹淑娟,〈晚明文人的休閒理念及其實踐〉,《户外遊憩研究》,(1991年9月)。
- 30:邵曼珣,〈明代蘇州文人尚趣之研究〉,《古典文學》第十二集,(1992年4月)。
- 31:夏咸淳,〈晚明文士與市民階層〉,《文學遺產》第二期,(1994年)。
- 32:鄭培凱,〈晚明士大夫對婦女意識的注意〉,《九州學刊》第六卷第二期,(1994年7月)。
- 33: 吳智和,〈文人茶的璀璨——茶寮·茶會·茶人三位一體〉,《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1994年9月)。
- 34:劉祥光,〈從徽州文人的隱與仕看元末明初的忠節與隱逸〉,《大陸雜誌》,(1997 年1月)。
- 35: 吳承學、李光摩,〈晚明心態與晚明習氣〉,《文學遺產》第六期,(1997年)。
- 36: 馮藝超師,〈鬼禁忌初探〉,《中華學苑》第五十期,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印行,1997年7月〉。
- 37: 林嘉怡,〈明代文人「情」概念之遞變探索〉,《中國文化月刊》,(1998年2月)。
- 38:郝譽翔,〈「桃花女」中陰陽鬥與合:一個儀式戲劇的分析〉,《中外文學》第二十六卷,第九期,(1998年2月)。
- 39:黃慶聲,〈論《李卓吾評點四書笑》之諧擬性質〉,《中華學苑》,(1998年2月)。
- 40:周振鵬,〈從北到南與自東祖西——中國文化地域差異的考察〉,《復旦學報》 第六期,(1998年)。
- 41:王鴻泰,〈《三言二拍》中的情感世界——一種「心態史」趣味的嘗試〉,《史原》第十九期,(1998年10月)。

42:陳寶良,〈明代文人辨析〉,《漢學研究》,(2001年6月)。

四、藝術與美學相關論文

- 1:楊嘉佑,〈明代江南造園之風與士大夫生活——讀明人潘允端「玉華堂日記」 札記〉,《社會科學戰線》第三期,(1981年)。
- 2 :劉昌元,〈藝術中的象徵〉,《中外文學》第十二卷第七期,(1983年12月)。
- 3 : 王又平,〈「情」在中國古典美學中的地位〉,《華中師院學報》第三期,(1984年)。
- 4 : 王世仁,〈明清之際的中國國林審美觀〉,《文藝研究》第三期,(1985年)。
- 5: 李欣復,〈傳神寫意說的源流演變及美學意義〉,《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第一期, (1987年)。
- 6:皮朝綱,〈「不即不離」説的美學意蘊〉,《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六期,(1987 年)。
- 7:王春瑜,〈論明代江南園林〉,《中國史研究》第三期,(1987年)。
- 8:張靜二,〈試論文學與其他藝術的關係〉,《中外文學》第十六卷第十二期, (1988年5月)。
- 9:王列生,〈論讀者與作者的轉換生成〉,《南京大學學報》第三期,(1988年)。
- 10:王志雄,〈「似」與「不似」審美內涵初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第四期,(1989年)。
- 11: 王毅,〈中國士大夫藝術思維方式的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衰〉,《文學遺產》 第四期,(1989年)。
- 12:中自強,〈論審美觀照的意象選擇〉,《中州學刊》第六期,(1989年)。
- 13: 鄧新華,〈「品味」論與接受美學異同觀〉,《江漢論壇》第一期,(1990年)。
- 14: 岑溢成,〈從虛實論看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性格〉,《當代》第四十五期,(1990年2月)。
- 15:王興華,〈中國美學裏的「寫意」論〉,《南開學報》第三期,(1990年)。
- 16:趙仲牧,〈論中國古代審美理論中的寄託範疇〉,《思想戰線》第六期,(1990 年)。
- 17:曾藍瑩,〈評「中國書齋:晚明文人的藝術生活」〉,李鑄晉、屈志仁編《九州 學刊》(1991年10月)。
- 18: 邵曼珣,〈明代蘇州文人尚趣之研究〉,《古典文學》第一二集,(1992年4月)。
- 19:鄭文惠,〈明代園林山水題畫詩之研究——以文人園林爲主〉,《國立政治大學 學報》,(1994年9月)。
- 20:毛文芳,〈晚明文人纖細感知的名物世界〉,《大陸雜誌》,(1997年8月)。
- 21: 毛文芳,〈養護與裝飾——晚明文人對俗世生命的美感經營〉,《漢學研究》第 十五卷第二期,(1997年12月)。

- 22: 毛文芳,〈花、美女、癖人與遊舫——晚明文人之美感境界與美感經營〉,《中國學術年刊》,(1998年3月)。
- 23:暴鴻昌,〈明末秦淮名妓與文人——讀余曼翁「被橋雜記」〉,《中國文化月刊》, (1998年4月)。
- 24:羅中峰,〈論審美社會形式之溝通結構及其社會安置:以中國傳統文人之審美生活方式爲例〉,《思與言》,(2000年9月)。

博碩士論文

- 1:周志文·《泰州學派對晚明文學風氣的影響》,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7年)。
- 2 :陳清輝,《張岱生平及其小品文研究》,高師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81年)。
- 3:陳進泉,《晚明張岱「陶庵夢憶」戲劇資料研究》,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 碩士論文,(1984年)。
- 4:黄明理,《「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台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
- 5 : 盧玟楣,《晚明文人自覺意識及其實踐之研究》,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1992年)。
- 6:郭榮修,《張岱散文理論及作品研究》,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3 年)。
- 7: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 8 :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4 年)。
- 9:林嘉琦,《晚明文人之觀物理念及其實踐:以陳繼儒「寶顏堂秘笈」爲主要觀察範疇》,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5年)。
- 10:巫仁恕,《明清城市民變研究——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台灣 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1996年)。
- 11:陳麗明,《張岱散文美學之研究》,台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 12:蔣靜文,《論張岱小品文學:從生命模塑到形式意義的完成》,中正大學中文 所碩士論文,(1997年)。
- 13: 黃儀冠,《晚明至盛清女性題畫詩研究——以閱讀社群及其自我呈現爲主》,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8年)。
- 14:陳忠和,《從劉勰「六觀」論張岱小品文》,高師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年)。
- 15:黄如煮,《明代詩學精神與神韻傳統》,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9年)。
- 16: 張嘉昕,《明人的旅遊生活》,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